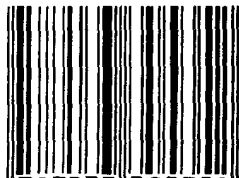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八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品赤函四卷

〔明〕陳仁錫輯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品赤函四卷》提要

史品赤函

古史品擅奇者四家左聞人葩而奇戰國策雄而奇司馬太史遷憤而奇班孟堅固核而奇左史而下遷爲最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此固不如遷處遷所擅秦漢以來文章

之宗千古絕無班掾便多崖塹矣但是函取其文而已取其支之藻丽勍逸各自成品而已始自羲農迄晉紀紀事

則採談藻則採文與人俱稱採人不稱其文而文工亦採有如楊妃舞盤廻旋搖曳光耀射人採或如仙子乘雲咳唾謔浪皆成丹砂採又如老將用兵縱横不可羈而自中于律採雖機軸變幻各有位置然皆文章飛翥秇林玉楮

云刻史函史氏陳仁錫題

凡例

一史函大約取諸史所最當意諸名公所最契心雖習見習聞亦有領新表異者附于篇均有裨舉業云

一評註蒐羅歷代諸史文集刪其繁蕪擷其玄精間以管見品隲之

一評註出自諸名公者載姓氏出自管見者則云按出自諸名公而訂自鄙意者則不載姓氏亦不云按

一批點如○者精華、者文采◎者精華文采之極○者關鍵主意●者點綴ゝ者字法句法|者事之綱一者一段小截一者一篇大截也

古吳主人識

史品赤函目錄卷之一

歷代帝王

左傳

史品赤函目録卷之二

國語

戰國策

蘇秦以合從說楚　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
范雎初獻秦昭王書　范雎初說動秦王
范雎教秦近交遠攻　范雎危言逐四貴
蔡澤說應侯辭位　趙良說商君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顏斶說齊王貴士　馮煖客孟嘗君
蘇秦說齊閔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魯仲連論田單　趙威后問齊使
子華屋論愛社稷之臣　莊辛論幸臣亡國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或以合從說楚王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江乙說安陵君
屈平卜居　屈平漁父辭
宋玉對楚王問　韓非說難
趙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左師公說長安君爲質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魯共公酒味色論
信陵君說魏王　唐雎不辱使命
郭隗說燕昭王　樂毅去燕適趙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史品赤函目錄卷之三

史記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禮書　律書
平準書　伯夷傳
屈原傳　管晏傳
附王世貞鮑叔牙贊　老莊申韓傳
陶朱公事蹟　吳起論陰論功
劉敬議都關中　蒯通說韓信

附王世貞淮陰傳陸二侯引
袁盎議論引大體　魏其侯傳
司馬相如傳　淳于髡傳
司馬季主傳　聶政刺客傳
刺客荊軻傳　循吏西門豹傳
酷吏張湯傳　酷吏傳序
酷吏傳贊　游俠傳序
游俠傳贊　貨殖傳
五帝本紀贊　項羽贊

史品赤函目録卷之四

西漢

史品赤函目錄　畢

神農特教民耕可謂並耕之說

句法字法

一人數句參為對語當日蓋疏皆心論之惻然今之撫漢儀據民上者曾有道念關否

史品赤函卷之一

長洲　陳仁錫　明卿甫　選

歷代帝王

神農之教

炎帝神農氏（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乃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天下以耕稼食穀故號神農氏）

其為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人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女不績，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各食其力。於是作蜡祭，歲報順成。（十二月蜡）

（恭生生常生之業）（謂之報祭報其五蜡順成之功也）

按蜡，年終祭名。天子大蜡所祭有八神：一先嗇，謂神農；二司嗇，謂后稷；三農，謂田畯；四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蓋田夫也；五貓，以其食田鼠；六虎，以其食田豕；七坊，以其止水；八水庸，謂溝所以通水者。皆有功於民，故並祭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

記云：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

形意在二無三必六不等學一步緊一步一層中上一層意武王丹人銘擬用其語

中櫃銘　　黃帝

無掘堅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右銘漢以下文多引用之未見其全

賈誼曰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入而不譸者惟其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窮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于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

以到至處毫厘爭差便不是道義根因也一念善惡皆念善惡皆相因而至也即方以類聚之說言善善惡惡之意正是以此為微醒

修政語　　帝顓頊

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賈誼曰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帝姬姓祖黃帝父昌意母蜀山氏女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生帝若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初國高陽都震丘○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炎帝之子句龍為五官○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曆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

此語致意在仁字得力處在首尾慎字學字
仁者愛人之說不若此真帝經注書

修政語

帝嚳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為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為[illegible]仁者之操而學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名㚣（音发）姓姬祖少昊父蟜（音乜）極年十五佐顓頊受封于辛三十以木德王都亳○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命曰九招○帝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生堯於丹陵有娀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帝崩摯嗣九年諸侯廢之

千古吉凶只是個慎字是撲不破的物事

戒

帝堯

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民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帝受封於陶改於唐號陶唐氏年十六以火德王都平陽曰戊申蓂莢（音劫）生○癸巳五十載帝遊於康衢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餔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庚申作樂曰大章章爾神龜負文出於洛

執一數語即十六字傳心之綂綱　荅齋

而表字見人情而消正微辭之以維其系而欲天下語脈相聯如此到未協於

帝正與我欲二字應可底績正與致天下應只是請著不虛

帝舜

舜初見堯問答

堯在位七十載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巽位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咨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

堯徵舜。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致其來歸）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又問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也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帝館之於貳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貫昵而條達咸協於帝而可底績。於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

說者謂執中之傳自堯始。豈知執一無失一語。舜已先堯而闡其秘。一即是中。堯將巽位。特因其旨而表章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爾信執其中也。中何以執。蓋感於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重有所儆云爾。人謂虞廷十六字千古心傳鼻祖予謂尚見於十七字古今治法嫡派心法即是治法

孔曰懷舜曰教的是傳心要訣見是人見之該定與己數作之人即條公也取定取忠信愛之名詩是增忠信愛之人心

帝舜

修政語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為吾盡吾敬以接吾敬。故見為信。為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為愛。為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帝師紀后。拜蒲衣。覲善卷。學於務成昭。立誹謗木。設旌陳鼓。訪不逮於總章。作米廩以藏帝藉。立兩學。教國士。恭己無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己亥十有四載。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修政語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聰之必自也蔽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蔽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非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修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

象箸　箕子胥餘

紂性淫奢，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歎曰：

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

其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土簋（方以盛黍稷）　藜藿

金人銘　周武王銘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周大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三也）緘其口（封也），而銘其背。

踐作作戒書　　周武王發

武王踐作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凡機鑑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户牖劍弓矛皆有銘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此段見大戴禮踐作篇　戴德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　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帝為信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

以周先王封民之定規為言，大義凜然不可犯。

次言先王分封以有所制，似以分不可踰越，乃所以安百姓而維……

不可易

前言先王之供子已者非有所利見。鋒地請隧，出於私，而遂言私德私勞，見若有大公之功，有有功賞之典耳。

襄王拒晉文請隧

周襄王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

言周命未改，天意有在，大物未可輕開。諷詞婉而義嚴，文公亦自覺其不能。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此篇語意與左傳王孫滿對楚子相同。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而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又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未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問也。」此數句亦可與拒晉文請隧篇並觀。予附採于此，以廣初學之見。

辭鞏朔獻齊捷　周定王

（安華之役，晉敗齊師於鞌，故鞏朔獻捷於周而反。）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同姓諸侯）甥舅（異姓諸侯），侵敗王略（收王室之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告事不言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王，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伯非卿），命又姦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與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太師齊太公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言豈不可以教訓，而何乃至戰爭之務。）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三公也天子之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一等。

當時列國出兵，不過黨同伐異，俱不稟王命而行，逞其戰勝而入告捷于王，豈真知有王哉？不過誇示其武勇于天子之前而已，正是無天子之心也。周王責鞏伯非命卿，獻捷非典禮，天言肅肅，猶有西周之風。

□□遲於子朝之訴，而求晉以求城，以天子之衆子諸侯奔走，不振之氣抑理，後了岐豈洛錄景象。

問問焉一句，十二字將寫望晉之意曲盡。

范獻子請戍周，不如城周為計利，後事晉勿與知，為詐忠從命，晉國無憂，為徼功，此豈實心為王室者。

請晉城周　周敬王

（周景王庶子朝以爭主為亂，奔楚，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富辛、石張，皆周大夫），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兄弟即王子朝也，伯父稱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京成周之邑，以周公相成王所建者），宗文德為。我今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蝥賊指子朝之黨），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范獻子名鞅，魏獻子名舒）曰：與其戍周（戍以兵守也），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為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宜序，於是焉在。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三旬而畢。

成王城成，敬王亦欲城成，第成王時諸侯自合而無

於告。此則告而後城，合與告之間，強弱則必有分矣。春秋。于天王求車求金，皆書曰求，抑何稱也。杜陵詩曰：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手勅太子 五號

漢高帝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也，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乎？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皆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弗使人也。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下拜。并語於汝諸弟。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

此五號當是高帝晚年所手授，故首以四皓為言，末猶惓惓以如意為囑之。英毅之人不能割處一戚姬，憤憤至

答群臣請立太子　漢文帝

孝文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豫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其安之，謂少徐待之也。○有司又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固請，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按帝自代來辭讓再三，初無一毫垂涎覬覦之心。早辭而和匈奴，軟語而諭南越，視名位若將浼焉。有司請建太子，而帝曰別立賢，彼豈為其私哉？後立景帝，特以身履諸呂之變，不容不早定耳。西漢有帝王氣象，文帝一人而已。

按文帝元年景帝才十歲耳群臣所以亟請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文帝所以聞議者羼賤根之始根不免勝所言皆出於中心非好名也

命大在去帝王為天下後世慮不榮慮讓以動奸臣覬覦之心母元王長者故

無異志若吳王淮南弁以謹抹尤非慈仁好德秉德陪朕之言啟之耶

賜南粵王尉佗書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日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帝自言側室之子用文帝雖有仁讓出即此一語便可感動矣以此詳叙日要欲動之又不可不堅破於是求親昆罷兩將軍博陽侯於昆弟在真定者使人存問是二事各從其本義感德兼之道也

既歸之吏吏歸之高皇帝尤為得体漸漸說入屏去帝號意在令人消融默奪而不自知也

曰朕不忍為曰仁者不為真仁人之言

遺王（以綈裝衣曰褚上中下綈多少有輕重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初呂氏專柄五年而粵王佗反佗因賂遺閩越甌駱役屬焉乃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粵賜佗書云云賈至佗甚恐為書稱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南粵尉佗上漢文帝稱臣書云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使內史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起句即將制書意作　登車二句是小節依旅二句是大開係故末級意六句即申此意　賜音旦安也非也　李廣不得封侯已隱于此　末句正明所以為開也不牙句

報李廣書　漢武帝敕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行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又責楊僕勅云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出兵而陽不知挾偽於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

遺匈奴詔

漢武帝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與匈奴和親，乃一時權宜之策，未可以為訓。獨是詔以天地父母為道，儼然示以帝王制度不可踰越，意雖要結，辭實不激不隨，誠所云一紙書勝于十萬精兵。大哉王言，夫豈後世所易及。

與子陵書

漢光武帝

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痏。須杖而行。若騎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

又與江南守臣曰。昔許由高其顏之節。惟彼陶唐。無知（相）之素耳。子陵朕故人也。宜不恢一見。其今所在官司物色之。以慰朕意。

春秋內外傳（左丘明作左傳為內傳國語為外傳）

莊公負叔段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申國姜姓）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寐寤而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可矣謂此時可除之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城潁鄭地名）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發語莊公悔恨此）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隧地中）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莊跌其母而生原是一體姜之惡莊發跡亦婦人常情莊不聽祭仲之諫乃欲養成段之惡而殲之其曰姜氏欲之豈人子之言也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豈人兄之言也不有潁封人天常斃絕

周鄭交質　左傳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父子秉周政）王貳於虢（虢公欲分政於王）鄭伯怨王（鄭伯即莊公）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周天子鄭諸侯也左氏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矣周亦不能恤罪為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矣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匡周已失天子之體矣及其甚至於交質尊卑之分蕩然鄭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綱載而不顧也

石碏為衛純臣　左傳

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容終以無子國人憂之　百忍句附伏禍根下教誨字應　碏忠而孚道想是不可以義方訓者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太子名）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戴媯，生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生莊公）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莊公所…）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憾恨昣重也…心有…不能自安…）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厚石碏子名。禁其子不听。）桓公立，（完即位為桓公）州吁弑桓公，公（此公…）（隱公）問於眾仲（大夫）曰：衛州吁其成乎。（成為君守）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恃兵）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此州吁欲以…石碏陰使陳殺州吁…）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指衛人自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醜與羊肩皆臣名）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先逆後順逆於州吁必有弒逆之禍　以亂句詮阻兵安忍字法　承條而以和復兵之禁亂　所以亂字補題　可陳桓公尚不有謀論不

三三…公左氏為可　三祇字字巧　是歲衛人使公子可有而且是為衛宣公

莊之寵州吁也，碏能諫，其詞直。州吁之篡桓也，碏能誅，其謀遠。真純臣哉。厚之跳州吁也，則非碏之子也。為碏也子，而乃為州吁也臣乎。碏若認其子，決不能誅州吁。誅州吁而偏不殺子，則猶未誅州吁也。嗟乎，殺君之子，而厚不與，碏亦何辭以謝萬世。大義滅親，正謂義宜滅耳。

莊僖伯諫觀魚　左傳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莊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鄭莊公戒飭守臣　左傳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經書入許，不書滅許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忘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為猶愈書取其土地而并絕其宗祀者爾。予謂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為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又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嗟嗟，不忠不孝不友之鄭莊，且不有於君於母於弟，而何有於許。

史函　　一卷　三十四

臧哀伯諫納郜鼎

左傳

取郜大鼎於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臧哀伯諫納郜鼎　　一卷　三十五

季梁勸修政　左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薳章楚大夫，求成講和也）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成主其事）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官史官不虛美君）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有謀隨之心，已兆於侵求成之心。正以隨侯昵少師，係示人弱也。季梁勸以去讒修德，親兄弟之國，則仁人之言。乎使隨能始終用其言，不為少師所誤，亦豈遽滅于楚。

曹劌勝齊師　　左傳

齊師伐我（莊公十年春齊背盟伐魯之盟者傳凡言我者皆指魯）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肉食在位者）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食祿者鄙陋也）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一屬猶言一端）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逐兵）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轍亂旗靡則軍律不整故宜乘而逐之）

按胡氏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至於善戰餘已衰矣又以詐謀取勝此其言甚深疑劌也余謂兵詭道也不詐不足以取勝胡氏之論其亦[illegible]之仁欤長勺之戰劌功可少乎哉

陳敬仲辭卿　　左傳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字完）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仲為工政）飲桓公酒（齊桓公賢敬仲就其家飲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含宜之義）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安君之仁）

按呂東萊云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利深矣哉敬仲托其子孫於齊也余謂敬仲二事本合于理未必是欲托子孫未可苟訾

[illegible]

齊桓責楚不服

左傳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注、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履所踐之境界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境）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貢荊州所貢）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巡至漢楚人以膠舟沉王而死）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故進師于楚之要地）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illegible]）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illegible]）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桓之霸在此一舉。桓之失亦在此一舉。倘楚人還責之曰。周先王賜爾南至穆陵。北至無棣。[illegible]。障其於履內外若之何。包茅之罪。殊在末減。惜楚人不及此也。然以德綏諸侯一語。還責齊侯。處齊自無辭。

宮之奇諫虞

左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易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按輔車脣齒之譬至矣，不聽，乃謂同宗不害，滅虢何愛於虞，雖至愚亦必知警矣。不聽，乃謂事神豐潔，讀至此真可憐一哭。

荀息不食言　左傳

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奚齊驪姬所生申生齊姜所生夷吾狄姬所生獻公欲立奚齊故以傅荀息）。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送往謂送獻公之死事生謂事奚齊）。耦俱無猜。貞也。獻公沒。里克欲納重耳。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按荀息之死以其任託孤之責也使息蚤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身辭託孤之寄正言切諫以悟獻公君不能用亦不必死矣息之死也不能諫之罪也

伯復惠公　左傳

晉使聞秦將許之平。乃使大夫郤乞告呂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

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居數月晉侯歸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答問處妙奪化工的是音品人只知其以君子為晉引過足動秦伯之心而不知其狃錫之圓滿多少不盡之感所以為妙

齊桓下拜受胙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按拜胙與請隧二禮俱大禮所關一則命之而不從一則不命而自命此足以見齊桓晉文之優劣

管仲辭上卿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其君不敢貪與下拜之命，其臣不敢受上卿饗禮，具見一時雄霸氣象。孟子曰：霸者假之。假得好，所以止而不

論

重耳出亡反國

左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以叔隗季隗事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則就木焉。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

至宋一段

必得志於諸侯。得志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謂早自別于晉人之無禮者）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至鄭一段

及宋。宋襄公贈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狐原與姬同姓）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三士趙衰狐偃賈佗）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至楚一段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兵法以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鞭馬檛也弭弓梢也櫜受箭者鞬受弓者）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臣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在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

入秦一段

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公子圉之妻之姪婢也）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盛水器也沃盥洗手也公子濡水于懷嬴身上）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公賦六月。（六月之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反晉國一段

秦伯納重耳於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圍令狐。入桑泉。抵於曲沃。朝于武宮。（令狐桑泉皆地也）（曲沃晉宗邑武宮武公廟）殺懷公于高梁。

此篇所載重耳之言。都是伯主口角。英雄氣岸。故崛彊如楚。剛狠如子玉。卒不加以兵。豈非天之所興。人不能廢耶。雖云天定。而舅犯之倡謀。齊姜之勸駕。亦以人事成之。美哉叔詹之諫。尚不及僖負羈妻從者數語。凜凜動人。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按呂祖謙云。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心之所自發則非也。不過借正義以泄私忿耳。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為不當賞。則狐趙之賞濫耳。賞者為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又何怨。乃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以逞怨也。

展喜卻齊師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展喜能以不恐卻齊。齊師遂還。蘇子謂虎不懼己者。理似可信。其書曾孟德傳後云。蓋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

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與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録此以申不忍之説。

城濮之戰衛侯出奔楚之師則懼出奔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王庭之盟故晉人復之叔武衛侯出

誘字法曰誘天衷更奇

寗俞盟衛人于宛濮　左傳

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寗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寗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寗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佐之新子元咺不受命奉叔武以入守公使殺叔武

晉人復衛侯。以衛叔武受盟故衛人欲與楚人衛侯出居襄牛 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養牛之馬曰牧之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誘衷入人心中之神天理 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無二心

警句奇語

寗武子之仕衛。納橐饘。薄醫酖。盟宛濮。夫子稱其愚不可及。然武子之不可及。非獨以愚也。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則歌湛露。敵王所愾。臣獻其功。則歌彤弓。夫俞人臣也。不敢干大禮。俞又達禮矣。豈曰徒愚云爾。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晉在其間，故使鄭為秦鄙邑）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言鄭亡必為晉有）鄰之厚，君之薄也。（晉厚則秦亦見削於晉）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行李，使人也。李本作理，古字通用）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晉惠公）許君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言惠公濟河而歸，即設版築以拒秦）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言必取晉）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古今破同事之國，多用此說。越國鄙遠，亡鄭陪鄰，乃為至理，人安得不聽之乎？蓋晉乃秦之敵，鄭近於晉而遠於秦，秦得鄭而晉收之，勢必至者。故秦不但不圍，（而且戍鄭）

晉敗秦師于殽 左傳

（初，晉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眾心也。）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時秦使杞子戍鄭）鄭人使我掌國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于東門之外。攻之不克，圍之不繼，滅滑而還。晉原軫曰：（原軫，即先軫）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滑，晉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也）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夫人，秦穆公女）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不顧而唾，乃先軫激烈之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一言說出 一眚取不替 之心然秦穆特 士氣皇大事如 此 念孫作于此時 未矣于祿之秋 未始過也）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以釁鼓殺其血塗戰鼓也），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將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按：先軫以襄公之縱秦，因不顧而唾，無禮甚矣。至狄伐箕之役，深悔前過，乃自咎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其一念勁烈，蓋亦有烈士風。

（公伐為政曰 公用孟明曰用 孟明律之跡之 不可以日月責成 自古未士往往 以一時敗衄 不得展如秦于 孟明真古今一 快事 用孟明也一句 斷盡上三段三 句皆明此句意）

秦穆公專用孟明　左傳

秦伯復使孟明為政。（前秦晉戰于殽，秦師敗績，孟明以文嬴請得歸）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孟明）禦之，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書。（前在軍中言拜君之賜，今又敗於晉人，以此言嘲之）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茅津地名），封殽尸而還。（殽之戰晉人收秦骨而葬之，今乃還封）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以是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一謂專一而無二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解作懈），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言秦穆不棄小善而采蘩）。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子桑舉善可以福及子孫）

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後，不復報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而改。爾左氏以後為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一，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以為貶者，左氏詳其事，胡氏論其義也。

季文子逐莒僕

左傳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

以禦螭魅（螭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舉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舉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即舉十六相去四凶）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行父歷數莒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為是隨身子盜賊之黨而不知反，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有禮乎無禮乎，梟獍在前而不知逐，碩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

史函　季文子逐莒僕　一卷　六十二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觀兵示威）。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鑄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今河南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戰國策云：周惠王時，齊將求九鼎，顏率至齊，謂齊王曰：昔周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致之齊？惟大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史函　王孫滿對楚子　一卷　六十三

鄭伯行成於楚

楚子莊王圍鄭，（以戊子晉救）克之。鄭伯（襄公）肉袒牽羊以逆，（示執臣僕之禮）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以鄭地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有楚鄭氏盟誓）徼福於厲、宣、桓、武，（求福於鄭四君）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為縣，今鄭願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豈可冀幸而取其國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楚莊兩言殊美，得大國之度。按蘇東坡云：古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然後可以就大事。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是匹夫之剛也。英雄豪傑，果在彼不在此。

晉師知難冒進

左傳

晉師救鄭，（楚伐鄭，鄭伯已敗，楚許之平）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民勞）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荊尸，楚陳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

非夫也上字已有生以非夫更有先穀為偏將乃任律若以臣其取敗上師為未濟矣十二年經書晉殺其大夫先穀謂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受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如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師遂濟。楚子聞晉師既濟。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晉師。　此段語與古而氣精神宜連下段看

朱子曰。荀林父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語也。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誅之。

欒書不輕敵

左傳

楚伐鄭鄭伯半許以請楚許之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人及楚平次于管以待晉師

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

先穀諸師之將勝之

不可謂驕應上楚師驟勝而驕是一段

不可謂老句應上其師老是一段

隨武子欒武子所料楚軍之善歷歷如畫

不可謂無備句
為上而不設備
先一段
以見鄭師為承
為不可信是一
段

（廣而鶩焉）以至於昏。（至于日入而止）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為以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代更者是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子良鄭公之子）師叔，楚之崇也。（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令楚使師叔入盟鄭伯）子良在楚。（鄭使子良為質於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蓋以我之勝負而卜其去就也）鄭不可從。（皇戌之說不可從也）

鄭之役，六卿大夫司馬皆在。三帥不欲勤民，先縠違命濟師。但林父為元帥，法得專制，既不能禁遏，令而專行，又不能督士卒，親矢石以破敵。喪師之罪，夫復何辭。吳楚叛，亞夫謹守便宜，竟平七國；唐六道重兵圍淮蔡，日久無功。裴中立監師，雖韓弘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討慶緒，一夕而潰。此存亡反覆之徵也。

楚人欲不救宋
故借宗說為楚
作上以數楚為
遠天而欲其姑
待善于料敵矣
三而許之
文法經者
楚人登諸樓車
使呼宋告之章
妻之可揚竟致
晉命且為義命
無二之詩則又
何于登出呆解
揚知此大義故
亦不辱君命
解揚致命可謂
能植有死無霣
句法
君之賂臣五句
言義無二信臣
之許君七句言
信無二命故各
以死完字結之
楚王舍許回身
以縱死為收截

解揚不辱命

楚子（莊王）圍宋，（殺申舟故）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景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度其宜）川澤納汙，山藪藏疾，（雖毒獸之物皆藏之）瑾瑜匿瑕。（瑾瑜雖皆美玉而不無瑕疵度）國君含垢，（為國君者亦有含忍詬恥之時）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姑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產書以悞楚懸宋）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使告于宋言晉不來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以望遠者使解揚登之）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之命云晉師悉起將至矣）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汝有罪當刑可速就之）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信者不受兩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illegible]）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illegible]）死而成命，（己成其君命而）臣之祿也。（[illegible]）寡君有信臣，（晉君制命而我以信守之）下臣獲考，（我致君命而獲成其命）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

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三棄言焉（毋畏申舟名也先時舟使宋知必為宋所殺今宋未服而楚去是棄前言）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久築室反耕示將久留宋之意）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按公羊氏曰莊王圍宋華元子反出相見元以病告子反曰憊甚矣憊雖然吾聞之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吾軍亦止七日之粮粮盡將歸揖而去之以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遂去

齊國佐不辱命　左傳

（鞌之戰晉師從齊師入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以孝德賜同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

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喻敗兵之餘）背城借一（背齊城下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言齊幸而完全之時尚且從晉命以必戰）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況今不幸而將收七敗不戰乎示必死戰唯待晉命耳）

雖大經曰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鞌晉人欲以蕭仝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國佐之語與孟子暗合項羽迄不殺太公晉人竟不質叔子誠有以悚其神者乃知鷙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有以發之耳

晉師為魯衛勝齊　左傳

（先時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覘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眇婦人見而笑之至是因魯衛之請師遂同伐齊）

齊侯伐我北鄙取邑將還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良之子林父也是為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魯亦使臧宣叔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晉文公與楚戰于城濮）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吾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馬不披甲）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張侯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殷赤黑色言血多污車左輪）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

（先大夫文公先大夫先軫也獻子言己尚不足為先軫役使須八百乘）

此一段……所以……但……然後一言而備。公傳之事成卻克之名。勉之丁寧不重，出卻克字文法甚古。及第三周寫御克力疾在擊之次口西。執縶為前不修臣僕之服也。厥科若悚實司中已無餘矣

所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鎮也），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謂逐繞此山三次也）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齊侯之御者，與齊侯換坐以代齊侯之死也）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下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在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承乏謂承空乏，以御者之缺而從）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

晉師為魯衛勝齊

卷七十四

此方漢紀信代高祖，我朝歸成代太祖，何異？但丑父幸而脫，韓不幸耳

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時丑父詐為齊侯，代居其位，使齊侯如華泉飲水以逃，遇鄭周父宛茷二人，而服勇免服身也）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舍之。

玩齊師見欲中之蹤，玩晉師見病中之勇，見丑父見死中之活。凡讀左文，皆當作如是覷，毋徒竊字盜句。此篇敘事極奇，與戰于韓畧同。

晉知罃不知所報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戰楚獲晉知罃，晉射殺楚連尹襄老，因殺臣，至是歸于楚以易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馘割左耳也）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即荀首，臣稱其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繼祖宗職任）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避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第一問答

第二問答

第三問答

第四問答

此篇文字天然，當日立談間未必如此，直見左氏之筆。共王四問而知罃四答，雖重本國而不失鄰好，豈固晉之奇男子也

晉未可與爭一棹，尤可玩味，不唯見知罃之有辭，而楚共歸知罃之非本意已瞭然。（若盡與荀首，於是荀首佐中軍句只見左氏深文妙）

晉知罃不知所報

呂相絕秦　左傳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之，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獻公以女伯姬妻穆公）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避驪姬之難也）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惠公背秦，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秦穆公納文公）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殽之師一

令狐之師二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

河曲之師三

輔氏之師四

令狐之會五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述己之功。不無崇護。揚秦之罪。不無曲詆。大都權詐相傾。秦晉敵智。本無專直。但此文旁引曲証。錯落縱橫。亦文之最奇者。呂相。魏錡之子。

師曠論衛人出君　左傳

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之主意 也移患而不救

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此篇因夏書中有遒人宮師之事故生出史書瞽詩許多議論直以夏書來質証他此最是作文攏括處能破此等關竅故下筆立就

奚不見宣子及大夫叔向皆舍人所謂君子為國惜才不求人知如祁奚之類者絕少

連用三個社稷字相映應

鯀殛用五字為句伊尹用十二字為句管蔡用八字為句長短錯綜句法亦異

國之大臣共用心如祁奚則不孫之義曆教見權勢之義遠教近皆可以而志

祁奚請免叔向

欒盈出奔楚。（盈母欒祁與老州賓懼盈之討愬於父范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逐之）宣子殺羊舌虎。（坐盈之黨也其黨等凡十八人）囚叔向。（以叔向虎之弟故并囚之）於是祁奚老矣。（是時祁奚已告老）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有謀謨而少過失則謀有勳）惠訓不倦者。（惠訓其民而無厭倦）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謂此所以安宗社稷之固）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其父罪不以及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不以小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叔虎之罪及其兄以棄社稷臣）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平公）不見叔向而歸。（為見其關叔向）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明非為己）

此篇文字當與韓厥請立趙武參看皆關係世教文字

附錄于此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趙同趙括為亂。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游吉使楚

左傳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鄭小國也，事晉無二，而晉人一旦徵朝，俟其不來，則問罪之師所不免者，賴有子產大叔之對，不激不阿，晉人卒以屈服，而鄭實藉以無虞。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傳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范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首非無賄二句一篇綱領，下文歷提賄字令名字正寫此意，作兩段看。末象有齒一喻，復申其所以不患賄而患名。

子產論尹何為邑　　左傳

子皮（名罕虎）欲使尹何為邑。（為大夫邑）子產曰：少，（尹何少年）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兩夫字皆指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僑子產名）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大官大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此文極佳，全借譬喻以曉事理。操刀使割，一喻也；棟折榱崩，二喻也；製錦，三喻也；田獵射御，四喻也。子皮說其言，又以衣服附身喻之；子產申其說，又以子面吾面喻之。各擅俊偉。人但知左氏之精警，而孰知左氏之奇宕。

子以我喪未見 是但文伯失詞

對凡兩詰暴無禮處以激人之 忍亦善辭者非 子產亦折他不 服

子產壞晉館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叙垣之故六事 數語甚之際關 以下一段正是 說其為盟主之 況

言輸幣以見已之數于貢獻言 文公以見晉之 侯于諸侯信子 反之有辭 待人窒者使之 不得堪矣館舍 宮室如不堪 之狀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左氏每於傳末作一斷案而假托諸名人之言以為重 如所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蓋贊体也太史傳贊乃祖 此意後人作傳但知宗太史公而不知太史公實祖左 氏

子產壞晉館垣 一卷 八十六

子產辭子圍逆女以兵

左傳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子產論鑄刑書

左傳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復曰：僑

言子産吾以救世一句

鄭大夫鄧析造竹刑子然殺之

趙鞅以鉄鑄刑書

子産初政民謡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

子産死仲尼泣曰古之遺愛也

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欔叔向之言然則子産此舉不與鄧析之造為竹趙鞅之鑄為鉄者同乎哉執敝之謡所自來矣然鄭之貴族侮小民亂至取人於萑苻之澤成何世界及覩子産之授大叔政云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然則刑書之鑄乃救時也仲尼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子産蓋當猛以濟寛之時也此其所以為恵人也為古之遺愛也叔向之言蓋道其常未權其變

言子産初言大國之人於小國可不獲其求其見甚卑及韓子買玉於商人又曰子得玉而失諸侯國不与即前次之意未可以尝其言之迺

先然後主意

四句泛論

子産不與晋玉環

宣子有環（韓起有玉環一）其一在鄭商（鄭之商人）宣子謁諸鄭伯（定公）子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世守之器）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産曰韓子亦無幾求（所求不多）晋國亦未可以貳晋國韓子不可偸也（不可薄之）若屬有讒（遠也）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吾非偸晋而有二心（我非偸薄晋國）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所以全忠信之道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此二句言宣子）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此二句言鄭國）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如此則鄭乃為晋國邊鄙之邑不復成國）則失位矣（是失其國君之位）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為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為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鋭細小也細小之事起二大罪）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已議價定）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産曰日起請玉環執政弗義（不以我所求為義）弗敢復也（不敢再求）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産對曰昔我先王

言詳定貨一環之與不足惜而國威之損實可痛卑哉子産之見

曰出一玉以起二罪曰以玉賈罪曰得玉而失諸侯調氣嚴正直韓子之不敢求玉以撤二罪也

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按韓非子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因與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故不與膠鬲而與費仲。子產之不與玉環，是以賢待宣子也。子羽大叔反以為偷陋矣，斷人之見

季札論樂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王元美曰。札聽樂而辨列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身殉鴟夷也。○聖人耳根員。賢人目根員。子在齊聞韶。此耳根員也。當時豈不見舞。而見亦為聞。是記者之深處。季札觀樂。此目根員也。當時亦曾聞歌。而總之曰觀。此左氏之深處。玩者慎勿乎。

晏嬰不死君難　左傳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弒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按莊公之死。實以宣淫之故。而晏子非私暱之臣也。豈得與之偕亡。若仇牧荀息。立人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雖欲勿死。惡得而勿死。

晏嬰使晉

左傳

（承上[illegible]不但說女而必上大夫請者甚有斟酌）（[illegible]長公請晉未有求而自請之國休安在無因求歷于張故不）（句法）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晉平公先娶齊少姜，少姜死，齊侯又欲以女繼姻於晉，蓋畏晉而思附好）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嫡女）以備內官（嬪御）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猶云不幸）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則猶有先君之適（嫡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若而人。（遺餘也）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振整，選擇）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以主內事之夫人）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言晉神人悅也）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齊國舊有四等之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容一斗六升）釜十則鍾。（四區為釜，釜容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故大）

（先自根說其本分）（句法）（兩季世相應，說到此令人愴傷）（大斗大斛出貸於民，而以小斗小斛收入，此陳氏所以得民）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言價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室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刖多故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陳氏之先祖）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言陳氏先祖已相胡公，神已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戎車不復駕，公不能征討）卿無軍行。（政不統一，故卿不能將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寵之家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八姓晉舊族也）降在皁隸。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以樂遣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疾讒之鼎）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言早起而大顯其後世猶有懈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

（[illegible]以子孫以上民取於民心）（以上言公貴法失民）（晏子知齊為陳氏，明不明謀乎防，乃于危酒間[illegible]討議抑國事不可為乎）（均一晏子叔向也，佐治此人佐此人而[illegible]亦此人不可救[illegible]之俱不可以[illegible]遇其主可[illegible]為而遇[illegible]所施才耳）

此篇雖若不諱國惡而忠誠惻怛之風猶可想見至其料齊之必陳也晉之必分也則燭照數計而龜卜矣造語絕工如謎如誦不說原因只舉現在其骨奇其力厚其味深其色古又別是一種調於傳中罕有匹者

據大夫有家故以其事為家事非家庭中之事也其家事無猜二句即上家事治之意而申言

晏嬰諫誅祝史

齊侯疥（疥當為痎，小瘧也），遂痁（痁，大瘧也。公初患小瘧，後乃變為大瘧），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豐厚），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大祝、祝史）。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祝名固，太史名嚚，言誅此祝史二人以辭謝諸侯問疾之賓也）。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日，往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陳其誠信而無愧怍）。其家事無猜（家無可猜疑之事），其祝史不祈（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

晏子之言庇是祝史王之言而不明其音正欲公聞以見之　有德之君以下奉法

敘淫君純靜只是與主多可說將來主使有許多說話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文、襄、靈、成、景），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國內家事無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以為陳說實言於鬼神）。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所以使其致為神降之福者，以君之誠信之故）。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凡所動作，事理乖違），從欲厭私（縱其嗜欲，厭足其私情）。高臺深池（修遊觀之所），撞鍾舞女（極聲色之娛），斬刈民力（民力如斬艾然），輸掠其聚（謂民之積聚如輸掠然），以成其違（以成其違事），不恤後人。

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語近滑稽然亦是大道理

寬政二字為下八字之綱

征其私（縣鄙從政之人為近關以...）。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鄭丹以詩諫　左傳

楚子（靈王）狩于州來，次于乾谿（楚圍徐故次以為之援），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見曰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寶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生六子，長曰昆吾，次曰季連，季連為楚遠祖，故以昆吾為伯父），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晉事不事楚），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二不羹），專足畏也（專足兵力足使之畏），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王命（與王丹言時有此請）。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言如響應），國其若之何（說其順王意如響，如楚國之望何）。子革曰：

以須（待也）。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除君惡）。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父司馬之官，招其名，祭公諫遊行，故借此以作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王聞諫而止，故得善終而克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問子革）：子能乎。對曰（子革）：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如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用民當隨其力，如金冶之器，隨器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為棄疾所逼，縊于乾谿）。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孫應鰲曰：楚子三問，而子革三答。首述熊繹之事天子，見靈王不能盡臣職以陵上也；次言周不愛鼎，鄭敢愛田，見靈王上能陵天子，則下亦能虐于鄭國也；末言四國足畏而加之楚，見可畏之勢不專在于楚也。辭嚴義正，本自了了。楚靈王不悟固矣，而猗父亦若未喻其意者，故又因王之出之間，而借祈招以諷之（王雖不能自克，亦已晚矣）。

承國一段之對亦婉

承諸侯一段之對更婉

黑肱以濫來奔　左傳

黑肱邾大夫濫邑也叛邾竊其邑以奔魯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昭公三十一年書曰冬黑肱以濫來奔傳曰不係之邾濫嘗自別于邾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書其地有名謂書其人此則甚辱不若止而無名之為愈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於不義弗可滅也雖非命卿必書其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其名以箸竊地之罪不可逃終身為不義之人惡名不為利回惝身回邪不為義疚不為不義反為義之疚病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齊豹繼先人為大夫殺衛侯之兄以求不畏彊禦之名其書為盜昭二十年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邾庶其襄二十一年書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胡氏曰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莒牟夷昭五年書曰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胡氏曰奔者受者皆以利兩訖之也邾黑肱已見前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好作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數其罪而無其無理山記事之善也故曰春秋之稱尺證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

言上人能使春秋之義昭明於天下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按邾大夫黑肱以濫來奔不義甚矣故中引齊豹三人書盜書名合為一傳說得凜栗令亂臣賊子寒心

楚□燭庸奔楚必宜大封之楚不聽子西以啟吳光之怨而伍員之得以三師肄楚也

吾人讀其罪猶字即封大異姓封大字甚活即詩家所謂虛字

好天將以為虐乎四句一張一弛文法甚奇三

每字頓挫

焉用自播揚正指大封二公子說

公子申諫害吳

吳子使齊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闔廬弑吳王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至是闔廬命二國人執二公子）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楚昭王大封二子與之土田而定其所徙之居）將以害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封二公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泰伯仲雍奔荊蠻以避王季故云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太王王季亦自西戎比于諸華今闔廬將同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然觀吳之行事可以占其）我盍姑億吾鬼神。（安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歸以待吳人思之所附）將焉用自播揚焉。（動害我國家安用自播揚）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滅徐。

按楚之滅徐也。吳子問伐楚於伍員。員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噫。楚（惟不從子西之諫宜其病也其曰吳光新得而親其民將欲用之光不出其所料矣）

打從去疾兩言見一篇大綱領亦見好議論

能戒能布使諜使誘皆見少康有謀極力描點

讀左氏每讀一篇先要看他印

注精神處

吳不如過一段利害較然惜夫差紐于一勝之功復而不能是乃天欲以吳授越也

兩言長寇讎正與去疾莫如盡句相反調氣激切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檇李之戰闔廬傷而死）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過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相失國依于二斟復滅于澆）后緡（相妻）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以澆為毒害）能戒之。（有備）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綸名邑）有田一成。（方十里）有眾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也）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少康臣）諜澆。（諜候其隙也）使季杼誘豷。（季杼少康子豷澆之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與越成使其大必為吳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親愛不背施惠不遺小人）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不可消其患）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是報父之仇可謂有志但報仇之後遂做個安閑無事人了共許越成直視為此事决無能為可嘆他肆志那曉得臣我的是嘗我的伍員久已算得着特此人情

情

許如見楚人已屬以子高曰可以入見人望曰而後入見當勢
宗修當作之後為楚賢大夫聞其殺皆知其可討

葉公除白公之亂

左傳

(楚太子建之名勝奔吳子西欲召之葉公不可子西竟召之使居吳竟為白公欲伐鄭子西弗從白公怨遂仇子西而殺之作亂子楚)

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子期子西之弟也欲并殺之)而劫惠王。石乞(石乞白公之黨)曰。焚庫弑王。(弑惠王也弑楚)不然。不濟。白公弗從。曰。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時葉公在葉。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白公殺其人始入葉公聞而除)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楚平王子名啟)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欲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惠王如高府。石乞尹門。(高府楚別府白公因王子此使石乞守門惠)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也乃穴其宮負惠王而出居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箴尹楚官)

三遇字見葉公得人所以取勝
乃冑乃免冑奇
兩節語奇絕之筆真神品

名帥其屬將與白公（將助）。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之，匿之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長者（長者即指白公也）使予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國寧。

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可稱智。及既亂。力又能剪之。可稱勇。追念子西子期之功。而錄其子。可稱仁。賢哉葉公也。惜乎不能用吾夫子。所謂好龍而怖其真龍者耶。

玩此篇胡不胄胡胄二段語意。想見當時楚人愛慕葉公之意。而左氏善于描情。令人讀之。多少生趣。倘亦有得于吾夫子遠來近悅之訓耶。不然。而何德以感召至此也。

史品赤函卷之一　畢

史品赤函卷之二

春秋外傳

祭公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聚）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瀆）。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旦）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勉）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禮法）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

敘先王之制

敘先王之訓

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常昭謂日上食于祖考，月祀曾高，時享二祧，歲貢壇墠，終王。於祭滌略相表裏，與周禮殊不合。漢滌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於便殿，亦類此。竊恐歲貢不專指祭言，觀下文終王可見。

召虎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防川之論切至，子產不毀鄉校，意亦如此。

匠師慶諫丹楹之侈　國語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按內傳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詞亦簡而盡。

欒黶諫伐季氏

襄公如楚，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欒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按襄公不能令其臣，而欲借楚以威之，吾悲其為君；季武子不能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敢於襲卞而不顧，吾悲其為臣；欒成伯曰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其誰暱之，是太阿之倒持者也，吾又為世道悲矣。

單子知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

此段言其諸民事而以廢先王之法制罪之

國火朝覿矣，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以舟為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寓寄也境之寄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囿有林池，（林積木池積水）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

此段言其不知待賓客而以蔑先王之官罪之

周之秩官有之曰：（周常官為名）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司關）

史函　單子知陳必亡　二卷　八

即單襄之論以覘先王制法供賓何等詳悉周至曲体人情而陳侯百廢盡有一蔑並其亡耳

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小行人）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

此以言其瀆姓簡彝而以犯先王之令罪之只此一端便足亡國

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洮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姬姓亦）陳，我大姬之後也，（武王之女虞胡公妃以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此篇文甚齊整先四大段而至此又總括之

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晉楚）而無此四者，（教制官令）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史函　單子知陳必亡　二卷　九

按單子知陳必亡猶不知周之將祚亦岌岌也柳無乃借陳以為儆而曰廢先王之教棄先王之法蓋亦指周王之不恤民事徵寓規諷耳試体味之自見

里革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此與匠慶諫丹楹同是工匠中奇品而師存

敬姜教子一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

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紘綖皆冠之飾) 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內子) 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 祭服玄衣纁裳)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諸侯之士玄端素積)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春分祭社 冬祭烝)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史五 敬姜數子一勞 二卷 十二

羅大經曰：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註謂每日入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讀敬姜之辭，可以鏡矣。

管仲相桓霸業

國語

桓公自莒反，(先桓公以襄公之亂奔莒，鮑叔牙奉公從焉) 以鮑叔牙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管夷吾乎。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于死。(濱，近也) 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曰：若何。對曰：請諸魯。公曰：施伯，(施伯，魯大夫) 魯君謀臣也，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臣(不奉法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公以鮑叔之言請諸魯。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齊，必長為魯國憂。莊公將殺而以其屍授之，魯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於是魯使束縛以予齊。比至，三釁三浴，公親迎之于郊，而坐問之。管仲言之，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為之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即士農工商之事也。內政，國政治以寄軍令) 于是桓公欲從事于諸侯。東南多有淫亂者，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伐楚，踰于

史五 管仲相桓霸業 二卷 十三

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北伐山戎。剌令支。斬孤竹。而南歸。（山戎今鮮卑也剌擊也令支孤竹二國名）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西征攘白狄之地。（伯功之大者一）

方舟設泭。（泭編木也）乘桴濟河。至于石枕。（晉地）縣車束馬。踰大行。（山名）服流沙。西吳。（地名）南城周。（成周王城也）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纍所以盛甲翳所以蔽兵）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伯舅耄老。（伯功之大者二）（伯功之大者三）（伯功之大者四）（此段亦已見內傳）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言于管仲。管仲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曰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下拜登受。（伯功之大者五）

篇中見桓公英主氣槩管子謀士風畧雖霸圖哉令人壯心欲往

此篇節全文最便學者覽

管仲定四民之居

國語

（仲既輔桓以靖本華未究民之成民之事故桓問而仲答云）

桓公問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哤亂也）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對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聚而州處。閑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其事業）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以士之子恆為士。令夫工群聚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工堅也苦脆也）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比是比其善惡也協是協其剛柔也）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以工之子恆為工。令夫商群聚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于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嬴也）相陳以知。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

（觀管子叙述云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言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民）（羽處猶言族居也即群聚之意）（閑燕管注謂學校之處閑靜無譁可以當謀議）（此定士之居）（工苦即所謂良苦管子書作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此定工之居）（此定商之居）（賴一物價也管子書作相陳以知一貢）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以商之子恆為商。令夫農群聚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耞芟；及寒，擊菜除田，以待時耕；（菜，枯草也。冬月即擊去其枯草，修除其田，以待春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耰，摩平也。）時雨既降，挾其槍刈耨鎛，（槍，椿也；刈，鐮也；耨，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笠也。）身衣襏襫，（蓑衣。）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以農之子恆為農。

嘗聞善經國者必先整頓其民。管子之論四民也，總是欲業成于專一之意，即王道亦不外此。厥後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君子謂桓之霸近王以此。此段文章井井條條，最易讀易曉。

胥臣論傅讙

國語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讙，文公子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諮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

此段是著有造反教情不入之意

大意言体質可材用者則用之供其役不可栽用者則姑置之不專指以實裔土也然文法長短錯綜不整齊此節整齊妙甚

無益

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 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於道 公曰：奈夫八疾何？蘧蒢以下八者 對曰：官師之所材也，裁用 戚施直鎛，主擊 蘧蒢蒙璆，使不能俯使擊玉磬故 侏儒扶廬，緣秘以為戟之 矇瞍修聲，聽能專故使審樂 聾聵司火。使主火 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無用之人投之荒裔 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因其身材有質可成濟者能而通利之 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而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論教世子而舉瘕病之質以縣善良似非所以為訓或亦因陽處父非可傳之人乎然謂必先有善質而後教可施世有戴文王哉予不敢終然於胥臣之言但其前後敘八疾處顛倒錯綜文法大整文機大圓最妙 又人

前段頭中敘桓到末又歸結文子身上以宣子之賀意正文也有照應者

前段言欒書德故免于難是事之可知者次段言欒黶侈泰宜及於難而賴先德以免是事之不可知者三段言欒盈不修泰宜免于難而反離桓之罪以亡是人事之不可知者四段又言郤至以富侈滅亡見得事雖不可知而實可知此是理也

末歸結韓宣子身上明所以賀賀之意

國語

叔向賀韓宣子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 無以從二三子，從其屬時 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為晉上卿而反不及 欒書 其宮不備其宗器，宗官祭器 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越聞也 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桓子欒黶也 略則行志，略犯也則犯法而縱其欲也 假貸居賄，居蓄也 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懷子桓子之子盈也 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 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 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泰奢 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犨又有郤至五人為大夫 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其德行 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擅也承受也 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生萬為韓之祖

慶弔無門惟人所召讀叔向賀宣子之言益信

文子冠見諸大夫　國語

欒書戒詞　荀庚贊詞　范燮戒詞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見欒武子。（武子欒書也）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先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荀庚也）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范文子范燮也）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不足即不賢）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于側。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兜惑）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

史函　文子冠見諸大夫　二巻　二十

司書　郤錡贊詞　韓厥戒詞　知罃戒詞

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疾惡也）見郤駒伯。（駒伯郤錡也）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韓厥也）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各以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糞除潔也）見知武子。（知武子荀罃也）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老爲大夫言未得進卿也）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成子趙衰也宣子文子祖）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

郤犨詞　郤至戒詞　張老斷詞

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郤犨也）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也）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張孟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成宣也）

諸子之言。張老斷盡矣。擅乎善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史函　文子冠見諸大夫　二巻　二十一

之言每切

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讀吳季子觀樂篇及趙文子冠見篇須看其每段文法變化之妙

竇犨論人化

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皆介類）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化者成於彼之類也）唯人不能哀夫

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賢人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喻二子名族之後當為祭主于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按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語有意味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降在皂隸亦此意

按羅景綸曰余嘗在太學時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令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請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不如此卒者多矣安知人化之不常也

郵無正論壘培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壘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壁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武）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始也修其身以更）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武之典刑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鑒而鳩趙宗乎（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只是委土可以為師保一句生出許多

歸有光曰：此篇與王之緒一貫，環以美字極寫之，絕好文字。立論緣意自至哉，形諸丹楹、雕蔀、刻桷。

孫鑛曰：論內數閒字，不似周秦之文，在漢世為奇矯。

此段揩法用數為字，却似美妹子嬌羞態度。

美工以臺為美，而伍舉以修德為美，議論正夥，開出百端可稱。

伍舉諫築章華臺　國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以又承先王之為字，翻與上並見，君一段照看。

此段文法凡原稍展舒，兆用數字一轉，次用數其字再轉，又次用數之字三轉，引詩為證亦有。

歎閒之字，何等瀟巧天然。

王鏊中曰：此用一美字收煞，最為精神。

此篇近似漢人文字，大不類周秦語，但一種瀏湃鏗鏘之聲，亦自可人。此跳一隙，章華頹矣，華林艮嶽不登于此，豈其臣無伍舉哉。

此篇文字須分前一用後又以用字收中間援引皆是除用者

鬼中殤宮盡於書見神已告我了

默字不言字便見不敢淫逸即張用言的根基

子張諫靈王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白公楚大夫字子張　史老字子亹亦楚臣）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夭死曰殤鬼中殤宮猶致之死地）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聳敬也）至於神明。自河徂亳，三年默以思道。（思道思人君之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以夢中之象）得傅說以來，升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爾作礪；若津，用爾作舟；若旱，用爾作霖雨。啟乃心，沃乃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眩亂也）若跣不視地，（跣徒步也）厥足用傷。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旁求聖人。既得聖為輔，猶恐荒失遺忘，使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輿人誦，遠臣謗，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言以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願也寘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犛亦牛也皆可以為瑱以塞耳）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史老鬼殤之言，是以君為戲乎。至于引高宗，引桓文，靡靡可味，而末犀犛兕象一語，亦似近譏靈之乾谿也。

自取之也

藍尹亹勸子西修德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子患政德句是綱領，與篇末修德待吳向照。看厥後夫差為越所滅，藍尹之言乃驗

王孫圉論楚寶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精故以禦火災 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 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謂鐘鼓若鳴玉以相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諷刺簡子

校楊東山云昔某倒五羊時曹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此與王孫圉論楚寶之意畧相似皆能令人覥消

史函　王孫圉論楚寶　二卷　三十

句踐智士哉曰勝未可成則知人事曰天若未厭必許吾成則又知天道矣使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以為嘗知天前言吳甲兵之強而勝不可必次言謀必甚乃成當其時以害之為正說以行成

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於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在魯哀元年 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自楚奔吳華登自宋奔吳簡習也挫毀折也 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決鈎弦也拾捍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也 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 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不如設兵自衛卑約其辭以求平行成 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 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燼餘也 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 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謂闔廬也言天王尊之以名 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親趨玉趾親來也孤棄也 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肉生也 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 草鄙之人，敢忘

卜天意吳伐不息怪之君臣所謀上也所控甲兵所戰其前升心于吳者矣盲殆食何不悟也

敘行之行成其辯之心曰天王曰大賜曰大禍曰儀賜于王宇曰兩謂郢曰王將其自界也曰謂曰草鄙之人

史函　諸稽郢行成於吳　二卷　三十一

史函　諸稽郢行成於吳

（頭注）……任……執事……封殖越國故……句踐智者也為能以小事大大夫推重大故……保國
（頭注）夫諺……亦征諸侯之禮……生曰……
（頭注）此使諸稽郢……吾子為蔡粉矣吾是以嘆夫勞之急
（頭注）申胥識透越王心事情吳王不聽耳
（頭注）孫鑛……令千古動色而夫差狃于一戰之功恨而不從豈非天以吳敗越乎

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言吳侵越之後懷怨恨也），以重得罪於下執事（謂報見侵也）？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殖以草木喻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成，吾又何求？若其不成，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

二卷　三十二

（頭注）又吾猶可以戰一句說得懍懍為何不聽
（頭注）既使郢行成又使郢辭盟方言而聽胥之又何耕于吳寧申胥所謂玩吳國於股掌之上者此其徵矣

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按句踐謀所以退吳者，大夫種進曰：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卒之句踐卧薪嘗膽二十年，遂以沼吳。夫孰非以困辱越成之哉？然則吳之辱越，乃其自辱也。

史函　諸稽郢行成于吳　二卷　三十三

不問此三項議宜看后面一一分剖

最妙在天時不作四句下方說他范天時佛人事

只吳將上面先為人客創為之始二句意反反說中明之促其

易說

又申前意

以說與人一段

言以之女嫁于士大夫之女嫁于大夫

前編見以士女嫁此則身請為

句踐聽范蠡謀吳

越王句踐初即位，欲伐吳。范蠡諫曰：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天法）定傾者與人，（取人之心）節事者與地。（法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聖人隨時以行，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作起也 客應也）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逆於天而不和于人，將妨國家。王弗聽。范蠡進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于伐人人卒害之）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弗聽，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會稽。召范蠡而問曰：吾不用子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為之市。（市以身賣于人也）王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士女女士，大夫女女大夫，隨以國家之重器。吳不許。種復往，曰：請委管籥，（管籥鍵鑰取地）屬國家，以身隨之。吳許諾。越王命蠡守于國，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

正

余言事又須有

此段議論很大勞能協

此說節事一段

依舊是前為人客弗為之始意而玩更激揚但讀者自不覺耳

此又即上不可

指主不可輕戰之意

此段方說入持盈者與天意

是之則愈固其者復之則愈猶其疑此正死吳之手股掌之上亦未見前待之

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王令大夫種守國，與范蠡入宦于吳。（宦為臣隸也）三年，吳人遣之歸。反至國，王問范蠡曰：節事奈何？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地能包萬物為一，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自若以處時也自類以度時也）待其來而正之，因其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男女之功）田野開，府倉實，無曠其眾，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時將二句言時有反事有間隙可乘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地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須待也）四年，王召范蠡問曰：吾欲與子謀吳。對曰：未可也。蠡聞之，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王若蚤圖，事又未可知也。又一年，王召范蠡問曰：吳王淫於樂，信讒喜優，（樂俳之人）憎輔遠弼，忠臣解骨，謀之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又一年，王召范蠡問曰：吳今稻蟹不遺種，（稻蟹所食之餘也 不遺種歲荒之歉也）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越王怒，蠡對曰：夫人事必與天地參，然後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君臣上下皆知資財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禍新至民恐 慎以為之備）王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

無忘國常（數越王且飢且飲但無至乘）上將薄其德，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快吳王不疑不以為意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至玄月，王召范蠡而問曰：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不及。王遂伐吳。師至五湖。吳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蠡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王勿許也。吳王率其賢良（親近之士）與其重祿（大臣以上）（姑蘇臺在吳閶門外近湖），使王孫雄行成於越。王弗忍，欲許之。蠡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因天時以為功用）。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天之形）。君王其忘

史函　句踐與范蠡謀吳　三六

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令）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心）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范子助天為虐不祥。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執事之人，蠡自指也）不報于王，擊鼓興師，隨使者至姑蘇之宮，遂滅吳。及至五湖，蠡辭曰：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何也。對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人事已濟。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蠡對曰：君行制，臣行意。遂扁舟浮于五湖。

姚寬曰：句踐亦有不忍之心，不有范蠡之諫，幾殘吳獻矣。其曰天有還形，五年復反，特以儆懼越主，使不許吳成耳。實則在德之大小，不在數之久近。借令夫差率德

史函　句踐與范蠡謀吳　三十七

會稽之事乎。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弗忍，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乎。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今吾稻蟹不遺種，子無助天為虐。范蠡曰：故濱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子曰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秦策

初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幐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見之。蘇子出。李兌舍人謂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復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

虜獮慎終如始雖百世可也越其能與吳爭乎安論五年哉

論兵刑不盡滿紙戰事王通篇蘇秦此戰伐權之耳步步提縱戰字

信義乃服歷天下之大本而蘇子以為不說于理殊不當此皆縱言以經上戰主意且策中凡類此者不可枚舉亦取其文辭

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也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辯也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書多闕者紊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即明言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詩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言章理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

而善談足矣

此四句分明是商君已行之法

方惠文初立秦方誅鞅未遑并吞之策而蘇秦即以衡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于和故為之連衡六國從離知秦厥內亂

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近也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戰勝也海內。子元元。臣諸侯。諸侯者非其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縢行纏也蹻草履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

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摩切近之）燕烏集闕，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勝也）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用也）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威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昔蘇軾有言：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以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也，秦人并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爲目前救急之計者，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于一。惜乎秦特偷取一時之富貴，非眞能爲六國深謀遠慮。學者當知詐謀游說，果不足恃；而合從連衡之事，果不當尙也。

蘇秦以合從說燕（此說六國之策，始附于說秦之後）　燕策

（蘇秦初以吞六國說秦，秦因不用，故而合從）

蘇秦入燕，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疋，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

了燕為無處見燕合於趙此備以利歆之

此言秦攻燕未害害

此言趙攻燕則極利害

總頓此數語明是說趙攻燕易見燕當患趙說得要領故文矣

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

書前

此為言從之合其所關利害乃說六王之領要

此一用安字安民在擇交乃此一篇大旨

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以合從說趙　　趙策

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臣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

別白黑異陰陽正所以擇交也此至願也先言利以誘之後以言交得之利

一云利害顯兩云為君患開陳利害有是明白

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市止存兩端指縱橫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

此言韓折于秦則禍中于趙復言吾以陽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

此復言趙之強而有秦患正中言交不得之害蓋趙所以為強韓魏不負而入秦說之親韓魏以擯秦

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

我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雞口雖小猶可以食，牛後雖大乃出糞耳。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史函　以合從說韓　二卷　四十六

以合從說魏　　魏策

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黄、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春秋奉貢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

語最動人

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廝徒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割地以效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

然理實是如此

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史函　以合從說魏　一卷　四十七

以合從說齊　　齊策

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管子連五家之兵，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進如鋒矢，(銛疾也)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絕渡也)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筑似琴而大頭，五絃擊之，不鼓)鬭雞走狗，六博(博者六箸，行六棊也)蹋鞠者。(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恫疑恐懼也，虛喝喘息懼怯之貌)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以合從說楚

楚策

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此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

審昭然……不從
□□數語意与說楚王一段同抑此則六王信宜從不宜衡也
前但示秦帝而已猶未切齊也至此以割地動之則利害尤著
魏不可与從
謀的是〻〻
移客楚王感動處尤奇切

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
竊為大王不取也。今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
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
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
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
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
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
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
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

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
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
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
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
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
合而并力焉。

蘓秦為揣摩列國利害，歷歷如指諸掌上，奇哉蘓子也。
然止論所以槩秦，而未論所以斃秦，何能久哉。斃秦將
何華洞生曰：合六國朝周顯王，傳天子命，伏義并力

西討秦，函谷之兵，當不待戍卒叫乎。
按蘓秦說六國大畧，各因其情以為長短之說。說韓魏，
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於秦稍
遠矣，所患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趙隨之，於是恐以韓
魏之不支；說齊楚，齊楚於秦為西大之國也，齊又最遠，
當無恐於秦，則以事秦辱之。此秦所為師事於鬼谷先
生者之畧，而六國者既已入於秦之揣摩，則不能不舉
國以從也。

[illegible]不揣忠[illegible]且略事多不各格書殊不類戰國人物周稚微蜀名縣猶存張儀乃欲兼其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禹人心至是決非好揣皆用此說

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　秦策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轘轅緱氏乃河南險道）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宜陽河南而翔漣之地）以臨二周之郊。（東周西周）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重寶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天子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武侯孔明之定南而後[illegible]北代魏即此意我大祖先平諸[illegible]誠方谷[illegible]南後平蜀亦此意[illegible]先定其內上[illegible]右意也

嗟史記危下有矣字今無之而以欲字為句危字自為句亦奇下文此臣所謂危是也

儀錯各逞雄辯錯終理正而事順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

一評秦穆侯謂張儀客子為蘇昭王六獻天下辯士放睢是書第陰破其見尚未深言秦國之事

此亮一篇隱括抑揚頓挫多少烟波

是第一動人處

范睢䝉獻秦昭王書　　秦策

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范睢與王稽入秦待命歲餘故云）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刑必斷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椹莝椹也質剉砌地謂腰斬者為椹質鉞亦斧也）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

按睢云聖主明于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懸反復又引舜禹湯豈嘗執事者哉所謂洪上之言睢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質

（保任人必保其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失謂不能剖之和三刖也）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一作柰）（此意已指穰侯專權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良醫知病人之生死。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

[illegible]

用乎。自非然者。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按此書因王稽而䝉獻秦主。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

范睢䝉說動秦王　　秦策

（王以傳車召范睢。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

身在右止故圍前書至言三說不言正以嘗試王處

骨肉之間暗指太后穰侯

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者無不變色易容。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王跽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為帝王。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效臣

(句法妙)(亡字上死不足以為臣患)(此字上亡不足以為臣憂)

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為臣患。亡不足為臣憂。漆身為厲(厲癩疾也)披髮為狂。不足為臣恥。且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孟奔夏育皆勇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菱夫地名 夫當作溪字)無以餌其口。膝行蒲伏。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

(此中上為方為狂不足以為臣恥)(既云何憂何恥將結以臣之所恐諸王為密不感動)(此又以勿畏收說前臣非有所畏)

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昭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幸至此

(前說中言不言)

天以寡人慁先王(慁與溷同 謂亂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雎初至秦。惟懼言不見納。故未言而佯為避忌不敢言之狀。既言而佯為忠懇不畏死之語。策士詭傾巧以動人。類多如此。乃其文辭奇傲。讀之殊覺精醒。刻秦王當日。對面爲得不動

范雎教秦近交遠攻

(此段文字極雄健流動)(引齊之伐楚詩而不能有見)

(是時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懼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

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韓有黑犬)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宜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秦人伐[illegible]

叔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勢不能

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伐之。主辱軍破。

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

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尺王之尺也。得

寸王之寸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謬乎。昔者中山之地方

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今韓魏

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

下樞。以畏楚趙。畏以威之也 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

則齊必懼。懼則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虞。王

曰善。遂行范雎之謀。拜雎為客卿。

張儀連衡。范雎遠攻。此秦之功臣。實千古之罪人也。按

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膜屬楚趙之地。因以指齊

也。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衛

也。此亦破縱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蓋未嘗久親之

也已

范雎危言逐四貴　秦策

秦既拜雎為客卿日益親用四年矣時秦穰侯涇陽華陽用事秦王亦厭之雎欲傾之而未得間請問說云云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太后秦王之母也穰侯華陽其弟 涇陽君高陵君皆王同母弟

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

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

斷無諱。無忌 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

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

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

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

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

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淖齒楚將援齊相齊 之權謂操權柄也 縮閔王

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

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

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矣。且

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

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

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遂以為

范雎欲得相位必傾太后穰侯但骨肉之間不能直指故方未見王時即感怒之以撼其根及其旣見則欲言不言反覆宛轉以待其自悟至王自言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可以直指矣却又先言外事以待數年始及其內漸漬不驟聽者自不覺入于肝鬲雎其深於術哉秦人聽其言而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可矣復并母后廢之廢其母而父雎怪哉秦人之所爲也秦庭之上獨無潁考叔等焦其人者雎安得不高枕肆志乎然雎逐穰侯涇陽而後當有逐雎者宜天之假手於蔡澤而使澤徑入秦也

蔡澤說應侯辭位　秦策

澤燕人游學干諸侯不遇而從唐擧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擧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擧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擧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乃入秦

應任云醉也　書出當時景象于妙謂蹟諸辯　得不知說之犯以此　惜元答曰然故妙折少緩可怯矣　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此一篇大意　看此三段如排使之開場漸漸說入　引此三人做說詞到本意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聞秦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illegible]事乎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

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

乎。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王。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

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

以言大夫種以功成死

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支解解剮其四肢也）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剙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將指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范蠡泛舟至陶變姓名為陶朱公致富）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

上文以四子之不去而死与蠡之去而全者並對正以危雎此

則正自雎身上危之也

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

喬王喬也松赤松子仙人不死若正以照上數人之趋于死者看

非人亦上正与前駁雖私亦之士處

蔡澤雖以亦智取范雎之位然能不免范于雖其有光於范亦大

史函　蔡澤說應侯辭注　卷六十四

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

戰國士世嘗少之然倜儻豪杰亦有不可及者范雎脫死亡而取相其恩仇快意氣焰灼然及澤一說即棄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惜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更不可及

按范雎謂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趨利而已惟澤為近道得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于秦以封君全終美矣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澤之謂乎

史函　蔡澤說應侯辭注　卷六十五

趙良說商君　秦策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言人君死。臣子不忍斥。故云捐賓客。)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司馬遷贊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

史函　趙良說商君　二卷　六十六

史函　趙良說商君　二卷　六十七

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李斯上秦始王書是逐客起句借見實事說妙中間論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推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復議論痛快既得作文之法亦易以人廢言首言穆公用客次言孝公用客三言惠王用客

四言昭王用客不引前代興國事只以秦之先為言切實動聽語意已盡復提說上文而復說之蓋見客之不可逐文字之有開闔如此真秦漢間第一文字自上五者不產於秦相應上是喻說此下又倒

李斯諫逐客書

恭纂

李斯楚人也西說秦拜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斯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求一作來言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太后弟）逐華陽（昭王弟）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光如明月）服太阿之劍（劍名）乘纖離之馬（駿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羽為鳳）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

以上總□□□美秦其以□斯之說之下二世之歎已兆于此上二段倒說此段只是反照之在放總之以快意當前二字總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至此方正說

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充下陳以列於後宮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齊東阿之縞帛為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俱亡國之音）韶虞（舜樂）舞象者（周樂）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措詞不宜逐客

以下俱屬逐客爲通之論

總結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與諸侯成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衆今卻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

羅大經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秦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如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古一紀載紀中評乃同
李斯惟不行達所以能長享天下二世專用天下適己乃欲享天下而無害噫將從戕身之兆虜譯旅監門臣虜者不可得安所稱無害邪詭見高為不肖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秦策

二世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

人不亡何待
余觀李斯始於沙丘之謀中諫二世之修其勸心豈至此哉勢至於今如之何姑調停以免禍耳使二世意悟將非儼然之深成篡弑無文字絕妙
督責之術真過於申韓為申韓烈之為狂皆以成字轄之

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李斯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也。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

穆菴新曰李斯之文為絕品上秦之文其在先秦亦稱第一也譜手李斯以主妙之文條不仁之術而救諸不全之制耳
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王臨諸文益精促讀者文少注字可尋

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謂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

注百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少也鑠謂作錬鑠之鑠一金鎔鑠之金也似于下文隨手刑又反可解妙在持解周是故二字復轉一喻即着天成
敘之爲一喻子之滄序四類法

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犯也。是故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處久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

兩載二世語見刑斯說以士奉不使趙高

又引上申韓商君數段

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且夫節儉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明王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揜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則可謂明申韓之術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阿二世意以求容斯之人品可知即此宜族矣夫斯學帝王之術於荀卿而用申商之術於秦何也

李斯說二世行督

顔斶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君人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仁義之士皆為役處（處在位也為役使也）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得業貴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之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名

齊策

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九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呼，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之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顏斶千古高士，迥出戰國之上，故其詞氣自是凜冽光芒射人，豈談天炙轂輩比也。左右千乘之奉，宣王太牢之奉，所謂殘豆嚇鵷雛，遂之去耳。

馮煖客孟嘗君　齊策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粗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以待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債同）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謂國事）憒於憂（以憂思）而性懧（亂）愚（懦也）沉於國家之事開（放也）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徧合定券）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列也）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文孟嘗君名）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昭）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

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齊王所佩）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尹起莘曰田文齊之臣也彼其招致游士食客滿門而階相隣敵覆其宗國乃無一忠信之人諫止其惡而卒使內未及寒宗族夷滅則賓客皆妄人也已何足道哉

此以一二字立意　通篇主權藉是題

蘇秦說齊閔王

齊策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先事則近禍）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不伐人從必…）夫後起者藉也（不先事則所恃者力）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事之所藉者上言權）而務興於時（率同帥）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此言衛得藉之勢而勝　此言趙得楚之藉而勝

趙氏襲衛車（主）舍人（者）不休傳（言疾急也）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同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同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亂）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

蘇氏之意此篇為國之道料兵之能否亦以始矣回度德量力審時知勢正名然後可師徒回料兵則齊之強何以卒破於趙燕也豈然者顧危國痛消之改于馬陵也亦主怨也故四年為怨府

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

後起而重伐不義即前以帝秦為名而使天下歸之意

此既說大國后起重伐易知其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亦能守其微非怠至之所悟也

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稿積朽腐而不

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此篇古者記而徵有合于道第仁義不相離王伯元二道祖而析之則判將而事業其言強兵窮亡千古之明訓

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先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

引戰好戰而明通得燕為明於後起之藉

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

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兵常用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此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其利雖不限日遠）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國求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宿，留）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言拯之患）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孝公）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女墻）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

魏王惟以此十二諸侯，其勢已分而不合，故衛鞅之謀魏，亦以此十二諸侯完竟分而不合，前所云莫若從靜而寡信諸侯，此也。

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為柱衣）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於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為言，而以推籍時勢明

以下云云皆誘感燕將之辭非身實也

此二說打合燕將於齊心耳思其未知所如身把業裁奪三字更利害

寡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于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

知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因敗為功之事以諷之

通篇只以名字動之末一段有歸結

此以管子曹子欲燕將悟起何之文

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

此結二子不規規于小廉小節勸燕將立功名非復指一智字以燕為指

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燕將得書泣三日猶豫不決欲歸燕已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為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於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為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為故滑稽俳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真以為天下士未也

驕矜之氣撲人，何以取勝

魯仲連諭田單攻狄不下

齊策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先時單以火牛破燕，復齊七十餘城）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其器甚）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單壘也。言大不能作一壘，小不能拈一丘，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鍬也）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亡之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

按單自火牛之後，奇功自恣，且貂勃為之稱頌于王，遂廣復其心，人莫已若，宜其聞仲連之言而藐之也。然貂勃先已言之於朝矣，曰安平君小人也，一語足蓋生平

可知也

趙威后問齊使

齊策

趙威后，惠文后，孝成太后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業，不在位）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詳玩通篇以民為本者，云民無恙耶，後逐段云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云助王息其民者也，云率民而出于孝情

才也云是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也此皆是為民之意
者不賞則民無庇耶者不去則民無所誅皆民之不能
無憂者也威后可謂極知國本在民耳故讀此篇文當
知其重民之旨方見此文之妙

舒安社稷人臣之義從爵祿勸人主之典威王之問為誅庸士哉

總敘于此看后分段但此以四項後却多勸轉一段如葉渗敘末段大夫猝然却添何經為是此法

此段敘令尹子文之忠

楚策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表塋外薄林也言其大功戰）而財於柱國（柱國以子高為）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擊也）一人若捽（持髮）

此段敘葉公子高之忠

孫義當從康傳之康備曰賢康質不顧小也

此段敘莫敖大心之忠

多猶功也

一人以與大心者，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爲可，故斷決）
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
也。昔吳與楚戰於栢擧，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
（屬連）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
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
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王謂秦王），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瘨病也，殫絕也），旄（同眊）不知人。秦
王聞而走之（走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
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他人）

楚使新造盩（作罪也）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栢擧，三戰入
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
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
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遂浦一說在）。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
與楚戰於栢擧，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
蒙穀（楚將）結鬭（猶戰）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否），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法也）
以浮於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
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
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
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
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
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
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章聞之：其君
好射者，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篇中皆是楚有臣，亦可謂楚社稷之臣，若夫子則彼之
矣。但文字雄朗頓挫，敍淡奇古，末勉王當好士，尤妙。

楚策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圭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大事記云：頃襄既來郢都，復召莊辛，用其言，至於色變體慄，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復取江南十五邑。

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蓋喪亂之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辛特不能大有所為耳劉辰翁極詆辛小人謂何兼之有皆失言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

頃襄王留士多以下…曲若之使言弋射此楚人好弓發矢之論也　萬中曰可得而有曰可一旦而盡曰可得而復有曰可得而一文字前後錯綜易語周密正所以雅奉也　至此從言秦而五國在所略以當時所急惟秦外表不亂不揖而趾其

（頓丘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縱一橫為午道）則長城之東收（收於此舉言之）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齊燕趙）布翅（翅音）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顧反）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鄳邑）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肘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秦之前敘曰膺擊垂頭稱中頓也言欲吞山東以欲以此言激怒襄王故封襄王因召與語俱以懷王客死於秦激之於是襄王遣使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按此與莊辛幸臣論並是巧思奇詞當不是楚之恒人惜失其姓氏

史函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二卷　百二

以下代說六國從以說秦中君不以長故或謂之王云云　義之官之字法巧處以為義以為常也與下能之為王意　死外無也冠艾所運兵而懲創也　嚂口信口而出之利機言機關要捷也

或以合從說楚王

楚策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即屈）舊患有成（以舊患於有成）勇者義之（義之以制其宜）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官之主其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言報而又報非智者不能）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横世（不寇虐斬艾於天下者不足以横行于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按楚自懷王入秦不返國日削荀惴之為慮為秦所吞噬故此以禍福先生之說怨唱之語多麗偶亦是善調惜乎無以報懷王之警告之者

史函　或以合從說楚王　二卷　百三

汗明見春申君

楚策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休也）汗明慶爲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著其名字於賓客之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江乙說安陵君

楚策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謂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屈平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平漁父辭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蓋曰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荅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傚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西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規矩之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魚躍夫子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皆是於活處看如此篇鳳皇上擊九千里一段都是把景物做自家生意甚是活動

韓非說難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韓王不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

說者與知為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為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

史記　韓非說難　二卷　百十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怨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舉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延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

不疑交爭而不罪延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延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延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

史記　韓非說難　二卷　百十一

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

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以前方結出逆鱗主意

通篇以知難為主先以三非字反說引起既用名高厚利作眼銜三節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用身危作眼銜六節以故曰帶下亦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知飾所說至所以親近不疑為一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盡之難至此說之成為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一論作結而中云豪知則難及不可不察句蓋惟知難而後不輕說此韓非說難之大旨也

史記 韓非說難 二卷 百十二

趙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王(武靈)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趙縣)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山名)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林人即林胡)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簡襄趙兩主)之烈計胡狄之利為人臣者寵(一作)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狄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

史記 趙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二卷 百十二

天祿閣事殊不從此以至若許不敢執然但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自是譯學當時惟肥義是趙相然並公族故曰兄弟之通義下又云因貴戚者名不累則此兄弟二字就先行政先信于貴所謂結行自近始也

雅歸亦自温雅儀紀中國既亦是夫猶賤議論自中國至行也似周官大司徒文遠用入也字戰國文字至此一

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

史 卅三　趙世家　二卷

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

誤矣亦見心沂心說者謂武靈之驕凡子復諫又知其志意非尋常可測反復開解諄諄奪人只重禮服不同非便一也前后適用教便字儒者一師宜俗太同也中國同禮宜教之今也異禮異而教離則禮不足恃也

治基常法也

主意漸露吾國東至之用爲段自常山至之備爲段下接寡人無舟楫之用云云總收其意無舟楫將何以守者反言也襄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

史 卅三　趙世家　二卷

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

巧此盡意

騎射之俗三句此武靈王變胡服本意到此始責公子成

再段大是申上禮服不同其便一也之意

頭緒雖從儒衣也何以謂之奇服所云二奇字奇邪之奇字服奇志淫則鄒[illegible]服不奇者[illegible]無一奇邪之計哉蓋當時鄒[illegible]之服雖儒而[illegible]變亂奇行[illegible]故也[illegible]

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奇行哉吳越風俗僻處山谷而人皆以易不通大化則是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 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illegible]此文錯[illegible]奇而[illegible]以[illegible]見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騎射。

子瑞：廉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族臣曰，將以此伐中山，卻林胡、樓煩也。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略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覺耳。不然，武陵王固而格胡地遠近引弓之國，于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趙策

趙太后(惠文王后 孝成王母)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子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左師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人常以所愛奪於所尤愛。長安君，太后之所愛也；使長安君世世稱寡，后之所尤愛也。況以存亡之故惕之乎。是太后之泣，左師觸讋言者得其機故也。不則初之愛者何心，而後乃恣君之所使哉。

魯仲連義不帝秦

趙策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

鬼不能激矣故以此段激之

此引周烹醢鬼侯鄂侯文王欲明秦之能烹醢梁王處

此又說天子之威不能行之于鄒魯王以鄒魯有人故二國皆不果納

仲連其高節遠識直天下士也李白詩云採五千載間清風

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
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
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
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
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
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
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
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
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 筦鍵者示不敢有其國）納

亦見齊國強大總自取辱

此處正与上為与人俱稱王立與激揚抑相揭大以氣其

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
籥（籥可閉下牡 若下其牡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
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
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
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
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口曰含）然且欲行
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時吾君生不得事養死不得賻襚之礼然猶欲行天子礼於鄒魯臣皆不果納是備禮時）今秦萬乘之國梁
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

此又說入辛垣衍所以不得故寵也以怛之

綠仲連不過言帝秦之利害使辛垣衍惝沮而去耳与秦何損而退軍五十里乃此亦懼者之豫大也

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
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
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
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
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
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
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

評末段方有味 眉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
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挾勢權為厚利其一魯連廣
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約之於義雖不敢知然而連
超遠矣

予謂仲連不肯帝秦志則大矣曷不曰周天子也秦諸
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下同
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猶東海死耳豈不名正言順

以酒之戒　味之戒　色之戒　不用奇而句奇，便到一世　高臺之戒　提頓更穩　詩文直與議論，排偶引證典雅，句句精老無一寧瑕疵

魯共公酒味色論　魏策

梁王魏嬰（史作豈）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言）昔者帝女（蓋堯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味美）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熟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絕而安寢）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鮑彪曰：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尼作，縉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龜鑑萬禩，魯君豈非賢君哉。

此二段言秦必不敢伐趙　此二段言秦必不敢伐楚　與秦共攻韓

信陵君說魏王　魏策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蓋昔魏地併于韓）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于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

[illegible]有以下直
[illegible]亡韓之後必
於伐魏、
魏危者一
魏危者二
魏危者三
看說禍憎歸決
不可不慮秦

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敢攻衛與齊矣。衛籍在三晉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垝當作延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竟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附魏之庸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秦欲而取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鄭故秦以惡安陵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水。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

異日以下論韓
未亡而魏且因
致秦兵如此

論至此非深謀
遠慮精於時勢者不
能詳悉審見其
[illegible]
未察形勢不與
[illegible]信人傑也

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魏不可以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絳安邑時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秦伐林鄉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兆此矣。

又以異日者挑
起二段言魏與
[illegible]尚彼淺
況與韓以為之
藏乎此段言韓
知亡尚不肯親
秦況魏可親秦
乎

信陵君說魏與
魏秦且利秦必
攻六國乃休可
謂先見

日。共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之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撓之韓知亡。猶弗聽。投質約也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魏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侵食其地使與韓斷中絕信陵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當專為韓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先也因而關之。

太史公曰說者
皆謂魏不用信
陵君故國削弱
至于亡天方令
秦平海內魏雖
得阿衡之佐曷
益乎

出入者賦之。征商貢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韓魏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共之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附梁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言不雖取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按此書真西山氏采入文章正宗且曰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如指諸掌然欲知形勢利害必先考証六國都邑方隅地壤相接之處總近迂曲可為攻守之計者如在目前然後指畫可施否則茫然莫覺將無益於成敗之數矣

唐雎不辱使命　魏策

(……因無……以五百……易之……也)
(或安陵君為諂而之言則亦能自守其封者)
(剽劫之士自謂涂以全刺餌皆不聞道惟若唐雎者可也為其)
(與初不發昔志不利也)
(唐雎能挺劍杖伏殺虎狼之秦如与之事存存安陵奇甚此其贊子割封遠矣)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 吉 祲 凶)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 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備寓明于父子之義安陵明于君臣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戰國惟此策大類左氏綉本)

此篇當時未必有是事。當時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有唐雎也。故纂戰國者因此遂奮筆飾為此語。玩其篇末二句可知。乃其文字自是奇杰可愛。

附安陵為縮高之言于後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不得秦地必受秦攻)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

信陵君之為人
非悍而自用者
聞安陵之言必
釋罪也縮高以
忠義不憚死以
全安陵君矣能
無傷其子心乎
攻管之事不存
見想縮高也子
上不忘死以報
其父

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即全己之意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招賢者三個字
是此篇題目
昭王禮賢上有
激而然不得不
然雖然猶愈于
不激然者
百己是帝者師
什己是王者友
若己是伯者臣
廝役是亡國臣

千里馬之喻皆
人以為說稍當
日見解亦高未
至是代馬之論

致士先從隗始
乃上致士應且
于招賢者之案

郭隗說燕昭王　燕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

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隗賢歟禮之誠先也使其未賢能無累于明哉且后隗而至者禮之能如隗乎不能如隗是廣其途而自塞之也穀之動物尚矣以虛鼓為者未有能得實應者也其闇然哉

李冰李曰樂毅答燕王書語矣出師表不必言忠而忠之可想也非忠孝合倫際者亦不必言者讀之可想見其孝於子篤之讀者最且之大亦然此云所學者云樂毅於君子進地步也步

樂毅去燕說趙

蘇秦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辯而殺故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焉出間則即傳之以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

（此下叙所以事昭王之由）（樂毅報燕王書歸美惠王亦自表曲纔至足以飾前非而動燕志）（叙己之功極力鋪張然亦見他學力）

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

（公插寫）（又叙己之遇主）（兩書可幸無罪非詞雖謙而意雅矣）（及至棄群臣之日二語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至物死而遺）

（背之行也今以自取敗也）

法令順庶孽者（新主之君皆惠庶孽之亂昭王猶順之）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跡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即所謂棄義燕之故）臣聞古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蘇軾曰論者以燕惠王不肯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毅此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於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而圍之殘破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亦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於外當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矣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燕策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

不能用而使之去，以王為不肖，以燕以怨王之過，明為未厚，俱是相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用欲復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

君可罪之罪明顯其厚之非，以此是通篇大寡望有非四句，是說掩過為之意。擒起以未盡厚三字責之，后面逐段明其未厚之過。只把微出明怨一意辨難攻擊，則欲樂閒亦若不能逃其失厚之罪。

不以小不厚，亦以瀆寡人也，又復然可也

殊望也，即不累二字之意

說是此一句意，又發再三

無指論議更巧

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

燕王以不用樂閒致使入趙，其意今自不察掩，以書責罪咯見自罪，然其大旨存樂閒閒有責，若將為數樂閒發，怨予何以使閒無辭不怨也

冢人之愚意也歟以書謁之。與閒成然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方以五百金壽人而即乘閒伐之燕王喜非人矣與閒諫不聽而去此殆智士燕王召之書辭徵婉似亦可感然早下不近人情亦五百金壽人之意也閒之終不反也宜矣

史品赤函卷之二 畢

史品赤函卷之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

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發憤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前言商周以德秦用力皆靡十餘世積數君而後一統可謂甚難漢獨五年而成帝業乃復甚易蓋由秦無尺土之封敗壞既極而漢為大聖受天命而興故難易頓殊耳然不明言其故使讀者自得之所以渾妙

首言以功封者所以致遠及宗廟社稷稍陵夷衰微起下子孫驕溢亡國之意

書曰一段言古諸侯統久長上法使然述千餘載與下無兢兢

初封

漢興一段言漢諸侯驕溢淫僻使百年之間只見存五侯雖法網少密亦是未篤于仁義奉上法也

罔亦二字頓挫餘爲結脈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周禮云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封爵之誓曰。使長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應劭云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言如帶厲國乃絕耳）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曰按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阿侯齊仁戴侯秘蒙谷陵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

言罕所以得尊寵者必由忠厚，被廢辱者亦由驕淫，是言見在以戒，亦當代得失之林也

也。（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道，得以自鏡當代之存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考要云：虞舜之子商均，禹封之於虞。少康時有虞思，至殷封遂，周封滿，並於陳，其後也。皋陶之後為英六二國，至周尚存。伯夷之後為申呂，至周復封為齊。柏翳與禹平水土，舜賜姓曰嬴，秦此所謂唐虞之侯伯也，歷三代或絕或續，其世足徵矣。

洋洋美德數語，籠禮之妙；係人情二句是禮之大綱，乃一篇骨子；以下至物有節文，正是緣情依性處。

體安以下五個為之，皆正是養其外以安其內，即下君子得其養意。

故大路數句，又是在名分上說，即下又好其辨意。

禮由人起以下，是荀卿之言，而載之漢朝禮儀，不相及矣。四字相應，九欵字相應，二。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言天地宰制萬物，役使群品，順四時而動，成有功，豈精人力營為哉，是美善盛大之德也）余至大行禮官，（主禮儀者，大行秦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以金飾也；錯衡文飾也）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越席結括草以為席）皮弁布裳，（以鹿子皮為弁，以布素為裳）朱絃洞越，（朱絲練絃也，越謂瑟底孔也）大羹玄酒，（大羹肉汁不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彫謂彫飾，敝謂）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言後之形飾皆是也）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

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譎。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按史遷禮書極力描寫宏大中自有一段儆御豪或議其於禮樂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作禮書述樂記作樂書其所發明多揣摩影響予謂此說非也遷所作傳紀多采掇內外傳國策漢紀但補綴聯合處自成一家豈亦謂其揣摩影響也今從刪以便記誦

兵械尤所重 用兵者必銷兵即兵至矣

以下言兵之

而行

此云音尚宮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故云望敵知吉凶，（正義曰凡兩軍相當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王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土，（一作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

和也商屬西方金主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主曲直故軍擾也徵屬南方火主煥怒故將急數怒也羽屬北方水主藏潤故兵弱少威也

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

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

按之意正指兵言兵也以不用兵為重與應前六律于兵械為兆重二

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偃兵於漢文武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平準書

錢盛　粟盛　馬盛　官職盛　此書言富盛是而武帝自為空虛真可嘆　衰之兆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萬今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如倉氏庫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

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給足之民從此匱竭從此耗物盛而衰之驗也因費甚于用兵　百姓巧法則衆于重犯法矣財略衰耗則棄兵略貨財矣廉恥稍削則衆乎先折義矣

徒以武斷於鄉曲豪富兼并之徒以威勢主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抏弊以巧法百姓耗敝故行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

恥。相矜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弘羊孔僅之屬）自此始也。

漢興之初，作業劇而財匱，未至石萬錢。至武帝時，人給家足，府庫大倉，充溢貫朽，陳腐蓄積，至是盛矣。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至是阡陌之間馬成群矣。人重犯法而行義，皆所謂盛也。然民驕溢，豪強武斷，宗室公卿僭上無度，于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

（此史公論夷傳　為原傳時出議　論於六藝首發其　載籍之意夫　傳伯夷先言由　光者開其有遜　讓之說也明其　不足信也）

（即光傳之發　以明後許由之　事猶借由光以　發明諸）

伯夷傳

全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二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僞字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子讓王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軼詩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此云軼詩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來按詩之文宗怨詩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

（點卞務光）（照前有其人）（此子無）

（自史公曰太史　敘伯夷傳文字　此篇也以求仁　得仁又何怨之　語及聞夫子稱）

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伯夷名允叔齊名致夷齊謚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真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楊升菴曰此言甚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我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恭異哉又曰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説是怨是司馬子長説翻不怨以為怨文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士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爽而不詭乎聖人可謂良史矣

史記　伯夷傳　三卷　十八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閑音）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即靳尚）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

史記　屈原傳　三卷　十九

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

陳仁子曰：孔子論三仁，蓋各得其本心者也。雖然以原較比干，均死也。比干之忠不免商王有殺諫臣之名；屈原之賢尚免懷王有殺宗臣之惡。當原被讒放逐，既不罹箕子囚奴之禍，又不忍效微子去國之心，行吟澤畔，欲為比干又不欲其主為下受惡，懷沙自投，清風烈烈，直與三子爭光，百世之上雖曰仁可也。太史公此傳可為千載知己。

史記

管晏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六親 父母兄弟妻子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 禮義廉恥 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

桓公逆下[illegible]因而予之而管仲制桓之伯業具現
善因者一
善因者二
善因者三
當時人不以為侈與上五不以字遙應遙其遂
亦見國若同
節儉力行句道衆
石父之言[illegible]而太史公擇載[illegible]有意焉此傳只賤越石父及御者二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也又太史公傳記一證也

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曹沫以匕首劫桓公，[illegible]侵地，桓公許之。）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illegible]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為據。）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有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illegible]）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正義曰：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芻息于塗側者，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飢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與此文少異。）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

[illegible]孰知生[illegible]所傳亦傳出知已事亦寫書[illegible]對己之少意
按石父之賢宜晏子之歎侍然況公欲相孔子晏實沮之石父豈其子孔子哉
好老嬰好老嬰係成全夫有個孫閉蔵八

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illegible]）於知己者。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略其國事甚大書所自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無升于世者皆不論也
時順救語即傳中所謂因而伐至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晏子之伏莊[illegible]直成禍不是也厭亦見執之才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索隱曰：皆管仲著書。）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是管仲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按左傳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莊公股而哭之，成禮而出。）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

（眉批）鮑叔輔桓有齊功不足奇而知人善下自是千古有容度

（眉批）晏子西力阻…使人懷叔牙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執蓋之婦，羞其夫為晏子之御，太史公亦願為之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就刑漢法，腐刑許贖，而平生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披婦哉。

附王世貞鮑叔牙贊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管仲初封子糾，射中桓公帶鉤，及桓公入齊，管仲請囚，叔牙而請釋其囚相之），知己之不如管仲，故卒為之下而不辭，知仲賢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者也（佐賢主知叔，立之舍是也，為尚父而不名），誰為之？叔為之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桓公為五伯之主，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晏嬰齊名仲，晏公平）明此而子西（之楚王欲傳孔子而用之，子西乃謂而撓之，仲沮止之）而為之君者亦庶哉。

（眉批）發老子孔子皆在本也太史公別孔子世家贊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僅之會其之妙而宮其妙孫申韓之學又在昔晏功利之下孔老子則中鄰之夜深與茲國語汪論大道則未貴老而道六經啟者未知深察也

（眉批）胡定曰遠周而見老聃蓋問禮也莊子乃謂孔子見聃而歸三日不談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之于道其猶醯雞與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是何異之之過也吾意莊周老聃之流欲借孔子以尊聃耳而何史遷亦甚信而述之耶朱子謂莊子才

老莊申韓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累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時則駕車而事，不遇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言其道不測）。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按索隱曰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乃著書）。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寓寄也，南華經亦有寓言篇名，寓言作人姓名使相）。

子人謂孔子明孔子之徒者過之而已依漁父盜跖胠篋庚桑楚皆為寓言隱名

此篇在其書說洋自恣以適已處截上敘其學下敘其事蹤跡見以自隱無名為務脫不得其要不隱于老子之言一句意

此語是寄詐於其人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孔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亢桑子王邵本作庚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離辭猶析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污瀆瀆污之平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又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史記　老莊申韓傳　三卷　二十六

可以其罪刑為之前矣以數其始知其不可以同安樂則去之時江湖如去地然大以君臣見于惡名何不預將載大名之下二句是知數存一敢深謀隱滅語

范蠡逃隱于此錄自擬其稱子將於是知浮究指而風口求名也

又變其名一句是知范蠡之數在隱姓名而去

陶朱公事蹟 此可以醒世

史記

范蠡事越王勾踐。索王劭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

史記　陶朱公事蹟　三卷

陶朱事亦奇甚。范蠡列在貨殖，滑本傳只載貨殖事，若伯越諸謀，蓋與越事相勝者，則附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殺人事，又附其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

史五　陶朱公事蹟　三卷　二十八

點見至此哉，父云聽其所為，不悟；莊生又云勿問所以，亦不悟，寫郎成貪耳。

此寫應莊生本意。

美莊生非素善陶朱公者哉，一旦以千金救，莊為其子所賣，竟為少子於死。說語曰大抵不

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病不宿云云者，言有如病不宿而死，此金收以還朱公，勿動也），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

極作勢莊生，其同時此蓋乎史遷特其辭，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者，吾不信也。

此見朱公長男愛金欺莊生處，以召殺弟之禍，果如朱公上文所料云。

寫見

「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云：虞夏商周，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者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駰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蘇林曰：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此其類也。）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

史五　陶朱公事蹟　三卷　二十九

大約莊生只是俠客，如郭解之流，非知道者，故有此舉動。

語當殺得此奇

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懽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

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作役一）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所惜吝前日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范蠡事越王句踐苦身戮力云云浮海出齊苦身戮力云云止於陶復約要父子云云三遷皆為苦身戮力故贊語亦云　附贊語于後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導之意）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一作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

吳起論險論功

（起學于曾子性貪而忍因欲立功媢自勉焉）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

如田文。

論功段與魏文侯時李克翟璜論同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相矣。乃相魏成。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乃謝之。

劉敬議都關中

劉敬本姓婁後劉高帝與自以和提賜姓劉

史記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致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

言漢不如周之盛德又比不得周

因秦地之固

因說扼要之便

劉敬之言得子房而決

此敬語出王念頓語

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
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
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
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
肮（肮喉嚨也）附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
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
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
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劉敬衣帛帛見衣褐褐見此其質任自然已超流俗之
表觀其勸都長安甚得王公設險守國之道第所云有
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凡都會皆然也寧可謂論成周
哉故謂長安雖亡乎秦何以二世謂洛陽易亡乎周何
以七百踰乎四海而朝宗京室可無版築矣四海而土
崩金湯晚矣故謂周之衰非其德薄而形勢弱也豈確

此言帝為匈奴困于平城解圍之後奉春君以漢公主請和

論哉當思德為本形勢為輔則宗社之所以泰山也漢
人論事每不純於道也類如此予尤疵敬之議以漢公
主厚賂冒頓也不惟為中國羞且開萬世和親之端或
曰此寬漢帝一時之急耳然歎主屈志事戎胃不云天
子有道守在四夷

相君之面五句汎面之使危背之使貴所謂以相人說也所云相法特引通說法而意重在成敗在決斷一語大意言楚漢分爭只憂亡秦今秦已亡而兩主皆窮無因正宜于此時決斷

楚人威振勇也而迫西山勇鬪漢王阻險智也而敗傷智困命懸李曰按信之蘋末其始木罌擒魏背水戰趙囊沙破楚以從其才果足轄兩主之命係楚漢之重何其智也其後繫爭跡單而攜滎兵出入械繫雒陽如措趾刖淮陰讒

蒯通說韓信

史記

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陳子會人見歎子蒯何何其羨也書今三分天下鼎足而看其將歸自固否即是天有意相漢見群臭未去特啟其疑而辟集既亡逃奔其黨即不然何至一人之為智意之相去遠也頌此數語便了然信心猶戰繩目書后疑淮陰

秦韓信來于盡潤見其由直矣却是一段議論

遇紀圖業

既語多稗於信說不用而佯狂為丞闖知已也太史公謂其類唯陰而淮陰臨亡淮陰重遇禍言與蒯子激耳

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以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秦王離圍張耳鉅鹿陳餘軍鉅鹿北自度兵少不敢前耳使張黶陳澤讓餘餘以五千兵使二人先嘗秦軍皆沒閒解耳疑餘殺之遂解餘將印收其兵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

究困之以懸乎世目之物歸士君翻其不受用封不為漢尋蠡雖世肆志之說非辭士也

核說者謂投机之會間不容髮信惟不用蒯通卒綠夷滅不然信勇不過項王矣方今漢平海内羽且稱前而以信武通之說雖一時之利害

誤矣夫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

不睹兵亡之大閒者也信之謝通知矣猶惜其有寺將念之之言觸孫基異日反漢之端云

知者二句應上說歟在乎決斷

說者取譬最人斯雖古此文在縱橫第一

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

貴三個時字言工時主不得時字相應

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

附王世貞淮陰博陸二侯引于此

信誅族光蠶更萬宇子一蛻光廢昏立明扶國邪于肘腋二人之功熟大矣一則以假王見猜

淮有大功臣二曰楚王信（韓信破齊自請為假齊王又疲楚封為楚王）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光（漢圖畫功臣以霍光為首為大將軍博陸侯而不名）夫滌秦燹魏滅楚究齊席卷天下之十九（信為漢高帝逐天下）鹿奋立明（霍光廢昌邑王迎立宣帝）誅姦取畔社安漢祚之四百項氏

韓延三族一則那乘遺殃先僅及身其戮希亦災事相當

山拔之威非信莫遏（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乎為信所遏）武壘土崩之勢舍光曷莫（武帝末財富民因勢安之）然而倩起躍是刑（請立假齊王帝不怨張良躡足附耳）禍萌驂乘（若發光制在背老光縣乘帝）韓既被五刑夷三宗霍僅及身妻子不免徙使鐘室之草歷千古而長毋（此言信夷族慘千古舍宜之）風車之轄飛南山而不返（此書僭光身遂）

（之腸）嗚呼惜哉

見以引大体忼慨起後咏趙同驂乘說盎顏帝馳峻阪諫卻愼夫人坐歷々証之皆根引大体忼慨一句來

一斥趙同得大体

袁盎議論引大体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為中郎常諫以毋推折南厲王上不听及厲王憤恨道死盎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袁盎常引大体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持節夾乘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盎曰。(一作誅)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

二諫馳下峻阪得大体

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袁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以近事斷之則其言易入也

三諫卻愼夫人坐得大体

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臨堂邊恐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騎衡倚衡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愼夫人坐。(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故得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

以評曰不得久居中見未世乎

日飲毋何是日飲酒自適而所飲毋多

一推遷不攖乃是氣岸之士非深知道者

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毋何若言無苛察也)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

按漢書作起說為是今文本多作說說非也

袁盎諫趙同袁正論也實則恐其害己成申屠嘉經士畜古也實則恨其慢己此平生秋作畢此輩

此篇文字直起書凡不可涉處者情

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此見二子有莫大之功)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此見嘉起身至微而自尊大便是不如矣)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

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

按太史公曰。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則盎之直言亦不足稱難事矣。後世論者多不足盎。予但觀其斥趙同爲刀鋸餘人。却慎夫人席。戒申屠嘉以聖主責愚相之語。未始非人情所難者。但其失在斬錯以謝天下耳。

魏其侯傳

史記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武安侯田蚡者生時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大中大夫封爲武安侯建元二年魏其爲丞相竇太后好黃老之言不喜魏其武安儒術二人皆以侯家居武安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日益橫建元六年蚡爲丞相益驕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夫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

兩人成驩處極防非篤

爾欲得好

殊非往意應前辭臣驕貴之狀令人可恨

恨相知晚也。(意前非將軍故魏其獨原過之)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仲孺灌夫字)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功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問生之服也)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

此卒飲極驩所謂嘻笑之怒甚製皆非也製字夫尚不悟乎

強力搭罵如兩見夫使酒者一

後籍福請田事大抵天欲禍人屢濟此不如意事然灌夫怒罵籍福而謾猿出顯耳

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之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此一段既伏灌夫禍根了)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

武安除小人本不得乃遂宗他事求以中之

此與上橫於潁川應

掘成大禍又在此屬此時灌夫態與武安有郄則魏其亦不必強之與俱矣所以一人危因于武安之手

見夫使酒者二

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應前灌夫橫于潁川)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上酒為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下席而膝半在席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

夫罵程不識正以洩前怒也且程李亦見重於當時而夫枝曰斬頭陷胸何知程李所以激武安之怒也禍不旋踵自取之耳

見夫使酒者三

到此酒席未闌可

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嬰孫也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李廣為東宮衛尉程不識為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何不為李將軍自留地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言死亡不避)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

鄭氏曰灌夫不得起為謝且起夫明怒驚觸稱夫不悅夫怒夫氣所得怒夫愈怒不肯謝武安即發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了上魏其倚灌夫灌夫亦倚魏其為

魏其不欲身灌夫依坐而匿同

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百官表云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為出資貨）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入為夫辭）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匿其家者，恐其家之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

史記　魏其侯傳　三百四十六

罪張本

武安盛毀灌夫恣橫即下面縣安因所言丞相亦云灌夫通姦猾一段是也

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辟倪兩宮閒，（音）（睨，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幸有變者，冀為大將立功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

此以前論其見亦是魏其意

挫辣下駒謂進退者不定也

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披，分也，折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服虔云駒馬加著轅，局趣促小之貌）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

史記　魏其侯傳　三百四十七

細人女子俚淺之言止欲得并肯的是第一文字

石建亦稍揖其宮分別兩人事故載之

狀韓安國長厚且小人而無忌

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藉，蹈藉也）令我百歲後，（我死後也）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謂帝不如石人長存也）不知所怒推今俗云人不此特帝在，即錄錄，（錄錄，猶鹿鹿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嬰，太后從兄子；蚡，太后同母弟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首鼠，一前一卻也）（漢書音義曰：禿翁，言無官位板授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云何不自謙退為可喜也）夫魏其毀君，君

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按化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欺魏其所）欺謾（不對為欺謾者也）繫都司空（索隱百官表云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主詔獄也）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天子身後詔曰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音肥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蜚語偽作飛揚之語）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太史公小論其言約而盡其情悽而切可為三子實錄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因病免。

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都亭，臨邛郭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

此亦公孫子虛賦之大旨為劉壯之談

至是相如責其未得逞題橋之志

此与蘇秦相六國後過洛陽時事一律亦是醒世

所謂天子大悅亦是以琴心挑之者相如之品可知

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是時邛筰之君長（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筰縣皆屬越巂郡）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尚猶配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斥開也）。西至沫若水（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南至牂牁為徼（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通零關道（越巂有零關縣）。橋孫水（孫水入江作為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悅。

相如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

有所建明立純庇之善以自贖而刱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為苦其父母之邦乃復輕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汪虜也故肱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書記若曰傳其明與智也故非入也從于滑稽不然者不足稱也

欲叙威王之留而先以淫樂起宮此與伍舉諷諫楚莊王語同預讖言一也楚莊得之而爭霸者齊威得之而朝令長明賞罰退諸侯侵地則非所為亂於也

然而主之智愚異耳

傳作三隱者以大鳥喻而以朝諸縣令數翔於之中以穰田喻而以益齎數自解之於以飲酒喻而以長夜之飲為可以解紛

淳于髡傳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䐈，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

東坡云、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閭之會、男女雜坐、髡于斯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生平之嗜亦少衰矣、是以托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窺其極者、錄見叢小品、

司馬季主傳

史記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二人謂之聽其言。瞿然。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常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貲音】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客旅謂之賓 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而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且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式即栻也其形上員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卜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謂若卜之不祥則不收也卜吉而後敢有之】卜筮者掃除

聶政刺客傳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軹縣名，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俠古俠反，累力追反，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暢，閒集作觴也）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脆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麤糲之費（糲，粗米也），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禮記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此念仲子前日欲勤之恩，而思所以報之耳）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欲得其姓名而刺殺之）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莫能就者，不得以誠）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能其事也）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戰國策作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生得失則語泄也，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皮面，以刀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決出其眼睛也）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

聞人有刺殺相四句訣其俠特承來乃用仲子知吾弟一句斷之雖然之甚又繼以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後急起伏屍當時氣象

縣通出弟政八事有是弟有是姊

政猶春秋聞刺客常事叙若姊則尤奇政叙次其事令人旗劍千數千年之下猶若歎吁者鄉使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知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須知此解得見此文之妙

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史函　刺客傳　三卷　六十二

[illegible]

史記

刺客荊軻傳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

史函　刺客荊軻傳　三卷　六十三

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

以下敘請樊將
軍首事證臣
樊將軍窮困旬
者而見不見太
子之心事
獻激樊將軍故
先以父母宗族
皆為戮動之然
後他大息歎將
之旬傍然何待
激哉
欲難得請人一
頭其激語如是

不害人不利者
而伏劍也
荊函於期首以
為見秦之媒是
顯仇未報而秦
仇報也此義士
之淚痛嗚呼善
於丹前以獻於
秦勢亦不得為
政子所難等耶

[illegible]
報太子厚數
其客計窮劫秦
之謀意豈得已
哉夫韓趙為滅
盡而及燕燕丹
不舉此謀秦王
豈肯存燕乎而
議者以桃[illegible]遂
稍欲之則欲四
千年適好之奇
於遺荊軻劫秦
而歎耶

[illegible]臨王案黃金
嘗以推天下賢
若而齊之仇以
報此丹所當法
也不法先王而
欲仍仲子不太
所以說既荊軻
之刺術又輕人
之下者
荊軻不遠聶政
之若聶政之待
仲子也以百金
報卿則恐千乘
哉女之聞矣

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已死明
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
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
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
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
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
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
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
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

史記　刺客荊軻傳　三卷　六十六

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
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
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
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
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
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
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
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
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

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
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
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
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
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
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
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
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
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

史記　刺客荊軻傳　三卷　六十七

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
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
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
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
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
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
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
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

欲文野曰荊卿所待竟不知何許人然觀左燃荊而欲待入手千里之外懸六無濟至以舞陽為副則甚不若存政之挾狗獄劍至韓之為愈也

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刺客傳知荊卿歌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只此時慨士生色

孫文野曰方其圖尺匕露之時正可以行辭導諫之而乃欲為扼袖揕胸之謀何其迂遠也況秦王之豪健乃以[illegible]之說而得之又何可[illegible]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

四惶字三卒字寫一時倉卒之變始盡

[illegible]

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

[illegible]

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

高漸離如舊段之詞皆天生奇絕事故附之以為曲終之奏

到此敘高漸離變名姓事及筑朴秦皇帝事了荊首發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一段案

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既為庸保常長主人听其約束故曰畏約）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

三淳注意在殊荊軻

王維楨曰傳內載魯句踐高漸離田光樊於期秦舞夏無且足入入安罪先者蔵有脉絡不可缺一

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角以馬屎燻之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藤濂曰：秦之暴也，荊卿以匕首擿之而不中；漸離以筑朴

之而不中。人皆以為秦未亡也，不知秦亡之速者以不中也。蓋使始皇斃於一中，而遂燕人快快之懷，就殯于斯，輦衰于斯，則喪柩何繇而秘，高斯何繇而謀。蘇襲位，為恬矯正，為據其仁慈，亦足以保護國脉於不墜，豈以扶蘇之賢，不能善前烈哉。惟不中於秦廷，而暴崩於沙丘，高斯緣是肆其謀，胡亥緣是竊其祚，以蘇讎燕並踩其屋。卒之徒為赤帝子驅除焉。則彼之不中者，特延一時之命以成其祇甚耳。蓋天之亡秦，兆於此也，豈必沛公入關而後曰亡秦哉。

凌約言曰：叙荊軻傳，歷歷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毫髮遺恨

循吏西門豹傳 亦奇偉不可不讀

史記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娶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而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西門豹欲上為）

（河伯娶婦之例然小民易惑以禍福使投以令止之則民……）

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首為筆言持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云。

括地志云。按横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

頭注：
不有搖言則不耕嫁盡民心故以不為河伯取
婦則水來漂沒其人民若是為搖言以恐民
凡長吏不可無此風裁從困積弊死積弊不革何以為民上
投大巫嫗者一
投弟子者二
凡投弟子者三
又投三老者四
又欲投廷掾者五

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
曾孫襄王與群臣飲祝曰今吾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
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賦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
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
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
引漳水以溉鄴也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
前史起灌其後也

酷吏張湯傳 畧

張湯杜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習律令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謂不報謝其請謁也 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沒謂內心不合為沒也 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亭平也均也平疑事也 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正義曰按以廷尉律令書之於版 著之為正以明決平之明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

用淳疑法即奏事所治即上意所案即下戶羸微如此段

作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之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師古云湯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此雖律文合致此罪所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情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

湯自為剝陳而與上以寬釋正是他弁文処　與上所欲釋者亦争之故死是文深意忌處　承上指是詐而巧詆舞文見淳

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決獄亦為所排難也。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

每朝奏事天子為忘食則其言必多可喜太文深意忌與

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此罰今人用之若隱不稅有告者半與之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時丞相莊青翟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後朱買臣王朝邊通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為書謝言，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也

然史公詩不多而意深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使詩大綱從刑嚴爲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爲數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少頃之快語執不浮不然非与酷吏也

酷吏傳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民吏避於君）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此老子道德之語）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破觚二句謂去嚴刑而）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不在嚴酷在道德）

余讀酷吏傳諸所列錄吏民蓋不減洪水之災与秦皆一間耳而諸酷吏十餘人推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族而他吏皆尸今

酷吏傳贊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人主與上下人主上下也）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廉者謂郅都杜周有子顯趙禹貴汙者謂王溫舒等）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咸（推咸謂推成從河）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言其暴之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謂以朴擊人責以死請求）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此史可不戒乎前引孔子老氏業端見上德篤刑酷吏必不可爲矣而贊語又表著酷吏之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而首尾相應不露于詞割

權德輿曰郅都爲中郎將活賈姬爲濟南守誅豪猾爲中尉宗室歛手爲雁門匈奴不敢近邊然且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堅剛真純終始若一一坐臨江之獄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也子長首冠酷吏豈善善惡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体又何補焉

游俠傳序

此篇為班孟堅所謂退處士而進奸雄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此游俠本旨 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困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不見游俠不可無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此即上皆其詞旨忿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

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奇文蔚起而立論處則有激乎其言之也

史記　游俠傳序

此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縱橫變化莫知其端與游俠並千古之絕矣

貨殖傳 (讀此傳勝於看雜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輓即挽)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纑山中紵可以為布)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連鉛之未鍊者) 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碣石二山名)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若圍棊之置) 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錢也 九府皆掌財幣之官)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

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范蠡之師) 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知物知時所用之物) 二者形則萬貨之

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太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敘[illegible]以示次
結鎖上
此傳特于敘事中著精神
敘關中土産風俗

至用谷量馬牛。（滿谷則不復數）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訾不可量）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

史記　貨殖傳　三卷　六十六

巴蜀近邊風
隴西土

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重，逐拱反）（重厚民亦重 雖石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隙者，關中地，隴蜀之間要路也，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褒斜道狹，其道有若車轂之湊）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敘三河土産風俗
敘趙內土俗處續條横俠包括字字指數層層辭路其文尤妙
敘楊平土産風俗

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要求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平王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掾同此例。此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懻音冀，忮宜青）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

史記　貨殖傳　三卷　六十七

敘溫軹土産風俗
敘邯鄲與趙上産風俗
留兆傳一字不肯稍存蹈此等
文字須從運用
[illegible]

不均，（羯羠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溫軹二縣名）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椎殺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秦拔衛濮陽，徙其名在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

之間一都會也。（渤海碣石）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士農商工賈）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

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音秋音閭 徐僮取慮二縣）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

俗則齊。（朐繒二縣言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楚考烈王自陳）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都壽春號之曰郢言郢之後徙壽春）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謂辭賦之類）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

謂人說道廊廟之富與巖穴之士豈皆有所見也子人不可枝節可以徐思而不可以俳諭聖意足久久更富而不有理夫為廉者必貧書生常語也此謂廉能自保則歷願任是其富也婦當人積庫着利不

爭求多患于人而殺利自集其得亦不可幹也

司馬遷極知節不本情實欲歷姐歷冥佚以為未足也亂歷舍世間死生利害味味不脩而中不有精意陰諂許所叙却似諢謂人讀之不覺

生。（呰音子，窳音庾，弱也，病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謂索盡）終不餘

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此不欲以遠比居之。）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書不仕之人自有田園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萬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蹄角千，（百六十七頭）千足羊，澤中千足彘，（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以斤兩為計）

山居千章之材。（章，大材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為鍾。）若千畝卮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言少有錢則鬬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既饒足則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

家貧親老七句剔出巖穴奇士之行四句正点史公自通之意

太史公雖貨殖而羞貧賤何足羞也鄙世有嫌既好奇之士雖不善治生其人雖倜儻知大節即假寒終世界能者猶有取焉此書若作敍財為若用以百計以千万計太史公誠不無欵惟發憤笔力自高

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穴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户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酤酒千瓮）醯醬千瓨，（瓨長頸罌大罌缶）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長總千丈積數）木千章，竹竿萬个，（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軺音遥小車也）牛車千兩，（車一乘為一兩）木器髤者千枚，（髤音休漆也）銅器千鈞，（三十斤為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素木素器也百二十斤為石）馬蹄躈千，（躈作噭口也蹄與口共千則如二百匹）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古者無空手遊日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鮐音胎海魚也鮆音薺刀魚也）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言雜惡業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畧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此市肆簿一経太史之筆便是絶好文字

貪賈賈不肯當受致失時故三之廉賈賃出如糞土故五之蓋貪賈知取而不知予廉賈知取予夫以予為取則其為利也大

史記　貨殖傳　三卷　九二

卓氏之富

程鄭之富

叙孔氏之富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縣名）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芋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言孔氏連車騎游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給公子之費勝於纖嗇吝惜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

叙曹邴氏以吝致富又李而雖利之即商吾子爲人之旨足使人疑

叙邴氏之富

叙刀閒之富又倚之変

史記　貨殖傳　三卷　九三

叙師史之富識字非識者下轉轂百數當是錢行磨䩡之謂

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名人）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叙任氏之富尤得人棄我取之法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

叙橋姚之富

貨殖傳如所云貸子錢息十倍甚無足當而太汗汗置咏為斯亦太史公之適然非此公筆力恐杜撰不得徒累矣耳

非理無損害是卜拆理識未就

（謂買物必取貴善者不爭賤賈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斥塞開塞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橋姚人姓名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

此隨時俯仰行於相似然不害可曉第必非雅理耳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弄法犯姦而富（弄法犯奸乃是奸徒不法者），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太史公謂富者必用奇勝故而歷叙數事要見其詐多亦太史公說異一世謂當時致富者率屠人賤行之為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削洒），

而以好事惡業鄙之耶累累作作不捨一物此傳是太史公筆力獨冠古今故録其全文

（治刀劍名謂磨刀以水洗之）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胃脯即和五味而脯之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誠一即專業者）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按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王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

五帝本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尚，上也。言久遠也。）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以二書非經，故或不傳學也。）余嘗西至空峒，（空峒山名。）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即帝德、帝繫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尚書獨載堯以來，而史記所據者五帝德、帝繫姓。要在學者博聞深思，精擇而慎取之耳。故以黃帝著為本紀首，則顓頊、高辛在其中。

項羽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繆哉。

一傳霸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聞，贊自佚宕。

王世貞贊：力拔山。氣蓋世。喑嗚叱，萬馬辟。目重瞳。劍如紅。提一旅，傍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列九宇。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句疑之；從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絶命於大江之濱。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羌恨群衆而自屈其力。噫嘻。

吳太伯系伯而泰伯有至德故太史公述孔子之言而表章之延陵季子亦無愧太伯者故太史公聞以一語曰慕義無窮蓋尚之也

吳世家贊

太史公曰。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以國讓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論泰伯之德而繼以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言不愧乃祖也見微而知清濁以所使諸國事言見微一事知興衰也知清濁一事觀於周樂也末句繳東見微知清濁句

予謂斷斷即閒閒之意　亂者一　亂者二　亂者三

魯世家贊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閒斷斷如也。（漢書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讓其所不當讓則讓亦爭也老少相讓幾於爭矣孔子一知魯道之將微歎之太史公觀慶父叔牙之亂以揖讓相尚而君臣之閒至反戾若是故又歎之

以泱泱句起論齊之盛以太公桓公並舉大字奇絕更精緻可愛末收拌一語不讀結力

齊太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一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霸。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自泰山云云知其天性也齊之地廣人衆得天下十二之勢數語盡之矣以太公之聖建國本云云不亦宜乎言霸必有大國也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再繳上意益命意如此

先而仁字後一段字見仁者必有後姬姓後亡惟燕召公其區宇所謂起藏身者於是可觀所養矣論國不必強也

燕召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措交錯也）崎嶇彊國之閒。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按七國秦則呂楚則黃三晉田齊皆以大夫篡獨燕為召公之澤遠矣丹懷小忿欲犯虎秦不聽鞠武而受田光卒使荊卿為賊挑怨速禍致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論者猶或賢之過矣

太史公自而贊孔氏之何言哉史記列孔子于世家置老子于列傳其見卑矣允爲老後六經亦諸國之論將以明學道退處士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鄕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方讚之初、孔子尚未有封號、而史公遂知其必有褒崇之典、遂爲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世其家、有德者以德世其家、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至今存、而世家之久、莫過孔子、誰謂太史公不知孔子哉、

楚靈吳棄疾亦言亡之鑒太史作贊多喜深而語之聯重各八字爲言不及耳

楚世家贊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愼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贊意言恃勢而亡也、觀勢之於人可不愼句可知、意謂楚國天下莫強、爲楚靈以驕、棄疾以淫、皆以操行不得

信陵與魏王西田秦有鄭地竹徑雖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及秦之攻梁果引河溝灌之竟不出信陵所料
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子謂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正

幾再亡國也

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按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蠶食其地、使與魏國中絕、信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上黨、往來豈專爲韓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謀既不用、又以竊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既有詩意
史公凡作傳皆自發抒其情懷

外戚世家贊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楚元王世家贊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漢書以楚元王傳與荊燕吳並列，而以趙王遂與高祖五子同傳。蓋楚元王，高祖之弟；而趙王，高祖之子也。史遷世家只序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與申公事相類，有賢不用，卒徂大戮，均可為世戒也。

楚元王世家

吳王濞贊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省，減也。謂父仲被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耶？

此贊有惜錯意，有快盎意。竊謂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還泰山。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於是，而齊魯卒為

吳王濞贊

望國。太史公之論，豈其然哉？

淮南衡山王贊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論淮南衡山之叛，而及荊楚輕悍之習，蓋太史公別有一種奇思，不可及。

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刀筆所以削書）録録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世家贊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見參只是傍淮陰以成名也參不可貶而淮陰獨可貶乎此太史公微意）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蕭何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哉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之寬故怡然自安於下非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休息無為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留侯世家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好黃老之術乃平智謀之本而智謀兩字斷盡平一生

絳侯周勃世家贊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不學古人）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等）終以窮困悲夫

孟嘗君列傳贊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凌約言曰此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観其初說父曰門下不見一賢者則養客之心已萌矣既而食客數千不擇而賢善遇之是以雞鳴狗盜之流卒頼其力以脱虎口之危而魏子之自剄宮中馮驩之伏其封邑皆食客之效也雖不無背文而去者而又卒遇之如故非其天性然乎太史公謂其好客自喜而名不虛其以是夫

信陵君贊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絶也

過大梁而求問夷門者慕其人也言公子接巖穴隱者如毛薛諸人皆隱而賢者也不耻下交豈無謂哉豈與諸公子喜士而無所擇者比也此所以名冠諸侯歟漢時猶聞其賢而令人奉祀不絶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按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范雎蔡澤贊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白起王翦贊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此贊與孫吳傳贊同一機軸同一文法可以參看究竟只是一揚一抑蓋太史公贊語之綱而才識高遠處卓不可及

孫子吳起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薄少恩亡其軀。悲夫。

太史公作贊一言一鍼砭只知孫吳贊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一句便折得孫吳心服

伍員贊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郁離子曰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為報其父兄之讐而已及其入郢而鞭平王屍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況其身不知止也

而信其言非信也也特底功耳人將何以堪之以寡恩刻薄少恩

商君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中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於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强且無患歎雖以其身覆而秦綴以興韓則托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

樗里子秦惠王之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按甘羅年十二說趙割五城與秦以廣河間

樗里子甘茂甘羅贊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為彊齊楚所重也甘羅甘茂之孫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列傳贊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

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此以貴極富溢為戒也言親而有功且不免於許死況羈旅之臣乎子義曰人主之子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寵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余乎文字一唱三嘆處相類

蒙恬列傳贊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淮陰侯傳贊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而滅宗族不亦宜乎

太史公作贊類以一兩語隱括鄭重此贊在傳外直補所不足真老手也

張耳陳餘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羅大經云陳餘張耳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千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甚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忿小恥亦餘兩人之別哉

魏豹彭越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三人極苦心 入欒布傳寫自 第一段胸臆 入云不自重其死 今說

劉敬叔孫通列傳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劉敬初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說高帝都關中定萬世之安是矣遂撫夷情遷徙強宗亦其智哉獨於和親之端為萬世恥耳

季布欒布列傳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此贊妙甚精神全在彼誠知所處句前後議論有根著

蘇秦列傳

三人謂秦代厲也 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以此 …… 太史公筆 …… 後來矣哉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列傳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魯仲連鄒陽列傳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柳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太史公魯連鄒陽同傳恐擬非其倫連天下士也豈鄒陽比而並列之豈有感於陽之所遇與己同哉然陽文詞奇古使得行其說則事功亦必有可觀

引證多兵家之言也當備合也事兵當陣張左右翼擊其不備則奇正合故戰也處女脫兔語出孫子九地篇乃太史公所謂見弱于敵而後戰同志

田單傳贊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耶。

瑕釁謂因諸侯有隙釁則思心 而勇除也 責李斯極當

李斯傳贊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此贊意凡四轉而語奇絕 太史公以屈賈同傳蓋捉悼志不之未逢壽命

屈原賈誼贊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去也以不所棄而讀事之狀以執之天二子之在古而縣何如哉

余讀賈大傅賦云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讀太史公贊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噫嘻若二公者可謂不知原矣原之可過者不忍見宗國之傾危狥鄭以死為過耳善乎蘇子由曰柳下惠三黜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此為通論

廣之[illegible]射奇而忠信見誚于身後夫何恨哉
說李不能言但以其寔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
不言收上口不能道辭成蹊收忠實心句

李將軍傳贊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弛界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然虜亦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卒至于敗衂寢罷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武將而交結士大夫今之通弊不然削職去矣
衛青武人乃有此見識

衛霍傳贊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 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君之患臣若此 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軍霍去病門無賓客亦稱名將

太史公於戚觀之家尤深情況朝父不救腐刑中來

汲鄭列傳贊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邽音圭縣名 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亦太史公有感之言暗傷李陵事也
士争言其惡只是不遇時若終身窮路終身害哉

平津侯主父列傳贊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漢武之時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子長於舒則傳儒林於弘則與主父偃同傳至贊一則以其通顯為遇時幸之也一則以其立乎惡俗達則交譽之敗則爭毀之毀譽因乎時而悲之悲之者悲其不幸也而非以弘之賢能過於偃也公孫弘本不得於漢時士論子長之於書法亦嚴矣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云云張湯用峻文云云又以弘與湯並傳其不滿於弘者又如此

東越列傳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匈奴列傳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

按此大意不滿當時以為順從君之欲則其中有雖言者矣引定哀已淺托堯禹尤淺武帝之建立如此猶謂將不得人則後無將矣將相非帝所患也帝蓋自為將相者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即此類也　壯哉主遷以史官世其家揚名後世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然談之死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封泰山為恨而遷述之直過之不知封禪之非邪

此句為下易詩書之綱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謂綴集之也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志林云改曆于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群臣之主故曰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

太史公因先言正易傳繼春秋數語又見春秋之本意尊六經之意漢書自任之意至設問起只提君子之春秋可見

易十字法　禮五字法　書六字法　詩十四字法

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樂五字法　春秋五字法

文提指約峰重聚散

易緯不知春秋五大諱可畏世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字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仁義之本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篡死罪之名四字奇法使奇健

其心實善為之特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如遭府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

受性神入此段結四句最妙

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為臣所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史遷自以為史記繼獲麟故托春秋以明己志罷亦罔至序好

後世乃以為謗史真聘子語

主意在此了乃文至此處索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應辭也），否否（不通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款叩也皆叩塞門無不服從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

緯語

漢而欲述字即述而不作之意蓋照以孔子自明

呂覽當國時作也而云遷蜀說難入秦時作也而云因秦古人敘其意不泥其辭類如此

係約之士意有所不遂故感詠為詩或著為書以傳來世如孔

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

子史王是也屈原諸人人品不齊而事有先後要皆發難繼書文采備見表見者也象卻至祥至漢武再見故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還之自註六重矣

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黃帝始。

按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等傳皆自撰，故皆妙絕。如諸世家只錄左氏戰國策等文，不過載舊語而略增損耳

異叙大略本秦楚月表潤色而成之考文極爲而論亦正大當是諸叙之冠

德力句結上三段德字總結虞夏殷周力字專結秦

賈誼過秦論累千百言而不足班固異姓諸侯王表治以數語而有餘秦之興亡得失故瞭然矣

上然漢字乃字見得天下之難此五載字又見得天下之易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西漢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古禪字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之於天知已合天心不也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古契字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言秦之初大起于襄公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章著也孝昭嚴。嚴謂莊襄王漢時避明帝諱以莊為嚴稍蠶食六國。謂吞滅之如蠶食葉也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古艱字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箝語謂拑閉士人之口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虞度也意所不度謂之不虞適戍彊於五伯。謫戍陳勝吳廣閭閻偪於戎狄。陳勝閭閻之屬言其偪甚于戎狄也響應憯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禁謂墮城銷刃箝語燒書之屬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初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五年誅籍乃以年紀焉

班固表謂十餘年間。適戍彊於五霸。閭閻偪于戎狄。而不推本始。余謂張子房狙擊始皇。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開漢室之緒。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此言周得封建列侯為之相維弱不亡

此言秦不封建無藩翼之衛二世而亡

諸侯王表　　西漢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作，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于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乎阸陿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于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

王莽一生奸計，一一道破，仍以王莽傳贊參看，更無餘說。

行文亦有武帝，亦從入哀平是文章血脈處也，人必直接哀平說去，便多味，加此數語許真春容。

考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漢時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余讀孟堅諸侯王表，喟然嘆曰：諸侯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屯否之世，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非威驟而全肅之也。三代之世，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驟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文、武王者間之，而後亡。無道未如桀紂，若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迭丁其時而間之，亦不亡。衍世諸侯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間，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若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此大周秦與漢之所以異也哉。

前七人文字須挨於文法錯綜，若如此贊不然，蒯伍與江息夫，是卸敘江息夫，與下數子並是孟堅長巧手段。

此贊曲盡利口覆敗之迹，故前句提明，後從詳書說來，於中插入此三句，便文勢便游。

江充以巫蠱殺戾太子，而平以抵罪屠殊；息夫躬以祝詛誣東平王，而平坐祝詛以死，時謂天道不好還。此數字兩上。

蒯伍江息夫傳贊　西漢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按起句是蒯通罪案，司馬遷云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蓋誠惡之也。復引伍被當誅，以見蒯通之幸尤妙。

史記謂嫁庸奴其夫亡其夫去抵父客史稍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

即此仍見陳餘不及張耳

欲兩人勸陳勿王而遣立六國后以益秦之敵此首事善計

為涉不之所爭之為趙為燕者跡自立而天下由此遂解涉之不能成帝業以此

讀史記知其豪傑下有及地形三字此耳餘所以說趙地之志

張耳陳餘初說陳說趙　西漢

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曰必欲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當為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

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游。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監門卒之賤者□以自隱）。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攝謂引持之）。吏去，耳數之（數責也）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上謁上名也）。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言奮其威），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暴。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相知也），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

秦之亂形矣今天下豈足而立而無敢首亂其鋒者陳涉以匹夫不顧萬死一王之計說然首倡自是豪傑蜂起卒以亡秦亦天意也

抑此台號武信君自中已無陳王矣

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白馬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吏到其家人人數出穀以其頭數），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守城，莫肯下，乃引兵東進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

按陳涉既不聽耳餘之言，又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宜其說武信君之自立也。武信卒背陳而王趙地，有以耳。

首言蓄實是一篇大旨与末積貯若天下之大命相照

自漢以來奏事或作上疏傷雅經理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論最是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現礼遜舒之緩獄谷永之

陳仙理既切至詞亦通暢可謂深大體矣

爵子言賣爵級又賣子也阽危欲墜之意

以既主意承結在積貯一句上

鬻問疑人之通鄒師子曰道欲貨食致民渊欲以家致歉林欲

賈誼論積貯 見食貨志

西漢

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背本趨末誼說上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以勸百姓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靡散也蹶步蹈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亦然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穰豐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以六致絕相致是故事勢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事乎賈子之言曰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其知言哉

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按食貨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

來故賈誼說上 云

史品赤函卷之三 畢

史函 賈誼論…… 三卷

史品赤函卷之四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上書 西漢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黶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

以蓋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深識事勢，議論剴切，筆力老健。至吳楚之反而說始驗，主父偃之出而策始行，信乎其通達國體也。

賈誼陳政事疏

只錄四段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

為之祟
[illegible]之累耶

天子而假以諸侯後世豈能有如此者然漢去古未遠故人臣無忌諱如此

按誼歷叙數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盛德孰能容之

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之資藉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

非親角材言無材以服其心應上高祖与諸公併起數句非身封王言無王以持其心應上高祖割膏腴之地數句　一轉妙

誼以文帝于疏者猶可諉復言其親者益親者亦恃為亂明信愈不以疏也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渥厚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挍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可託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疏故反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自以為皆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

[illegible]江濟陰淮[illegible]

吳時梁王劉武[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劉[illegible]言[illegible]駁

總收上文親疏

二段異姓指韓

彭黥韓言同姓

指淮南王濟北

可

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illegible]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不軌謂不循[illegible][illegible]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illegible]）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illegible]之[illegible]旨也）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也）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徵證驗也）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

此言斤斧亦只[illegible]處[illegible]之法

[illegible]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也孔子時人）而芒刃不頓者（芒刃謂刃之利如芒也）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解節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illegible]）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倚依也）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精兵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綰最弱，故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則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

廢六國兼天下。(廢謂投而取之) 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也 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也)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逐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謂割取之也 寢謂陵上之寢也) 搴兩廟之器、(搴取也 兩廟高祖惠帝廟也)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白晝白日也 剽劫也) 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 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言其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 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言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為急)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恬安也) 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至于風俗大敗則安然不以為意)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筆所以削書札 筐篋所以盛書)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植建也 僵仆也) 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虚。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經常也) 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衆信其為忠信也) 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持循執持而順行之)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 楫所以刺船)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廉側隅也 級等也) 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一官之長也) 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喩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此二句結上生下是文章大關鍵處

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芻所飼之草也。齒謂審其齒歲也。〕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迫近也〕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罪決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

文至此事獨異論天下有關係處此為於大体而說得十分痛快此為用韻淺說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履中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編次列也。司寇主刑罰之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損辱之哉！

此即犬馬彘讎之遺意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漆其面所以易貌，吞炭所以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五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奊音謑。奊詬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乎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粹猶聚也，言其在群下〕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

此篇只是刑不至大夫一句意古者大臣以下乃復參此意而中間之有許多曲折許多波瀾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方曰簠，圓曰簋，所以盛飯者也〕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廢事也。軟弱也〕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譴責也。呵問也〕聞譴呵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

請皋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下之敘文法歷下錯落可誦

按左傳晏子之言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賈誼此法

賈大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蓍龜也。其辭覈而開健，而飫

鼂錯論貴粟（見食貨志中）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

說貨財珠玉之利

此段歷寫田夫身勤艱苦之狀，可作重農又可憫農篇

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于奸富之家矣。斯貨殖傳之所以作也。晁錯云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能不悲乎。

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

開收上等有功，又承塞下之粟多一句，正應上[illegible]

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于富國強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底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鼂錯言兵事

西漢

錯言隴西之勝

此言隴西擊破匈奴而結以安邊在良將

是綜要之論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文帝時匈奴數侵盜上發兵禦之錯上書云云帝嘉之賜璽書寵答之），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天子），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

此段又是一意一曰得地形三句是大綱兵法句以下重在兵之王字晴發此意

二不當一等字文勢錯綜諸此將相抵老泉制勝之說而已

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沒也），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之水也）丘阜（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蓲也葦葭也蕭蒿也），草木蒙蘢，

此二六節言得地形

此節言卒服習

此節言器用利

將兵法云將不知兵以主與敵今時之通弊非將將少文此則而另為將謂全放六被有故而推救之何異驅市人而使之戰今法有

枝葉茂接（蒙蘢覆蔽之貌），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金所以止衆鼓所以進衆），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

切李師範取之兵耳

此段又是一意以蠻夷攻蠻夷一篇主意亦王之遇出于篤全放發此

此論匈奴長技

此論中國長技

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易平也）。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同類共相扶持攻擊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以彼攻彼我皆負之）。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易亦平也），輕車突騎（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

此以下又將秦言勝不可必以求萬全之意正是為發降胡義渠而設

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材官騎射之官也。騶發，言射者其工妙也。矢道同的，矢之中同一的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卬之間耳。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跌不可復起。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

令降胡以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也至此方露出主意 以兩軍相為表裏四句收拾上面許多意思

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財與裁同

唐荊川曰：錯言兵事諸書，深究利害，不當以辭目之。

言修身于內成名于外正是終于宗而樂于天子之庭相反故下云至秦則不然所以明其不然也有許多含蓄在

賈山至言　西漢

秦以窮奢極欲陷于危亡而不自知。文帝恭儉慈仁，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為政事而與之馳射獵，則任幸進而傷政瀆其賞，秦之失有了，雖未止，忠臣防微之論，借秦為喻也。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韋帶，以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疲于役使。赭衣半道，群盜滿山，赭衣，罪人之服也。言被罪者衆也。盜賊依山以為阻，故云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恐懼。視有異志也，傾耳，樂禍亂也。

此之罪秦者一都縣二阡陌三長城四焚書坑儒是則然矣然余以為秦之罪在此修身者庶供億戢勞草當其民以修身思而不在郡縣在厚斂而不在阡陌在于長城在于驪山馳道之工

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阿房，殿名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瀕，水涯也。謂緣海之邊也。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以鐵椎築之。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illegible]與墩 [illegible]諫 [illegible]以史為 師微方士求蓬 萊之神仙而不 有奇秘藏之書 [illegible]欺誘之術也

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空曠也。廢也。言為重役，廢時月積年歲也。）下徹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雄曰翡，雌曰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此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

因之磽者抑從 君言不聽也止 寧分三段自此 至善養士是一 段雷霆之所擊 至社稷危矣是 一段古者聖王 之制至興不聽 也是一段是欲 務君容言納諫

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

[illegible]曾[illegible]到至不盡

開道而求和 顏而受士猶不 敢自盡真說得 痛切陵遣公字 處宗顯悟以 防過補累跗規 而取賈山開陽 之論而賢真異

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存箴戒者也。）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以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酳謂食已而蕩口也，少少飲。）祝饐在前，祝鯁在後，（饐，古噎字，食不下也。老人好饐，以祝之故為備。）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視讀曰示。）立

代同軌

皆者秦政以下 至引詩此之謂 也中分四段自 此至適其欲也 是一段自周蓋 千八百以至弗 也是一段自 三帝東巡至

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什一謂十分之中公之稅；籍謂借民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

…美是 一身何奈黃帝 思以也中主此 之謂也是一段 作承上文言秦 不行古先王之 道為民自來惡 自滔所以致敗

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仇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殘也虡猛獸之謂神獸之樹飾為此獸名）篩土築阿房之宮（篩音師竹篩為之）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以下皆與先王 相反所以不聞 其過致敗也與 上古前聖王之 時相隔

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于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

…多 …所章 耳言上文言古 之人君有禮臣 下今舉賢良方 正于庭而与之 馳騁弋獵是竭 不敢來見有虧 大意諸

此段叙述古人 君以禮待臣至

譖也（此大雅桑柔之篇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俱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不見信受則屏退也）對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篇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以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心貰度命不為禮飾）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其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已棺謂之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納為技除廢 臣下感恩 而功業不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為廉潔精白以）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

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不事二算。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一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脩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媟狎）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賢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與伍開章謀反）章下詰責。（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山諫帝止獵一事。虎頭鼠尾。誦秦弊甚悉。譚漢事甚詳。末路又開一路。非所以陳善閉邪。不得為醇儒也。以此

張侗初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縱橫。與梅福上書意格頗同

（眉批）臣竊悼之曰以上竊憂之重致其咨嗟痛惜之意以警悟人主

（眉批）曰此欲文帝以恭老養賢之事仰唯陛下所幸句非所以累人主

（眉批）然數十年只以此六句括眾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丹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故白虹為之貫日也王劭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白蝕昴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詳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人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眉批：經忠無不報二句一篇主意其者荊軻一段是一頭昔卞和獻至以下分作十段看臣聞盛飾入朝者至未結歸已意以終上十段是一尾一篇內每一段引一結束即以是以字故字接之斷而不斷一氣)

[illegible]只七 [illegible]以方以格 [illegible]王然不 [illegible]持[illegible]由 余子臧以見例 上[illegible]未[illegible]晉蔡 無出此句由余 是藏為倘今人 所患古人文字 正不如此拘

[illegible]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鑠銷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積毀銷骨也言人積久讒毀則父兄有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並觀言無偏也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

史記　獄中上梁王書　十

梜伐蒲之役寺 人披斬文公之 衣袪后文公返 國披請見文公 釋其怨而見之 遂見呂郤之難 而霸伯

正用今人主者 三亦即上文三 引頸大王意 人言士必為用 之必有以報

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紂剖孕婦觀其胎產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懃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敖三得相不喜知其財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仲[illegible]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

[illegible]者故曲 承句一段且申 已意有不足之 青 元以隋珠夜璧 枯木朽株喻辟 梁且入中

只此四句承接

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荊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滅豈足為大王道哉闔閭欲殺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

史記　獄中上梁王書　四　三十二

自述首功 言聖王以規諫 也 烏集二字用評 每讀書者義曰 入公望塗親牟 因兵戍王功若 烏鳥之聚集也 上面長喻廢辭 至此始正言之 [illegible]一段言已

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

世抱木而死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偎儷蓋其病也然其論說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獄中書逐客書皆挾傾危之術震駭人主李斯云逐客以資敵鄒陽云士有伏死堀穴中耳則安得不使人主且駭且愕復斯爵而宥鄒陽

史函　獄中上梁王書

稱中每發粒喻 程十有五發着 谕江河納之物八 實出父子之道 手性也一句地 事下無遺策 諫吳王謂居臣 父子其理同也 月一縷之任 所大為也又試 諸以明其事之 姐請即當思能 不十二指暴加

枚乘諫吳王書　西漢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隱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史函　枚乘諫吳王書

凡鐘于其上之喻 安危字正應有全昌全亡 人性畏景主欲火也是技喻以言息禍不如勿為 挾景畏之說注莊子本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

[illegible]以射影又[illegible]以息諭惡尚甚矣

於稿兩字比上安危字更痛切本末字不見不知字皆暗換去

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王不納遂去之遊梁孝王薨後景帝拜乘為弘農都尉

乘書雖不直指吳王之叛而其辭情明切勝於鄒陽多矣

史函　枚乘諫吳王書　三十四

真德秀曰此六朝文之濫觴也

按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

亦呼以後所謂心結日久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即是此理

此等意對不直敘其情而特機援其辭如詩比興之類

中山靖王聞樂對　西漢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嘆息（絫古累字重也二句言聞而愈悲也）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送之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淚[illegible]復食也依謂說音）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千歲之後高臺既已頹曲池又以平墳墓生荊棘牧豎遊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嘆息也於邑短氣）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眇精微也）夫衆煦漂山（煦吹也漂動也）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烝衆也）臣身遠與寡（交寡者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紛驚逢羅潸然出涕（[illegible]）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抪亦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

史函　中山靖王聞樂對

得聞（壅即壅塞也 閼猶止也）讒言之徒，蠡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鼷少鼠 熏音勳）。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蘆也 莩者其中白皮至薄者 喻薄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鴻毛喻輕也）。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其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漢彌相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此對事情激切，識亦該博，語語自胸中流出，不見斧鑿痕。王侯之中乃有此人物，使攻文積學，如曹子建，豈出其下哉。

終軍白麟奇木對　西漢

（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五蹄，每北五畤之。又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于木上。帝異二物，博謀群臣。終軍應對，大旅以帝易正朔，改制度，定明堂。雍表章六經，帝王規撰大異，泰宜有此瑞應云。）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葭音加），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言隨畜牧而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幕古漠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衽從中國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不能者）退而勞力，刑（法也）於宇內矣。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二句言讓也）。建三宮（明堂 辟雍 靈臺）之文質（言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之章），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燔祭天 瘞祭地）於郊宮（郊宮 郊祀之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神明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美）哉。今郊祀未見

於神祇而獲獸以饋（以充祭俎）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月改定告元（改元年以告神祇）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以應緝熙使著事者（史官）有紀焉蓋六鶂退飛（宋襄公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獲白麟一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詩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蓋中國之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拱手而待之言即至也）

武帝北卻胡南拓越不為無功而疲散中國亦賢者之過耳然輪臺之詔翻然覺悟非迷復之凶者可同日語也白麟奇木之應似非偶然然謂之麟恐非也終軍兩對不無附會胡越內附亦幸而中耳其稱漢武之賢亦多溢美哉頌不忘規是所望於端儒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西漢

唐蒙略通夜郎西僰中又發巴蜀吏卒千人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檄曰告巴蜀大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獻其國於漢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南越治番禺郡）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防不虞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

此上言以踐土為人臣之節者以發其恥以至今奉幣以下方以近議責之也

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編謂戶也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居列東第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並排爵位以準動之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野字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無善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此下又責其父兄行者之罪也

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本似不助恣者其中必有利漢將而逃者非獨責之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以誠信之人為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重累之也已親見近縣近縣之民使者已口諭之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又為文以示遠所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與上常非陛下相應

按篇末數語道緻前意漢文多此法患使者有司之若彼則緣發軍興制擅為轉輸非陛下之意悼不肖愚民之如此則繳亡逃有賊殺非人臣之節身死亡名謚為至愚之意遺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則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賓之而士民特以衛使者不然之意皆關繳于中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則邊士之盡忠而行者之不能父兄之教不先之意亦關繳于中文字最有關鎖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西漢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獘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以沫若水為關），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鏤鑿通之以開道也。梁橋也。孫原，水之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音忽）爽闇昧得燿乎光明（曶爽未明也。言化所被者使流澆之國，不被塞閉者實闇昧復得被乎光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敞罔驚視貌，靡徙遷延貌），遷延而辭避。

意思與諭巴蜀檄同，皆好文章。後面自解還就強辨看。他前設難一節，畢竟是長卿心術難掩。

（眉批：能已句正說以已其事者。夫使民至終于遠然，又指一篇之意而隱微之。拯民沈溺，徼前為治水事，以下微漢武事。又以中言非常商常之所畏，及臻成器功之旨也。鷦鵬羅者之喻，所以言非常固非常情所能度也。言且將封禪，何況征討，此封禪遺書所由作。）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

（相如嘗從武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好自擊熊，馳逐野獸，相如諫之，其詞云云，上善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之子。賁育，古之勇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所不慮而猛獸驚駭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也。橛，馬口長銜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堂，邊也，恐墜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思宛轉。

（眉批：哀見繼歎語，序意長可為秀錄法。上以禍患之下，以隱諭之。前兩層之重三句，是一篇主意。未萌未形隱微所忽，皆言禍之隱，說得懷懷。）

五三六經句曰總結封禪前為唱首言其來推與序望王娟玄符繼湮業馳前古才當今之下勝休明于列聖之上欽之以禎瑞讓之以介丘他篳義文同推新之作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　西漢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悉取其書。至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逖遠也）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紛亂也 葳蕤亂貌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若順也 淑善也 疇誰也 言無有始善而不昌者 又無逆失而能存者）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

初言自古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又言軒轅之前遐遠不可詳聞載籍之傳可觀者則自唐堯而下惟周為盛而近于漢故止以周之封禪比擬言之先言周無殊尤絕迹而猶封禪以發漢之功德殊異而符瑞畢著乃不然封禪故其結曰進讓之道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五五帝也 三三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郅至也 行道也 言文王業道于是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無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襁褓謂成王也 二后謂文武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元始也 卒終也 言其所始其所終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

何以言之方今未可封禪而封猶且遜漢可封禪而不為之謙

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逢涌水本也 沕潏漫衍廣散也）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垓重也 埏地之際也 言其德上達于九重之天 下流于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協和也 協氣和氣也）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邇近也 言德近者游其原 遠者泳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翠黃乘黃也 乘黃龍翼馬身）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靈圉仙人名）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

欽大也 丘山也 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慚乎

於是大司馬以下一段設為大司馬進議極言漢功德符瑞之盛當承天意以行事俾儒仲先生敘述其義以璣之高也

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創初也 言不特一物創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太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

蔑然而不言天我以符瑞不可以封禪天意以行事是謂進越中言不封禪之罪也聖主帝替而下功之也雖若紳先生而下罰之也

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終也）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掌故大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

於是天子一段設為天子命司之詞用為作頌自我天覆以下頌只數語許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二句言此符瑞乃上帝依類托寓以諭天子使封禪也末詩以頌之體之處表思危數語復本為湯武舜為法蓋風以君德不可忘乎修

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侯何也遵行也）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般般謂騶虞也）旼旼睦睦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六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在察也假大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已改化有所遺失不合天也）此之謂也

此篇鋪敘有步驟結撰有精神篇末數語大寓諷諫故知相如此書亦不徒作也

頌當分為六章首章言甘露時雨加谷之瑞二章言德澤流而物懷思以興太山之望卒三章四章五章言騶虞麒麟龍之瑞臻所以覺悟乎人以著受命之符六章以上符瑞上帝依類托寓而諭天子使封禪也末數語所以言天符不可懷而王道不可缺也

東方朔直諫諷諫

西漢

朔字曼倩，傳中多載其詼諧，此特以備一體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也，綈厚繒也)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神明臺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罽毛也)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聚字)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皐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子貢也)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

李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前段對化民有道是直諫其詞對後段答是寓言又言是諷諫其語多風

方朔進身以不正而進言則時出于正武帝招致天下文學才智士一言悟意驟置左右為天子私人發兵會稽主于嚴助起上林苑主於吾丘壽王開西南夷主於司馬相如建朔方郡主於主父偃獨方朔以滑稽寓諷諫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則正矣夫帝于群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弘曰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是求其末而甚其修也問之東方朔朔曰燔甲帳卻走馬是正其本而抑其修也弘之不如朔明矣

索、以仕未北 頗似亦甚大謬 不知有石而釋 耶亦占地步

階聞辯智四字 下得佚當亦東方生自知之明

漢史記韓信亦皆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三句一篇大指

已上中上設一時泰

世治止賢者所嘗不力之時而賢與不肖無異 打即大都是借 諷滑稽者說漢天子用俳優蓄之設辭詞云耳

方朔客難

西漢

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同胞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十二國謂秦齊宋楚鄭燕趙韓魏衛中山也）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為帶言如帶相連也）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上言修身必榮此引傳數語言修身雖不榮亦不敢易行實君子之本心也故承之曰君子有常行云云

枉而直之四句乃本尚書勞者勞之來者來之[illegible]小傳皆祖此要亦不甚切題

[illegible]而明已所以不為之故

大凡文章承接處最緊要此把時異事異句挽收前意即用雖然一轉起下修身意有關鍵有起伏

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不得所由入）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此掌故百石史是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茍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鶺小雀）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黈纊以黃綿為丸懸冕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

[illegible]客難[illegible]樂鼓昔[illegible]中畜[illegible]秦張儀者

揣說曰以下皷舞[illegible]之言若計[illegible]作文[illegible]得作朔自據為[illegible]而最[illegible]不恨無功且取[illegible]乃是不知[illegible]者卷耳此說較韻

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圜。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鼱鼩一名奚鼠　豚豬子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退之進學解於是一洗也

通篇主意只說時乎聖賢無所自見乃更借援古自慰觀其拒納董偃諫起上林俳或時雜詼諧豈碌碌者流其裨益弘矣

李陵答蘇武書

西漢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

李陵答蘇武書　　卷　五十六

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

李陵答蘇武書　　卷　五十七

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二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

[illegible]於一篇[illegible]而聽然見[illegible]為君之罪不[illegible]究計矣[illegible]甘心事聖君[illegible]有餘恨而微[illegible]無恙又生子[illegible]不白之狀

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故吏以刀筆自隨入功臣曰簿何使持文墨議論 赤時未有紙以竹簡寫字 下吏有議則以刀削去之）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謂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娶胡婦生子名通國）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此書詞入五代人多疑以為偽邈齋開覺則引江文通

此少卿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語証其非偽第其文慷慨雄壯一氣呵成文彩燗如絕無斧鑿痕最利舉業初學氣勢豪芒下筆自掃千軍矣

王鳳洲曰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匪脫者其傳合史傳纖毫畢備屬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壯究篤有致亦六朝高手劉子玄謂此書乃齊梁人偽作予毋敢論獨取其悲惻切切激烈古勁真千古絕唱

[illegible]刑[illegible] 利然[illegible]可見 不以[illegible]天可見 吳汲舒此書可謂對症之藥其言深刻之與詩之令人酸鼻

首把桓文說起因及文宣以孝文起自側室之子孝宣起自廢嫡之後皆天意也溫舒正欲致之緩刑以應天意

皇天所以開至聖句與上將以開聖人對看以應天意句與上以昭天命對看議論有序歐帝之法孝文耳

貴書要此旦以聖人尊者未及向德緩刑意慕有十失以下方入正意

路溫舒傳　西漢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及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

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

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

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允說治獄之弊。

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則務為周密致之法中。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命杖之，吏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夫吏之猖猾固非，而乖崖之殺吏甚。

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天下事不親則不知，不履則不悟。宣帝身嘗獄事，故於刑獄為詳。溫舒身為獄吏，故於刑獄為悉。夫刑獄末也，德化本也。知有刑之為重，孰若以德化而無刑之為重。文帝以德化民，故謹刑而日省。宣帝以刑繩人，故謹刑而日繁。溫舒之言，重刑獄，雖詳而所以道帝於德化者

尚略，故於神爵甘露之時無補也。

臣褒自喻見已非賢不足以當聖主以見已所以應詔之意

此段勉宣帝當審已正統以賢者為國家大器

此承上器用而以劍為喻惟淬鋒歛鍔方可斷蛟龍剸犀革而雖婁公輸可用以有為矣

此承上以馬為喻見庸人駑馬乃同進退千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西漢

(褒字子淵益州人王襄為其州刺史以褒所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乃奏于宣帝書褒有軼才上乃徵褒至王褒奉詔作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毳毛布也被服也純絲也綿緻也) 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羹藜以藜菜為羹也唅食也糗乾飯也太牢牛羊豕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矻矻勞極之貌)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干將劍名也淬燒劍令熱漬於水中以取利也鍔刃也越砥磨石也) 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若以彗掃塵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吻馬口也策馬檛也) 及至駕齧膝，驂乘旦，(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 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王良韓哀古善御者)

言良御之術追電逐風一息萬里可致也

此言人君要廣開賢路使其作不為登庸因奉周公桓公為証見賢人宜大用也

此言人臣不遇

則大才屈于短任如伊尹太公百里奚可見矣

此言賢人必遇聖主而後可以舒展有為雲龍風虎會際自然

(靶音霸謂御者所執也) 縱騁馳騖，忽如影靡，(如日影之疾)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行疾也如行歷一小塊之間) 追奔電，逐遺風，(遺風疾風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蔬食菜食也蹻草履也渫汙也)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蟋蟀候秋而鳴蜉蝣夏月陰雨時出) 易曰：飛龍

此言聖主賢臣兩相契合然後可以量德擧而致昇平

此狀明良喜起景象有唐虞三代風

在天。利見大人。（乾卦文）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皇之頭也思也）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按遞鍾即琴名伯牙之號鍾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漢書借用以號鍾為遞鍾烏號漢市之弓名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

時宣帝好神仙使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故不取彭祖喬松之事以致諷諫之意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人君貴在太平今已太平是責塞也而優游今已優游是望得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此論風采鮮異精神煥發真是太平文章然使在唐虞之朝即皋陶賡歌二語便了藻彩之盛渾噩之衰信然頌之為体貴中寓箴規此文寫出得臣致治恍見（聖明景象）

以上言文帝貴廉潔以下言武帝貪汙為下數句之綱且包括一篇主意後敍武帝一段當一一與此段反照

使犯法二句亦為下數句之綱便與孝文貴廉潔賤貪汙相反

是以下皆甚言其流弊也

貢禹言救化奏　西漢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以下連用四故字俱承上文言

句法古雅格調非常此等文字當在西漢之上

總上故字四段正見與孝文相反也

此下勸之以行孝文之政與上一段彷彿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

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悌，賤賈人，進真賢，舉
實廉，而天下治矣。
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制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
大守之以寧，壹至於穀置刑措，用此道也。貢禹之議得
之

敘趙廣漢吏跡　西漢

語意此先按大豪作潁川先制首惡此廣漢治得所以尤異處
誅首惡者一
廣漢又好用世吏子孫此亦欲得之以為耳目者即缿筩之故智
散奸黨者二
廣漢以誠推功免而卒以誠得課戮倚所謂陰者詮之熟耽者
待遇吏者三
其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從裏邊治勵猶來
為鉤距者四

廣漢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

知亭長寄謝者

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言君束手自來雖入牢獄當善遇之或逢赦令則得脫免也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謝我何故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廣漢之治與尹翁歸相似而根本不同廣漢則以好譎而為傾危翁歸特以名藉而必刑罰且不以術能驕人其氣識固非廣漢所能及

此敞言己無可以有為又言朱邑有可以有為故捷之曰有無之勢異也復引陳平韓信事以冀其薦賢末二語亦是名言

張敞與朱邑書　西漢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得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云云。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若盧丞主治庫下者

匪風傷周道之衰而作怛詩作怛傷也

方與地名

甘棠之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叱咤所逸声

塵埃塵也

訢與懽同

實下使下元實也

王吉諫昌邑王　西漢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吉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

喬松謂王喬赤松子也

遺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体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皇帝仁義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為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此諫雖未見聽而昌邑王亦如加敬禮蓋以其愛君之意藹然詞表○讀漢文者皆知誦相如諫獵書而於王吉此篇或忽焉茲拈出之以見忠臣之婉吞而發以文人之藻思

詞貫委尽剔透蒼緒有左氏風漢書中大得簡古者似此無兩

此數句大意謂望之主志當進如會晏而止乎抑欲振顧其道日昃不食遑周召之蹟然漢已乎下即承此說云汝浮甚奇媚

奇甚

鄭朋奏記蕭望之　西漢

朋會稽人陰欲附望之故奏記望之曰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公子禮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業國耕於皐澤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鄭朋接待以禮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卒為朋陷蕭做

此篇舊罕有傳誦獨焦竑佚書此文其一顧增價乎

中間文意凡四轉說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詳盡君子熟玩深思以今觀古於是重有感矣班孟堅答賓戲亦是祖此

自不能三字直貫到論者莫當止目如耀星四句狀出滂意人之態不離戰國風声氣習

此處上朱丹其轂以下叙戰國之分離以起下文

揚雄解嘲　西漢

（揚雄字子雲著太玄經蓋取老子道德經玄之又玄之義也客有嘲其玄之尚白深有不足之意雄作解嘲蓋祖東方曼倩答客難之意而此篇所由者也）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定陶丁姬哀帝母也丁明為大司馬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要為卿侯）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金馬門侍詔衣又黃圖有大曾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扶疏四布也說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鹿喻在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

吾大漢以下正身上文四分剖積裂解以糾墨四句一言刑罰一言教化看他下個徽字制字散字風字何等奇崛

此數句即答客雖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數句意

此段言人才去留係國輕重蓋矯上文將平無所須才意數句收拾得好

此段即上鄒衍孟軻數句意但再伸其意而文

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而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鳥飛曰雙四雁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乘其之瑕）

未必不然所以為作也 君子寧玉碎毋瓦全寧碌碌而玉毋落落而石昆昆卷舌擬足之仿何異收斂邪雄欲以此自解謬矣

則可拔而取之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郡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而罷之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

揚雄傳　四卷　七十八

范雎陽秦昭王弟介閒其兄弟使范也而雎初入見時遇王于永巷云在曰王秦雖得為不知曰秦安有王然有太后穰侯耳卒詐穰侯而奪之位

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音臘）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當時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

向當其際曰遇其時曰中其遭曰得其所曰合實宜五個也字相次下若貫珠點

此即前意但上是順說此又倒說自李斯上始皇書陛下致昆山之玉三段來收拾前意正答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左傳召公糾合宗族於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

揚雄傳　四卷　七十九

客范蔡以下何必玄之難得結只在太玄兩字

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楊雄之解嘲比之曼倩之答客難色澤雖鮮而渾融不足比之孟堅之答賓戲則並驅詞場僅出一頭地耳若論膾炙人口為時所賞則揚子之文尊為右上矣

班彪王命論　西漢

漢高帝起布衣為天子，當時多有覬覦神器者。此論以見帝王若自有真天命，不可以陰折奸推，不臣之勝，大有關於世道人心，非特其文美也。

首言堯舜禹湯武之有天下，皆應天順人，而非人力所能為。即漢高帝亦承天命以大德紹唐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晉士會，其處諸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

次言帝王之興，必有盛德大功。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方神人共歸而崛在高位。

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崛起，特起也。

此言亂臣賊子妄于神器，皆未達高祖之興有天命也。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

此言貧窮亦有命主宰，況天子而尤出于天所命哉。

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言不但神器有命。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此言天位不可妄據，以信布尊且不能得，況碌碌者乎。

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卦之四爻辭，餗，食也，言不勝其任也。

此言陳嬰之母知富貴為不祥，王陵之母知漢王為天授，可以大丈夫明不如一匹婦乎。

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此言高祖之興有五，以帝王之苗裔，具帝天之相，兼之以帝王之度，仁知人善任，達其謀也。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衆瑞。四曰寬明而仁恕，高祖寬仁愛人。五曰知人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

靈異暴成帝業下面靈瑞只帶及之
此又言高祖為王氣獨鍾天意已屬真主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如響之赴）
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
之言斷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高四皓之名割
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
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
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
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王媼武負見高祖醉臥有怪異淺毀貫渠之契）呂公覩形而進女（呂公奇高祖貌乃妻以女即呂后）秦皇
東遊以厭其氣（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帝所居常有雲氣呂后往尋常得之）

此言人不揆之天命人事徒以智力而度非惟大略不可望而且將猒生戕族卒為二母所笑矣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
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
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
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若順）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
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
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
終矣

余嘗與同座論及靈瑞符應因道岳飛討楊么時么穰
洞庭出入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從
可入唯飛乃可入耳飛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
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壯
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
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卻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
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眾若老嫗
白蛇之精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杰之不
景從乎

此賓蓋諷謂之〻者故設賓戲事便提出一篇名字為下攻駁張本

先安頓取舍著作四字以下正是賓之述而攻之生收

此之要也詩序而為駭駭而為震震而為蒂作蓋作倆於東方曼倩之答客難而揚雄諸人爭慕效之用以玩侮一世然文字自工

顯號美謚四字暗指名字

班固答賓戲　西漢

（固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云）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唯貴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孔席不暖突不黔也墨突竈突不黔不暖也不食也）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矕被也）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時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殿後也最先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咲曰（逌爾寬閑之貌）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窔奧深之處熒燭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軏

此言戰時正道贊放庸才皆得自見果是非正道而不足貴

以下言不正正陳說正見其不足貴

以功字喚起名字正解亦云名而已矣之說

言今大漢以下正時平理貫無游說之[illegible]

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颺急風也電激謂其口辯之疾急猋火燄也霅煜光明之貌）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搦朽摩鈍皆謂不才之人自激厲也）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鼃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鼃邪音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illegible]）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

以下分上古之賢為三等，即古今人表之諸

山林鳥獸之觀，川瀆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堥敦小丘，氿濫小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甯戚飯牛於康衢而歌，齊桓公得之而伯；張良步游下邳圯上老人授書一編而為王者師）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

此下言己所不屑為，其自處亦甚高

此數句皆喻殊能取者，末二句止答所以不殊能顯

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忽荒天下八荒，昊蒼天名，躆行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搉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尔自娛於斯文。

規模全倣解嘲，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意思，正所謂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末後一結，不能忘情於利達，却露出本相，此處便輸子雲一着，然文字自佳

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故曰來當既貴厥宗亦墜，班生其知言哉，宜其容於自娛于斯文

班固匈奴傳論　西漢

班氏叙漢與匈奴事極詳此特其總論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終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彊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

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字毋）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字座）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丘瓊山曰：班固謂聖人之於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務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固曰：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禮以接之。所謂治戎之上策也。云使曲在彼，尤為深得聖人躬自厚而薄責人之意。

斷鄭吉黎宗

此大論得是見來服則以禮待之但不可爲臣僭耳

正是此處使來物餌他不得

此後大段中國所以御戎狄之法乃班氏立論之正旨

叫其

此後都是合數篇之言

吳蓋陳臧傳贊

東漢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漢之強人資附從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貫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玩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耿恭傳贊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嘆息

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illegible]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遂隱不見

竇融責讓隗囂書

東漢

當今西川地執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子陽公孫述字 文伯盧芳字）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眾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眾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會囂反叛融與書責讓之囂不納光武得融所讓囂書深加其忠詔報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蒙非忠孝慇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

崔駰 達旨

東漢

駰善爲文少遊大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九天也）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趨大澤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荅曰有是言乎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

（以下偏言隱者所履以志於進者之對）（以下言君求士則廣紀遠求）

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大庭赫胥並古帝王之號）尚矣赫胥罔識淳朴散離人物錯乘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北人無擇舜友）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許由）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接輿）或屢黜而不去（柳下惠）或冒詢以干進（伊尹）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傅說）或以漁父（太公望）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纭塞路凶虐

（此以下言士於主功對以自見）（自今聖王至屑屑而不已也言當時人材衆多搜取不盡故惟用則行舍則藏不欲呼號）

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慼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周勃絳侯）結不解而陳平權（陳平解白登之圍）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躐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堯煥乎其有文章故曰唐文）六合怡怡比屋

（廣廈容厲也遠求謂遠方殊異之物陰事立冬之後也水宿北方之宿也大火心星也）

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胎（物之始）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禮樂）六典陳而九刑厝濟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黃帝之臣）之略尚父（太公望）之厲伊（伊尹）皋（皋陶）不論奚事范蔡（范雎蔡澤）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止而良馬縶（不求遠物故馬縶所用）故陰事終而水宿藏揚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言人才衆多）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蓺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

非／仕數句是一篇主意至此方露崔駰本懷其大處

交非其類苟以徇己而已汗血勞力也競時趨時也先人有則以下明己之所守因歷舉賢聖之所為而終以己志也

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圭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

舉數子與孔子並時欲借孔子以為壹而文字亦參錯可喜

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

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按此祖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文氣雖不及猶不失兩漢風韻

名理名言是垂不朽

宋東坡書兩事從天而雨珠寒者不可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可以為食与劉陶此論膾炙入口

劉陶上桓帝鑄錢議　東漢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世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空。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出處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因議之帝竟不鑄錢

法真高尚不屈　東漢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体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玄晏先生贊曰高卿宿學門衆紛如功曹面卻孤峻所希再薦知己四下鸞書杳然長絕德撰穹碑蔚宗逸民傳如敘述法真一段文詞通古

吾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

王莽時聘逢萌楊雄等皆去

光武物色嚴光

逸民傳敘論

漢書

野王二老向均嚴光梁鴻高鳳矯慎戴良法真漢陰丈人陳留老父龐公皆逸民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昔人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自漢業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于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向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蔚宗有贊云，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枉。此贊語與此論詞俱古雅有致可誦可傳

逸民傳中有漢陰父老不以姓名著最高桓帝幸竟陵過雲夢百姓莫不觀父老獨耕不輟張溫異而問之父老曰野人不達斯禮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為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子何忍斯而觀之陳留老父亦不知姓名恥桓帝之世高隱不仕

易云云人引周禮又引禮記月令引詩小雅皆言宦寺宜遠

言宦者亦有美不肖然賢而任之亦兆後世禍基

漢高宦者　高后宦者　文帝宦者　孝武宦者　元帝宦者

宦官傳序

東漢

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曰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謂薦鞅及相如）。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刀即貂也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漢興。乃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叅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比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害蕭望之周堪等）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

詔置員數

故至和帝而中官邇盛

明帝後員數益增大抵女主臨政必至閹宦用事閹宦用事必刑專擅自恣專排自恣必至亂

立初君必主誅鋤其類其議之梁蓋有不可勝言者

形容閹宦煽熾之勢極力描寫無一字不似

自古閹宦之禍至大巧鉤黨極異桂服所无雖尸之手自尚社三十常侍官光

武皇小黄門數十人安邦古漢之階故其流弊所必至者創業垂統之君盡其慎哉

以此始以此終此謂宦官也言國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敗

上一句可為永鑒

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衛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窮栖寇劇緣閒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深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嚬慼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尚書云龔行天翦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羅大經曰閹宦之禍豈獨蠱惑主心為國家蠹哉擁勢一盛士君子固有夤緣攀援梯進媒寵者然惟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耳於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嘆獎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閹宦之宜遠所從來矣獨君也乎哉范純夫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為衍每至圃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

前衍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鑿閣後戶以奉徽宗幸黼第徘徊覩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仲長統樂志論　　東漢

統作此論又作詩以見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弃鱗神龍失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御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帷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

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然名不長存，人生易滅，思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髣髴。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促此詩與此論並稱一時之絕

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顯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主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著此論云云

讀此論瀟洒出塵使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諸葛亮隆中定計　　蜀漢

諸葛亮字孔明居隆中抱膝長吟號臥龍先生嘗以管樂自比徐庶薦于劉玄德玄德三顧于草廬之中乃出見之為之籌畫定計于隆中已知三分鼎足之形非其胸中之籌畫先定以先奚能若是耶　徐庶字元直常以臥龍語於玄德

言玄德三顧孔明于草廬之中詳以天下欲而帝業之意也

玄德以元直語，三顧孔明於草廬。孔明曰：亮耕夫耳，安可以談天下之事。玄德固請之。孔明曰：明公慨然欲聞高論，願聞其志。玄德屏左右起告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奸臣指曹操也），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奈智術短淺耳。孔明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此孔明對玄德以操與絕操力當漢興惟東結孫吳勢有制益

三州則地利已得帝業可期其先備劉與孫吳鼎足而益于劉蜀皆孔明計先定也

（孫策孫堅并推共已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距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乃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之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財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主。將軍既帝室之胄（備姓劉乃赤帝子金刀之後故云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外結孫權，內修政治，以觀時勢，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因出一圖（出示），草廬之先已卜三分鼎立之勢，為玄德抵掌言之曰：此五十四州圖也。若

先主廢帝……預定于一……中且以人……先而以天

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得天時，東讓孫權得地利，將軍于中得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收西川建國，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謝曰：備得遇先生一言，如撥雲霧以見青天。

孔明抱膝草廬之中，以管樂自比，觀其一見玄德而歷談天下事勢，如了然一局大棊，是在隴畝間已書定三分之策矣，真鉅識哉。然卒不能興漢者何也？古人有言：赤帝子炎熾四百年，天厭其熱，諸葛公欲撥死灰而燃之，艱乎其為力矣。

吳人數言以天勝之故，雲長亦以天壓之，末神隨天帝可鑒。

從傍之言為公計雖善，但公首可取心不可取，骸可折靈不可折，其忠義亘古不磨。

亨之議論正氣充塞古今，公真神人也，雖死猶生矣。

雲長遇害不屈　蜀漢

關公英傑節義炳千古，悞為陸遜呂蒙所紿，正氣豈為所紿，此蓋以為後人增飾，但雲長英至今凛凛在天壤，則所言為閒，不屈因錄之，以見浩然塞而閒。

雲長見獲於吳，吳人欲以言說之，有曰：將軍亦知滿之難持乎？盛之難繼乎？將軍威仲于四海，而屈于一介士（呂蒙用白衣過江襲荊州），此天也，蜀若順天而從吳。雲長怒斥曰：狗彘語，胡為對吾言哉！有從傍者曰：若言洵非也（若蒙也，洵信也），將軍義人也，今失荊州，諒無面目見玄德（玄德劉備字），然暫面從吳，然後心歸蜀，如曩在曹公者然（羽昔辛苦曹操，厚待關羽歸漢），於將軍不亦便邪？雲長曰：料爾吳能取吾首，不能取吾心，能折吾骸，不能折吾靈。吳謂能來有長江邪？我死吳當沼也（吳子胥諫不聽），千閱乃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沼乎）。我死當有精魂上薄霄漢，訴于天帝左右，且將神隨天帝，縹渺下降人世，順逆忠邪，若者福（若順），否者禍，令萬古知有我大丈夫，生則立威，死則立節，湘江漢水之人（湘江漢水吳地也），異日當仰望我於九天之上。吳人知不能屈，遂遇害。

至今讀史者，憤吳人殺雲長，可為千古大恨，然雲長之靈至今流行宇宙不朽，而東吳基業如萊上冢耳，又可為千古之快。

諸葛亮後出師表　　蜀漢

亮時佐劉後主，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云云，志在掃清中原，繼炎火之緒，仰討賊之義，責於孫之責也。

首以先帝託臣討賊為言，且言量才弱敵彊，皆所以激觀後主。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此言其受命之後，即思不顧身，討賊王業以報。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

此言今宜乘敵之疲，因以成功也。

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此言以曹操之智謀，猶出人勝之，且屢戰屢敗，然後方據有一方，況今日可不諍之為安乎。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此言雖以先帝之能，曹操猶然數敗，奈何今必其常勝耶。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此言不期年，往將名兵死亡過半。

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此言今日討賊已不然，以一州與賊持久乎。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

此言曹操自恃天下已定故先帝須以成功至於關羽毀敗曹丕稱帝皆出意料之外鞠躬二語乃亮出乎忠義而成敗利鈍從所睹耶

注陸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

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進兵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遣呂蒙襲荊州羽被擒）秭歸蹉跌（先主復仇為陸遜所敗）曹丕稱帝（廢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可

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也

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則侯之忠誠見矣不幸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爭光可也

評欲議奔以卒引之蜀主並五丁開路取牛〇瞻孔明子也譙周孔明有子請其詞今稱僕

丞相孔明也昔七擒七縱南蠻

先帝指玄德先臣指孔明

僕俘皆為人臣虜也〇璿瓚琮深理皆后主之子獨劉諶其英人傑不愧昭烈帝之孫

譙周作降表

蜀計窮降吳

三國志

鄧艾兵由陰平入綿竹遂破成都

鄧艾兵穿陰平望顛崖峭壁嘆曰蜀真天險乎自五丁破路以來亦何人力之不可到於是以緣崖之計騰躍而上至綿竹諸葛瞻將兵六萬若戰艾謂瞻曰漢祚終矣成都危且夕閒也曷不伏義來歸乎瞻厲聲曰君以降寇為伏義邪亦以殺寇為伏義邪吾君吾父何人邪而知有寇不頓而前蹙于矢石之閒後主聞之惶不知所措衆皆曰請奔蠻譙周曰不可蠻非本心歸蜀也以先丞相之威也丞

相沒矣蠻心改矣至蠻而蠻因之且奈何與其辱于裔夷寧其辱于強敵衆議曰請奔吳譙周曰不可以有先帝之強明及先臣之威羣故東人震恐而與蜀讙今非昨也吳人何不可并吞心于我且吳亦非長久之國也勢將入司馬氏矣今日為吳僕明日復為魏俘耶譙為作降書劉璿曰何不辰而生帝王家如是劉瓚曰安得起武庚丞相而植之劉璿曰吾雖也而離此也劉琮曰衰衰皇天難斯人天何人何吾其如何劉諶款然而起諸然而淚伏朝入先主之廟焚香再拜曰討成都甲兵尚有數萬姜維在外諸

軍在內先靈在廟丞相之精魂在天吾何為而俛首乞哉乎后主竟斥之不聽且曰孺子不知天時也遂與譙周降諶拊袂大泣曰吾何面目見先帝于三泉

蜀之計窮矣兵精灰矣傷我漢也第綿竹之戰臣死于君入廟之泣子死于父漢雖亡也凜凜尚有生氣乎

筆洞生曰說者謂吳主之亡也曰臣在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為不屈義蜀主之亡也曰此間樂不思蜀劉禪無人心哉然禪亦其作癡騃以自全耳吳之國後亡而吳之入先亡則亦以崛強取禍耳噫自亡其國矣又何取于崛強不屈為也有此不屈之志何不先移之以強其國也

劉聰辱懷愍

懷帝惠帝弟 愍帝惠帝子 劉聰陷洛陽並執之

晉懷愍之被執也漢王劉聰每出則使之執蓋而前導每飲則使之捧爵而跪進焉二人覺有難色聰斥曰吾漢四百年鴻基遭時之不淑僅保蜀山一隅以俟再興何嘗於爾家而以緣崖之討鑿破天險奪去宸位今昭烈不血食而高光在天之靈含憤吾將斬爾頭以為犧取爾血以上薦于吾先祖今特被爾青衣使爾為吾行酒而爾不甘之耶於是二人懼執卮膝行而前聰又製為歌遣行酒則令歌之歌曰皇天兮蒼后土兮黃乾坤有主兮卯金之煌煌典午何為兮攙攙兮攙兮殘遊魂遺魄兮為人捧觴又製為歌遇執蓋則令歌之歌曰皇天兮蓋后土兮典宇宙有家兮五銖之夷夷典午何為兮欺欺兮欺兮迷殘骸朽腐兮為人驅車二人往往羞為歌聰鞭之至皆流血其捧卮秉蓋時則使衆人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一日聰謂一人曰昔吾高祖起而漢及光武起東漢吾今起為北漢苦苦大地山河吾祖孫迭起而主之於爾晉久何有哉吾將斬爾爾順吾耶

執蹊曰劉聰府是子西北

司馬氏令鍾會鄧艾攀木緣崖進兵伐蜀

卯金劉字也典午司馬姓

五銖漢錢也光武時有五銖當復

續三國志一百有數十卷等于正史

予於武陽旅邸中。得續三國志。取而覽之。自劉后主亡晉起。至劉知遠父子止。謂昭烈之孫劉璩與瓚之亂子。因蜀亡。竄于沙漠。再傳而劉淵劉聰起焉。自是而諸葛仍有孫曰除祖。關張趙之孫。皆散而復會。輔淵聰入晉。獲懷愍青衣行酒。報先讐也。此其說決有所據。縱無據而云。亦足以發舒忠臣義士之氣。予每恨鍾鄧之亡蜀。而得此書玩之。亦爲之一快。蓋漢晉之是非。千載在人心。不容泯。固如此也。今錄此篇于是集內。料天下後世有同然者。亦所樂觀也。

王濬不善居功

晉書

濬採伐吳作大船連舫畫鷁首以懼江神又作鐵鎖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時朝臣諫伐吳濬力爭之果與羊祜等共成厥功

及謀伐吳七年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聞之破膽

顏子不伐善勞龔遂師于子威藺相如廉頗爭寸相以位秦初有隙乃相知曰秦之不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耳於是相歸和其隙忘曰

平吳之後。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子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

嘗聞士治建謀平吳。親解孫皓之縛。受璧焚櫬。以送于京師。此古名將之風也。至收其圖籍。封其府史。亦載之。乃周浚書云濬君得吳寶物。濬復表辨之云。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紀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先得。不應移蹤後人。豈獨浚之將士皆夷齊。而臣諸軍悉盜跖耶。又極言周浚造鑄歷觀之此大

約從以功大而驕致令遺塵語于弱耳旨哉范通之言也不惟數語文字警提實可為萬世居功者之法

嵇康自樂辭薦

晉書

康字叔夜少時嘗讀老莊重增其放性好鍛宅有茂樹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以事繫獄因戶稱康

康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畱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山濤將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告絕，以為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貢，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懽，意常

其言簡深字字有味其與濤絕交書可謂絕倫

養生論載文選

世說諸竹林七賢

康絕濤書甚長今節錄之

禹欲用伯成子高子高辭之避○孔子不假子貢之蓋假蓋回君子不尽人之情○徐元直母爲曹操所獲孔明亦不强留曹

原本說將刑于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贖以為師，弗許

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一旦迫之，必發狂疾。

彈琴詠詩，養性其高情遠趣，超然世外矣。且欲上古以來諸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不亦賢矣哉。乃東市之際，贖以三千人而不克致，令廣陵散絕響。尚論古賢，能不為之於色。

康初遊洛西，宿華陽亭，夜遇神人，授以廣陵散，音調絕倫。後袁孝尼欲從康學此曲，康靳不與。迨臨刑自嘆曰：廣陵散於今絕矣。

遂初賦見六朝文絜

魚躍過龍門則化，去不然則點額而不仍暴腮

沙門支遁高僧也

張衡有二京賦，左思有三都賦，孫綽著天台山賦，俱見昭明文選

習鑿齒字彥威，亦文采高義之士

孫習答意雖不善，而語自竟好

孫綽游放而敘言

晉書

綽字興公，孫楚之孫，孫統之弟。統性好山水，縱意遊肆，律身無然。

綽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遠，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于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信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見綽表不悅，曰

桑門信也道安高僧

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

婢之所難在於開言諫桓溫能言人所不敢言至於三

台賦遂初賦雖與張衡左思並垂亦特文字爭雄耳

習鑿齒往往讋捷勝人如桑門釋道安亦俊辯高才與

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即荅曰四海習

鑿齒此與簸揚沙汰數語之對阿苟讋捷此等語雖無

稗而文人玩之自是開發

史品赤函卷之四　終

史品赤函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仁錫編仁錫有繫詞十篇書已著錄是編所

錄上起古初下迄於晉書或採其文或節錄一二

事茫無義例尤時時恭以僞撰如雲長遇害不屈

一篇不知其從何來而劉聰辱懷愍一篇稱聰爲

漢昭烈元孫云出續三國志亦未見有是書也

讀史集四卷

〔明〕楊以任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集四卷》提要

讀史四集序

天下有一人而識千百世之得失者其人可以不必長年有一人而視千百世之得失若其得失者其人并可以不必富貴何也謂夫讀其書而曆之者之卽其鬚眉也謂夫奉其書拜獻之

天子使纓屣輯于庭而襏襫

集于澤者卽其展采錯事也吾友維節亾時子嘗語穆如曰凡吾輩但宜訂正其書求其生時之知已方書田先生輩序之茲龔澂

濱來請乃偃然爲序匪序也姑述焉以俟夫序之者其可也維節強骨銳志誓以經世奮所賞皆勁苦所駁皆歎美一切自便便人

之畐毋論不敢先倡以嬀蒙頑卽喙喙爭鳴力排不顧蓋將以救之必務正之將以明之必務窒之正其邪救其殆窒其侈明其疑

是維節之志也亦古今帝王卿相忠臣烈士之志也夫斷脰刎頸悍瞑不返非膽矢叢兩林從容集事爲膽揣輕押重滑稽突梯非

識曲突徙薪涓涓塞穴爲
識故有以貂珥黑頭金穴
粉營爲快者則亦有以瘠
身肥國庶物各適爲快者
有以積薪不遷書空咄咄

賦枯樹欲病柟爲恨者則
亦有以漆室嫠憂長沙慟
哭卯楨三十字劉蕡數萬
言爲恨者維節所持高故
能拆乎人之低所燭明故

能矅于人之瞻所綜畫必
前乎人之所營者數十年
後乎人之所覩者亦數十
年故快然不受欺而屹然
不長臧葢維節以曾子固

歐陽永叔之人而抱韓退
之李長源之才之志乃其
年夭閼如是設
上帝命亦札使者持版召維
節維節必封還白玉樓記

叩頭謝曰嗣
有道曾孫一手足殫瘁幸
葢錫有膽有識之士以招
所快而去所恨永輝映于
千古臣以任謹昧死請斯

言也維節之志而留都士
大夫所咸信且蒸蒸乎鑢
矢錫鏡以慰維節于黄淵
維節之爲富貴壽考者端
在是書之行而是書固必

行則維節之富貴壽考曷
有既于是瀫濱乃精鐫以
行而同年友薛寀爲之序

薛寀

敘讀史四集

古今記載皆史也要皆出于喜怒哀樂之自然者也夫是則率性是史又何俟讀讀史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後

古人而鑒其性也以我讀史乎以我讀我而已楊氏維節先生性躭典籍四壁圖書肆有賞心不勝擊節讚美偶爾怫意幾爲痛哭流涕以及能

肖能仔之人足智足謀之士又不翅口爲抗揚而神爲景慕此快恨膽識之名所繇鍾于情而發乎性也人第知其制義之妙足堪不朽而要得

力先在茲故把筆如神助耳世有習舉子業而不讀史者亾之也讀史而不克如我維節先生者猶弗讀也是誠博文約禮統萬歸一之學讀之

最足快心所不應者吉人失相而促之筭令千秋抱不平之恨倘非毘陵薛氏諧孟先生幾聿其膽識哉雖然先生往矣是集不與俱往將乘嶽靈而再來讀史又其卒性焉矣

丙子冬孟粵東後學龔一柱砥中父題于隱社齋中

參定姓氏

曹學佺尊生 侯官　樊良樞致虛 進賢
韓　敬求仲 歸安　譚元春友夏 江夏
陳祖綬伯玉 武進　聞啓祥子將 錢塘
羅大任小遜 南昌　龔　銘紀常 金壇
羅明祖宜明 永安　張　溥天如 太倉
龔五猷華茂 仁和　項聲國仲展 秀水
張　墉石宗 錢塘　洪吉臣藏之 仁和

陸運昌夢鶴 錢塘　陳元綸道穿 侯官
許文岐我西 仁和　熊文舉公遠 南昌
嚴　渡子岸 餘杭　鄒必舉懋荊 晉江
江文淵行伯 莆田　金如衢介眉 錢塘
張如芝雲角 信陽　劉光震肩吾 永新
陳　璽石實 安寧　龔一柱砥中 龍游
舒文津玄甫 龍游　葉　榮君仁 龍游
傅宗說玄舉 衢州

讀史集快題詞

家有龍泉太阿而不能割猶之鉛刀也維節此集皆古快心事嗟乎與維節語無語不快而尤喜其痛惡李贄一語惡其求快

快甚而恣人淫殺爲生靈毒也嗟乎維節往矣乃屐遺丹而求快心于古人悲夫

甲戌秋日年弟薛寀題

讀史集快目錄

疏廣受不立業產
知莽篡漢
徵兵討莽
光武舉兵興復漢室
光武却尋邑兵
漢兵斬莽首
援
帝慰馮異
帝賜馮異寶帛
任延不敢奉詔
保全功臣
虞詡
李固對策
周舉劾左雄
蘇章文案故人
韓韶賑流民

范滂案冀州
文姬王成存孤
三顧武侯
張翰知幾
李膺破柱取朔
史弼不上平原黨
四賢急國難
不讓尚書令
謝玄破秦兵
謝瞻得免于禍
不拜吏部
陶淵明
高允不奉太子指導
沈慶之
游雅論高允
宋主惲異宗

哀梁劉秉死
陳顯達戒子
魏主讀書好賢
吉翂純孝
房母禮義感民
辛公義
賊劫執事
與封德彝論舉賢

賜絹愧功臣
雅樂
上憚魏徵
大亮密表問獻鷹
作王會圖
稱天可汗
長孫皇后
李大亮

王師旦黜張昌齡
惠妃疏諫
李敬業等起兵討武氏
罷武承嗣
徐有功
狄公勸立太子
王求禮不賀瑞雪
武攸緒請還山

殺武三思
臨淄王謀匡復
保衛御史
楊範臣諫求珠寶
姚宋質疑
吳兢撰實錄
三人良吏
韓休諫疏

公權以筆諫
儒衡揮青蠅
韓愈爲京兆
李祐憚溫御史
以高瑀爲節度使
杜牧兵
魏謩能盡言
杜悰以不選娼女入相

韋澳出鎮河陽
勅于延陵
責令狐綯
接對群臣
葉京沈廢
楊復光義盛周岌
北韓南郭
即範教子孫不忘本

柳玭戒子弟
諫宦官
承業終身稱唐官
張承業卒
李大人諫率民財
逐王守恩
孫晟以死報國
李筠死義

論李瀆起
郭進以軍校破北漢
劉溫叟
拾撞墜齒
不詰朝士名
李昉
种放不起
田錫

林逋
程琳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
劉太后
請遣使巡行
王曾正色立朝
以韓范為樞密
露立辭雨

富主北事范主西事
唐介直聲動天下
文彥博富弼用平章事
包拯知開封府
司馬光知諫院
趙抃
一路福星
范景仁

孫固
傅堯俞
范純仁為尚書僕射
鄒浩諫立劉氏為后
任伯雨
安民不忍鐫碑
程頤著書
陳禾碎帝衣

曹輔諫帝微行
劉安世獨存
陳東請誅六賊
陳東請復李綱
安國言事
稱宗爺爺
洪皓流遞冷山
武穆大破金人

瑞金楊以任惟節
毘陵薛　寀諧孟父　定
金沙龔　銘徽淵父
古吳龔舜絅玄升父較

魯仲連不帝秦

魏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復言帝秦矣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士者

名同…

今人噎息而已得仲連先生數語而快

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觀韓彭之死蕭曹之繫文成此事眞足快也

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將軍豈黨呂者哉老穢謬矣

赦布斬丁快舉哉殺丁公亦何[illegible]

赦季布斬丁公

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求布急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君盍爲上言之滕公待閒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王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然則項伯亦可斬也

直犯御主豈非一快

[illegible]

汲黯社稷臣

以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

矣

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長孺識膽俱未必足勝于人而要非識膽之所能盡也

汲黯責張湯

以張湯爲廷尉湯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子之邪心何空取高位約束紛

大臣語

吏之爲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

易所謂鼫鼠是也然非汲公不能有此莊言

汲黯亢禮大將軍上禮汲黯

匈奴寇朔方遣衛青擊之殺獲甚衆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愈賢黯數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吾輩自當如汲公

大將軍有揖客不獨大將軍重而朝廷亦尊矣

淮南王重汲黯

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

落耳發下公卿治安自殺

觀此而知汲公眞社稷臣矣

卜式輸財助邊

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初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所欲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

宜輸如此而匈奴可滅耳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是職役賜爵關內侯

今日安得此人真豪傑語

倪寬收民租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倪寬勸農桑緩刑罰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有文景三十九年之太和是以不妨寬時之慘刻然而受一方之民牧者何事不可爲也

倪寬當非嚴主時乎可以法矣

武帝斥方士罷田輪臺

上諭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請罷斥方士候神人者從之後上每對羣臣嘆曰曏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學術才能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相封侯世所未有桑弘羊請遣卒田輪臺以威西國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此一言亦關係不小又何必問其閥閱云乎

武帝唯是信任方士一節爲可訾耳若夫西域南夷之事固高文在天之靈之所鑒也吾當其勞以遺嗣下至元成乃見焉嗚呼武帝真英主哉

黃霸爲廷尉

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上在民間聞之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求故劍召黃霸初年作用已如此

我輩當以此爲快事

蘇武使匈奴

遣中郎將蘇武常惠等使匈奴單于欲降武武引佩刀自刺單于壯其節使衛律說之武罵律不從律白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呑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丈夫不當如是耶

宣帝厲精爲治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卒始親政事厲精爲治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誰謂宣帝刻

蕭望之諫以諫官補郡吏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

帝以蕭望之明經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視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稱病上使侍中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

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間也望之即起
視事

君臣一體三代以下不可多得

張安世

張安世謂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
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
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
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絕不復與通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
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自言乎絕不許已
而郎果遷

正論可法

疏廣受不立業產

廣受歸鄉里日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
與娛樂或勸廣爲子孫頗立業產者廣曰吾豈
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衆人怨也吾既無以教化
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也又此金者聖主所
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
吾餘日不亦可乎族人悅服

至論與吾心合

知莽棄漢

光祿大夫龔勝大中大夫邴漢以王莽專政皆
乞骸骨莽令太史優禮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

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

發兵討莽

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東郡太守翟
義方進子舉兵四訴不當攝者移檄郡國衆十萬
餘

事即不成不可無此快舉

謀大事者少不得一容字

光武聚兵興復漢室

荊州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與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並起、南陽稍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

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泛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舂陵、舉兵、於是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幘、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與下江將王常、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

只此昆陽一戰而漢復興

頁叅悉

光武却尋邑兵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士卒赴水溺死者以

萬數、王邑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是四海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鉅鹿昆陽之戰、漢世二快事

漢兵斬莽首

更始遣兵攻武關、三輔豪傑起兵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兵亦俱稱漢將、四會城下、皆從宜平門入、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旋廊隨斗

棲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衆兵上
漸臺斬莽首傳詣宛

援

援少穿貧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
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
地田牧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
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嘆曰凡殖財產
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
聞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快甚

推心置腹

帝慰馮異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
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
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
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帝賜馮異寶帛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
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
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
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
西

君臣問說出快心事

任延不敢奉詔

不君臣三代以下快論哉

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
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
福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保全功臣

鄧禹賈復耿弇等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
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
功臣爵土不令以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皆

虞公條殊有文夫氣

令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貫復剛毅方直多大節逐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鄧禹固始耿弇膠東賈復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此君臣盛節哉去漢高遠矣以故知真相體者必深有以全之也文之與勃也亦然宜帝之寵異大將軍也適以族之也嗚呼豈獨霍臣懸哉

虞詡

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下獄詡上書自訟將從吏魚死節以尸諫乃出詡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厚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司喉舌由是拜雄尚書

今日樹恩如何不為賢盡節如何不為愚

李固對策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

為郃子也洛陽宜德亭地坼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請除阿母之封損外戚之權罷宦官之任又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寧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整理本朝先安心腹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

足介意、上覽對、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
頭謝罪、朝廷肅然以閎爲議郎、

周舉劾左雄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
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
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
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
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

爲羞、不寧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謝曰、是吾過
也、

人必得此門生乃快

蘇孺文案故人

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
欲案其奸贓、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
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
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
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強項令決不會作甜言
聖賢有用之學不作強項然亦強足以守官

韓韶賑流民

泰山瑯琊賊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破壞郡
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潁川
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流民
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
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服罪、含笑入地矣、太守

素知韶明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
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謂之潁川四
長、

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服罪何憾之有○竟
無所坐其素有以服之也賢足以使寇相戒
亦緣其能治劇耳非徒處清名以爲賢

大司農黃瓊爲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

是第一事

范滂案冀州

瓊辟汝南范滂爲清詔使案察冀州滂少厲清節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此一段在史通亦可久

文姬王成存孤

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姊文姬密與二兄謀豫匿燮有頃難作基茲皆死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誅燮乃還鄉里姊戒燮曰愼無一言加於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好門生此乃門生易爲之事矣

好姊

姊真大識成亦長者可以千古稱快

李膺破柱取朔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京師匿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破柱取朔與逢宥而案殺張成之子皆未免已甚豪杰處世亦有寧鞏日以養小人之時不可不深長思也

史弼不上平原黨

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

好漢

而得獨無弱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當相有死而已

五郡自有平原自無有郡縣之責者皆可持也

三顧武侯

徐庶見劉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先主于窮困之中而得武侯三顧一遇遂成千古豈非快事

張翰知幾

齊王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顧榮張翰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

引去快甚

亂離中一時快

周顗奔瑯琊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

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游宴新亭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

導自快語

四賢忍國難

溫嶠將討峻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恨不預顧命以疆場外將不敢越局爲辭嶠屢說之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邏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復遣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若復召還是爲敗於幾成或者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也侃感悟即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恒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以郡兵寡弱請按甲以待彝厲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後峻分兵陷宣城桓彝死之侃嶠軍與峻軍持久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今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蘇峻聞四方兵起逼遷帝於石頭陶侃等攻峻殺之祖約奔後趙羣臣見帝請罪司徒王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愧色

一時四賢

不讓尚書令

以王述爲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

不孤

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謂復讓

全得此公

謝玄破秦兵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秦遣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秦兵逼淝水而陳

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渡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

天也

不有朱序謝玄何由成功乎晉弱極矣得玄之破秦差強人意

謝晦得免干禍

謝晦還都賓客輻輳兄瞻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輒衆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晦不悟後益恣肆爲文帝所殺瞻獨免於禍

殺得快人當共謝徐公小過時已有死道矣

我輩皆當聞此藥石

不拜吏部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

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羨之字）署紙尾不拜

吏部署紙尾者多矣

陶淵明

晉徵士三字千古快心

晉徵士陶潛卒潛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嘗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不久解歸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

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
縣吏請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
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潛自以先世晉臣不肯
仕宋世號靖節先生

我輩能直行其志便是快事

高允不奉太子指導

如此忠直不負君不負友可謂快心事

初遼東翟子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

讀史快　卷八　廿七

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黑子不以實對魏主
殺之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國史刑
石被收太子召允曰吾為卿導但依吾言魏主
問國書皆浩所為乎允對曰臣著述多於浩魏
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復解之魏
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族殿下哀
臣欲丐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
所難而允能為之遂赦之允退謂人曰我不奉
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沈慶之

宋鎮北太將軍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
公就第頃之宋主復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
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沈老有骨氣

游雅論高允

魏以高允為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
子樵採自給魏主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

中書令子採樵真人快

讀史快　卷八　廿八

袍廚中鹽米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游雅常
曰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事難得

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
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
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辨人主為之動
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震四海王
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

高子有仁人也

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
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慚於鮑叔也

游雅之論亦快

宋主憚興宗

宋以蔡興宗袁粲爲吏部尚書宋主好狎侮羣
臣皆有稱目惟憚興宗方嚴謙曹郞王耽之曰
蔡豫章（興宗文節）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私之日未嘗相召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爲人臣者不當如是耶

讀史快　圭

袁粲劉秉死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道成不克而
死粲謂其子㝡曰本知一木不足以止大厦之
顚但以名義至此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
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
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爲追者所殺

陳顯達戒子

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

誡子快

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豪侈顯達曰
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此王謝麈尾所以不快也

魏主讀書好賢

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
屬文多於馬上口占又好賢樂善所與游接常
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
見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亦是一明決事

讀史快　圭

吉翂純孝

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奸吏所誣當死翂年十五
乞代父命上開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舉充
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
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
之固辭而止

立身快論

房母禮義感民

房景伯爲淸河太守母崔通經有明識貝丘婦

妙解人

人列其子不孝。母曰民未知禮義。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卒以孝聞。

此母直三代以上人

辛公義

辛公義爲并州刺史。訟事立決。苟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不還閣。或諫之。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

讀史快 辛

非人聞之成自愧服。

皆是一法術此法術即教化矣

賊刼執事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天下懍懍。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爲。無噍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與封德彝論舉賢

上命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其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賜絹愧功臣

處功臣皆類如是

右驍騎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上惜其有功不加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有問者。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也。

讀史快 言

漢文帝同然亦恐有傷盛德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

論得痛快

恩其身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无為人所笑也

君臣各快論

樂

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以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不在樂

乎上曰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兩論俱快

上憚魏徵

大臣能使其君有所憚亦可矣

徵嘗謁告墓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又嘗自臂佳鷂望見徵匿懷中徵奏事故不已鷂竟死懷中

大亮密表削獻鷹

密表妙

上遣使至涼州使者諷都督李大亮獻佳鷹大亮密表陳聞上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作王會圖

三代以後一快事也

突利可汗入朝上曰昔人謂禦戎無上策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是時遠方朝貢甚衆服裝詭異命中書侍郎顏師古作王會

圖以示後

快圖

稱天可汗

可笑

遣都督李靖擊突厥斬首萬餘級擒頡利送京師漠南之地遂空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千古作道何如是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勤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旣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因勅百官自今詔勅未便者皆執奏毋阿縱不盡已意

讀史快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事小不得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明主快論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之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

讀史快 此諫臣快論也大都君當容顏臣當養氣要成雖不可語養氣而苦諫時或逢上怒神色不移亦難矣哉

女后如此千古有其快

長孫皇后

六月皇后長孫氏崩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命囚繫請自推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由是宮壼之中刑無枉濫及疾

好漢可宗

爲與上訣將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
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后
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及崩宮
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
以爲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
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
耳乃召玄齡復其位

李大亮

讀史快

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大亮恭儉忠謹每宿
直必坐寐進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
節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
家餘米五斛布三十疋親戚早孤爲大亮所養
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王師旦黜張昌齡

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
愛其文命爲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

也

王瑾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
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
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非令
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
其言

今天下傷雅道者多矣安得一起王公知貢
舉哉

惠妃疏諫

讀史快

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
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上疏諫其略曰
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
喪已成之我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
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
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又 長孫后

李敬業等起兵討武氏

設卿快李敬業恨則恨聽元忠

一檄足以傳駱公矣

九月太后稱光宅元年立武氏七廟眉州刺史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等各坐事遣貶皆會於揚州乃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辭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武氏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李敬業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破業

元忠何所見而云

兵敗斬之傳首至神都

罷武承嗣

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弒父者遂罷承嗣

何減狄公

徐有功

徐公可法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稱有功蹈道依仁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假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 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徐公逢革命之秋人主 威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

司而而已哉

快評

狄公勸立太子

昭遵公一人同功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由是召廬陵王還東都立爲太子

懷英委蛇曲折至此而后見其作用

王求禮不賀瑞雪

三月而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旣入求禮獨不賀

王求禮是一好漢决不爲李嶠决不爲兩足狐决不爲傳遊藝四時仕宦以其不同蘇模稜決之也

武攸緒請還山

初諸武用事獨武攸緒逃隱於山以避之至是以安車徵爲太子賓客旣至固請還山許之

武氏尚有此人

殺武三思

大將軍兩大功于唐

七月太子重俊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爲左右所殺

覺左右祖爲多事

臨淄王謀匡復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與劉幽求等密謀匡復或

有謀有膽

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狥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隆基勒兵玄武門。斬關而入。殺韋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比曉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相王即位、廢重茂復爲溫王

臨淄爲太子時圖自快人

明主快論

保衛御史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楊範臣諫求珠寶

胡人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因言市舶之利、上使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上遽引咎罷之、

可無臣前以此邪也

姚宋質疑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如此可以無闕政矣、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吳兢撰實錄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陰祈兢改數字、終。不。許。曰。若。狥。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吳兢眞史官、

唐獨有史

三人良吏

亦可謂

上封泰山、至宋州、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

牽之外、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濟州裴
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朕寘之坐隅。如三人
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

韓休諫疏

以韓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守
正不阿。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小
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
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

讀史快　四七

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論李林甫不可委政事

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
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
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
深言天下事。

劉迺遺昱書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劉迺遺昱書
曰、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
有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觀行於一揖、何
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
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
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杲卿罵賊

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
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王承業、承業欲擁

讀史快　四八

其功、利其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
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
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
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
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
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耶。我世爲唐臣、祿位
皆唐有。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臊羯狗。
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于中橋

之上而爲之北死馬不虛曰

蠟丸達表

顏眞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乃以眞卿爲工部尚書，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諸郡，及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靈武，益堅徇國之心

廣平王拜葉護

廣平王俶將朔方將軍及回紇西域之衆，與郭子儀克復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于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

一拜所屈者小，所全者大

何不併化列於官箚之條

擢魏濟蘇源明獄

以魏濟爲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初，濟隱居濟巖山，安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會官軍平東京，濟謁廣平王俶於道，詣京師。上命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者，故上擢二人以前臧

列所愧心亦自快舉

快論

李翰論張巡

追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等，皆官其子孫。議者或罪張巡食人，以爲若全人。李翰爲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皆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

非此何以破庸人之論

全天下臣循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山是始息

楊瑒論制科

四月禮部侍郎楊瑒疏奏古選士必取行實自隋始制進士科至高宗時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公卿以此待士父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衆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不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明經進士並停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楊瑒平章事

以楊瑒常衮同平章事瑒性清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illegible]丞崔寛第舍宏偉亟毀之

宰相何事不可爲只自家無望不足服人耳

淄青軍士反正

上却李鶚所上慶雲圖又縱放諸國所獻馴象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悦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楊炎擢皐刺史

曹王皐爲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刺史始皐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處君親皆得

段秀實擊朱泚

朱泚以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也遣騎

士劫至間計秀實說使開諭將士奉迎乘輿泚默然不悅一日又召令言秀實議稱帝秀實勃然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衆前殺之泚遂稱大秦皇帝

良惟段笏俱足千古

高重捷李日月母

將軍高重捷與朱泚驍將李日月戰被伏兵斬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

首亦哭曰忠臣也結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驍死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後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李晟克復京城

六月李晟等大陳兵擊朱泚克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梁庭芳斬首以降晟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

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車駕至長安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

如此露布方快甚

李璀石演芬告懷光反

八月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

爲備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竭力不能起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懷光又有養子石演芬常遣人詣行在以懷光謀反告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

如天地開自有人心

胡人不能與心。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諱尤
使左右聲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徐敬業許遠李璀滑芬皆不愧忠孝者也人
在自立耳豈以家世累哉

劉玄佐母

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玄佐母雖貴日織
絹一疋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
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適獲我心

陸贄

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
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
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遂罷爲太子賓客

二爲人人宜書紳

陽城救陸贄阻延齡爲相

四月裴延齡又譖陸贄失勢怨望貶爲忠州別
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
皆想望其風十日城必諫諍死職下及王與客
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韓愈作諍臣論以譏
之城亦不以屑意及贄貶中外惴恐無敢救者
城率諸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無
罪上大怒欲加罪太子爲營救乃解金吾將軍
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
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

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乃
改城爲國子司業

直臣何不可爲哉

陽城爲刺史

安得治民如治家者

陽城左遷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賦不登
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
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稅城自

囚於獄。判官驚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不去。城不復歸。判官不安辭去。後又遣他判官按之。判官載妻子中道逸去。

兩判官皆有心肝

黄裳勸請太子監國

黄裳勸請太子監國

初杜黄裳爲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官。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黄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

口議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黄裳偉然

李渤

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政得失。輒附奏陳論。

徵士必如此方人已無負

李吉甫進賢

以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安得宰相留心人才如此者哉

裴垍能受言

上嘗問裴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垍

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然能受直言。先時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高而能容人所難

戒宣慰使

正月南方旱饑。命鄭敬等爲宣慰使賑恤之。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卿輩宜識此意。莫效潘孟陽飲酒游山而已。

眞聖主

贖魏徵第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徵玄孫倜貧甚以故第
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
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上乃出內
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夷簡奏徐晦爲監察御史

中丞李夷簡舉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
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
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
布衣蒙楊君嘉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後
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
臨肯負國乎

嗣具服

李絳盡言

初李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
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
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也
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霽曰卿
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
如

李絳不進羨餘

以李絳爲戶部侍郎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
餘卿獨無進何也絳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
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
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哉

李絳不避嫌

正月李吉甫逆吐突承璀意擢元義方爲京兆
尹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因言
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以詰絳絳對曰同年
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宰相職
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
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非法之公也
上曰善

談治道不倦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光顏辭美女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都統弘欲倚賊自重不欲速平道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之曰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

不如是何以爲光顏

淄青平

李愬用弘山屢敗李師道兵都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捕斬之淄青悉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公權以筆諫

上愛柳公權書跡召爲翰林侍書因問卿書何能如是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士大夫能書貴者故使人主以技能畜之愧此多矣

儒衡揮青蠅

宦官崔潭峻爲元稹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同僚皆可以羽揮者也

韓愈爲京兆

以韓愈爲京兆尹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吏人吐氣

李絳彈溫御史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疋、侍御史溫造彈祐違勑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祐可嘉

以高瑀為節度使

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大曆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倍息貸錢億萬、賂中尉、然後得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事出執政、自今鮮債帥矣

杜牧兵

杜牧讀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作書名罪言、謂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為浪戰、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謂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

魏謩能盡言

上取李孝本二女入宮、魏謩疏諫、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朕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因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杜悰以不選娼女入相

上勑監軍選揚州娼女善酒令者入宮、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狀上、曰杜悰得大臣之體、朕甚愧之、勑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朕令但御如得一魏徵矣

韋澳出鎮河陽

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附

知時事故不佳乎出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
鎮河陽

千古至言

足以激勵

勅于延陵

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入辭上問建州去
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在彼爲政善惡
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卽萬里也

責令狐綯

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
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鄭州刺史便道之官
上見其謝表以問綯綯對曰以其道近省迎送
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防

英明

問其所設施知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旣行直
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接對羣臣

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事威嚴不

宣宗可謂能主矣

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
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乃起入
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
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葉京沈廢

何有上 不信 後世之 無也

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
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及
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謗議諠然遂沈廢終

身

楊復光義盛周岌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黃巢初陷長安周岌
降之嘗夜宴急召復光酒酣言及本朝復光泣
下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
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
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
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十人使復光帥之以擊

季世爲官者當法此二公

朱溫敗之遂克鄧州

北韓南郭

四月以郭禹爲荊南留後荊南兵荒之餘止有千餘家禹勵精爲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晩年殆及萬戶時藩鎭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讀史快 卆十

有補學

師範教子孫不忘本

以王師範爲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官到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命客將扶令坐廳事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兵當至言

柳玭戒子弟

以柳玭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

凡人門第高可畏不足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且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德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可畏不可恃也故脩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亦一小快

誅宦官

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屢敗儲峙已竭城中食盡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

讀史快 卆木

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解和奉車駕還京上喜收全誨斬之並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入長安復以崔胤同平章事胤復奏宦官典兵預政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盡歸之省寺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伍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

掃、

承業終身稱唐官

晉王遷晉陽王遠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政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承業靳之曰、錢所以養戰士、不敢以爲私、王怒索劍、曹太夫人聞召責之。王叩頭謝、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燕

國公、承業不受、稱唐官終身、

張承業卒

魏州得國寶、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曰、吾王世忠於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生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主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遂邑邑成疾、不復起、壬午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當使曹馬輩愧死泉下○此識見亦何必減漢和唐宗也

李夫人可人意

李夫人諫率民財

漢主遊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有後唐之劉后亦應有後漢之李夫人

逐王守恩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郭威自河

信守恩得快活

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務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

何必滅辭公之空頭勑

孫晟以死報國

唐主遣司空孫晟使周請奉正朔周主遣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晟謂仁

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降周主聞之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周主釋之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曹翰與飲酒從容問之終不言　乃謂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

唐世一人

李筠死義

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先是帝遣

歸道李

筠嘗為一傳

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乃約北漢同舉兵帝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而自帥大衆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筠走保澤州帝列柵圍之入其城筠赴火死

周世一人

論李漢超

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民有訟其強娶已

女及貸錢不償者上曰汝女不猶愈為農婦耶漢超不在關南汝家能保所有財耶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女并所貸勿復為也漢超感泣益修政理

處置妙

郭進以軍校破北漢

郭進為西山巡檢使有軍校詣闕訟進不法事上察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圖效信

有膽氣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其人卽踴躍赴戰大捷進卽以聞

亦猶處李漢超之法也

劉溫叟

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重厚淸介光義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卽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告乃命輦歸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上嘆賞久之及溫叟卒帝聞請除上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

拾擁墜齒

帝在後苑挾弓彈雀有稱急事請見人者及見乃常事耳帝怒曰何爲急事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柄撞墜其兩齒其人徐俛地拾齒懷之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自有史官書之帝怒釋賜以金帛

雖釋怒無解其恭也

不詰朝士名

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時人服其量

亦善處置法

李昉

李昉罷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溫顏易正色難

种放不起

徵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被徵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遂种疾不起

賢者母也愧天下名士多矣

田錫

侍御史田錫卒錫慕魏徵李絳之爲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及卒悉焚封疏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

焚封尤鄭公所難

林逋

杭州處士林逋力學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孤山足不及城市帝聞之賜以粟帛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程琳爲御史中丞

以程琳爲御史中丞張知白曰最器程琳嘗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太后姻家王蒙正子殺人太后諭琳坐家奴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卒論如法

古直臣

張知白

張知白卒知白爲相慎名器抑徼幸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

此所以器重程琳

劉太后

二月皇太后劉氏崩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內外賜與有節時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至是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地下乎帝

悟遂以后服殮、

請遣使巡行

七月旱蝗、詔求直言、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范仲淹安撫江淮。

王曾正色立朝

王曾罷尋卒、曾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平生志不在溫

飽、及帝初即位、太后將有專制之意、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出是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臣矣、曾有所進士人、莫知者、范仲淹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獨少此耳、曾曰、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

范公之論亦自不可易

吳生曰、志不在溫飽此五字、唯維節克有之、惜哉其未竟用也

以韓范爲樞密

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先時召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論竦陝西喪敗事、乃罷竦而用杜衍、蔡襄因言曰、陛下罷竦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謂一賢進、則其類並進、一邪退、則其類並退也、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可以愈病壽民。要在信任不疑。乃可必其效耳。國子監直講石

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修蔡襄等並爲諫官、夏竦且罷、因作慶曆聖德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石介多事

露立禱雨

時天久不雨、帝每焚香上禱于天、一夕聞雷起

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每拜謝方升階、又曰
比欲下詔罪己。恐近崇飾。不若夙夜精心密禱
爲佳。

富主北事范主西事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帝方銳
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
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仲淹因上十事
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帝以平治責成輔相

十事。明黜陟 抑僥倖 精貢舉

擇長官 均公田 厚農桑 修武備 推恩信 重命令 減徭役

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
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
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於是小人始不
悅之矣、

亦有宋一時

唐介直聲動天下

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彥博
免、時張貴妃寵冠後宮、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
徽使、唐介力爭之、帝諭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
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閤侍通宮掖
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
富弼、帝怒、卻其奏、時彥博在帝前、介又責彥博
宜自省。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修起居注蔡
襄趨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
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帝
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
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

方不負一介字

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快其

帝問宰相於王素、素對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其
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乃召文
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制下、士相慶于朝、帝遣小
黃門覘知之、諭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
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

夢卜哉。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
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
將相皆得人矣。

惟宦官宮妾不知此、夷狄所以知也。

包拯知開封府

以包拯知開封府、拯性峭直、不飾辭色以悅人、
咸宦爲之斂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
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

讀史快　　全

笑比黃河清焉。

能安君尊國者、必此等人也。

司馬光知諫院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
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
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光對曰、臣言此自謂
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
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人君大德有三、曰

仁、曰明、曰武、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有三、曰
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
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
送樞密院、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
實、帝深納之、司馬光疏請豫建太子、知江州呂
誨亦言之、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曰朕有
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
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

讀史快　　全

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
力贊之、議乃定。

有此數賢、朝廷省多少事。

趙抃

以趙抃參知政事、抃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
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

一路福星

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言于朝曰、以

可人

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狗辨已甚須
侁往救之此一路之福星也安得如侁百輩布
列天下乎

范景仁

以范鎮爲門下侍郎辭不拜鎮學本六經遇人
必以誠愼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雖在萬
乘前無所屈天下稱范景仁司馬溫實不敢有
所軒輊

讀史快 全

[illegible]

孫固

知樞密院孫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
而益信故更歷險夷而不爲人所疾害嘗曰人
當以[illegible]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

傅堯俞

司馬光嘗稱傅堯俞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
吾於欽之畏焉及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傅侍
淸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爲相

遽至是乎

范純仁爲尙書僕射

以范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入謝太后謂曰或謂
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
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
陛下加察及親政事大防欲以楊畏爲諫議大夫
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不以爲
然

讀史快 全

鄒浩諫立劉氏爲后

子茂生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上疏
言妃與孟后爭寵而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
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浩對
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
疵耶帝變色明日章惇詆浩狂妄逆除名羈管
新州初陽翟田晝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
立晝謂人曰志完（鄒浩）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

雪夜讀用公論爲之泣歔欷哭

衍罪盡迎諸途見浩出涕正色言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初浩將論事以告其友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乎子雖有親移孝爲忠可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與浩治裝且慰安其母還者以聞逮下獄回曰實嘗與謀坐除名徒步出都門其子追及問家事不答又有會誕者嘗三有書

勸浩論孟后事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於其始爲不知幾云

人所以嘗求友也安得人皆賢友如此者哉

任伯雨

擢權給事中任伯雨初伯雨爲右正言半歲間凡上百八疏曾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真也伯雨論疏力時布欲調和元

介甫不令看隆不作耕業日欽以八行文字食于人其務華而

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且欲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

曾布亦可愍伯雨自大賢流亞

安民不忍鐫碑

詔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

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閱者愧之

安民遂千古

程頤著書

程頤學本于六經動止語默以聖人爲師嘗言農夫祈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

說快也 尚程先生讀左知愧悅矣 陳公快人

而浪度歲月宴然爲天地間一蠹唯鋒聖人遺書庶幾有補附於是著易春秋傳

陳禾碎帝衣

爲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禾疏劾其罪論蔡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

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不祥語遂有是謫

曹輔諫帝微行

帝數微行秘書正曹輔上疏切諫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等皆云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遂

編管郴州

衛兵彼哉

劉安世獨存

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爲章蔡所忌貶竄極惡遠地無不歷之群賢凋喪而安世巋然獨存蘇軾嘗許元祐瘞人云器之眞鐵漢

陳東請誅六賊

大學生陳東等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

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東虜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復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眞快言○陳太學安得不有千古

陳東請復李綱

金幹離不使來詰責用兵違誓之故且更召他王爲質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及都

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李邦彥等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衆皆奮躍

東此等氣便可吞虜

安國言事

李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珏胡國于遠州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詆于帝及綱罷珏當制珏謂綱勇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南仲大怒乃出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稱宗翁翁

金兀朮犯東京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留守宗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衍果用澤計設伏夾擊以敗金人又金人復入滑州澤部將張撝往救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不及因與金人大戰敗走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嘗憚之對南人必稱宗爺爺

洪皓流遞冷山

逆豫獻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迫使任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殊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乃在夷狄乃在夷狄一校

武穆大破金人

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

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所部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兩爺爺千古

世忠大敗金兀朮

韓世忠大敗金兀朮于江中虜兀朮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曰還我兩宮復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有閩人教其舟載以火箭射篛篷世忠兵潰兀朮始克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北

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修之冲乃為神宗考異明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先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之情狀悉著

鉄山軍

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避復筠江州於是俊軍有鐵山之譽

兀朮大敗和尚原

吳玠大敗金兀朮于和尚原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盡髡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衄深以為愧

襄漢悉平

以岳飛兼荊南制置使時楊么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

行趙浙與么伙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係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踰月襄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小寇縱横遂動

廟算今猶令人思弱宋時也

韓世忠大敗金人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參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事爲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浚至命知樞密院事浚謂趙鼎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諭子才之功也浚赴江上視師將士見浚勇氣十倍金師自淮引歸劉麟等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又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

知之而旋罷爾主哉

湖湘平

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么死湖湘平先是有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曰都督少留不八日可破浚曰何言之易曰因敵攻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果八日而捷浚曰岳侯神算也

請進兵恢復中原

張浚令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雖死亦快

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泝復中原。不許。飛乃還。

胡銓抗疏

胡銓抗疏言。王倫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秦檜腹心大臣。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参政。而漫不可否。臣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書上。謫昭州。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

書。金人募之千金。師古坐流袁州。朝士陳剛中以啓賀銓之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敎復謂人曰。項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敎復不以身計誤國家

罷權吏部尚書晏敎復。敎復力詆和議。秦檜使人諭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至。敎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劉錡順昌大捷

東京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初錡率所部四萬八赴東京。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順昌。欲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謂東京已陷。請以精銳遮老稺順流還江南。錡曰。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寘家寺中。

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圍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卻之。復以步兵邀擊。金兵溺河死者不可勝計。乃移砦於李村。錡復遣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

汴門之、師十萬衆來援、曰劉錡何敢敵我、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期日錡先毒潁河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接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走、死者數萬、兀术營用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鐵浮圖、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專用以攻堅者、至是皆爲錡軍所殺、兀术遂拔衆還汴、洪皓自金密奏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是可惜也。

真可惜

虞允文大敗金師

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誓衆、明日濟江、允文奉命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犒師采石、而王權已去、顯忠未來、允文恐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允文斥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立分命諸將甫畢、敵艘數百艘、絕江而來、士殊死戰、遂大敗之、亮率軍趨揚州、爲其下所殺、金師北還、允文還自蕪江、入對、帝慰藉加歎、曰允文朕之裴度。

北賊難于裴公矣

金兀术郾城大敗

岳飛大敗金兀术郾城、先是飛留大軍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术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第斫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奮擊大破之。兀术大

檄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復合師二十萬段額昌飛使王貴及于雲又大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飛又大敗兀朮于朱仙鎭兀朮走還汴飛遣使修治諸陵

召還事便不忍說

劉子羽

捉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料敵以機殆無遺算其爲政發姦摘伏若神輕財重義振人乏絕吏部郎朱松病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

張浚直前求乘輿所在

召張浚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勸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

辛次膺直言

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罔皆被論罷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膺爲首

胡銓言虜不可和

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親祀使金議和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請奮乾斷追回使者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可無靑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卜帛而就十賀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黃治

黃治爲中丞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

快人可決

貴與快人

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
神

賜陳亮及第

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高氣邁所交皆一
時豪杰志在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嘗
圖秘錢塘謂其城可灌也淳熙中更名同詣闕
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
然震動將擢用之為會覲所沮至是策進士極

言壽皇盛政二十八年寧有一政一事不在聖
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觀色者亦既凡
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哉帝
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授簽
書建康府判官尋卒

千載有生氣

趙方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

快余

立一日紀綱少知甯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
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
為名言

有司當書為驗

客談余安裕

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甥也客有
甚談安裕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
中劉而歸學者羣登其門請升講坐陳同父

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緊藉聖賢豈可升坐
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
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策辱人官為國子
監官可以考校令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
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辯者畏其勢也此三等冒
之緊藉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
字乃緊藉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頌之也客
大慚

汪立信

以汪立信爲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立信遺書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而歡深宮、嘻倣湖山、欲拱揖指揮、不亦難乎、爲今日計有三、內郡多兵、宜盡出之江淮、以實外禦、無事則往來游徼、有事東西齊奮、互相應援、此上策也、輸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

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于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爲招討、立信受詔、即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于此、立信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乃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文天祥起兵入衛

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

故不自量、欲以身徇、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

不感動者人心滅矣

三賢議興復

陸秀夫聞二王在溫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

宜中在淸澳遣使召之宜中來謁亮節秀夫與議興復乃詔張世傑于定海奉二王爲都帥秀夫先入閩中撫安生民無以三人何以成宋與文信公皆志同道合者也

李庭芝姜才死節

揚州守將朱煥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從姜才死之時元阿朮圍揚久庭芝守禦益

力及臨安旣降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旣而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入東海庭芝旣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泰州會姜才疽發不能戰泰州守將開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乃皆殺之揚民聞之莫不泣下

文龍不屈

興化軍陷知軍陳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械送杭州不食死

秀夫立帝

五月帝即位皇太后楊氏同聽政初端宗崩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帝時年八歲

文信國公死義

殺故宋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帝欲用之天祥不屈意欲

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取文丞相、帝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立贊、帝乃詔有司殺於燕京之柴市、俄而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子成仁。孟子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北人聞者、皆爲流涕。有殺。南。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舁天祥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

文公亦不如是不快而已

謝枋得死

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魏天祐逼枋得北行、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而下、皆不失爲忠臣、天祐曰、辯、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遂不食而死。枋得平日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學者師尊之、所學有詩傳註疏行于世、

集恨題詞

古今事快者少而恨者多快者可以無言而憾者不可以無言快者懦夫亦必以爲快而恨者俗士必反以爲快屈原九歌蒙

騰浩渺自痛自捫而椒蘭戹之女嬃詈之宋玉景差始從而招之無片言及于懷王入關也子長乃取爲列傳之綱領而維節又揭爲集恨之眉目乃今而原

可慰矣荊卿恨之變也黨錮恨之尤變也志決身殲孔明恨鬱鵡折韋與五王恨長唐與貂寺終始宋與歲幣終始白馬淸流崖山海颶百世下猶傷嗟涕淚

而揆厥所自豈曰無端葢踈能失臣弱爲六極其來久矣維節之于此數者低徊反覆而不覺其言之長也故顛之以屈原而結之以和議之于割地啄泰一

也而我
太祖高皇帝之驅元以洩宋憤與
漢高帝之入關以復楚讐亦一
也有文山正氣歌可以持宋之
敗而有維節讀史一編直可以
佐我
明之中興大江以西忠義文章形
滅神存在我維節秉嶽靈而再
來亦復何恨
甲戌秋日年弟薛寀題

讀史集恨目錄

讀史集恨

瑞金楊以任惟 著
毘陵薛宷諧孟父 定
金沙龔鉻澂洲父
古吳龔舜韶玄升父較

屈平作離騷詞

秦王約楚王會盟於武關屈平曰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蘭勸王行王入秦秦伏兵武關劫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初屈平仕楚懷王爲三閭大夫至是爲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飛頓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遷於江南平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古今死忠者不少必爲道義名節不得不死耳若論道義名節則屈子儘可不死屈子之

死根於至往實是千古未有

荆軻刺秦王

刺是一策厭賢、而変不肖可只、殺其後、也奈何、以劫反、反地乃、主意耶、奈何之、事宜可、亦之秦、故當以、劫反從、地為上、者此新、軻之所、以見敗、也

初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不禮、丹怒、亾歸、怨王欲報之。聞衛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請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殺之、時秦將樊於期得罪、亾之燕、軻曰今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也、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於期慨然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立死、乃裝遣入秦、軻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揕之、未及身、王驚起、袖絕、軻逐之、王環柱而走、左右擊之、且曰王負劍、遂拔劍斷其左股、解體以徇、於是益發兵伐燕、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李斯詐詔

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祕之不發喪、高乃與斯謀、詐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責扶蘇不能闢地立功、上書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葬始皇於驪山下、

斯一時爲趙高所劫誘、殺嫡立幼、斯豈意遂亾哉、然而遂以秦亾矣、乃知學術不正者、央不能持之于一時功利之際也、已吾黨居恒清夜愼之哉

二世然趙高言

二世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陛下嚴法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令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僇死

以性善為訓者于逆際見順焉以性惡為訓未有不順于惡者矣此斯高所以同惡而吾必歸獄于荀卿云

李斯阿二世意

二世數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秦民益駭懼思亂

到底李斯只是無識

李斯初是功名士也至此化為富貴人懼者謂何阿者謂何嗟乎哉吾黨功名中安可不存道德之意

亾國如此

章邯去秦降羽

秦兵數敗二世使令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至軍報曰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勝高必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乃降於羽羽立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將其軍爲前行

高卽見而盐兵已無救于秦亾矣能戰勝疾功二語每每覆亾一轍

相國請苑得赦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帝卽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楊維節曰讀此而嘆世途可畏也益人心未有不相忌者也初謂項劉之故只爭一大度一意忌耳今乃知聰明人忌亦使得忠厚人忌卽敗矣

陳平可誅

太后王諸呂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太后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

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祖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退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今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由後陸子交驩之言觀之乃知平勃二人此時原無心肝

惡臣然心如此恨哉盎北

鼂錯以更令受戮

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遂使中尉召錯斬東市謁者鄧公上書言曰吳為反計數十

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忠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良之口外為諸侯報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曰吾亦恨之

世安得死其身以安國如錯者哉總之景帝朝亦難為臣矣

人主未可仁道然亦未可察察故曰假人成人心而天下和平嗚呼盡之矣耶

汲黯沼淮陽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居淮陽拾載卒

汲公去而朝廷輕矣

雋不疑戒酷吏

上以法制馭下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數歲乃頗得渠帥散亾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死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見不疑曰凡

不爲聖明諱此語哉

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爲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有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江充間害太子

初上生戾太子甚愛之後嫌其才能少有類己

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使大將軍青曉之以己意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又上用法嚴多任刻吏太子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因妬恚更相訐告以爲咒咀上無道上心既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從出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自臨斬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復亂吾父子耶因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時帝在甘泉聞變大怒詔丞相輔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皇后自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

偏怪漢臣滿廷此書反上自三老

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隸臣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困於亂臣充結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太子自度不得脫即自經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時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

此時亦易言

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悟召見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明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惜哉此二語無以告之武帝也石德之計固

讀史恨 十二

差矣然使此時丞相能有壺關三老之識力以相明何至賊人父子哉嗟乎惜矣三老一書乃天理人情之至處人父子之間者不可不知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

書生心腸如是那管人國家大事

可笑

京房以占驗殺身

魏郡太守京房以學易占候災異有驗數見召因奏考功課吏法云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下羣臣議不用又嘗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然爲亂者誰上曰不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事者是矣蓋指石顯也上曰已論竟亦

讀史恨 三

不能退顯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死

人言京房以占候殺身然如房之死亦何愧于易學哉明哲知幾是庸人護身符也可嘆

貢禹證
貢今人
亦辯

石顯薦禹

石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倚附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聞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顯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

貢禹爲其私人何也吾輩每爲小人所倚重不可不三思無中其餌也

薛諳孟日維節固天下之所關綱羅而延入者也觀其言知其心踈踈㩼㩼殆難爲禾食

王章以剛直死獄

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於是章薦馮野王欲以代鳳鳳聞之憂懼乞骸骨太后垂涕不食上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鳳聞憂懼鳳非卽殺章者上使劾章何爲哉要之庸主不可與忠言耳

劉向上封事

凡三公昔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賓客競爲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劉氏王氏不並立且言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書奏上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終不能用

此眞太后之福也卒不用而王氏滅昔之積慶轉爲禍皆悲夫

王嘉還詔嘔血死

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上發怒、孔光等劾嘉請召詣廷尉、嘉遂不食嘔血死、

孔光之罪豈待附莽哉

王良見拒友人

王良拜諫議大夫、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後以病歸、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見、

讀史眼　十六

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漸自後連徵不應

布被瓦器亦何爲乎

韓歆以剛切禍身

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一日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遣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遂爲聖主之累矣、有道之不可以危言如此

誰謂剛切不禍身哉

讀史眼　十七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爲賂遺、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攻之、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無敢違者、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有逆謀、上知之、以朝廷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前鄭衆係興之子、此鄭衆是宦官）謹敏有心機、遂與衆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迫令自殺、

和帝賢于成帝多矣

班固死獄中

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文人無行往往自禍如此嗟夫何如司馬公哉不令子雲反嘲耶

帝賢鄭衆

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多受少帝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

鄭衆自是好的大長秋自是應得所以制宦者存乎后王耳

處置得立和帝亦賢主哉

與偕死之江門

說長沙之卒同

皇太后竇氏崩帝本梁貴人出不得共死太后崩始有言之者三公奏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勿議但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梁氏自此盛矣

三公無學

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皆自殺騭不食而死閻皇后兄弟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内寵始盛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諫不聽時詔遣使者大修王聖第楊震上疏極諫樊豐等共譖震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門人諸子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見日月因飲酖而卒

可感

此可恨

張楷責樊英

初南陽樊英以學行有名前後禮請不應帝後以策書玄纁備禮徵待以師傅之禮英始就聘及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此之謂盜虛聲

皆遺奈何

梁冀誣固喬

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皆倚望焉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誣固喬與妖賊劉鮪文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併喬下獄俱死獄中

其時可恨其言可師

袁閎築室

袁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卒于土室

避智之方

校尉袁紹說太后兄何進悉誅諸宦官進白太

其計不從惜哉

后不從紹爲畫策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從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未至進爲中常侍張讓等矯詔所殺紹聞進欲害乃勒兵捕諸宦官者無少

長皆殺之張讓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讓投河死帝獨乘一馬從徐舍南行卓迎帝於北邙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有廢立之意遂廢太后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遷太后於永樂宮酖殺之袁紹橫刀長揖而徑出晉不同逆

本初始意亦佳

帝病命輔太子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爲詔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勿爲惟德惟賢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帝崩於永安亮奉喪還成都

亮卒軍中

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蔣琬字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卒于軍中諸軍還成都謚諸葛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

長使英雄淚滿襟

詔罷州郡兵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

與銷兵鑄鏑何異

此晉將者梁緯一人而已消滅之數如此辛好之哭亦應可羞梁公子難下

晉義士貞女

漢劉曜攻陷長安帝出降曜獲晉將梁緯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緯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令自殺緯妻辛美色曜將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曜曰貞女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宋公爲壇於南效即位徐廣流涕哀慟侍中謝晦謂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事固不可同

此何等事也徐廣徒以流涕當之而尚謂爲過人心無良亦至此哉

魏人可事

詔誅檀道濟

宋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朝廷茲畏乎適中魏人計耳

直筆之臣那能然刻石以自彰何爲哉崔公亦不聞了春秋之義矣

魏殺崔浩

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浩嘗自謂才比張良

而稽古過之魏主使浩與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浩刊所譔國史於石以彰直筆載魏先世事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恭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殺之而夷其族

王景文竟爲謝死

宋殺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后兄剛正自持常憂盛滿屢辭位不許帝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有異圖敕景文自殺景文正與客圍棊叩函看已置局不神色不變局竟徐曰奉勑見賜以死乃作啓致謝飲藥而卒

可悲可恨

張嵊不就虜求恩

景使子鑒冠吳興太守張嵊書生不閑軍旅嘆曰吾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被執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并殺之

書生一死何故了閑茂其語自壯

魏人殺梁主

魏遣于謹宇文護等伐梁梁主好談玄聞魏兵至尚戎服講老子登城賦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之者魏攻城急梁主乃焚古今圖書以寶劍擊柱折之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遂出降十二月魏人殺梁主繹

千古大笑事

五子不以壽終

上自謂前世天子病於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以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無此憂然令諸子分據大鎮驕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

處置得宜雖旁有姬侍子不同母亦何憂哉

村生竟料之外

固知正身之主必須處置得宜

裴西域圖何知剝亾撫安論也

使吳至此歎

裴矩獻圖致亾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以獻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郡縣糜費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亾

可恨小人長君如此

王薄據長白山

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也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

千秋同慨

[illegible]而其

上因珪出美人

上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之為是耶非耶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珪曰昔人有言於齊桓公曰郭公之所以亾由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桓公然之而卒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

納曹刺王妃更何如

當誅

褚遂良叩頭流血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宮中、既受顧託、不以死爭、不可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終執陛下手、謂臣等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因置笏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上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李勣齎璽綬、冊立皇后武氏、

武后之禍成于李許、人知之矣、呂氏之禍成于平勃、後世反有恕詞、何也、

當誅

宋璟謂張說不可黨邪陷正

魏元忠為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遇、今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與戩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昌宗將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証元忠、說許之、元忠與昌宗爭對、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璟謂曰、名義至重

不可黨何也正使有私竄太后之說不反覆耶嗚呼國事臨其成敗利及身家小小必爭賢者罔知是乎

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趣說使言、說曰、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之爾、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治之、遂貶元忠爲高安尉、戩說皆流嶺表、

張公復唐之烈不足以贖此愆也

薛劉言二凶當除其後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等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何及、不從

事理昭然、而兩公不悟、功成志足、而禍生乎

所不戒也

高力士爲監門將軍

蓋以小臣求入防矣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上在藩邸、力士傾心承奉、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宦官之盛自此始

宦官總不宜使有功

罷璟頲

正月宋璟蘇頲罷、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

清正難爲閑然

師、將選、多邀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于上前、問云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罷璟頲、

以優間賢、玄宗之不終也、夫何怪乎

以裴光庭爲吏部尚書

以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後世吏治不彰每多坐此

讀史恨

上教安祿山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惜其驍勇、執送京師、張九齡批、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玄宗本來庸主

以李林甫爲相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于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林甫恨之、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于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寖疏之、於是九齡罷、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不允恨善張公矣姚元之如在必不至此

讀史恨

九齡罷而亂端見矣

一日而殺人三子林甫只爲宮相可寵虐可小人何所不至哉

武妃害瑛瑤琚于城東驛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駙馬都尉楊洄、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于上、上欲廢之、九齡曰、三子不聞有大過、奈何一旦欲以無根之語廢之乎、惠妃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常處、九齡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而止、九齡罷、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廢瑛瑤琚爲庶人、賜死城東驛

玄宗非入

武妃不死玄宗之亂不待楊氏矣

此巨萬何自出哉

言利

是時楊愼矜以言利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上使堅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擢爲陝郡太守、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

李邕具殺

殺北海太守李邕、邕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才使氣、遣羅希奭杖邕殺之、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爲下才人之淚

盧邕品各不同、死于李林甫、亦自有生氣到今

殺國忠貴妃

上遣使趣歌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引兵出關過賊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源翰大敗諸軍皆潰乾祐遂克潼關上懼召宰相謀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命龍武大將軍陳立融整比六軍獨與貴妃姊妹妃主皇孫及親近宦侍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有老父郭從謹進

讀史恨　三八

規切快痛之言

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慰諭而遣之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

怒會吐蕃使者遮楊國忠馬訴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并殺韓國秦國夫人

士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陳玄禮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

讀史恨　三九

貴妃死而人心生

大識

於佛堂縊殺之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上按轡久之乃命太子從後宣慰之父老因留太子願帥子弟從破賊太子不可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

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安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宣言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玄宗使聰明

房琯以戎務委二書生

房公亦有心人也大都才不逮耳

上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己任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言於上曰房琯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流也上由是疏之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進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

房琯不用兵亦不至盡喪其平生至此近世亦有名士談兵卒以誤國者可勝痛哉

爵輕賞重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又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道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可笑

張公巡忠義貞奇才膽陽之前與漢中之險皆千古大痛

尹子奇戰睢陽

冬十月尹子奇圍睢陽張巡屢敗之相拒日久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羅雀掘鼠甚至殺愛妾殺奴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

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皆被殺許遠被執至洛陽死于偃師巡與賊前後大小凡四百餘戰殺賊卒十餘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臨機應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令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與兵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每戰巡立於戰所爲士卒倡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城已陷三日矣

郭李恢復兩京張許守死一邑論功政不相下而其精忠大節則有唐不可三也

李唐諷上

端午日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

俱內人處至不子至此

念之朔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竟不敢詣西內

泣者何心長者何意

史朝恩恐殺

史朝義爲官軍所殺、李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等諸軍皆逃、懷恩恐賊平寵衰、奏以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爲河北諸鎮節度使、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衰世朝廷事事類此

柳伉上程元振疏

程元振專權自恣、忌功害能、人畏之甚於李輔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言、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踈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囘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

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内史隷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車駕還長安、郭子儀帥百官及諸軍迎

於滻水東、伏地請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柳伉差足人意

宦官魚朝恩典兵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總禁兵初肅宗以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其後宦官典兵卒以亡唐

宦官典兵卒以亡唐可畏哉

僕固懷恩反

僕固懷恩反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其將白玉焦暉率衆攻僕固瑒殺之懷恩與麾下三百人渡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以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

此有恩

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具禮葬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初懷恩謀反其母提刀逐之欲取其心以謝軍中世稱其母爲賢

書生能料敵

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燧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數言和親便上許遂定以渾瑊爲

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大譟出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以走麾將卒皆爲虜所追擊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是夕韓遊瓌表至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

戎猾如乩可安中朝忍所惡也

書生乃能料敵如此之審耶初吐蕃尚結贊息
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
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
燧使并獲罪可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瑊之得脫亦天也

伊周管葛復出

惡于造承小人

識

上得風疾不能決事常居深宮獨宦官李忠言
昭容牛氏侍左右應事先下翰林王叔文可否

然後宣中書韋執誼承行其黨柳宗元劉禹錫
等共恭謀議汲汲若狂互相推奬曰伊周管葛
復出也其門車馬如市

劉柳生無識耳文人戒哉

初入平章之心何在哉

李吉甫惡直言

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
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
於陵韋貫之署爲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
言直泣訴於上貶考官併罷覆策學士裴垍僧
孺等久不調

裴度求退切諫

淮西既平上寖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轉運

小人然哉

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以鎛
异並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裴度恥與同列
上表求退不許上疏切諫天下治亂繫朝廷朝
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
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
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
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旋自隳壞使四方解
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可惜

度奏除姦

元稹與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忌裴度、先進重望、恐後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凡度所奏軍事、多從中共沮之、度上表言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足平、不則逆賊縱平無益也、表三上、上不得已罷

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知罷弘簡解稹已有一線之明而恩遇如故明仍晦也可嘆

請銷諸道兵

書生之見誤大事矣

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銷諸道兵、上從之、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臨時召募、皆烏合之衆、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方略、故雖以裴度元臣宿望、李光顏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迄

唐亡不能復取、

幸不爲亡秦之續耳腐儒誤國如此

德裕排私

何賛皇如此也

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全從門戶起見所以可恨

高駢不敢出兵

黄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已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

遂使天子蒙塵、

唐進士梁震歸蜀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季昌愛其才識、留之

欲奏爲判官、震恥之、又不能去、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若能去則多此一稱、故亦是恨事

以曹彬米信潘美伐契丹

以曹彬米信潘美等帥師伐契丹、時賀懷浦與其子令圖、好論邊事、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釁以取燕薊、帝然之、故有是命、及諸將陛辭、帝命美但先趨雲朔、彬等宜持重緩行、及彬等乘勝而前、次涿郡、耶律休哥率精鋭設伏、絶宋糧道、彬以食盡退雄州、援餉引師緣白溝河、與信會、休哥以輕兵薄宋師、因出大

兵逆戰岐溝關、宋師敗績、死者過半、帝召還彬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謂樞密使王顯張齊賢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顯等咸慚懼、若無所容、

欽若小人不足恨、祇恨王文正

耳何其[illegible]以事也欺天子甚矣

孫公勝文正矣

降天書

帝猶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耳、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曰、

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帝尚猶豫、會幸秘閣、問杜鎬河圖洛書事、鎬不測帝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帝因語羣臣、夜半忽見神人告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皇城司奏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遣二臣升奉以

先有田錫、後有孫奭

下、王旦等皆稱賀、獨孫奭言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十月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王旦真可恨

放四賢

放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理尹洙、歐陽修于外、初仲淹以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又爲四論、譏切時弊、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出知饒州、余

靖尹洙、並以爲言、皆落職、歐陽修遺書責司諫高若納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若納上其書、修亦坐貶夷陵令、館閣校勘蔡襄因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修而譏若納、人士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

一時不成朝廷矣、幸賴有此一詩

任福戰死

元昊遣衆寇渭州、韓琦命副總管任福將兵禦之、將行、琦戒之曰、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遇敵、戰于張家堡、敵佯北、福等兵益進、至好水川、與夏軍遇、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福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左右伏兵盡起、福力戰而死。奏至、帝震悼、徙琦知秦州、

福飛名將爲能計戰

呂夷簡罷

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言、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禍爲智等事、夷簡見之、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恨遲聞十年。至是蔡襄復言、遂罷相、

夷簡猶賢者

韓琦歐陽修上疏

杜衍罷、衍好薦引賢士、革小成怨之、御史中丞王拱辰尤嫉之、衍壻蘇舜欽時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拱辰聞之、諷御史魚周詢恪劾其事、被斥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得罪、衍遂不安、求去、出知兗州、韓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

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以正輔弼。房忘身立事。古人所難。今不顧毀譽振舉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疏入不報、琦恐求補外、罷知揚州、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

死有道服也夫

真忠臣矣

禍也疏上下報

叅知政事唐介數爭論新法不勝憤疽發背卒

是謂真人

此輩人白死忠何異

呂誨卒

提舉崇福宮呂誨卒先是誨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秪惟躬涉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矣光呼曰更可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真忠臣○若說天下事不可爲矣何以成呂誨哉近世士大夫每喜言此盖以無爲之者而遂謂不可爲耳

願在經筵每進讀色甚莊多用古禮蘇軾謂不近人情每加玩侮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怨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賈易朱光庭等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不問於是胡宗愈孔文仲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云上疾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言奏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當國羣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分洛黨蜀黨朔黨而各有輔之者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是寇之招也唯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童貫馬植天所以命之而亾宋也

賢者之過至此〇因賢者相攻而後小人用之天下事未必皆小人壞之也

初呂大防稱楊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超遷爲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上疏乞紹述先政章詢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李清臣等又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天下小人如楊畏者可勝道哉

李良嗣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良嗣本燕人馬植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于人貫使至盧溝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直與之約攻遼其國可圖也於是命爲秘書丞賜姓趙尊議圖燕

女直合而宋亾童貫之罪上通于天然亦豈非天哉

晏空城河川之賦遂於名遂乃以社稷之本秋

金遣銀木可來歸地定盟

金遣銀木可來歸地定盟先是趙良嗣至蘇議燕西京之地金主曰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輸本朝乃令良嗣歸報時左企弓嘗獻詩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

一寸金故金人皆初約要求不已良嗣還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復遣良嗣往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遂遣使持誓書來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地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

當時謀國者如此宋安得不亾

將不相和千古同嘆平仲之躁殞哉

殺穀并二子與之

金幹離不襲平州、張瑴奔燕山、幹離不來責納叛、遂欲以兵攻燕、詔猛穀殺之、函其首、併瑴二子與之、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矣、因力求罷、自是降將卒皆解體矣、

畏敵至此可恨亦復可笑

平仲先期敗績

時朝廷日輸金帛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四方

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弟師中至、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平仲方劫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李綱率諸將出封丘門、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

以三鎮地界金人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人、幹離不旣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

告辭北去、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失此一會求遂無如金何矣

种師道罷

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度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度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

真何不納何

以李綱爲河東南路宣撫使

以李綱爲河東南路宣撫使以救太原時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帝欲遣將援之南仲曰非綱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韐副之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綠此以去公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

太原之潰奈何許不然無救乎李公

宗澤孤軍進衛南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以孤軍進至衛南又大敗金師又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師卒無至者遂不果

失此一時恨成千古

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慮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因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從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既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而國不可爲矣

他不足道張浚乃至此哉

殺陳東歐陽澈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上書乞留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又疏請帝親征還二聖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不報會澈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遂斬二人于市

二生遂已千古

宗澤卒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擧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又子穎素得士心都人請

與王丈郢同恨

繼父任、時已命杜克不許克酷而無謀悉反渾所爲、索騎離心盜降者復去剽掠矣

渾此時較武侯尤難矣忠臣發憤而死讀之使人泣下數行

張浚敗績

張浚使劉錫帥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敗績、關陝大震先時諸將王彥吳玠郭浩皆言敵鋒方銳、我兵上下情未相信且宜各守要害待其敝而乘之浚並不從卒致喪師失地自是關陝竟不可復

浚可恨甚

張浚用三人上以爲非是

以王似爲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上幾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玠開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浚用三人不足贖劾綱之一失也

張浚治師江上

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大詆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暌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請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車駕

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冉言撿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冉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此時尚容將相不和哉

岳飛乞終喪浚以張宗元監軍

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先是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者、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陝、開府潼關、號召五路將遣師前進、豫必棄汴走河北、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寡諭之、復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于帝部、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浚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因與浚忤、卽日上章乞終喪

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浚怒奏飛積慮在于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張宗元權宣府判官、監其軍、

一張浚失策三件賢者宜其稍秦檜也

帝欲竄浚以求解

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于劉豫、執呂祉殺之、張浚聞瓊叛、祉死、始悔不用飛言、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耳、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初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天子方厲精克己、事無巨細、必以咨浚、浚去、檜諷言者論之不已、帝欲遠竄浚、趙鼎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儻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

浚之當竄不止一端、然據彼時論浚、又當以鼎言爲是也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又言檜可大任、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浚鼎皆爲檜所賣、非檜奸有餘、而二人之智不足也

岳飛奉詔班師

岳飛奉詔班師、自郾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時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香盆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

於中泉朱之前郾陽之臨郾城之勞于古四帆

行兀木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其衆內附、飛大喜、語其麾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從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初兀木敗于朱僊、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兀木悟、遂留不去、及飛還、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此恨無絕期

宏淵不助顯忠

金孛撒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按兵不動、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無鬭志、顯忠知勢不可孤立、嘆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兵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富平之敗失于用劉錡符離之潰失于用宏淵淮西之叛失于用酈瓊呂祉張公之功名幾何哉

許割四州

金人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盧仲賢往報、帝戒以勿許四州、湯思退等僉許之、仲賢竟爲金人所怵、許割四州以歸、帝大悔、

庸奴誤國至此

張浚卒言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時湯思退主和議、罷浚判福州、浚尋卒、浚終身不主和議、歿時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

讀史眼　四　　　　圭

與李岳相失、亦當死時引咎

計召斬夔

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在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夜召夔計事斬之、後非姚世安代師、所丞相謝方叔意、召還玠、不自安、暴卒、蜀人悲慕如失父母、

讀史眼　四　　　　圭

一時賢者盡矣

維飾于帝王尤推光武于將相
尤推李鄴侯誠然哉光武高在
日趨北而不南鄴侯妙在調宮
闈而因護功臣此皆識急着耳

光武不北則無漢此晉宋之所
以淹蹟鄴侯不調宮闈而護功
臣則無唐此張德遠之所以孤
立坐困而光武則不特用識兼
亦推誠蓋以鄴侯之駿快而遊

汾陽之博大恐厥祖高帝亦未
免讓一籌耳維節識足千古功
足千古豈獨其文千古

甲戌秋日年弟薛宷題

讀史集識目錄

智果識瑤

尹鐸保障晉陽

張良從沛公

張良兵破嶢關

樊噲諫沛公

董公說漢王

九江王歸漢

田叔善處梁

因徙致族

武帝識日磾

張騫使烏孫

霍光日磾輔太子

帝從封事

上善賡言

鄭昌識言

冀遂化民

黃霸不棄許丞

趙充國留屯田

韋玄成感諭憲王

王嘉上疏

楊雄上書

馮異降漢

殺續自懟

鄧禹進說

馮異進說

耿弇策秀

渡河遇任光邳彤

願爲大樹將軍

耿弇進玄蕭王不可罷兵

銅馬破降

代禹討赤眉

君臣相約
屯田京西
李泌力保太子無他
上與泌論盧杞
陸贄奏論六失
裴李言錡財可代百姓租賦
以興爲魏博節度使
李絳言以錢賞田興軍士

李絳不私親故
裴度知李光顏立功
用度一人破二賊
裴度許私第見客
裴度誓必滅賊
裴度不疑蔡人
爲重胤處置得宜
柳公綽誅舞文吏

裴度聞失印自若
李德裕言遣使往諭三鎮
懿
上與韋澳令狐綯謀誅宦官
薛保定治宦官
簡閱諸軍
息兵
張汴忍赦侯

問莊宗自斷
樊若水請闕上書造浮梁
曹彬總師伐唐
上如西京還東京
帝命知州
授繼恩宣政使
以呂端平章事
陳恕薦寇準

李沆述事
寇準用人不次
演乘間言
曾言詔包藏禍心
范仲淹兩上疏
夷簡奏禮宜從厚
仲淹奏禁追詆
小范知延州敵人相戒

范仲淹書諭元昊
對使焚書
犒賞諸羌
富弼焚書出使
琦還定討伐之計
杜衍治平章事
王安石變風俗
蘇轍言免役法

滕甫言君子無黨
轍斷青苗法為害
司馬光論惠卿不正
帝問升之安石于光
鮮于侁三難
費太后言燕薊
蘇軾陳役法
尹焞母

何㮚言三鎮不可棄
宗澤願王勿行
張所擬振河北上言
李綱陳之事
李綱陳急務
李綱言新恩廣赦
李綱計迎二聖
宗澤表請還京

目錄終

讀史集識

瑞金楊以任維節父
毘陵薛寀諧孟父　定
金沙龔銘澂洲父
古吳龔舜紹玄升父　較

智果識瑤

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賢於人者五，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以五賢陵人，而甚不仁，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楊維節曰：然則賢不如愚矣，乃知未有不仁而能賢者也。古人立心以此

薛諧孟曰：一仁字實在沙中被維節揀出〇

可定武斜之得失

損戶多民乃心乃治也時何以加此

中有主故也猶之不失簡子於中也

尹鐸保障晉陽

初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伯爲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使爲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萬家之邑。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

從者曰。宜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與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薛諧孟曰維節謂襄子之論長子邯鄲晉陽也猶之不失簡子使中快哉言乎簡子之授簡也授之以赤子也

張良從沛公

子房有必人去

陳人秦嘉起兵於郯。聞陳王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以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

大凡爲不可了者其分多之人必棄去之沛公可謂英華兼焉矣

張良兵破嶢關

子嬰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曰。不如因其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兵妙法

樊噲諫沛公

沛公見秦宮室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悉召諸縣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評諸孟曰。守天下之策在此

董公說漢王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

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擧也。漢王因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擊楚之弑義帝者

評諸孟曰。取天下之策在此○董公之議與子房上下

九江王歸漢

漢王謂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

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之將獨韓信可屬

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

也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

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隨何至九江

說黥布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

者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強天下負

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

王收諸侯守榮陽下蜀漢之粟楚人深入敵國

老弱轉糧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托于危亾之楚臣竊為大王不

取也布乃倍楚與何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

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

屯成皋

捐此三人一言而天下之勢已決蓋非三人

不能制楚非漢不能制三人良已計之審矣

○不六六國與王三人致可對者

田叔善處梁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初栗太子廢竇太后請立

梁王為嗣袁盎諫不可梁王由此怨盎乃與羊

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盎及議臣十餘人於是

帝遣田叔往按捕詭勝王令詭勝自殺時太后

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

至霸昌廄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

乎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

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

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太后立起坐餐氣平

復梁王因上書請朝伏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

泣如故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臨江王能忠臣耶觀郅都之所以死故知處

人骨肉間事者當以田叔爲法

因徙致族

今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從主父

偃之說也但又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

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中大俠也亦在

讀史識　八

徙中衛青爲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

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

睚眦殺人甚衆軹有儒生坐客譽解生曰解專

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

以此責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

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罪甚

於解知當大逆無道上聞之下吏捕治遂族解

公孫弘卓議主父小人亦惟分封徙民之議

爲大識見

武帝識日磾

渾邪王太子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日

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拜爲侍

中甚信愛之賜姓金氏

楊維節曰容貌可以取人如此○武帝英雄

其取霍光日磾乃又者恭謹中蘇子謂帝于

惟武帝爲知人信哉

讀史識　九

騫使烏孫

張騫建言宜厚幣招烏孫以斷匈奴右臂既連

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上即遣騫使

烏孫因分遣使大宛大夏諸旁國於是西域始

通於漢

斷匈奴右臂此漢弱匈奴之第一策也古今

制夷狄者可師其議

霍光日磾輔太子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喩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毋令匈奴輕漢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愼如此上尤其奇異之

楊維節曰篤愼而后能深堅于霍金二人如之

帝從封事

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今光死子禹復爲右將軍兄子山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皆從之

霍光之族滅其時君相不能無過

上善廣言

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謂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

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謝曰此非臣等所及也

由是見器重

朝廷所以宜重維術有行之士

鄭昌疏言

詔置廷尉平四人每季秋後請讞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令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令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楊維節曰蘇子曰法制其畧人戒其詳可與鄭子此言參合而思之

爲郡之須知千古皆然是故吏治詩而天下平矣

龔遂化民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召問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安之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郡移書勑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又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

薛諳孟曰維節之不肯爲邑也爲是故也然則天下之善爲邑未有如維節者也

爲吏者當識此

至論

黃霸不棄許丞

黃霸爲潁川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欲白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以是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治邑去太甚古今不易之論

深心

趙充國留屯田

先零與諸羌皆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冠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迭上屯田奏帝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下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嘉納之於是報充國留屯田

內外俱得人

楊維節曰趙公非獨有將略也更具大識

是

古帝大書有本係前人

如子莫若父

韋玄成感喩憲王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宣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覇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因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上嘗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細微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孝死弗忍也

乃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于兄欲以感喩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置官安太子妙甚

王嘉相品乃見于末世

王嘉上疏

四月王嘉為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不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古今治之不成皆坐不能持久能獨一守相為然

楊雄上書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言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奈何疑而卻之使有恨心書奏天子從之

薛諸孟曰匈奴逆節著則誅未著則撫此不佚所為歎惜痛恨于先後之遺句也

馮異降漢

劉秀徇潁川屯兵巾車鄉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異願歸據父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君臣相遇豈何然哉

殺縯自懟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執縯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官屬迎弔秀秀不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不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為破虜大將軍

維節曰難哉難哉貌念和而中念苦矣乃能使人懟也誰謂人心不可感

鄧禹進說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名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爾因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諸將皆庸人無深慮遠圖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說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

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楊維節曰此爲中興第一佐以其發踪指示也

馮異進說

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恩澤秀納之

楊維節曰真人真心此以集勲也

耿弇策秀

耿況遣其子弇詣長安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北馳上謁秀留署長安與俱北至薊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楊維節曰南將安歸乎几錯矣幸有弇也

渡河遇任光邳彤

大司馬秀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中擾亂秀趣駕而出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至河河氷亦合乃命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解至南宮遇大風秀引車入道

豈非天哉

[illegible]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
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
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聞秀至
大喜邳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邳彤曰吏民
歌吟思漢久矣王郎假民烏合無有根本之固
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
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非計之得者
也秀乃止任光發旁縣得精兵四千人秀乃移
檄邊郡郡縣乃復嚮應

楊維節曰非邳彤又幾錯矣西還將老子更
始前乎

號爲大樹將軍

秀進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
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帝王之度
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
諸將並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
將軍

有大度者必有卓識也

耿弇進玄蕭王不可罷兵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
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起兵莫不歡喜如
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
貴戚縱横元元叩心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
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
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
始

帝王之度

楊維節曰光武中興吾必以耿弇爲第一

銅馬破降

蕭王擊銅馬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伏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種種見光武術數之妙然能以至誠行之兵

見有用術而敗者矣

代禹討赤眉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時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之勅異討諸不執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旦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識此方可論功

馬援辭述去雒陽

公孫述卽帝位於成都囂使馬援往觀述援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

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援歸謂囂曰上才明勇

卓識

幸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嗜與高帝同嘗曰卿謂何如高帝樓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嘗恚不悸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君臣相遇千載可感○凡修飭邊幅者其人必易與也不獨一公孫子陽

興不願封

封陰貴人弟就爲宜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

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

此與知雄守雌之言也故上感帝而下感妹

千古格言千古卓識觀漢時諸戚家直如犬豕

鄭衆不往梁松請

陵鄉侯梁松坐怨望誹謗下獄死初上爲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宮無外交之義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唯衆不染於辭

馬將軍神人有以哉

太后不封外家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爲言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有不傾覆其國者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復請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如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易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上

乃止。

錫綏節曰馬將軍豪俠好義却不許子孫效之何也以太后爲女以馬廖爲子將軍之所留遺多矣不然杜季良之風未有不爲霍王之敗矣

張奉賢毛義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義均俱以行義稱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能孝者必弟其感兄之言不獨情至亦由識至

奉亦賢者

不提白不尚奇

諸言涼州不可棄

鄧騭會公卿議欲棄涼州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露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今割地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卒然起謀則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善其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掾以安慰之

薛諧孟曰是是

最緊得是

虞詡殺賊

鄧騭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

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民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可同也

張奐不納金馬

張奐擊南匈奴破降之羌豪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卻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為羌所患苦

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薛諸孟曰廉勇固兵事第一

蔣琬爲尚書令

常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大器人處武侯之後、自宜如此鎮定耳

徐邈不改常

武問盧欽曰、徐公邈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

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爲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有常便是有識、彼占風候氣人可資一噱

羊祜督鎮襄陽

信約之服不如羊公之巡邏然亦與摩之時分之也

晉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督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羊祜鎮襄陽先著者此

祜以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王濬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時作船木柿、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吳彥取柿白吳主、請增兵以塞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鐵索斷江敗亡之計往往如此

皆名虛位者成哉

祜不然衍言

祜從甥王衍嘗詣祜論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薛諧孟曰大約華競二字是夷甫膏肓疾

羊祜固請伐吳

晉羊祜固請伐吳、可免阻兵相守、無使天下困於征戍、議者多有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事

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使事者限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羊祜入朝、面陳伐吳之計、曰、謀之雖衆、決之欲獨、晉主善之、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平吳之後當勞至慮方見長識不然無辭于山公矣

傅咸上書

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也、

救弊之論自宜如此

韋忠辭張裴

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

此亦易識惜當時人多爲浮華汩沒耳則不得不以先見推韋忠哉

異次尾曰張裴卽不敗而棄禮附后亦君子所恥就者也我輩論人當者成敗之外自立當者禍福之外

溫太眞餞錢鳳行間

王敦親任溫嶠嶠乃繆爲勤敬晧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僞辭敦不許嶠恐已

旣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飮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飮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

司徒導言不可徙都

[illegible][illegible]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議論紛紛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由是不復徙都

司徒賴有此耳

顏含致仕

光祿勳顏含以年老致仕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隆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隆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知此論性命却好

庾翼薦桓溫

初庾翼薦桓溫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英雄識時務之言非獨能識人也

蔡謨議褚裒

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疎短

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後裒果敗還

如觀掌果

晉室之得于桓氏利劉裕爾乃復使裕以令節終也豈不爲千古社稷臣乎哉

劉裕與何無忌劉毅、共謀興復晉室、趣京口、收合徒衆入斬桓修、衆推裕爲盟主、玄憂懼特甚、或曰、劉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擧大事

哉故知人之有才識者未必能立名節也吳牛日誰飾之言凡矣然亦名飾名亦何當非才識之人哉

何謂無成、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並進、玄軍大潰、走尋陽、襲斬之、裕入建康帥百官奉迎乘輿、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穆之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薛諸孟曰如裕者眞可惜亦唯維飾能爲裕

惜

崔浩識劉裕

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雖留兵守之、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薛諧孟曰六句遂為鉄案

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遥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魏王遂如統万謀襲平涼、

崔浩識虜

王仲德量諸賢墮計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今當修復、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凍、河氷堅合、自更取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泝河西上、魏主命諸軍收衆北渡、於是青兗皆平、諸軍咸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併力完聚、若河氷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十月魏進攻虎牢、拔之、彥之引兵還、

王仲德識賞

兵大挫彥之坐免乃以檀道濟帥衆伐魏
彥之非能當魏者此仲德之所以憂也○欽
戊相避魏非力屈而宋非戰勝其喜者眞愚
耳

宋主不從沈慶之諫

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
慶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
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

恐重辱王師宋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
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
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
乃大起軍旅、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魏主擊之玄
謨退走、魏主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
望風奔潰、魏軍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宋主登石
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
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

老成深于見事者

封狼居胥之意安在哉

胡馬至此

有慶之不用乃思道濟哉

魏主重刑

魏主勤於爲治、賞罰嚴明、尤重刑罰大刑多令
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多以爲言、上曰、滯獄誠
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
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
而加矜恕爾

語自有理

亦是一說

魏高歡遺後

東魏高歡卒歡性深密、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
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
犯、由是文武樂爲之用臨終謂子澄曰、侯景專
制河南、嘗有跋扈之志、我死、堪敵之者、惟慕容
紹宗我故不貴之遺以留汝

善遺後

高熲策取陳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熲請辟言揣摩以疲其農時、又將因風縱火焚燒其廬舍儲積以謂其財力、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其民何罪

魏爾朱兆不聽諫

魏爾朱兆委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不聽、

宇文泰識高歡

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詣晉陽以覘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爾、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表泰為夏州刺史、

針鋒相對

彥謙玄齡知上高孝基知玄齡如晦

況說且君又甚其君有因者惜無為人所親哉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

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亦明白易曉者、況房公乎

英雄首識虞

世民西上見玄齡

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不如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乘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濕城

讀史識　畧

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罄竭心力，知無不爲，

爭先處強

知己能用知我何爲用

敬德節堅志不能不爲動也

世民得敬德獲報

世民擊劉武周，大敗之，武周走突厥，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降，已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遂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率步騎萬

讀史識　畧

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會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亦誠亦術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劫命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從之

戴胄得臣君之道

上不輕赦

上謂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夫養根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薛諧孟曰從古未有倚一時之名而不敗也與其多赦何如慎人

上以養民命舉

上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得其善惡之跡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親民不可不擇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

安得不成貞觀之治

詔羣臣議處降唐部落

突厥既亡其部落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

區處之宜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請因其離散各置君長使不相臣屬以分其勢魏徵請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唯溫彥博謂突厥窮來歸我宜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以禮義數年後悉爲吾民可選其酋長使入宿衛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於幽靈諸州其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殆與朝士相半

鄭公策爲長

魏徵兩言教化

初上嘗與羣臣語及教化、恐承大亂之後、斯民未易即化、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乃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耳

鄭公三代之佐

玄齡身任

房玄齡以度支關天下利害、有闕、未得其人、乃自領

薛諧孟曰、老成安肯以國家妬人

成器自立隆基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成器能全父子兄弟之道、故有此辭、否則不以

嫡長致爭者

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稱元之文武全才、堪充河東總管、上詰出張說之意、皎叩頭首服、即召拜爲相、元之知帝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十事、請帝度可行否、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倖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宦豎不與政、五願絕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任臺省、七願接大臣以禮、八願羣臣

宋得治道

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道佛營造十願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戒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謝張九齡以元之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朝臣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湘州刺史

元之既度其身又度其君者

制選永為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不可易

知人之言

盧懷慎伴食宰相

以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舍人齊澣曰余為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面以不及對似舍人亦無骨鯁者

宋璟不語思勗痛抑靈荃

姚崇薦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不與思勗交語思勗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璟爲相務擇人使百官各任其職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生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靈荃痛哭而死

宋公自治議畢

陸象先政尚寬簡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大哉此人語

張嘉貞不營家產

工部尚書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昔諸孟曰子弟以酒色敗家正猶人臣以貨賄敗國耳生靈脂膏入其室而益從之危哉

張象不從或勸

以楊國忠爲右相國忠爲人強辯而輕躁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或勸陝郡進士張象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象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古今以來倚冰山者可勝道哉

[illegible]一此爲中興第一著

裴杜五上牋

太子至平凉朔方留後杜鴻漸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兵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願殿下

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卽位于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改元至德以裴冕同平章事

辟勸皆是

泌辭宰相

初京兆李泌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召見于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泌若驟爲宰相後安得畢盡其志哉

李泌策偷賊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願勑子儀毋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

鄴侯兩語皆大識見語

其首使賊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其勞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布置處便是鄴侯陣法

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請與泌除害泌問爲誰倓擧良娣泌曰此非人子所言也倓不從

李泌全倓與輔國良娣

上欲立廣平王俶爲太子李泌請俟上皇之命李輔國外恭內狡陰附張良娣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二人罪惡二人因譖倓謀害廣平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內懼謀去輔國良娣李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耳

薛諧孟曰善處人君臣父子之間者祇用逆法

大議論語

李泌計疏爵土賞功臣

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海內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多以官爵使祿出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不難制也上曰善

非良策然此時亦不得不然

以疏爵土爲非良策則開國承家之制宜去

李泌以去諷以黃臺瓜辭諷

上聽李泌言遣使請上皇還京師因就李泌欲同僧寢泌求退且云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大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曰非也建寧耳上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以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又忌而譖之故泌爲此言

辭語入人至情

薛譜孟曰情景俱千古笑啼所萃大都長源統天下事若身在碧落俯觀醯雞自然歷歷他人咸卑巖或平陸涉窪障之未免失照卽照出而尚以身處毀譽禍福中著足成礙耳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朔方河中等軍副元帥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者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者悉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郭令此舉唐可以息亂矣

甲寅上皇崩上以寢疾發哀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眞定亂才

子儀不許褻戰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時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是夜出陳於乾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涇而遁

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段秀實教將以道

段大尉人質直

初郭子儀鬬虜還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取晞軍士暴橫者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往晞門謂晞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至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謝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

薛譜孟曰此郭令公眞知已也

李抱眞雄視山東

以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眞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莫都試實行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亂世不可無此條法

子儀自耕爲勸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東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爲將者誰如此

信之言賞之爲儀言不足慮邪

郭子儀因子自罪

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特禮重稱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爲也公主恚奔奏帝子儀因曖入待罪上曰鄙諺云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不獲人疑魚朝恩所使上見子儀語及子儀但流涕稱臣久將兵不能

讀史識　書

禁軍士或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處置悉妙

子儀諒朝恩不害

魚朝恩邀郭子儀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其將士亦請衷甲以從子儀不許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以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讀史識　奎

薛諧孟曰令公之見面純誠素孚而因以示之也其見朝恩乘未白而欲以明之也所謂山鬼伎倆有限亦所謂老僧祇有寸鐵可以殺人

忠信既立仇可爲恩惟郭令公哉

命主留務

二月郭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黃裳之心儀之心也故命之

崔石甫不賀朱泚獻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百官

讀史識

皆賀崔右甫曰物反其常何以賀為

想當時百官皆猫鼠故相賀也噫吾尤不罪百官而罪朱泚之獻

諝善為之地

裴諝善為子儀地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令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薛諸孟曰此與段太尉同心裴諝可稱直而

讀史識

銳

祐甫以獻錢慰勞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所獻錢賜之使人人戴上恩又使諸道聞知之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祐甫兩全其美不則正己之獻姻几為君上

之治納

劉晏理財榷鹽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証成之詔賜死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焉又令知院官始見不稔端則先申應免救助之數及期即與奏行不待困弊流亡餓莩而後振又榷鹽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糶於商人

任其所之自徐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謂之常平鹽先是關東穀運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爲患晏謂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造船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並無沉覆之患又於楊子造船處艘給千緡或言虛費太多晏謂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作事必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又力勤於作爲事無闕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幹辦者皆莫能及

利臣如此識大體悉人情者古今不數見也

李泌劉晏皆一時間氣取生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令公疎虞每客

正月陸贄勸帝改過以謝天下上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赦文止於知過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自責慰撫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切切待之如初朱滔雖連坐效順亦與維新唯朱泚竊盜名器暴犯陵寢義罪所宗不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間架竹木茶漆榷鹽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武俊悅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稱帝如故

勝子甲兵

贄奏瑊晟可任

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吐蕃引兵歸國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奏瑊晟諸帥才力可任不宜猜忌犬羊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上謂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奏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合宜不若假便宜之權可激其死綏之志

陸公爲內相於大將得成功于外

相公于內將成于外從古皆然吾于陸公瑊晟爲曰

朱泚攻貝魏久不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令兵攻泚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謂今日之舉係天下之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約爲兄弟誓同討賊武俊指日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欲遣使貢獻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時關中斗米五百錢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不如此安能裕國哉

上惡李楚琳不已因謂陸贄曰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者咸謂之權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蹕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邦而長奸邪也

惟陸公方是可與權者

李泌保滉

韓滉在江東聚兵修城或言其有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所以修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今其子皐爲郎不敢歸省者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復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上即下泌章令皐歸覲皐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

附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還之時，陳少游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矣。遂加滉平章事。

薛諧孟曰：非滉則無江東，非泌則無滉。

陸贄奏言任德

大臣深見

上使問陸贄：今後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謂乘勝討淮西者，如此則四方負罪者疑建中之憂行將復起矣。乃上奏，謂聖主敷治服暴，任德而不任兵。上因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亦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張延賞入相

初，李晟代成都，因取一營妓，與張延賞有隙。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哭泣，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爲僧，不許。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仍表薦延賞爲相。

功名之際難言

君臣相約

何務深見

以李泌同平章事，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約，卿與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泌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李晟、馬燧皆有大功於國，有讒之者，願陛下勿害之。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之，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

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泌處人處已皆得

屯田京西

七月募戍卒屯田京西初上與泌議府兵因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久荒

所收必厚戍卒因屯致富則不復思歸其有及代願留者即以所開田授為永業其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如此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也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亂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有矣始募戍卒屯田京西

李泌力保太子無地

肅宗女郜長公主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李昇等於嶺南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敢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

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殺臣子臣死矣其誰承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又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此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今陛

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無他矣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之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

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國軍及朕家事皆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日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當時事如鄴侯之盡言誠難能容鄴侯之盡言者亦難固知善處人父子間者亦出君臣之相得始也

上與泌論盧杞

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

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卓論

陸贄奏論六失

陸贄奏論備邊六失、一曰措置乖方、二曰課責虧度、三曰財匱於兵衆、四曰力分於將多、五曰怨生於不均、六曰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兵衆將多後世通病

初西川節度使韋皐卒、副使劉闢自求節鉞、上初嗣位、姑許之、至是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

發兵圍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謂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委軍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鎭、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鎭、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上深以爲然、

裴生言錡財可代百姓租賦

劉既平鎭海節度使李錡、求入朝、既上表稱之、計窮謀反、詔發諸道兵討執京師斬之、有司籍錡家財、欲輸京師、裴垍李絳俱言、錡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遠近失望、願以其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卒從其言、

以興爲魏博節度使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牙將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疑興、收士心、欲殺之、不果、及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爲副使、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謂不必用兵、懷諫乳臭子、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行當自歸朝廷矣、既而懷諫果委軍政於家僮、衆憤怒大譟、拜田興推爲留後、興謂衆曰、汝行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

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日諸魏博
監軍以狀聞上曰絳揣魏博情若合符契吉甫
又請遣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田興奉土
地兵衆坐待詔命此時正可推心撫納若待將
士表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非出於朝廷也
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
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此政善制藩鎮處不用兵而朝廷尊卓謀国
大手也

讀史識　　全

李絳言以錢賞田興年士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
州之地來歸剜河朔之腹心傾叛乱之巢穴不
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作四鄰
之勸請發内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之
所與太多上以白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
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惠而
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乎借使国家發十五
萬兵以取六州朞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
萬緡而已乎上悦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
以錢賞軍士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
者數輩見之相顧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
興陳君臣之義聽之終夕不倦

李之用恩真裴之用兵其事政相表裡者

讀史識　　全

李絳不私親故

正月上謂宰相曰當爲朕惜官勿私親故李吉
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獨謂相臣職在任人
宜問其才器不宜避親故之嫌若用非其人則
朝廷自有典刑親故自不可私也

問才器不問親故自是相臣之職

一怒恰奸之害所以中興也

裴度知李光顏立功

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往行營宣慰、因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有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

用度一人破二賊

六月以裴度同平章事、上自吉甫卒後、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密遣行刺、不

日元衡早朝、被賊暗中擊殺、取其顱骨而去、又擊度、傷其首、京城大駭、或請罷度官以安恒劉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乃以度爲相、度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上悉以兵事委之、討賊愈急、

此韓愈所謂斷也

裴度許私第見客

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盗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宰相公忠何妨私第一見

裴度誓必滅賊

十二月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討淮西、時諸軍

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蓋不與此賊俱生、上悅、以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撫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

今安得一裴公哉

切要之言

裴度不疑蔡人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卽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唯禁盜賊鬭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讀史識 朱

薛諸孟曰晉公可矯漢高之矣

烏重胤處置得宜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屢拒朝命者由州縣各道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illegible]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請詔示他鎮漸收其權上乃詔諸道支郡兵馬並隸刺史總領其後河北諸鎮

横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云

柳公綽誅舞文吏

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謂之得常

讀史識 仝

裴度聞失印自若

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若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所以能了淮西也

李德裕言遣使往諭三鎮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遏監軍自請爲留後、上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皆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因問制以何術。德裕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若遣使往諭三鎮。河朔故事。原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即委二鎮攻之。三鎮聽命。則稹必成擒矣。上喜。遂命德裕草詔。乃王元逵何弘敬爲招澤潞使。遣刑部侍郎李回。宣慰三鎮。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上黨。即有變矣。未幾。郭誼斬劉稹首以降。上問何以處誼。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所爲。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來。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上命收誼等皆斬之。

贊皇信有相才

能誅所以惡盡爲遠到

三獎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德裕請將帥出征屢敗者。其弊有三。一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不預聞。一監軍各以異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一監使悉選驍勇自衛。其在戰陣者皆怯弱之士。戰鬬功、今悉革之。且河北三鎮每遣使至京。德裕面諭使歸告其主。務以忠義立功業。結知明主。故所向有功。三鎮不敢萌異志。

上與韋澳令狐綯謀誅宦官

上託詠詩、召翰林學士韋澳、屛左右、問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因問以制之之策、對曰、若與外庭議、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其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末策也、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

君臣之謀密矣、猶令宦者竊見、從來事關閹寺、未有不盡人短氣者

余何徵明東漢之末業也

薛偓定治宦官

以韓全誨、張彥弘爲中尉、崔胤以宦官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胤諷茂貞留兵宿衛、諫議大夫薛偓、以爲不可日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必欲盡誅宦官、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無、若盡誅之、恐生他變、胤又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陛下詔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所以愈恟恟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有善則奬、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鎭之、公正御之、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上深以爲然、胤復請誅宦官、全誨等教禁軍諠噪、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

薛謂孟曰偓于此金無杳奄氣因知聲色場中亦有可見英雄者

簡閱諸軍

累朝來、姑息宿衛之士。不行。簡閱。由是羸老者衆。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且曰。兵貴精。不貴多。今何殷。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

當今以爲急務

息兵

帝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僭竊相踵、鬬戰不息今欲息天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向來方鎭太重故天下不安耳。今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安矣。帝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飮酒。酣飆。令釋去兵權。出守太藩谷爲擬藥且與約通婚姻使上下兩無猜疑次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鎭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矣、

張封恩赦侯

南漢主鋹、委政群小、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所居宮殿飾珍珠玳瑁奢淫無度、上聞之嘆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潘美將兵伐之、擒鋹送汴、封恩赦侯、鋹在國多酖毒臣下、一日帝幸講

武池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捧杯泣帝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耶取酒自飮則酌以賜鋹

鋹以帝爲鋹耶故發自布戰兇之象

問莊宗自勵

伶臣李承進者逮事後唐太祖問莊宗享國不久故承進言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威令不行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信賞必罰政是帝王之道

樊若水詣闕上書造浮梁

讀史識 八

命曹彬帥師伐唐戒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城陷之日愼無殺戮且以劍授彬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初唐樊若水以舉進士不第謀歸宋乃釣魚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濟師帝然之命荊湖造船數千艘以備及彬師南下渡江若履平地敗唐師

若水之言粗是

曹彬總師伐唐

曹彬歸自江南舟中唯圖籍衣衾閤門進牓子云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將人焉其不伐

初彬總師伐唐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也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耳美覘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主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讀史識 八

多得錢不似往江南將矣

上如西京還東京

上如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弗從晉王光義言非便又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上不答晉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遂還東京

讀史識　矣

帝僉知州

以楊延慶等為知州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

仁人長者之言

授繼恩宣政使

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蜀亂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可授他官於是以繼恩為宣政使以張詠知益州時繼恩上官正等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詠至具餞舉爵激正等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

讀史識　老

使繼恩平亂其命將者先非矣

以呂端平章事

以呂端平章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淸簡爲務、帝手札諭中書事必經端參酌、乃得聞奏、

信之眞用之確

陳恕薦寇準

初帝卽位、命三司使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

恕久不進、屢詔取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求罷、帝令薦一人代、恕薦寇準、乃以寇準爲三司使、

薦得其人準何忝于恕

李沆述事

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聞、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寇準始與丁謂善、屢薦謂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遵法度、識大體、人莫敢干以私、治第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illegible]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薛謂孟曰唯識高者方能品高彼求田問舍系愉於溝皆未知子孫之終無守法也

寇準用人不次

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識耳

卓論○安得兼公一除今日之資格哉

演乘間言

詔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后深嘉納

可謂善處時艱

曾言謂包藏禍心

丁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改遷山陵上百步宜子孫允恭移就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內侍自陵還奏詔王曾覆視曾還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守南京

馮拯其一類

范仲淹兩上疏

十一月日南至帝率百官朝皇太后于會寧殿、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與百官同列而朝非所以垂法于後世帝不納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

天無二日母子可並政乎

夷簡奏禮宜從厚

尊真宗婉儀李氏爲宸妃婉儀實生帝太后取

爲已子婉儀未嘗自異人畏太后無敢言帝雖長亦不自知爲婉儀出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者夷簡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矣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此事體人盡知之而當時無敢言者此所以貴守正之大臣也

仲淹奏禁追詆

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其追詆者必先阿從者也小人局面千古一轍

小范知延州敵人相戒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仲淹日夜練兵、更出襲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又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於是羌漢相踵歸業、

薛諾孟曰知本計

范仲淹書諭元昊

元昊遣人議和于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其去帝號以盡俤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身自行邊

對使焚書

既范仲淹知耀州、元昊復遣人持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

省多少事

犒賞諸羌

以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畧安撫招討使、初元昊陰誘屬羌約爲鄉導、事覺、仲淹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

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又度險要築大順城、自是寇不敢犯

富弼焚書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恐死而敢受賞乎、

方有國體有士氣與他辭讓者不同

琦還定討伐之計

詔韓琦宜撫陝西、琦自陝西還、與仲淹並對、言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戰守和三策、定討伐之計、

仲淹還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許諸孟曰剛愎貪忮者必多援善鎖大臣之不悍勾懼其復者也而廻翔間已流禍無窮矣

杜衍治平章事

以杜衍治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在樞密、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帝前、嘗與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

難者不使外人知

王安石變風俗

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若使爲政。必多更變。帝問孫固。對曰。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蘇轍言免役法

立免役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亾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獘。自唐楊炎爲兩稅。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久。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財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瞭然○此豈無經術者能曉耶

滕甫言君子無黨

能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又問君子小人之黨。甫對曰。君子無黨

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及知開封府。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輒問之。安石恐甫議新法。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薛諳孟曰蔓草且刺天松栢摧爲薪奈何

作令之式

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顥初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其恥、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數召見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評　許諸孟曰眞父母式

透人情

轍斷青苗法爲害

立常平給斂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欲止、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遂罷轍、

妄用踰限兩言切中人情、天下不近人情者未有通國体識時務者也

司馬光諫惠卿不正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此等事讀史自知

帝問升之安石于光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薛諸孟曰品題鐵悄

鮮于侁三難

以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侁爭曰、利州民貧地瘠、僅可二十萬、瑜不從、遂各爲奏、帝是侁議、時諸役書皆未就、帝諭曾布須以爲式、侁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有多少寶論

侁可謂挺挺不阿者

此平心之論也宋時何不以此心調停也

曹太后言燕薊

帝嘗有意燕薊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曹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生靈所係不小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

聖后之言

蘇軾陳役法

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利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

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謂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耳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

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猶分布中外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唯識微見幾之士能逆知之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能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力同心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自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

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積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薛諧孟日置身之利害于事之外置事之利害于身之中如藕如常何嘗有一毫宋人迂腐氣而當年不能用可惜也

光時鄭蔡確失勢怨望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以爲謗訕上之執政欲貶却貶嶠范純仁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罪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乃貶却安置新州

立孟氏爲皇后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爲孟氏女爲最因諭帝曰得賢内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賢者福厚大有失

帝親政中外洶洶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其畧曰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亦多今必有小人進言請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者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政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言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唯陛下淸心察理但訪今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疏入不報

監察御史常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復論蔡京之姦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

借名報復小人得志皆然

以韓忠彥爲尚書左僕射曾布爲尚書右僕射布既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異時惇卞繼來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盟與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黼大惡之竄昭于海州

（與賀公不除之宰問）以收燕雲班賀羣臣王黼等官爵有差鄭居中辭不拜

（馬植此言亦是）遼張瑴以平州來歸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

尹焞母

（於世道所関甚害之一助也）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子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何㮚言三鎭不可棄

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鎭棄守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鎭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何㮚之言爲正請割在當斬

宗澤砍王勿行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鎭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不宜北去

所舉指雲曰眞姦賊也執殺之

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宗澤曰京國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澤曰金人狡譎是欲緩我師耳宜亟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在城下汪伯彥等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澤自是不得預帥府事

時事如此賢者將如之何

張所舉振河北上言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召闘募河北兵勇士民得書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七十萬人由是所舉振河北帝即位所上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鎭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

有五利又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李綱陳二事

李綱謂僭逆僞命二事是今日政刑之大不宜留中因極言張邦昌之罪宜正大典請併治僞命臣僚厲天下士大夫之節乃安置張邦昌于

潭州幷置受僞命王時雍吳幵莫儔等及從綱言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正氣凛然

李綱陳急務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耳然非立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擇帥臣遣監司郡守寬民裕財凡吾所以自治者無不修然後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至當所急而先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置招撫制置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所以不忍棄兩河之意乃可絕其從敵之心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傅亮薦

李綱言新恩廣赦

皇子旉生李綱言登極新恩獨遺江北及勤王之師無以勸忠義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救亾之策莫善于此

李綱計迎二聖

以傅雱爲二聖通問使李綱言今日之事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爲迎復二聖計不然雖卑辭厚幣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

言之泣下

宗澤表請還京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

聲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既至誅捕盜賊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又招降河東巨寇王善楊進丁進等衆各數十萬乃渡河約諸將議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又沿河鱗次爲連珠砦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

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有李綱宗澤張所而不能用時事尚可言我

宗澤奇釋岳飛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澤升飛爲統制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任之飛由是知名

飛死而澤生之澤生而檜後死之噫天乎

張所議飛

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時岳飛上書言、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因問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部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暫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于天下、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元祐太后如揚州

薛嵩孟曰當日除同父之議亦爾

張愨言澤忠義

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言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又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建議、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張愨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黃汪在側雖不棄京師亦無爲矣

子砥言金之道

以趙子砥知台州、子砥自燕山逃歸、命轉臣問彼此事、甚悉、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欽兵以待和、我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我國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也

汪若海議天下大勢

以張浚爲川陜京湖宣撫置使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陜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陜浚大悅

不明天下之大勢而能用兵者寡矣況恢復乎當時英雄所見大畧相同惟庸主不可與言耳

趙鼎上疏

以趙鼎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鼎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鼎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伏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喻樗謂鼎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入寇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抑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故贊上行耳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浚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以諸道兵

赴闕則其來路自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張浚于福州

樗有識畧不在浮所之下

喻樗浚斷二相

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昇時得浚相得甚驩、及將並相、喻樗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未幾議論果不合、鼎遂罷、

千載藥石之言

胡寅上疏

何蘚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上疏言、女直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建炎至今、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蓋女直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故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悟也、天下共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言使事兵家機權、未可遽絕、帝遂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浚言與寅言本不相背也

陳虞材館錄

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爲已任、允文亦以人才爲急、嘗籍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只恐名士悞事

俊卿奏二人趨附

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覿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植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與薦進人才、乞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競抃之門十才一二、尚

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出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朱熹募米救饑

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饑熹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

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下熹社倉法于諸路

薛諧孟曰朱夫子自是南宋一柱卽其能推服陳同父已勝于巴叔之妻子瞻矣

汝愚以安社稷爲孝

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留正詔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遂逃去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乃與韓侂胄定計侂胄乃與太后姊之子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復入泣請太后乃許可甲

子禪祭汝愚率同列奏事袖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入行禪祭禮中外人心宴然汝愚之

力也、

汝愚社稷臣

汝愚不欲定策功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憑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亦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

古今小人以小不𢜽而致大害、豈獨一侂胄哉、

玠從璡策

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材、聞四川制置使余玠賢、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唯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因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少裨益、爲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知先生非淺士也、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官之、城成、蜀始可守、

黃㽦救饑

二月大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㽦、大書揭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可爲後世鑒、

此策如行天下不民矣嗟乎諸葛乃知天下事只、、壞于腐人也

文天祥上疏

以文天祥爲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初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易淮東

而建閫於揚州約日齊奮彼備禦力分疲於奔命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議以爲迂闊不報故有是命

薛諸孟曰至今有以諸葛無救于漢文山無救于宋爲說者夫諸葛困勁敵文山困腐相而兼以方臘之虜唯文山更難于諸葛故宋事亦更壞于漢耳成敗安足論人

識終

集膽題辭

吾友維節癯骨見衣表議論明決其讀史四集已擬梓而未有序盍疾革不能序也痛定四月予乃承其遺嚮爲先題集膽膽

固吾維節超形之神耶表章壯猶摧破膚壘留此以代救肆之劑俾世間薾男子蹶然以起不亦快乎盜及其室而持其父儒者與角矣蘿生于一指而漸達

四肢愚者索砭而瀆㾓矣君之詃若父而四海之靡甹也若身膳乎膳乎吾安得肉維節之骨于九原而與荷天下事哉

年弟薛寀題

讀史集膳目錄

讀史集賸

瑞金楊以任維[seal]

毗陵薛　寀諸孟父　定

金沙龔　銘潋洲父

古吳龔舜紹玄升父較

李牧鴈門出破匈奴

趙以李牧爲將李牧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皆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爲將者不當知是耶

匈奴以爲怯此牧之所以勇也

張良報讐

初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爲報讐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薛諸孟曰維節忠孝男子也其胸中所持甚正甚堅而不欲輕使故師留侯嗟乎留侯當秦時十日不汗則亦厭男子耳

帳中斬義

章邯既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數請救於楚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以救趙別諸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國兵新破王埽境內以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以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羽卽帳中斬義乃悉引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與秦軍遇九戰大敗之

之羽第一英雄矣

秦破全恃此舉　羽責宋義諸語大有理非獨其勇冠諸軍也

惟如是宰臣乃可無有丁嘉相肝亞大將肝

朱虛侯斬呂彊劉

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宴飲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稍彊

薛諸孟曰當時呂氏自奪魄耳然丈夫何得以生死介介自失機決視彼不勿有奄奄氣息

申屠嘉責鄧通

上以后弟竇廣國賢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乃相申屠嘉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為檄召通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至免冠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薛諸孟曰無欲然後可以言王佐維節用稜蒼然有臣如此君安得不尊而朝廷安得不重

周亞夫細柳真將軍

匈奴入上郡雲中以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已而至細柳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

千古兩將軍

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
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
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
而虜也月餘匈奴遠塞乃拜周亞夫爲中尉

薛諳孟曰君命有所不受亦戎法耳事定則
須若李愬之迎裴度以尊朝廷先事不可

霍去病擊匈奴

道霍去病擊匈奴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爲

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教孫吳兵法對
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
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
愛重之

雋不疑臣衛太子

以雋不疑爲京兆尹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
母輒問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
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

雋公有胆決

不殘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
列侯公卿以下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
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拒
而不納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
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
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
治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腰斬

引經則非然收縛甚有氣決

丙吉救皇曾孫

初衛太子之子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
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曾孫亦繫獄丙
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曾孫無
辜擇謹厚女徒乳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
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殺之使者
至獄丙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

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

望之奏奉世不宜受封

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自立爲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薛譜孟曰閫外行師用奉世法廷中議事用望之法

帝勞耿弇

耿弇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耿弇擊張步於祝河大破之帝至臨淄勞軍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融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復追張步步詣軍門降齊地悉平

入患 悉志

中興之業自當以耿弇爲首功勞軍數語竟可鑄之鈇券

大司馬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漢每從征伐見陳不利意氣自若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與亞夫堅壁而臥同然要之胆生于識

鄭衆北使匈奴

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

信乎行已有耻不辱君命

班超使西域

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納子為質遂臣服固喜其上超功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

眞有膽眞人所難

廉范拒匈奴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夜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以太守禦虜有應變之才必其有足民之畧者也此無稱五袴之所以歌也

周紆爲洛陽令

周紆爲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勵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末世微官不可無此胆決次第論曰出入貴戚者多服褻禁錮之人更相販賣蓋驕逸所從生也嗚呼宦家世族亦可念矣

綱爲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詣嬰壘門譬曉禍福嬰等率所部萬餘人降

傷之適以成之

楙其爲親是耳使當是時有知雖險阻捨其人者此策未始不可而武侯其常

李邑毀超

以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此等識量安得不能成功

亮不用詭計

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魏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爲詭計不用

宏矣哉逖謀爲武氏八大計者平人也奈何

祖逖爲豫州刺史

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徒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耳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者矣

逖不死頼有祖生耳

陶侃運甓

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有志當世者皆當效法

作史者須是

孫盛作晉春秋

桓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廣陵、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户事、其子拜謝、請改、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不肖

讀史膽　孫盛有言明不避斧鉞幽不畏鬼神　十三

謝公許此膽力

謝安見溫如故

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忷忷、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郗超嘗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佛圖澄以石勒爲海鷗鳥敕生靈也安石抑桓溫于股掌莫吾科也小儒安得知

道濟夜唱籌量沙

宋檀道濟等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皆捷、軍至歷城、魏縱輕騎邀其前後、燒焚穀草、道濟等食盡、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量有餘、以降者爲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

讀史膽　不足而示之有餘　十四

筆公社稷臣

魏主畋于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

孺孺方彊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
吾自烏之北諸公之憂也親王聞之嘆曰有臣
如此國之寶也恩衣一襲他日復敗於山北獲
集鹿數千頭顧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
不如自以馬蓮之蒡果得豸表日果如吾言筆
公可謂社稷之臣矣蜀頭銳故稱筆公

持正守節之臣有膽不足盡之要之膽決而
後氣壯耳

秦王兩禦寇

上以突厥屢寇關中欲遷都避之秦王世民諫
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
中夏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欲遷都以
避耶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
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闕下上
曰善建成與妃嬪共譖世民外托禦寇之名內
欲總兵成篡奪之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

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慰勞世民及齊王元
吉引兵拒之與虜遇於豳州頡利突利二可汗
帥萬餘騎奄至城西元吉懼不敢出世民帥騎
馳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背約深入
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又遣騎
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
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
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遣人止世民曰
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遣突利來

見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去

古未有避寇而寇不張者秦王懾虜全在輕
出

上與突厥盟于便橋

突利頡利二可汗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上與高
士廉玄房齡等六騎徑詣渭水蕭瑀叩馬固諫
不聽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

皆下。斷雜拜俄而諸軍繼至。頡利見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恐懼請和。詔許之。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唯賄是求。襲擊其衆。勢如拉朽。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所損甚多。故且捲甲韜戈。餡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然後養威俟舋。一舉可滅也。

成算已定

使有丈夫肝胆

狄公請長史代行

初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咨嘆其誼。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狄公千古一人

狄仁傑救二將

權萬紀范懷義斫昭陵柏。當除名。上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曰。法不至死而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何。且使臣羞見張釋之於地下。上怒解。

膽能生人此亦一證

懷州刺史見黜

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于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黜為散官。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上聞之嘆曰。賢人之言哉。德秀性介潔質朴。士大夫皆服其高。

命刺史縣令以音樂較勝。此何舉動。上好下甚。又何怪懷州之塗炭也。識者于此時已知

凝碧池頭之奏矣

眞卿擊魏郡

初平原太守顔正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初聞河北郡縣皆風靡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加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擊魏郡拔之先

是安祿山陷東京以哥舒翰爲兵馬副元帥將萬軍於潼關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乞師于眞卿眞卿以兵新集未練辭之萼曰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公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係托將爲公西面之强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以兵六千借之遂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兵會清河兵軍于棠邑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李萼忠勇膽智過于其年非魯公亦不能用也蓋平居則折喜事臨危則重膽畧此用人正法也天下未有奔競詭捷而不鼠竄于危場者

張巡戰安祿山

初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

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至雍丘令狐潮引賊精兵來攻積六十餘日巡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敗走巡乘勝追獲胡兵二千人還軍聲大振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平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在潮慚而退

張公灼灼萬古誰知其初亦文章之士耳

張巡計戰令狐潮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潮聞上皇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賊巡設天子像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將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追奔千餘

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四十人斬首千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張公兵法亦古今所絕

霽雲泣救于進明

賊將尹子奇冠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子奇復冠睢陽城中食盡士卒消耗餓病不堪鬭而諸郡皆擁兵不救巡乃令南霽雲犯圍出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

進明可寸斬

示進明座中皆爲泣下而進明終不遣兵救

薛譜孟日記文文山弔吾常有云常州古睢陽也嗟乎常民之爲殘宋死守慘于睢陽矣若論成敗寧肯謝爾

光弼戰克史思明

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光弼號令嚴明約束士卒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

將軍之麾自異

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於是諸將致死擊賊賊衆大潰思明遁去

以此臨戰豈有不克

馬燧請行

回紇歸國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廪給小不如意輒殺僇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偪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燧先遣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

自僇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入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東去

術生于胆

子儀以二十騎拒吐蕃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元帥郭子儀爲副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

瀰漫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度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收兵介四千人乃泣諭將士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晝則鳴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悉

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

子儀約回紇共擊吐蕃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時回紇吐蕃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回報子儀挺身與數騎往使人傳呼曰令公來

回紇至此亦無如何矣

回紇大驚其太帥藥葛羅執弓貫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敢來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

既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因取酒與定約而[illegible]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大破殺吐蕃以萬計

應生于誠

顏真卿不懼死

初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會李希烈陷汝州上欲遣人宣慰希烈杞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海內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之真卿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養子環遶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又掘坎於庭欲阬之真卿怡然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大丈夫到此決不向鼠輩求生況魯公乎

李晟以忠義激將士

拜哭受命稍[illegible]似生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

忠義可 肌

身雖衰弱而鋭氣不衰

到智勇俱困之時只有忠義可以激發

李晟　家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晟怒曰爾敢爲賊閒立斬之

天子何在四字森森透骨

懷光五不可赦

二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馬燧入朝亦奏懷光凶逆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二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

宋每言肯從可赦而渠魁不可赦至身爲將帥而反　朝廷者赦之不幾教求乎維節關

韓公慧三涵之乳又導仕佐之朝赤心爲主忠勇進生

只是一付英雄

予言亦爲撫几三嘆今往矣誰發予之狂言乎

韓滉遣玄佐錢

韓滉入朝過汴與劉玄佐約爲兄弟問何時入朝玄佐辭力未能辦滉乃遣玄佐錢二十萬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偕俱入朝

大辣手真赤心

晟慕魏徵直諫

以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令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勲得所宜也晟曰司馬失言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

不關任事有二　曾見儒者敢言事否

次公有膽力能定策于倉卒之中

衛次公草詔立太子

正月太子有疾不朝賀上涕泣悲歎得疾中外不通二十餘日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官官或云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曰太子雖有疾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矣絪等從而和之議遂定明日太子踊即位

封近疑即事不可知矣

讀史贊 廿九

鄭絪紙書立嫡

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專據其中官官畢文忠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忌廣陵王英睿絪又復請紙書立嫡以長呈上上立之百官覩太子儀表皆相賀而王叔文獨有憂色

鄭絪膽力與次公合

大用所能

尚崇文不允監軍獻

九月尚崇文克成都檎劉闢送京師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此事風流將畧具見

鄭公綽杖殺神策小將

以鄭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

讀史贊 三十

衝其前導駐馬杖殺之上聞怒詰之對曰

京 卑較師表今初視事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軍將也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一方能使朝廷尊

李愬大克蔡州

李愬以位素微淮西人多輕之不為備愬夜半乘雪襲蔡州克之擒吳元濟檻送京師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入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入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愬兵法何減淮陰其迎度數語非太學識人不能也

命元翼救田弘正

七月成德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何如為報衆皆動哭又以玉劍玉帶遺深州刺史牛元翼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勲吾又以此劍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於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

李愬亡而藩鎮橫矣

韓愈責庭湊李愬存決無此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愈至鎮庭湊以兵威恐之愈厲聲責庭湊曰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思道其

只要他一恐

子孫今有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北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因問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即承諭出之於是元翼出深州

勝十萬兵

梁在所料

存勗預料拒朱温

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克用嘗稱存勗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時梁兵之圍晉潞州存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潞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謂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張承業亦勸之行遂帥兵直抵夾塞大敗梁兵梁主驚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以氣取之

齊賢計破契丹

上訪近臣可知代州者張齊賢請行乃命知代州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

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算

奇計破敵

以冠準爲樞密副使

以冠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冠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得失衆皆以天數對準獨請刑政不平所致帝問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言之二府至準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財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弟盜財至千萬止杖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以準爲可大任故有是命

此方是不狥情而有大臣之節者冠公所以可師也

立太子

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冠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延準飲極醉而罷

呂端輔皇太子恒即位

皇太子恒即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通參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太漸字令親密吏促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守之亟入宮后問端立嗣以長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此事正得小事糊塗力若平日鋒鏃四露則小人之網密矣安能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距哉○舍卒開布置從容更見[illegible]

沉膽定簡

寇準定策爲宋室第一功者從之其斬欽自作賊

李沆引蜀葵部

以張齊賢李沆爭章事齊賢慷慨有大畧嘗爲
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問沆治道
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
先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
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
其議遂寢帝嘗謂沆無密奏沆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

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大臣有密啓非讒即佞以成

寇準飲笑拒澶州

契丹侵澶州邊書告急中外震駭寇準飲笑自
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
五日願駕幸澶州敵當自遁帝乃決策發京師
準以王欽若多智恐其疑沮大事出知天雄軍
契丹至城下欽若束手無策闔門修齋誦經面

百年之會失之一時與朱仙鎮班師同恨

已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
蹕準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不決殿前都
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是馮拯在旁呵之
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
君何不賦詩退虜耶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
達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
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
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
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曹利用自契

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許賂以貨財準不
欲從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
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
且生心矣準益欲謀之使隻輪不反也帝方厭
兵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
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
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各解兵歸南北弭兵寇準

人臣豈不得意中不可不知此休

之力也

氣決敢任能亦實足以辨此不能寇公豈以乘輿僥倖哉

寇準知天雄軍

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寇不可耳

薛蕭孟曰此非平仲無聊之言當日事勢實是如此

有學問有心肝人也不然君對且不能出一語評

王曾附奏

六月京師大水壞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媿服焉

孔道輔使契丹

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坐令謝且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片言恐敵

富弼而傳契丹

契丹乘朝廷西夏之變使來言關南之地帝許

若非富公誰堪任此夷簡之不恨死夷簡之妙辞也

增歲幣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卽往與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何爲一旦求割地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吾故欲得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復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

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契丹主復出結姻之議論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弼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故爲此欲致臣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爾遂易書以行弼至契丹不復

議婚專言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曰納弼力辨御之契丹主知不可奪留增幣誓書遣使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和好復定

薛著孟曰富公以是得名然實是宋室數百年利害豈獨錚錚自表見乎

富弼立法活人

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獎勞加禮部侍郎弼固辭不受

狄青破儂智高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青初以善騎射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于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儂智高寇廣南諸郡以青爲宣撫使討之青帥兵進次賓州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乃會諸將案曙等敗亡

狀忿驅出軍門斬之。諸將股栗未幾大敗智高
于邕州廣南平。

薛諳孟曰此斬莊賈遺法也

王珪作詔

以皇從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中
書召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
旨不可歐陽修聞之嘆曰。王珪眞學士也。詔下
中外相賀。

我輩讀書全要將此等大事料理胸中

韓公此事尤難于呂公

韓琦感悟皇母子

初帝疾甚、舉措或失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
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嫌隙内外洶懼、
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
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
不容之乎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
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

言詞有江大自然紛聯

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進曰、臣等在外聖
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
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
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
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
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但恐
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
悟

方是經國手伊周之事異地可爲惟韓魏公
一人耳

韓琦欲太后爲政

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
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
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
耳琦卽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
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

曰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還政于帝

生平不以膽許人可自許耳

韓琦空頭勅謫守忠

內侍任守忠有罪蘄州安置初仁宗未有儲嗣守忠欲援立婚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妄語交搆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送謫蘄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申屠嘉能如此不至發病卒矣韓公急智敏才真古今不可數見

薛諸孟曰不懼

宋猶得前渡者綱之力也

李綱治兵

金幹離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避幸襄鄧以避敵鋒行宮參謀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榮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白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

薛諸孟曰白時中是何言歟 朝廷無事時師相讓耳矢交于前亦接于目男子報主何敢讓人

非范韓公

李綱督戰

金陵攻通津景陽等門綱親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其衆數千

种師道禦女直

种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京金人稍北、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見帝言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官樞使統四方勤王兵以姚平仲爲都統制、

近世求一老种者可得哉

宗澤大敗金人

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澤以孤軍進至衛南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數十里澤計敵衆必復來乃悉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復敢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敗之

宗政大敗金人

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襄陽、追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求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振之給田創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爲一時名將術史云

宋之不能卻虜也君相之罪耳一時將帥可謂無負于國矣今世有人主自將而韓岳絕

嚮者亦獨何矣

讀史集四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楊以任撰以任字維節瑞金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國子監博士是編摘諸史中事蹟之可快可恨及有膽有識者分爲快恨膽識四集每條下畧綴評語詞多佻纖頗近竟陵一派

讀史漢翹二卷

〔明〕施端教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嘯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漢翹二卷》提要

小序

漢翹者史漢中之翹然特出者也夫班馬之書多矣溉厚爾雅之文宏不止是而匪莪先生獨取全豹之一班而標之何姬嵆昌黎云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積遐固之筆瘞之可爲塚拾遐固之瀋疏之可爲瀆世之好學而深思者慮無不涉其藩籬擷其英蕤矣至若所謂玄與要者未始見其能决剔而搜擷之也如昔之註史漢者以三户爲楚地指閎藉孺爲一人以又復妄發爲武帝自責之語之類往往而誤刻在後之人乎匪莪舉漢文中之疑者與者義實雋永而句或聱牙率筆摘之以爲學者之膚心無忽于是也庶幾赤帝氏之文章邉接盤誥矣豈謂漢文之傑出僅在于是而已哉然吾謂不讀全漢書者雖不讀漢翹可也讀史漢而讀漢翹昭然若發蒙爾先生嘉惠來學之心豈淺尠哉

同里同學弟黄廷才拜題于彪圖

讀史漢翹

上卷

讀史漢翹卷上

泗嶼施端教匪莪輯

稱制篇

臨朝稱制　南面稱孤　縣官非我家將與不得望是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　欲見鉅公　天降惡之（謂天子也）　徵諸行在所　待罪於轂下　洮寇轂下　犯屬車之清塵　出稱警入言蹕　百官執戟傳警　厭宮適統　朕承先帝之聖緒　廓帝紘恢皇綱　神器有命　太后秉統數年　屬統垂業　今陛下承明繼成　綴之以祀　帝制文義　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　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紫色蛙邪音也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　願賜清燕之間　願賜清閒之燕　莫能望陛下清光　依日月之末光　沾恩麗洪易豐也　蒙聖皇之渥惠兮　鄉曆虞之闕道　儲精垂思　統楫群元（楫聚）　深拱揖讓　覆露萬民　醇洪鬯之德　獨觀乎昭曠之道　繼昭夏　淪泊爲德　倒持泰阿授楚其柄　又授以魁柄　未見得屈起在此位者　表敝竊鈇之言（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于天下雖有鈇無所用之是謂私竊屬裁之耳）　竊　每輒決上　主獄臣夭（謂君情竊用人不以次第爲夭也）　吾王孱王也

三宮篇

未央椒房　董賢傳爲昭儀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

房云　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　無涓共和
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納史良娣（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羣僚篇

衆僚久慮（曠）　奉千官之共　作左官之律（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　賤人圖柄臣　郡國釋便巧史書習於計
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　皇后及家吏臣　假吏（謂[illegible]兼吏也）　鼎刻曰王命尸臣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郡吏大府舉之　志易相望　漢制收相執持之也
謁者有僕射　典客史名大鴻臚　少府掌山澤池
澤之稅以給共養　太官（主膳食）　導官（主擇米）　鍾官（主鑄錢）

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　中尉有兩丞候司馬千人
中尉更名執金吾（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　太子率更（掌知漏刻）　水
衡都尉　輯濯（船官）　鉤盾（主近苑囿昭紀耕于鉤盾弄田）　輦郎　遷
羽林黃頭（黃頭郎習水戰）　參以中涓從（如中謁者）　涓人（主潔除之人）
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　大誰（主問非常之人）　速敎　莫
[illegible]（[illegible]音放楚[illegible]號）　爲太常掌故　計相　祝餔在前祝鯁在
後（餔古餂字以老人好餂鯁故爲備祝以祝之）　勑舉太官獻丞（主貢獻物）　音
監（主樂人）　楊得意爲狗監　行郎中戶將事　陛者
大行設九賓　通侯諸將　徹侯　吾丘壽王傳遷十
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　黃霸以沇行尤異秩中二
千石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　賜餐
錢奉邑　賞賜邑人　封君皆氏首仰給焉　賜重封

調補篇

張釋之十年不得調　既爵而貲之　隨牒在遠方
倪寬傳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　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延登受策　總
帥雄俊　總擥英雄　祿賜顯賢　望之多所貢薦　必
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尉薦謂安慰而薦達之）
身勸爲之先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舉最當遷　丞相御史課殿最
以聞　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適得其人）　世家子弟　劉歆傳以病免官起家

復爲安定屬國都尉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　迺搜述
宗耦皐伊之徒冠倫魁

按職篇

官屬按職如故　所部職辦　丞相取充位　諸博士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以拱默尸祿爲智　豈不牽位
曠貿最久　以展采錯事　趙高顓國主斷　捐身
關策　事不關決於慶　旅力同心　馮翊垂拱蒙成
秉德以陪朕　蕭規曹隨　具爲區處　臣得出守
郡自詭効功　不希指苟合　以塞詔而已　格明詔
矯制以令天下　矯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　輒以
便宜施行　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

卧而讀之　不肯庭辯　公卿比諫　數微諫　願復
賜閒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嘗告歸之田
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　人臣無將　猶棠死而存之

執事篇

執事之大者也　諸侯執道　執迹夷易易遵也　四
方同執　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　損十年功緒　以
興化條　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　國之誕章
明習文法練國練制度　規摹弘遠矣　豈或帝王之
彌文哉　偃武行文　少損周之文致　計簿具文而
已　文武相配大略舉焉　廼艸具其儀　酷吏贊罔
密事叢　既事不咎　其已亦可知也　應期紹至不

特創見　以次貫行　王音踵故選置從事中郎（言承舊故事也）
率遵者踵武　疏舉廣謀　燕見紬繹以求咎徵
綜核名實　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　鉤摭
徵細　披抉其闈門而殺之　定章程　自程決事日
縣石之一　軼五帝之遐迹　躐三皇之高蹤　未有
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　富既與地摩侔訾　賓正
與天摩比崇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願大王
審畫而已　石畫之臣　受計于甘泉　以刑名繩下
鎭撫關外父老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愼毋省微
其發姦擿伏如神　不思道利　扶微興壞　誅名
而不察實　扶義　未能得堅決也　首尾衡決　其

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　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大
漢之德旁魄四塞　請以國爲扞蔽　獨恢業已拜

法比篇

有腹非之法比　金布令甲（金布者令篇名也）　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挈令　就天下正法　析律二端深淺不平
刑嚴文刻　文深　按其獄皆文致不得可反
毋避牽於文繫　文毋害爲沛主吏掾　講若畫一
苛諦它比日以益滋　蕭何攗摭秦法　唐虞畫象
而民不犯　燔甚罪當重燔箭罪當輕　姦數不勝而
法禁數潰　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作見知故縱
監臨部主之法　閉愚吏民觸法抵禁　乃以屬吏

不下吏輒自治　除苛解嬈　法令煩憯

獄犴篇

獄犴不平　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杜周治之獄少反
者（[illegible]）　幽於圜牆之中　造請室而請辠　若廬少府
屬官（若廬郎中二十人主弩射）　吏簿責亞夫　多所平反罪人
平疑法奏讞疑　考問左驗明白　諸獄疑若雖文致
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即無事當窮竟　過
誤失言文吏躡尋　抵讕置辭　無罪而坐率（家長也）
單于長嬰大罪　作沈命法　底劉鼎臣　下蠶室（謂腐刑）
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
皆四歲刑也　史遷薰胥以刑　胥靡之　束縛之

縶繫之　司馬遷得幽於縲紲　私解脫鉗鈦　廣漢鉗子謀攻牢　檄以糾墨側以質鈇　其次用鑽鑿　民無箠楚之憂　執敲朴以鞭笞天下　吏榜笞數千　刺𤻬身無完者　燒鐵鉗灼強服之　從輿前卭視泄公（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　路溫舒傳刻木爲吏期不對　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靑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　瘐死獄中（瘐病也）　吏劾孝首匿喜　以掖庭獄大爲亂阱　舞文巧詆　刑戮將甚不詳　得見貰赦（貰寬其罪）　時有所寬以明恩貸　使刑餘罪人擊

節信篇

宋節未舒　除開無用傳　何以信謹守管籥　殊檄幟　招搖靈旗　舉洪頤樹靈旗　被雲梢　戴雲罕　建羽蓋　拖蜺旌　靡奧須之橈旃、立曲旃　靡屈虹　以爲綢（綢韜也韜謂裹旌旗之竿也）　立歷天之旗曳捎雲之旓　垂旬始以爲幓　芬樹羽林雲罕杳冥　金支秀華　植羽葆　建幢棨　在屬車間豹尾中　黃屋左纛　路車一乘駕被具　六玉虯　駙六飛　六先景之乘　撫翠鳳之駕　燒宗廟鹵御物　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交戟之內　無共張繇役之勞　毀紫幬　推甲乙之帳　天子先驅不得入　牽帷廧之制　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　嘗封爵刻印刓忍不能與　百官表爵三轉梟（以組帶馬曰梟晉灼者言飾此馬也）　諸侯王金璽盭綬（盭綠名苹）　安世本持橐簪筆　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　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禁闥篇

處二㳂宮之中　前熛闕後應門　元后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　天子自竹宮望拜　神光燭燿齊宮　起龍淵宮　行幸鰲厔五柞宮　行幸黃陽宮（黃音倍）　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　長安飛廉館　春幸蘭館　屬玉觀　立井幹樓高五十丈　君厭承明之廬　日磾小疾臥廬　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象于門　憚於西清　頓首伏青蒲上　當戶牖之泬坐

負黼依　蜵蜎蠖濩之中　堯作游成陽　排玉戶而颺金鋪　璇題玉英　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金芝產于函德殿銅池中　鉤盾令丞（主近苑囿）　朱戶納陛　未央殿軨軨中（軨軨庭名）　童謠曰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　柱下方書　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爾雅廟中路謂之唐）　紫壇八觚宜象八方　闕入尚方掖門　作顧成廟（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者尚書之顧命也）

國士篇

國士無雙　蕡延茂士　拔擢天士（知天道者）　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　鴻生鉅儒俄軒冕襍衣裳　鯫生說我　小生迺欲相吏邪　非人

衆也　勝之知不疑非庸人　留聽於承學之臣　此子大夫之所瞻闕　豎儒幾敗乃公事　爲天下安用腐儒　近細士信讒臣　武力鼎士　宜從丈人所勸說君　游子悲故鄉　輕薄少年惡子　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　宛孔氏有游閑公子之名　哀王孫而進食　是所望於父師矣　爲國黃耇　宗室遺老　曹參贊爲一代之宗臣　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　啼人子弟分散家業世世相傳爲特　毋邇宵人　許商被病殘人且帝寧能爲石人邪　從人合之衡人散之　優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優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袖不沾有小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優音乃高反　榜人歌聲流

喝　家人尚不欲絕種嗣　士卒盡家人子　諸儒生多窶人子　我倚名族　河間爲漢宗英　籍翰林以爲主人子聚爲客卿以風　于定國欲屬□邑子兩人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閒令有重客　大將軍有揖客　毋枉執事　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　以娛左右　蕭望之下走將蹤延陵之卑薦寵下輩　克下陳於後庭　居縣爲亭史　閭閻之隸臣耳　此吾奚臣君釋之　紫鶏惑焉白鷴紫蔽也　陛下擢僕閒巷　夷伯季氏之孚也　降爲皂隸　餐三老五更於辟廱　適齊爲鴟夷子皮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　羽矯殺卿子冠軍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曰冠軍　東見倉衆君陳勝也　楚元王傳封其子信爲羹頡侯言其戛羹釜也　劉德傳武帝謂之千里駒　冀土愚臣忘生觸死　兩雄不俱立　上以若曹無益于縣官　輩兒自相賢耳　判言大猾何也　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屯遼東　其少從軍進執於天子漢時閑廐使而出外閑者爲少從　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山財用之所出　封都匠仇延　嘗爲弟子都養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　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嚴延年傳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與長孺共一禿翁　長安士伍尊上書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　劇孟博徒　聞之白衣　敝國雖狹　今已戮形爲埽除

之隸　爰盎傳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司馬遷傳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　南公稱曰南方之老人也　公卿言鄧先鄧先生也　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倩士之美稱　置之爭臣則汲直汲黯　父號孟卿若言孟公　乃立爲王號張楚

支屬篇

諸項支屬皆不誅　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幸得同姓末屬　竝錄支親　漢之睦親　韋玄成傳賢門下與宗家計議　鼎宜視宗禰廟　慶流支庶　繼體苗裔豈其苗裔邪　勤三綱之嚴　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有葭莩之故　臣幸得託肺附　或鼻祖於汾隅內外公孫耳孫　察父恕兄　知友皆大父行　漢天

子我丈人行也　定陶王於帝子行　必欲亨廼翁
廼公自行耳　衛靑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嫡母）　賊傷
后假母　高紀父老諸母故人曰樂飲　淮南王廼昆
弟語除前隙　田假於楚趙非手足戚　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　皆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爲鍾鍾音章聲轉也）　長陵
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字也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搆反古謂之娣
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　娣姪雖缺不復補（兄弟之女則謂之姪
已之女弟則謂之娣）　過其丘嫂食（長嫂稱也）　景王后傳帝下車立
曰大姊何藏之深也　如子姓　壤子王梁代（楊雄方言梁益
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　民待賈爵贅子以接衣食（今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耳）
封賀所子弟子彭祖爲陽都侯（養弟子以爲子）　餘子亦在

于序室　入子舍　兒子畜之　孽孫　外孫　婦遺
細君　臣有息女　子鼂楚之出也（姊妹之子曰出）　爲言曾
孫體近　蘇民壯健有累重敢徒者詣田所　吾屬無
類矣　無噍類　趙氏無炊火焉（言絕祀也）　願爲箕箒妾
處妾遇之而孕（宮中之童女）　從史盜私奩侍兒　崇爲
傳婢所幸（謂近幸）　衆婢竝緯奇麗　高紀常從王媼武
負貰酒（俗謂老大母爲阿負）　此非兒女子所知　廼效女曹兒
納采　女聰爲請決嫁之（請決絕於前夫而嫁之耳）　重令爲介
（作媒）　房燕寵之　失期內顧　中宮史曹宮官婢道房
與宮對食（宮人自相爲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　毋避嘗字　匄奴孕
重墮殰　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再就館　有阿

保之功臣　東絮莫不賢知其母　女甚美庸奴其夫
骨肉之親粲而不殊（粲明也殊絕也）　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析分也）　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親父也）　薄思禮好生分
擇可以廣侍太子者　臧獲婢妾（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
口獲燕之北郊民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蒼頭廬兒　愛幸監奴（謂奴
之監知家務者也）　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　有
廝養卒　廝輿之卒　出從童騎　然酒家保（庸也）　襃
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
兒爲家主祠

賢豪篇

賢豪不敢役　鋤雄俊　求修正之士　罔若淑而不

昌　議者以爲善祥　選精進掾史　莫不精白以承
休德　醇謹而已　爲人陰重不泄　柔毅敦厚　爲
人峭直刻深　不自激卬　好倜儻大節　若乃俶儻
瑰瑋　非有踔絕之能　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
舒緩闊達　爲人溫雅有醞藉　發憤悃愊　蠢迪
檢押（猶隱括也）　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司馬遷傳今
雖欲自雕瑑　其地少豪俊易長雄　刻廉剛直　痛
自刻責　爲人彊執　左
右齊栗之臣　朝無骨鯁之臣
所置皆其魁宿（魁根本也）　閭里之俠原涉爲
魁　經學絕倫　絕世而獨立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

者亡以瘉人　齊相稚行躬耕　齊魯諸儒質行
有軼材　茂材異等　闊其秀材　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　資財不下五帝　砥節首公　鞠躬履方　將相
大臣輿誠秉忠　發憤畢誠　尙積德累善十餘世
俱有良子德器自過　天子以爲國器　有廉知自將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　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君子純終領聞　四皓采
榮于南山　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　割肉於細君
不羈之士　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槩　專厲强壯蠭氣
蠭與鋒同　趙廣漢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　反騷素杓貯
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鯔　浮英華湛道德　昭避見

戒

愚劣篇

豈特委瑣握齱　握齱好苛禮　況幺麼尚不及數子
僕遬不足數　蓄縮不可用　尪弱不在職　王侯
縮朒　議者選耎　閉學褊陋　士之頑頓嗜利無恥
者亦多歸漢　號遲頓不及事　雖罷駑亦當側聞長
者遺風矣　爲人在下中　儻莽　貌若儻蕩不備
爲人木彊敦厚　民俗質木不恥寇盜　闒茸尊顯
恣睢者衆　民俗懁忮　呰窳媮生而亡積聚　貪饕
險詖不閑義理　外亡穢污之名　奧詬亡節　奧詬謂無志分
也奧音郁結反　懊耗不知所爲　齊夸詐多變　上詐諼而

弃其信　騁狙詐之兵　懷諼迷國　官吏忮佷　忮堅也
匈奴傳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　徒請召猾禍吏與
從事　弘意忌　或忮害好陷人於罪　猾狂不惠　凡任
者陽脉盡滿令此人不任似狂者故言猾狂也　病狂易　病狂而變易其常也　愍世
俗之靡薄　屈强於此　公傥蕩　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公傥也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是公漢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楗嚴君平曰折閉破能使姦者自止　柔曼之
傾意　伉俠好交　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假之威權
從横亂政　跅弛之士　婿諼亡狀　領職解嫚　嫳
臣恐謏　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　爲人慓悍　陳
勝傳客出入愈益發舒　不畏彊禦　內實而莫知其
原　澆淳散樸　詭正非常　行污而寄治　皇后失

序惑於巫祝　含昭昭之白過　翼姦　季氏之惡已
孰而孔子之聖方盛以盛聖而易孰惡　孰成也　治敢往
湯舞知以御人　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始大人
常以臣亡賴　視丞相亡如也　王陵少戇　其椎少
文如此　鍇之瑣材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能柰[illegible][illegible]本獸名形
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强力　使得奉薄技　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
也　厥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　毋生作阢　毋貪也
名家拳者爲之　[illegible]也音工鈎　鉤鉅析亂　鉅破也　弁兼姦
然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闒奪成家者爲雄桀　掘冢搏掩犯姦成富　椎埋
爲姦　椎剽掘冢　豪植而六彊　[illegible]稅之材不苟棟

梁之任　摽末之功一言之勞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
聲　苟欲鄣塞前過　坐不廉者曰簠簋不飾　坐汚
穢者曰帷薄不修　寇賊姦軌（在外為姦在內為軌）　義征不譓
（譓順也）

訓信篇

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　有賢在版　體貌
大臣　若廼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　誰差天下求索
賢人（差擇也）　振援桴鼓　踰騰風雲　永知厥方見柄
用　桑大夫擁公族之柄　當軸處中　析人之圭儋
人之爵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離疏釋蹻而享膏粱
鼎賚　生賚措（謂自尊高不賚寵也）　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

則有九錫登等之寵　壺孟晉以迫群兮（孟勉也晉進也）　莽
欲廣樂以市其權（以遊觀之樂劫其權若市買）　乘權藉勢之人
席寵　言事多效　文帝前席　貢公彈冠　逆執事
之顏行　又迫賤事　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備後
宮埽塗蒙過誤之寵　馮翊欲灑卿耻抆拭用禁（抆拭摩也）
（抆文扮）　以湔洗大王（湔浒也洗濯也）　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諸窗將常留落不耦　長卿故倦游　廣數奇　段
會宗傳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
（免為踦隻不耦也）　但以無階朝廷　五世壙僚皇我節侯
吾極知其左遷　寡耦少徒　抑厭遂退　遭旹不行
陷假離朔　何為官之拓落也　家貧落魄　忝卑辱

輿渫而升本朝　家貧白貧無節　耳餘始居約時
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　恐非周公致白屋之意　計
乃無聊　其書無俚之至耳（方言曰俚聊也）　使天下父子不
相聊（無聊賴以相保養）　詩書隱約（隱憂也約屈也）

宵類篇

人宵天地之類（頭圓象天足方象地）　民之精爽不貳　玉女無
所眺其淯盧兮　往往指目　皆側目於望之等　輳
固傳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　屬目　戴目而視
東瞰目盡　李陵傳即目視陵（眼語）　眷游聯而㑺號兮
天下圜視而起　公聽並觀　傾耳以待命者　辯
口快耳　亦獨耳剽日久　揚惲傳酒後耳熱　耳囂

者所夢曰符　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　願長
耳目　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　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家富執足目指氣使　肝衡厲色　不交睫　可復
伸脅于後　廼欲卬首信脅論列是非　將相不俛脅
長安中傳張京兆脅憮（憮音翎北方人謂媚好為翎畐）　抗首而請
皿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　今喻柰何以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面讒（讒詆）　上以湯懷詐面欺　馬童面之
下有不便者不應徵反脣　齰舌自殺（齰齧）　不入言而
腹非　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趙后傳額上有壯髮
額元帝（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　頭蓬不暇梳　資娵
娃之珍髢兮（髢髲也九戎被珍髢靜珍好無所用也）　尉佗魋結　戴白

之老　奮髯抵几　頷顧折頞（頞曲頞也音欽）　宦衛傳宦語
詩鮮人顧　顧指如意　指顧取象　更相聘伺　日
夜企而望歸　閣道連屬彌望　日磾捽胡投何羅殿
下（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　天下莫不延頸　乃即絕亢而死
（爾雅亢鳥嚨即喉嚨）　併肩而事主　翕肩蹈背　脅肩累足
奮臂為天下倡始　莫不搤擘（搤捉持擊古手腕之搤音厄又腕月捉擊游俠
傳搤擘而游漢者）　剡手以衛仇人之匈　諸侯交手事之
烏托國接手飲（自山下澗飲水如蝯之為）　所得亦緣手盡　關中
提足則關西非陛下有　童手指千（童奴婢）　爭門措指
（措字借為笮謂為門扉所笮）　一工指擿（擿謂動而痛也）　曾不得邪徑而
託足焉　躡足行伍之閒　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

也（窺音跬半步）　可蹻足待也　厥角稽首（稽首）　莫不蹻足
抗手請獻厥珍　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則前死不還
踵矣　重繭以存荊（繭足下復起如繭也申包胥曾重繭立于秦庭）　莫不
股栗　服膺而不釋　腸一日而九回　將軍瞋目張
膽　剖心析肝相信　西土宅心（西方人皆歸心於高祖猶係心也）
其刻心秉德　洞心駭耳　忤心逆耳　虛美熏心
叩心怨上　世主莫不甘心　僕委心騰計　各悉心
勉帥百僚　以琴心挑之　皆心儀霍將軍女（儀向）　桑
弘羊以心計　腹誹而心謗　將竦意而覽焉　展意
無所依違　屬意非止此　其悉意陳朕過　所言中
意　一抒愚意　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　得為

諸君狃意之　不意大王還意反義（還回）　違忠而耦意
有懸志　銳志武功　寒心銷志　而大潭思渾天
皆如意指　意象愠怒　不白意先入關　觸情妄
行　情見力屈　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　紓體衡門
彌躬就手以逮公卿（彌躬與弭同）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
相隨　跳身逃者數矣（輕身）　飛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
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當殺身靡骨　汗出洽
背　虎已咏神　伢窬竦而累息兮　不敢惕息　豪
彊屏息　絲力薄材　努力為諸生學問　與將軍戮
力破秦　戮疾力　田蚡傳為人貌侵（短小）　吏士無人
色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　或不沐洗十餘年

怨入骨髓　色授魂予　吏皆股弁　為人長愛臂（藏愛）
之（詩云有蔥愛愛發慰也）　髖髀之所　廼拊髀曰嗟乎　獨故人
避席餘半膝席　高祖箕踞罵詈　斯拱而竢之耳
陰拱而觀其孰勝　事效見前　梁眴籍（動目而使之）　偭
蹶（偭背）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化色五倉之術（思身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　五
性不相容（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
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　習貫如自然　與人密理
（肌肉）　妾不敢以褻婿見　魁梧奇偉　為人魁岸　常
收藏行而雍樹馳（南方人謂抱小兒為雍樹言聚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行）　情
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燕妍大息（憂愁面省瘦日憔悴燕妍也清及）

年其逝者 壹矢相樂斯亦可矣 以壹矢相樂也 舍人不勝
痛呼譽 與田蚡傳呼服音義同 譁服謝罪 服音殴闕西俗謂得扶呼及小兒啼呼爲
殴呼 道引不食穀 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 鼎猶言當也
姍咲三代 項王意烏猝叱千人皆廢 蔡澤雖禁吟
而咲唐舉 楚人剽疾 詭細娛而不圖大患 銷憂
者莫若酒 平謝曰主臣 主擊臣服惶恐之辭 王卿得敕惶怖
爲彌威嚴 衆毀所歸不寒而栗 吏民重足一迹
與我決傳舍中匈沐 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夸
沐悵號 沐音水涕淚洿音烏 沐血飲泣 沬古頮字頮西面也 王式陽醉
遝墜 遝失據而倒也音徒沓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 皸坼裂瘃寒創 離
霜露疢疫瘃慉之患 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病非徒瘇也又若蹠盭 蹠古蹠字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不
可行也 斬頭穴匈 府中皆讋伏 百姓愁苦靡所錯
躬 當見者露索 露形體而搜也 縱觀 是口尚乳臭

語次篇

從容語次 宴語 大人與延年參語 三人共言 入帳中
屏語 屏人而獨共語 妻爲諧語 諧和的之言 毋取舁箭立而許語
有飛爲惡言聞上 灌賢與程不識耳語 其後語
塞 箝語燒書 今曰復聞讜言 大爲人長美言
質言 墜言於吳 墜失 食言 未敢誦言誅之 公言 欵
言不聽 欵空 俟自兒索言之 索盡 抗夾言以嚼情兮
譸說欺天 亡命漂說 漂流 佞幸傳公卿皆回關說

受辭以自解 受美 口吃不能劇談 劇淡 欲聞流議者三
年于茲矣 流末流猶言餘論 崇論谹議 持詭辯以中人
舉駿有專對材 楊敞不輒言故不得侯 誠有味也
已然諾 已必 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侵犯
自立然諾 且廉問 廉察 是以抑揚而無誰語 誰可告語
衛綰傳不孰何綰 陳利兵而誰何 柱大譴大何之
域者 譴責何問 以閩伯爲界解何 解何者以分解此皆意猶今言分疏也
稱之皆不容口 遭遇變故橫被口語 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 不謀而同辭 管仲將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 豈移於浮辭哉 士頗得信其舌 信伸
談者宛舌而固聲 宛屈固閉 掉三寸舌 今以三寸舌爲

帝者師 此難以口舌爭也 何足置齒牙間哉 言
必切齒 緩頰往說魏豹

綴學篇

綴學之士 縱使游學 仲尼沒而微言絕 素文信
而底麟兮 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 據仲尼之素功 孔子素王 妒道
真 味道之腴 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徒樂
枕經籍書 學者傳訓故而已 詩魯故二十五卷 故者
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 贊問大義 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 幷包書林 以中書校之非是 宮童効異
披圖案諜 禮官肄業而已 建卒自顓門名經 鄭
崇傳弟立與傳喜同門學 是末師而非往古 儒林

之官四海淵源 師友淵錄 不能治決如劉向父子及揚雄
也 涉獵書紀 揚推古今 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
者 吏事緣飾以儒術 箕子言大法九章 即洪範九疇
五經六緯 五經之緯及樂緯也 詩有五際 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際會之歲下此則有變故之政也 尊卦用事 乾坤也 從雄學作奇字
響龍虎之文舊矣 讐被也莫報反 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摛藻如春華 董生下帷 發藻儒林 稱述品藻 自
序其說號曰雋永 文章爾雅 揚雄傳苅悄誦以下
至悄沙一卷名曰畔勞愁 李奇曰畔離也牢騷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歌
驪駒 北辭云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以刑名繩下 遊通
學短長 執左道以亂政 都授 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不足
以奉大對 其文骫骳 骫古委字骳音被骫骳猶言屈曲也 益雖不好
學亦善傳會 將襲舊六爲七 六經加一爲七也

書教篇

要者辱賜書教 劾鼠掠治傳爰書 公移教書 趙
廣漢傳嘗記召湖都亭長 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下符追呼人也 文學
儒吏時有奏記 孫竦爲崇艸奏 無得陳赦前事置
奏上 獨可抗疏背道是非 其少從幸進孰於天子
進教美女如成執也 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孔光傳嘗有
所言輒削草藁 削牘爲疏 其[illegible]使大長秋來白
之 條對急政 口占檄文 所[illegible]奏二千石長使必
先露章 不可勝以文陳 悉籍記之 奉咫尺之書

方書 主四方文書也 手自牒書條其姦藏 明堂石室金
匱玉版圖籍散亂 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好易讀之
韋編三絶 削則削筆則筆 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 三秦可傳檄而定 赫蹏 徒持文
墨議論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 賜書教督以所
不及

締交篇

合從締交 與漢王爲金石交 待客如布衣交 相
與爲刎頸交 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 忽忘雅素
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今呂氏雅故 耳雅遊多爲人
所稱 傾蓋如故 率其曹耦 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其儕十三人 以兩賢王左提右挈 斷金相與
諸附離之者 相與提衡 兩人相爲引重 借譽於
左右 有人先游 莫爲我先 文章有可以傷湯者
不能爲地 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 遊道 陽游
道與之 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 凶德參會 請寄
爲姦 謂以事弘相記也 耳餘上謁 受書謁 魏王豹謁歸
視親疾 使重臣臨存 迺幸左顧存恤 將軍迺肯
幸臨況魏其侯 造請諸公 未得詣前 其勢必郊
迎謁 疑信數問使 以歲時遺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爲我多謝問趙君 蒯通傳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肯
使人候問其他生 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 勞苦

如平生歡　閒者濶焉久不闕問　主附其背曰行矣
朱雲從剌候剌探伺候事之輕重　其折逆人如此　揣知其
指　探追不及之事　罷免緣上雅意　少卿良苦
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彊飯勉之　緩急相護但
恐少夫無意耳　緩急足以相死　貧昆弟調護之尤
厚　黨友謀議　有背公死黨之信　公大夫以上令
丞與亢禮　枉朝常趣和承意　得媟黷貴幸　摧謝
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　得爲君分明之　上怒銜之　稍愈恐
闕匿　願與王分棄前患　必畏惡吐棄我　不意君
之望臣深也　貫高怨家知其謀　報睚眦怨　排擠
英俊　排擯宗室　較轢宗室　或有抵梧　枝柱言吾

相節御不馴從也　以道當爲柱置心不便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于已故心
不便也　既諭難逋柱五鹿柱剌也距也音竹庾反　與相牚距
自詆娸其文　巧言醜詆　爲文吏所詆挫　畏愧之
就　欲擿觖以揚我惡　君不繩責長吏　章下詰責
灌夫傳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弃者　固無
讓羽　自辯數乃罷　人有短惡喑者　訐揚幽昧之
過　汚蔑宗室　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兄弟相駁不
可　君知其解不　公小人爲德不竟　論議不右方
進　息夫躬傳躬掎祿曰　紿爲謁　界涇陽界閒共兄弟使
既　小人乘君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即以嫪
鄙小縣嫪妬也　攝使受笞攝謂引持之　毋久溷女爲也

不以枉亾爲辭或實枉家而辭以不枉　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
跌　竊高下風之行　相然信死　漢易與耳　不敢
甚斥臧否　郎中令善媿人媿厚也　豈相放哉依也　臣
下漸靡使然　數招權顧金錢　誅將軍以塞責　塞
天下之望　頌共禁不與　朝臣舛午膠戾乖剌　以
息衆讙讙譁衆議也　欲立長無適用適主也　不能阿尊事
貴　宦媚邪臣　游婿富貴　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
敢行刷會稽之恥　提空名以嚮楚　素無根柢之容　弦
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追趨逐者賞所趨嚮受害
而追逐之也趨讀曰趨者嚬口嗜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重猶累也　夫人
所言何等不可者　相如爲不得已而彊往一坐盡傾

顓倉篇
超忽荒而躆顓頊　肇自顓穹　渾元運物　堪輿金
匱十四卷堪輿以壁壘分　九天巫祠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
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
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　專精厲志逝
九閡　騰九閡　上獵三靈之流　上以累三光之明
三辰之會交矣　泰階六符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　於是天清日晏　至中山晏溫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
晉巫祠東君日也　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大人賦貫列
缺之倒景兮陵陽子明經日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月穆穆以金波
奔星更於閨閣　天囗而見景星　經星常宿　立靈

星祠（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有長星出於東方　欃槍以爲旌兮　招搖紀于周正　虗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虗危管室陰陽始終之處際會之間恒多喜事邪故設羽林爲軍衛）南宮朱鳥權衡　衆適背穴抱珥虹蜺（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鐍鐍扶傷也雄爲虹雌爲蜺或作虹）宛虹拖於楯軒　四興遞代八風生　巳丑夜有還風盡辛卯（風爲教令言正令遷也）　衝風之發不能起毛羽　風發飈拂　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　涉豐隆之滂沛　建格澤之修竿兮（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建此氣爲長竿也）垂旬始以爲幓兮（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方旁）左玄冥而右黔雷兮（黔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詞召黔嬴而見之）　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貫列缺之倒景

兮　撤膠葛　青熛登平考景以睹　赤熛頌平　白熛象平　玄熛和平　提揚角（提攝提星揚其芒角也）　狠蒼角（似一星蒼角者有芒角也似芒角則盗賊起）　令之長老名木水爲木介介者甲甲共象也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　游閶闔覩玉臺　仰艸橑而捫天　以指象爲言語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天閶決兮地垠開　天動地吸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媪神地也泰元天也）　隆天重地兆無以塞責　勤思乎參天貳地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

異時篇

假設天下如異時　乃者我使諫君也　屬者頗有變改　何鄉者𣍰用之誠　比歲不登　間不一歲　吾

先日欲獻愚計　翌日發嚆高　曠日十年　與祖詔未嘗不移日也　退其閉日　不旋日而至　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　閒不過差一二日　前是天不見災者　察近屬之符驗　屬閒以特進領城門兵　匈奴使屬過　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填星出如瓜食項復入　居有頃聞上過　居無幾梁內史缺　居無何　居無幾何　其幾何　七始華始（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易九尼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所謂陽九之尼百六之會者也）　曆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當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也）　終六府首（即蔀首）　曆期有月而民未諭　毋欲從延年臘（今之蜡節）　歲皆伏臘　欲立威者始于折膠（秋氣至膠可折

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　伯徂趙於龍虎（晉文公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爲龍酉爲虎也）　㑹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　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恐日薄於西山　會日且入　天子廼以陽亀始出乎玄宮　吻昕寤而仰思兮　冬至吻爽　遲□國宛城三市　遲旦城中皆降　先平明白晝大都之中　終日昏薄暮　夜過半人乘城乎趨兮西征　忽如景靡　神奄留臨須搖（須搖須臾也）　轉旋且索　轉漏之間　流速之度　皇帝迎日推策以勝日　便時上林延壽門　宜因昭昔令日　歷吉日協靈辰　當陽數之標季　廼窮宙而達幽　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日未靡旃（不移景也）　人生一世間如白

駒過隙 規億載恢帝業 及孝景晚節 皇帝春秋富 春秋鼎盛 以其年穉毋少 犬馬齒㦲讀與㦲同

太僕定有兆罪數事明尊人也 時昔前説稱詩書

直與之日日射獵 尊幸之日日興 比權量力不可同季而語 豈特與若亾者同日而論哉 臣之與王豈可同日道哉 南方暑濕近夏癉熱 日中必爇

宇內篇

韋與宇內之士 方內無狗吠之警 方外蒙澤 以函夏之大漢兮 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上方之情樂也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 下方之情哀也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 得百里之國萬區故稱萬國 燭六合耀八紘

下沂八埏 紛紜六幕浮大衆 四極爰輳 包四隣

戲八鎮而開闔 合從連衡 詔內郡舉賢良方正

削其支郡 及比郡爲守 河東吾股肱郡 河南天下咽喉 方制萬里 示諸侯形制之勢 提封萬井 規土連城 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又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天府之國 開地斥境 會窮里空舍之極隱處 製里割宅 父公里所復還 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 請令縣道政縣戍道有蠻夷曰道 卭以嫮鄙小縣 文翁傳招下縣子弟 列侯所食縣曰國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 商相與語則利於市井 諸侯比境 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 幸同土壤 水絕壤斷 有垣於反壞之害 帶河阻山縣隔千里 調穀積要害處扼我爲要于敵爲害 盡王故王於醜地 平原易地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 其俗土著 客土疏惡 寗戚激聲於康衢 辟在西南不當孔道 從閒道走軍 燒絕棧道 從復道上

築甬道屬河 葬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子午道 酒路陂

陛下擢僕閭巷 閭閻偏於戎狄 發閭佐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

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末及取右而秦亾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左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 梁王頗賜容車之地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此四分五裂之國 蕭何傳語曰天漢其稱甚美 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築爲城郛徙民充之名曰新秦 新豐秦曰驪邑 牂柯郡牂柯繫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杙音戈 頓丘丘一成爲頓丘 馬邑晉太康地紀云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 北假田官北假地名 盟津盟讀曰孟

以沛爲朕湯沐邑 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灼曰比地迂地也 西暢亡厓

河山篇

耕牧河山之陽　上自泰山陽從陰道下　泰地被山
帶河　探巖排碕薄嵩峻嶸　因四隩四下隩阤　至邪
連山句奴呼天爲邪連　虎口三嶨　望祀虞舜於九嶷其山九峯
形勢相似　南有五領之戍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
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　開大
河上領　列薦騎於山隅　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
釋輿馬於山椒兮　巖突洞房　激堆埼　列新雉於
林薄　以登介丘　爽塏築堂　准陽楚地之郊　不
崇藪不竇澤　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浮勃澥　塞川原爲潢洿　乃堙洪原　臨曲江之隈
州兮曲岸頭白隈隈即埼字　八藪爲囿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紆宋有孟諸楚有

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蕩蕩乎八川分流霸滻涇渭澧鎬潦潏
九河既道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越五河仙經說有紫碧絳青
貢之河　四瀆視諸侯江河淮濟　奏開六輔渠溝洫志云寬奏穿六輔渠
上流南岸更穿六輔小渠以三輔助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
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　北枕大江　旁南山北波河波河循河
也故音彼義反　行舉瀕河之郡　負梁望北邊　槐里環隄
夜徑澤中　踰波趨浥郭璞曰浥玄所據也　泣泣下瀨　批
巖衝雍　臨抵注壑　馳波跳沫　家乃負郭靠巷
輟耕之壟上　入渠居隴中丁老　立后土祠於汾陰脽
上脽音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脽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
如誰故轉而爲脽字耳故漢書儀云葵　居井之剏　引洛水至商顏下

商山之顏也譬人之頷也亦猶嶺象人之頸領也　竊伏渠瀨　水隤以絕商
顏下流曰隤　久不反兮水維緩水之網維也　爲石隄多張水
門　爲石隄激激音聚石千堤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　迺釃二渠以
引其河釃分也　隤林竹兮揵石菑石菑者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　上金
菑亦臿耳音側其反　負薪窴決河　下淇園之竹以爲揵
隄　右以湯谷爲界日所出也熱如湯也　度浙江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陽曲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　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至碣石　登橡欒而翺天門兮　夢黃蛇其口止於
鄜衍　散渙夷陸　河水淊陸　秦地號稱陸梁言其地高
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　郡國或磽陿　無所殖桑數畜　其生
陿阸　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　河再西三東迫

阸如此　阸阨河洛之間　遣騎候四望陿中亡房
猜弋不於候隧　至河三百餘里徑易　涓澮洄運
盛山斗入海斗絕也　漢亦弃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
予胡縣之斗者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　諸渠皆往往股引取
之　橫流逆折　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地固澤鹵不
生五穀　除山川沈斥　入鮮水北句廉上謂水岸曲而有廉稜
也　廉遠地則堂高廉側隅也　其官壖地壖除也　內史府
居太上廟壖中壖者內垣之外游地也　山谷汲　其水亭居
冬夏不增減　來春桃華水盛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　食貨志
瓜瓠果蓏殖于疆易至此易生故曰易　高紀故秦苑囿園池
令民得田之　比有胡苑之利　九嵕巀嶭　取竹之

解谷（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飾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灑沈澹災（灑分也沈深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其災）居覇陵北臨厠（霸陵山北頭臨近灞水帝登其山以遠望也）過乎決莽之埜（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河水溢溢（溢音涌也）晉頌河水涽陸弗能陻塞　山陵崩阤　狂夫嘷譁於東崖　中山西邸瓠口　北隙烏丸夫餘（隙際也）枚乘傳不如朝夕之池（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宋中幾不襄城（襄城以關）差次受功賦也（嬰音初爲反）王莽傳宗盧恢等聚兵反城（城反以樓反）也一曰反音幡令繙賦繙曰幡城　堅守乘城　嬰城固守　湯令軍皆薄城下　閉城城守　興關中卒乘邊塞　銳氣挫於崤塞　泰共尚衆距險　鑿空（鑿始開通西域道也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

疆外篇

淑問揚乎疆外　盜出徼外鑄錢（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建塞徼起亭隧　親省邊垂　鬧市三垂（北東南）四荒之外（戎狄荒服言其荒忽忽來無常也）四貉咸服　竄九戎而索賴　猳狄合處　西伯昌伐畎夷（昆夷昆字或作混字或作緄昆緄犬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生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　鳥夷皮服（居在海島被服空止皆象鳥）猶戎翟之與於越（于越語聲）百蠻之共所獲葷允之士（猶黨也葷與熏同）西厭月朏（音窟）東覆日域　遐方殊俗殊鄰絕黨之域　使絕國　衛青將六將軍絕幕　百蠻鄉風款塞來享　呼韓邪單於鄉風馳義　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分處降者於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　宜縣頭藁街蠻夷邸間　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區讀與甌脫同）匈奴父子同穹廬臥　使人厚遺閼氏居一鄣間　迺遣山乘障　國被邊　以財雄邊　至滇池方三百里（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也）條支有弱水（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踰白龍堆（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西則限以葱嶺（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案榆谿舊塞　登閬風而遂集兮

蒸庶篇

元元麗蒸庶　覺窮黎烝　品庶每生　吒隸之人（吒古文字）亂齊民　保此懷民（懷德之人）臨尚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遊子樂其俗不從歸故有五方之民）邑亡放民（放敦）

（遺心）官富實而末民困　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　懷生之類沾濡浸潤　敺白徒之衆　人人問以謹俗民所疾苦　流庸未盡還（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　無市籍名以其物自占（度其物則多少而為名籍送之于官也）察天下之息耗　徒見羸瘠老弱（一族贖日瘠）出庸保之中　家貧庸作以供資用　賣庸於齊生為惡隸（言為徒隸可哀怨之中）

佃作篇

方佃作時（治田）后稷始甽田（甽壟也）一歲之收當過縵田畮一斛以上（縵田不為甽者）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古田）孝公制轅田（三年愛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

廣奇秩相泰復正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相其田不復易居也轅爰局爰于也表

屬縣艸田儻民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　池田假與

貧民　上耕於鉤盾弄田　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雖在畎畝猶不忘君　先帝邵農（勸勉也）　厥父菑厥子

播而獲之　沔南之地火耕水耨　教民相與庸輓犂

與人傭耕　振業貧民　種宿麥（秋冬種之經歲乃熟）　嘉穀

玄稷降於郡國　以子穀秬黍中者（子穀嘉穀秬即黑黍耳）

風西北戎叔為（戎叔胡豆也為成也）　今穀嗛未報（嗛少意）　黎民

祖饑（祖始）　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于此也而耕耘也）

禋祀篇、

天子常以春解祠（解集求福）　類祠泰一　叢祠中　謁欵

天神（謁告也欵誠也）　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

之事者以為祀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

以為宗　荊巫祠巫先施糜之屬　在男曰覡在女曰

巫　除秘祝（秘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秘也）　其下四方地為䵉

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䵉謂紀績而祭也）　封狼居胥山禪於

姑衍　大夫臚代（臚旅聲相近）　祀先王於方明（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為之四方畫六采）　黃帝時封

則天旱乾封三年　瘞貍于大折（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　神之榆臨壇宇（榆引也言神引來降臨之也）

徧臚驩騰天下歌　馮蠵切和疏寫平（馮夷命靈蠵使切厲諸和水神令之厲導川瀆寫散平均無災害也）

梢夔魖而扶獝狂　秦神下讜言

秦文公時[illegible]中有怪化為牛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樹[illegible]化入豐水文公恐之故作其象以厭[illegible]今[illegible]也

收休屠祭天金人　神鷹鬼趠（趠走也于笑反）　使社稷不

得血食　至夕牲日　肸蕭（肸嚮屬廣也蕭香蒿也）　子孫奉嘗

我不如桐鄉民　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　鬺亨

上帝鬼神（鬺亨煮而祀也）　應嗆之多　通權火（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皆萬變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　奉燔瘞

於郊官　皆祝延之　高祖禱豐枌榆社　受茲青社

晉巫祠東君雲中君族人炊之屬（言主炊母之神也炊謂爨之也）

作立皇子禖祝（祀于高禖求子之神也）　大會蹛林（蹛者繞林木而祭也[illegible]）

膢五月（之作自古相傳秋止此其遺法 [illegible]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

帝祓霸上（今三月上巳祓禊也）　祭中霤（古者穴居名室宣中為中霤）

獻公作畦畤櫟陽　祭蚩尤于沛廷而釁鼓

精禮篇

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　不好治宮室禨祥（淮南子曰荊人鬼越人禨）

青眚青祥（內曰眚外曰祥）　神來宴娭（娭戲也）　上帝嘉

饗內承福　皇天嘉況　神降之嘉生　方將俟元符

熙事備成　媼神蕃釐　逆釐三神　上帝垂恩儲

祉　鄜胤錫羨、申禔福　惟春之祺（祺福也）　朕之不

明震于珍物　[illegible]祥阻祉　函蒙祉福常若期　佻正

嘉吉弘以昌　休嘉砰隱溢四方　天所開右　協氣

横流　神光燭燿齋宮　德施大世曼壽（曼延也）　軍亦

有天幸未嘗困絶也　不可以徼幸　倚異乎政事

託咎此人 顧詭禍爲福(詭俱毀反) 剿邾之亂 畜亂宿亂 天下明知禍烈及巳也 天下無宿憂 傅禍可除(大也) 亂從 職爲亂階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以章不鄉 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五樂篇

但能紀其鏗鏘鼓舞 鍾虡銅人 鳴洪鍾 琴磬金鼓 上擊筑 吹洞簫 周勃常以吹簫給喪事 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筦弦 上自倚瑟而歌 吹鳴籟 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雞鳴歌也楚歌楚人之歌猶言吳歈越吟) 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 扐節度(扐度也節切也謂能分切句絶爲之節制也) 歌數歌

關 班固幽通賦考遘愍以行謠(徒歌曰謠) 爲鼓一再行 爲平陽主謳者 談笑類俳倡 絶莫知其儀體 爲緜蕞楚外 槃辟雅拜(槃音辟旋也) 臚句傳 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爲戲) 使居鞫域中(鞫域如蹋物之域謂窟室也) 蹴鞠二十五篇(鞠以韋爲之實以物蹴蹋之以) 吾丘壽王傳以善格五 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塞法曰塞自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塞也)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 粤祠雞卜(持雞骨卜如鼠卜) 張禹傳露蓍正衣冠立筮(露蓍于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 東方朔別蓍布卦 蓋賢傳漏在殿下 冬至短極縣土炭(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

貨寶篇

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貨寶於金 利於刀流于泉 布於布束于帛 更黃金爲麟趾褭蹏 以協瑞馬(應劭曰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 秦黃金以溢爲名(二十兩爲溢) 言神仙黃白之術黃治變化 太公立九府圜法(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 更令民鑄莢錢(莢如榆莢也) 法錢不立 姦錢日多 盜摩錢質而取鋊 五銖錢周郭其質金不可得摩取鋊(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音谷) 凡寶貨皆用銅殺以連錫 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所謂子紺錢也)

蜀寶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蕃爲人面(錢文向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日也) 今之肉倍好者(體爲肉孔爲好) 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朱提縣名出善銀) 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情士(刀凡蜀刀有環者也) 多珠璣銀銅之湊(璣謂珠之不圓者) 有司奉瑄玉(璧大六寸謂之瑄) 展詩應律鋗玉鳴 鼂采琬琰 瑊玏玄厲(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 碝石武夫 其土則丹青赭堊 雌黃白坿(白坿即白石英也) 其石則赤玉玫瑰(玫瑰火齊珠也) 琳珉昆吾(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 陸賈傳賜買橐中裝直千金 剖明月之珠胎 琥珀流離(流離青色如玉)

嗇羨篇

嗇羨十以上通得官(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通得爲吏十算十萬也)

初爲算賦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 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收謂租賦事謂役使 且勿算事 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軍 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禾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 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 頭會箕斂

內吏稻田租挈重 賦入貢棐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員曰棐 平繇行水 治河者爲著外繇戍邊也 楊惲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于郎也 百姓任罷 樂語有五均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

民矣 ・發天下七科讁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 高下九則九州土田九等 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爲當于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 以少府禁錢續之 初榷酒酤榷者步渡橋爾雅謂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 開禁苑散公儲 還廣陽私府長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胃南衆星曰廥積 千里仰糴 再三發粟則曠日煩費轉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轉車而拘 河渭漕輓天下 轉粟流輸千里不絕 輸將之費益寡 方輸錯出方軌而輸 旁竝出絕轉道運糧之道也 飛芻輓粟 使民放鑄 楊可

告緡徧天下可緡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反告 初算緡錢 藏鏹千萬鏹錢貫 安世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始湯爲小吏與錢通與田甲爲錢財之交 使天下公得顧租 或不償其僦費 儲積共侍 始爲小吏乾没乾没射成敗也謂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没 遂爲無訾省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 靡財單幣 富商賈或滯財役貧 任氏善富者數世折節力田務下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 富埒天子 高訾富人 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 居皆溫厚 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糧食畢竭 人物痛騰踊甚痛也 穀賈翔貴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于貴也 蕭何傳賤貰貸以自汙 爲人起責分利受謝 數負進進者會禮之財也帝情而勝故進有所負

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 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器械篇

天下吏民亡得畜什器 都邑往往以杯器食 給炊食器席蓐炊器釜鬲之屬食器盂椀之屬 官司弊器 沸湯之在閉器 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匈奴傳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也 穿井得土缶 鼎空足曰鬲 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 豕出圂壞都竈豕狀之大竈 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 爲羹盡轑釜轑謂以勺櫟釜令爲聲也 其田民飲食以遵豆 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度宗私屠酤推破盧壘盧所以居甖壘所以盛酒 孝王有罍尊 子胥鴟夷酌羽觴兮銷憂 賜武服匿穹廬 寶康瓠兮瓦盆底也甾瓶

（曰康瓠謂之甈）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　遺子黃金滿
籯不如一經　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牢價值也今世人言顧手
牢）
教吏爲缿筩（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是寠數也（寠數器也以盆盛
物戴于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樹之寄生寫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柳僤傳鼠不容穴銜寠數也猶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以織薄曲爲
生　般倕弃其剞劂兮　制器嘉量（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量）
迷上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兆焉（庣不滿之處也）綠
綈方底（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幐耳）刀筆篋篋　篋緘未已（緘東篋之
縛也）滿一篋緘封　使杵臼碓舂於市　質氏以酒削
而鼎食　身負版築　自以便面拊馬（赤山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

上褻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後常翳雲母屏面　瑒琫珌（佩刀之飾）
冠進賢冠帶櫑具劒　佩環玦　劒常盛　方其鼓刀
之時　上比踈（辮髮之飾也以金爲之）刑白馬單於以徑路刀
金留犂撓酒（徑路匈奴寶刀也留犂飯七）置人所署負服中　罘
罔彌山（罘不便車也即今幡車罔也詩雉罹于罘罘亦罘字耳罘音浮）微矰出繳
施（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武能網紡繳　單極之統斷幹（單盡也盡極之
綆斷幹井土四交之幹常爲汲所契傷也）搴長茭兮湛美玉（竹葦絙謂之茭也所
以緝置土石也）殿上髤漆（以漆漆物謂之髤音許求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棺漆棺
即髤聲之轉重者髤字或作髤今關西俗云黑髤盤朱髤盤）置熅火（聚火無焱）束縕
乞火（縕亂麻）大公擁彗　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
張博具　見邛竹杖　道買積竹杖（合竹作杖）太師璽

壽杖（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三服篇

罷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春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加
元服　以竹皮爲冠（今鵲尾冠）昌邑王賀遣治仄注冠
即侍中皆駿鸃冠貝帶　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戴縰垂緌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劉歆曰下四十九人
賜皮弁素績　冠飛翮之纓（如蟬翼）冠禪纚步搖（纚織絲爲
之即今方目紗）衣紗縠禪衣（音單）曲裾後垂交輸　襯西王
母髮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　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巴蜀
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成帝微行從人皆白衣袒幘　黼衣朱
紱（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韍）植遺腹委裘（委裘若容

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袪服藂臺之下（盛服）陵便衣獨步出
營　褻衣愽帶　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
衣遺王（以錦裝衣白褚）臣敞脩皁衣二十餘年　王章臥牛
衣中　璧珠璣玉衣　服短衣楚製　一男子衣黃襜
褕何並傳被其襜褕（曲裾禪衣）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
一　衣絳緣諸于（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爲之繡衣絲履偏諸
緣（如牙條以作履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主自執宰敝膝　枉於綺襦紈絝之間　宮人使令
皆爲窮絝多其帶（即今之緄當襠）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
（大袴）內飭則結綢繆（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董君綠幘傅韝（傅著
韝即今之臂韝）貧者裋褐不完　視不過結襘之中（襘領之交會結）

褌帶之帖　身衣弋綈　剌方領繡 今之婦人直領也 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
取親中帬厠牏 中帬中衣牏行清牏中受糞函者也 被鎧扞　相如
身自著犢鼻褌　親洗起衣　王式摳衣登堂　朱雲
攝齊登堂　衆足撫衿　楚必歛衽而朝　蜚襳垂髾
襳袿衣之長帶也髾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非髾垂也　緣繞玉緌 以玉飾緌即今之所謂緌
采繸垂繸者也繸繞相纏結也　攘袂而正議　所載不過囊衣
一襲　垂霧縠　曳獨繭之褕袖 璞曰獨繭一繭絲也 太后
宜且衣繒練 帛無文 錦繡纂組害女紅　賈人毋得衣
錦繡綺縠絺紵罽 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 曳阿錫 阿細繒錫細布
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　褕紵縞　緵布二疋 緵八十縷
荅布皮革千石 荅布麤厚之布 遺建荃葛　發積寨綈

卬今之帬襦　申佩離以自思　令孫建世子襐飾將暨往
問疾 襐盛飾 莽受綠皷衣見衣裳　董賢傳及東園祕
器珠襦玉押　豫目賜賢　布衣韋帶之士　韋鞜不穿
鄭崇傳爲尚書僕射每見曳革履　俯覗兮丹墀愚
君兮履綦　勝之躧履起迎　句履鸞路乘馬　唐著
衣敝履空　冠雖敝不目苴履 苴履中之藉 妻子如脫屣
耳　彈弦跕躧 躧屣同 起下韈係解　四人者須髯皓
白衣冠甚偉

車兩篇

金日磾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 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
陳遵乘藩車　杜周賜安車駟馬　彊載輜車　算軺
車　亞夫傳天子爲動改容式車　衛綰傳以戲車爲
郎 弄車之技 薛廣德縣其安車傳子孫　劉屈氂傳載屈
氂廚車以徇　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 小車前有曲輿不衣 騎馳
季布置廣柳車中　皇車幽輵沇純天地 皇車車聲
東西車駱南北　以安車蒲輪徵乘　宋昌驂乘　四
馬觭輪無反者 觭隻 轉轂百數　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辯者轂擊于外　乘傳詣雒陽　告外趣駕　羌夷
接軫　既蔱軔於平盈兮　亞夫傳天子乃按轡徐行
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時有衛欒之變 銜馬勒繫
車鈎心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 其轍跡可見也　侯伯方軌戰國横
騖韓信傳車不得方軌　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　鐳重於越 輜重 君毋
出門則乘輜軿　脫輓輅　武衛后軒中得幸　乘堅
策肥履絲曳縞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象
輿轙 轙僕人嚴駕待發之意 下馬踞鞍　在所爲駕一封軺傳
一見一封 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立
軺併馬　殿助輿口而匚領　田儋至尸鄉廄置　因
騎置目聞　浮文鷁　方船而下　烏江亭長檥船待
竅而佐刺船　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　戈船將軍
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 水居擊櫂　迺乘扁舟
渡江河亡維楫　舳艫千里　揚旌枻

第室篇

賜大第室　廣夏之下　鷄數鳴殿前樹上古者屋室高大則通
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　敗壞官寺及民室屋凡府庭皆謂之寺　自四
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　居列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　夏
侯嬰傳賜嬰比北第一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胡建傳告
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　遂從旁舍來　沛公至高
陽傳舍　里區蔿舍皆各自右所為　自行迎除舍
居邑屋不見敬邑居猶村舍巷舍　餘子亦在于序室幼童皆當受業
中都官徒　郵亭鄉官　河南街郵行書之舍　寄居亡
亭丘空也　至邸議之　發夾邸門　何武傳即學官見
諸生文翁傳修起學官　賓于閒館　今陛下累郎臺
恐其不高也　周閣重門　祠閣室中閣道之有室者　陳廊

廡下　天子自臨軒檻上　擴輪軒而周流　田蚡前
堂羅鍾鼓　列宿乃施于上榮榮屋南檐　呂
后側耳於東廂聽　公孫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府丞詣閣　所曰與內唯深察焉　閫曰外將軍制之
右墊左墊　仰視兮雲屋　房櫳虛兮風冷冷　步
欄周流　炕浮柱之飛樓　月繞經於柍桭柍中央桭屋相
仰艸摻而捫天　茅屋采椽　爲銅薄櫨　得之殿屋
重轑中轑椽重轑重棼中即今之廊令　文書盈於几閣　曾不得聚
廬而託處焉　扶輦下除　使得自安衛門之下　函
谷關次門　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牡自出籥者　視門樞
下　熊門中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切皆銅沓冒切門

限皆冒其頭　哀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千金之
子不垂堂　百金之子不騎衡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
百石為一均率開盧以賣　令文君當盧　致令辟爲
郭　壁帶往往為黃金釭釭壁中之橫帶　幽武置大窖中
或鑿坏以遁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爲相使者往皆因鑿後垣而去　以屋版瓦覆
茅茨不翦　翦茅作堂　長於蓬茨之下　張禹見
之于便坐　上踞厠視之　日磾奏厠心動　穿北軍
壘垣以爲賈區　家徒四壁立　下邳圯上　發鉅橋
之粟　埋屏處勿令人知也　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
埶各隱屏而鑄作　置閒燥處　及時君之門閭究先
聖之壺與

次舍篇

治次舍須大王　就善水艸頓舍　陳勝令廣之次所
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　通已出反舍　君其及室
共已業行　平行至宛城言無兵難　足下通行無所累
共不西行　迎門卻行　上始為微行出　將秦軍
行前　河東守尉行縣　臨江王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昔黃帝之子壘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劉屈氂傳丞相爲祖道路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襲勝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　恐以其
裝齎　贏糧而景從　罷北宮私奴車馬婧出之具
回車揭來兮　跬步獨進　羽檄重迹而狎至　上始
延行郡縣　寢尋於泰山矣　劉澤遂跳驅至長安　羽

國成臯漢王跳史記作逃 騰而狂趨走趨奔 陳湯橫
厲烏孫 然尚厮留甚衆言其前後離厮不相逃及 流民欲入函
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 糾蓼叫嘂踏以腹路
兮腹著也下著道也腹音畐 騈衍佖路祕次比也 不至質引軍空還
質所期處 涉鈞膂濟居延 亡邸父容 有吏事避宅不謂
君其家匿東西 潛 謝病免杜門 賓客不我內門 謝病屏
居 獨介猕河北獨介 李廣利伐宛再反 縣鄉即賜
毋贅聚 足下高枕而五千里 吏民皆按堵如故
大臣不得與宴游 兩君羈旅 暴露于墅 冬則為
風寒之所匽薄 以為關出財物無符傳出入為關

糟醪篇

不過一肉巵酒相對 飽宣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
如漿視肉如霍藿豆葉貧人茹之 糲粱之食 丈夫生不五鼎食
復太官之湯滕 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數擊鮮 濁
氏以胃脯而連騎 烹羊炰羔 召亞夫賜食獨置大
胾 亦食糠覈耳 脫粟飯 卒食半菽 厚味寶腊
蠢 南粵食蒙蜀蒟醬 桂蠹一器桂樹中蝎蟲也 燒燗蠹
乾酪也以為酪俊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 不如重酪之便美 恭尊
柘漿析朝醒 酺胾灰炭 給大官桐馬酒 楚元王
常為穆生設醴 高廟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
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置浤酒 定國食酒至數石
不亂 季布使酒難近 田儋縱酒 高祖被酒 樊

噲既饗軍士中酒 常從王媼武負貰酒 召故人父
老子弟佐酒 竟酒後 酒闌 數以酒失過丞相
自起及厄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 皆引滿舉白
談笑大噱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于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 侯遵
霑醉時 父兄緩帶稚子咽哺 孰爵而酹 持一半
半米半菽曰判大片也 通晨炊蓐食 不過具器食 攻苦
食啖 令其裨將傳餐 師不宿飽 軍無見糧 請
張卿臨親修具 魏其夫妻治具 陸賈傳厚具樂飲
太尉 以惡艸具進楚使 酺五日 衆廉莫不輟作
怠惰靡衣媮食 飾廚傳 荊巫祠巫先炊纍之屬

五兵篇

左烏號之雕弓桀有柘桑烏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故曰烏號 右夏服
之勁箭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 彎天狼之威弧 路弓乘
矢 樂獲壇下 女童謠曰檿弧箕服檿山桑之有點文者也木弓曰弧服
盛箭即今之步人也箕艸似荻而細織之為服也 作輣缶鍛矢 潸白羽
十賊彉弩百吏不敢前 以大黃射其裨將黃肩即黃間也
材官引強 以材官蹶張 控弦之士 甲士吏被甲
銳兵刃 彀弓弩持滿 作鳴鏑 無亡矢遺鏃之費
抱弩負蘭 銷鋒鍉 建干將之雄戟 莫邪為鈍
尉劒挺尉劒自拔出 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劒械音函容也其間可容一
劒也 鉏櫌棘矜不敵于鉤戟長鎩 則匈奴之革笥木
薦弗能支也 具蘭石城上雷石 布渠荅鐵蒺藜 此矛鋋

之地（鋋鐵把短矛）　被甲鞮鍪（鞮鍪即兜鍪）　發屬國玄甲軍　稅
介兜肖　劉屈氂以牛車爲櫓（櫓楯）　使人鏦殺吳王（方言）
之（戟謂之鏦）　其木無刃　芒刃不頓者　含抱鼓而有一王
之儀　身履軍搴旗者數矣　揭竿爲旗　票騎抗旌
（抗舉）　龍耶夜銜枚擊項梁定陶（止言語讙囂　枚狀如箸　橫銜之　繣絜于項　繣者
結礙也　絜繞也）　陳吳奮其白挺　七首竊發　越常往來與
漢游兵擊楚　充國子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越騎
爲支兵　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藉兵（借藉）　徼兵復聚
（徼要）　欲令久連兵毋決　廼益爲疑兵　願麾左右執
戟皆什兵罷　九江王布楚梟將　統辟元戎　爲太
尉本兵柄　校獲王　陳湯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之校

適戍之衆（適讁）　蹷巴蜀材官　佽飛（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
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　呂氏春秋荆有茲非得寶劍于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
赴江刺兩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圭　茲佽音相近）　呂臣爲蒼頭軍　李廣行
無部曲行陳　爲渠率　爲隊率　輕車突騎　彀騎
萬三千匹（張弩）　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材官騶蹷
（左傳作旅字蹷　騶矢以射也）　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　攻其前
垣　槐檜爲閣　行間候司馬　有京觀以懲淫慝
西域兵有矛服刀劍甲　鑄作刀劍鉤鐔　般事以卑
偃革爲軒　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言其不用兵革也　箠謂馬檛）　不
擊刁斗自衛　作候望烽燧　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
奔命書　爲塹壘木樵（高木以望敵）　爲中周虎落（虎落竹篾相連

遮落之也）　試弁爲期門（弁手搏）　投石超距絕於等倫　出
都肄郎　從胡客大校獵　天子大愷春蒐獮　校聯
不絕（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

搏戰篇

李陵搏戰攻之（手對戰　衞青傳搏戰獲王）　灌夫戰常陷堅　爲團
陳外嚮　本彊則精神折衝　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
衝行則中絕　梟俊禽敵之臣　合號捕山間虜
流血漂鹵（漂浮鹵盾）　所過毋得鹵掠　此年少推鋒可耳
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張黶陳釋先嘗秦軍　漢
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兵可毋血刃而俱罷　新喋血
京師　折衝厭難　函谷批難（批謂斜明之）　暴兵露師

布常冠軍　項羽追北（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　折北不救
廣軍自當亡賞　斬捕首虜過當　諸將多中首虜
率爲侯者　未有汗馬之勞　壺口搤阸（謂據險阸而搤擊）
自奮便　不敢事刃于公之腹（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　作倳）　𢩺城
擁邑下將降旗（擁音車幰之幰　舉手擬之也）　合短兵鏖皋蘭下
周勃攻槐里好畤最　擊章邯車騎殿　天兵四臨幽
都先加　回戈邪指南越相夷　梟骸中埜　願懸骨
方外　創痍未瘳　分梨單下磔政屬田（梨與剺同　剺謂析也）
充鋋瘢耆（瘢耆馬脊創瘢處）　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犇聞命[illegible]
故謂之）　與諸侯爲從（南北爲從　東西爲橫）　爲貳師後距　不從
中覆也（謂覆白之）　其軍蒼頭特起　自戰其地爲散地

諸校効首虜依省賀　終軍無横艸之功　爲百姓請命　武蠢精兵　武節猋逝　守成上文遭遇右武　夫差智伯極武而亾　威稜憺乎鄰國　誠非素定廟勝之册　乘利席勝　腦幕沙幘余吾（腦塗幕沙北幘入余吾水言其大破定亾　幘古幘字）　砰轒轀破穹廬（轒轀匈奴車　穹廬氊帳）　所謂敺市人而戰之

讀史漢翹

下卷

泗蠙施端教匪莪輯

羲農篇

基隆於羲農　規廣於黃唐　著黃虞之烈　泰帝輿

神鼎一　名何必夏子（夏禹子湯）　覽宗官之饗國（宗殷高宣周宣）

雖尉公阿衡何以加此　賁老㠀之術（老子莊周）　行若

由夷　鄭寬中包商偃之文學　呴噓呼吸如僑松（王僑赤松）

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被胥原之

訴（子胥屈原）　偭屈原與彭行　靈修既信淑闇之咳佞兮

（靈修楚王也吾恐靈修之不察改）　欽弔楚之湘纍（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

陽子驂乘（伯樂秦繆公臣姓孫名陽）　奮諸賁之勇（吳專諸衛孟賁）　餘

隨之珍　牙曠淸耳於管絃（伯牙師曠）　班輸推巧于斧斤

（古樂府云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　餘鵲發精於鍼石（秦醫和扁鵲）　研桑

心計於無垠（桑弘羊）　范蠡計然（計然一號計研故賓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其

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與越春秋及越絶書竝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

棠公先驅（棠恬）　蛾阿爲御（蛾阿善御）　建千將之雄戟

絳灌等或讒平　謂跖蹻廉　太后淫於嫪毐　美皇

英之女虞兮（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　樂任姒之母周　資娵娃

之珍㛹兮嬲九戎而索頹（閭娵吳娃豔髮也九戎彼髮覺韓珍好無所用也）

遐邇五三　達戍彌于五伯　七雄㠊鬬　三析之起

（詩云包有三析附雅曰㓗析餘也謂木研覺而復析生也喻齊魏韓皆滅而復起若覺木更生也）　上

咸五　下登三

不諱篇

君即有不諱　將軍病如有不可言　王未滿歲有告

病　今病力（力甚）　必爲錮疾　身有內病　上疾稍侵

未嘗請疾　告諸醫侍疾無狀者　即位痿痺末年

寖劇　金創瘲瘛方（小兒病也瘛音克瘲音下用）　病篤上自臨候

之　醫修氏刺治武帝　使乳醫淳于衍　適有萬金

良藥　六七公者皆亡恙　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

苑秘之方　誠恐一旦顚仆氣竭　前以降及物故

自分已死久矣　大旱民賜死　即自繆死（絞也）　使亾

逃分竄死無處所　楊惲自令身無處所　衰臨三日

大鴻臚奏謚誄策光祿大夫弔禭祠則　朱建奉百

金稅（贈終者衣被曰稅）　典喪服斬縗（斬縗謂縗裳下不縗直斬割之而已）　結

以倚廬（倚廬至地而爲之無楣柱）　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　給槥

櫝槥埋　槥車相望（從軍死者）　光尸柩以輼輬車（秦始皇道崩秘）

（其事載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輬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輼車駕大廐白虎駟以輼車

駕大廐白虎駟爲倅）　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窾空）　便房黃腸題

湊各一具（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槥而不墳

詔外家王氏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視作斥土者（壙土）

張武爲復土將軍（士穿壙寘瘞事）　治方中（古謂掘地爲坑曰方荆楚俗土）

（功棐作簿程課者猶以方計非謂避諱也）　投丁姬穿中　陰積貯炭葦諸

下里物　蒿里召兮郭門閲　林卿殺婢壻埋冢舍

封冢　羊入其鑿　合葬杜陵稱東園　曾不得蓬顆

蔽冢而託葬焉　虵爲轉屍　太子自刑不殊（殊絕也雖自刑
殺而身首不絕也）　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

根著篇

根著之徒　根荄以遂　頭如蓬葆（草叢生曰葆）　覘殺人
若刈艸菅然　或地饒廣薦艸菅水泉利而不得從
山不槎櫱（槎古字槎邪斫木也櫱兒斫之也）　含秀垂穎　黎藿之羹
它果采千種　桊茹有畦　樵蘇後爨（樵取薪蘇取艸）　發
紅華垂朱榮　荅遝離支（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
諸柘（甘柘）　巴且（草一名巴蕉）　鮮支黃礫（支子樹）　東薔雕
胡（蔴朱）　外發夫容　并閭欆　都荔遂芳　仁頻（即賓郎）
茈萁蘘荷　布結縷　董賢內爲便房剛柏題湊　列

新雉於林薄（香草）　樅木外蔽樟（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
車師國多檉柳胡桐白艸　下有踆鴟至死不
饑（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　飯我豆食羹芋魁　金芝
九莖　稷穀樹（木樹）　以牝荊畫　函菱扶以待風　持
柸（柸麻幹）

昆蟲篇

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　劉累學擾龍　交龍襄
首奮翼　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天重以三能文
馬　射游騏（騏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　食以駃騠　西域出小步
馬（言其能躡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　駒駼監長丞　昆蹏令丞（爾雅曰昆
蹏研善升甗者也因以爲廐名）　駕駟駮之駟　牲用騂駒　自天子

不能具醇駟　龍爲友　天馬徠龍之媒　飛龍秋（秋飛
貌）　衛浮雲　乘遺風　罢駕之馬　或奔踶而致千
里　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武帝更名家馬爲挏
馬（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　駕齧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
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駗蹇驪兮　震鱗豫于夏
庭　巽羽化於宣宮　駒駼橐駝　殺一犛牛（西南夷長髦之
牛）　牛千蹏角　馬蹏噭千　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
獲　追天寶（陳寶雞頭人身）　絹鳴陽（費費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
抱豪豬（一名帝豝自爲牝牡豲脊極）　取其母與豭豬連繫都亭
下（猳牡豕）　黃牛羝羊　番禺出馬與虎氏有五畜　或
嘵嘵無所農桑毄畜（毄古繫字）　豕出囷（胡頫反）　伺以中牢

（羊豕）　擊兔伐狐　獲若雨獸（言獲之多如天雨獸）　山多麈麋（麈似
鹿而大麋但鹿而小）　獲威鳳　神爵集　徒恐鶗鴂之將鳴（鶗鴂鳩
字名貫鏡一名子規杜鵑）　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
赤鴈集六紛員殊翁襍五采文（殊鳳頸言其文采殊異）　鷹雀飛
集丞相府　鷙鳥絫百不如一鶚　射鵰　有服
飛入誼舍　鴟梟群翔　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社[illegible]
不灌　菸靈蠵　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冉龜甲緣也岠至也）　佰
蛛螺以隱處（水蟲害魚）　橫江湖之鱣鯨　鮔鰭漸離（周洛曰鮪）
（蜀曰鱣鮪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爲龍矣）　山陵水泡（泡水上浮漚）
置守宮盂下（蟲豕之類謂之韋）　與蠖蛉何異　有蜚有蟚（蟚蛸）
（負蠜）　不如蠭蠆之致蠚　螟螣之類　蝮蠚手則斬手

施及夭胎　撻鰭掉尾振鱗奮翼　跂行喙息　猶
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羽翮飛肉　徒肉搶題注搶消剌題
領　中必決眦眦即決眦之日眦音射審也眦即眥字　微紈受詘紈音倦紈
之紈音與鷊同言獸有倦倦者要而求之　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　遷喙
厓絃中口內之上下名爲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逆張噱吐舌于絃網之中　帥軍踤陸
踤足蹋之也　以罔爲周阹阹遮禽獸圍陳　木雍搶櫐以爲儲胥
儲胥猶言有餘　民𫉬牧其中　鷹隼橫厲　嗺嗺昆鳴昆同
掩骼埋胔　三軍芒然窮冘閼與冘音淫　贊明珠文甲

若干篇

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　不能褒揚萬分
如萬分一　什有一二相全　士卒陸指者什二三

泰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　然量其富居
什六　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斷獄少於成哀之
間什八　尚得十半　削其國之太半　此其與泰地
相什而民相百　泰得百二齊得十二　擊殺數十百
人　功費大萬百餘　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
臣　有青蠅無萬數　橋桃栗以萬鍾計　有索可以
縛人者數千枚　使者十輩來　朱提銀重八兩爲一
流朱提縣名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
以賣　度長短者不失豪氂　毛氂過失　厘脫宛如
毛氂耳　銳思於豪芒之內　造計秒忽　無有忽微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　權輕重者不失黍絫　彼尋

常之汗瀆兮　金餘尚有幾所　一日之樂不足以危
無隄之輿　壇三陔　谷量牛馬　不可殫記　關中
民戶知之　天之亾秦無愚智皆知之　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僕嘗傒談不能一二其詳　參
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亾雙　衆內窾二　朕既不
敏弗能勝識

假設篇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　藉弟令毋忻　西曹地忍之
不可但已　以所入貢但賒之　大抵皆冠　大氐
無慮皆鑄金錢矣　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矣　大
要教戚調也　蓋若獸爲苻　抑人故也　訪以呂氏

故　藉秦以爲驗　文公獲若石云　亂曰　重曰重者
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誶曰誶告　甚亾謂也　亾何說王毋反而
已　又何傷也　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　其方盡
多不讎　忽猥勿并猥積　見所侍美人　胥靡爲宰胥相
靡無言相師以無爲竹宰　齊粃共弩甚設　相如時從車騎雍容
閒雅甚都　朕甚恧焉恧音女六　災異訖息　無解已皆
不可勝原　勉旃毋多談　士以此多之　耳數之
、翁須曰毋畱之畱音任之　以爲物而司之　意豁如
也　泊如也　舞內晏如　烏嘑鑒兹行事　猗與偉
與　盛哉鑠乎戊不可載已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
水　佗廼蹶然攺坐　听然而笑　士大夫悵然失望

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漢王心悽然憐薄姬　寡人
愭然不知所出　學士歙然韙仁　陳湯傳排妒有功
使湯塊然　沍淮之閒㵒然煩費矣　霍然雲消　天
下搖然　眇然絕俗離世　較然甚明　霅然陽開雷散
肩然如有閒　子大夫褎然爲舉首　皆嘸陽應
主人逌爾而笑　是邪非邪

雲烝篇

雲施稱民言稱物平施其澤如雲　匈奴傳雲徹席卷　盜鑄如
雲而起　穹隆雲橈言水急旋回如雲之屈曲也　見事風生言其速疾
不可當　猋勇紛紜如猋之勇　猋風涌而雲浮言衆聚　武節
猋逝言威武如猋之盛　飆呰風起　劉歆傳雷同相從馬宮

傳希指雷同　其餘猋飛景附　於是大夏雲譎波詭
砬颯欻然至電過　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
壁壘天旋　勝廣熛起　骨肉氷釋銷散　羸糧景從
大漢之德逢涌源泉　變詐鋒出莫能窮者　帝王之
道日以陵夷　輔弼之臣瓦解　逆節萌起　詩始萌
牙　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　四方輻輳　欲
以檻塞大興檻義不檻押之檻猶閉也　鏡考已行　剡深惼爽
丘累陵聚言其積多　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　毛舉數事
渙奪百姓　輕俠趙季李款以氣力漁食閭里　楚
蠭起之將　讒言之徒蠭生　很戾不仁　扶服蛾伏
蛾與蟻同　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　申生雉經　計

猶豫　朕狐疑　民且狼顧　萬端鱗崪　機駭蠭軼
鱗羅布列攢以龍翰　負顝而鳥䚕顝䚕上下也䚕音胡
縱以鷹擊毛摯爲治　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

建瓴篇

猶譬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從諫若轉圜　括囊不
言　如發蒙耳　君若綴旒不得舉手旒旗之流隨風動搖也
用群臣如積薪耳　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匈奴猒聚
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操下急如束溼　上古遺烈掃
地盡矣　建威銷萌　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危於
絫卵　使奮曜日月之末光絕炎　炕陽而暴虐　鑿
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　朱雲折其角　搤其亢拊

其背　至如猋風厺如收電　吏治若救火揚沸　拊
翼俱起　侵牟萬民　何異糾纆糾纆相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　繫名聲之韁鎖　媒
蘗其短　米鹽靡密初若煩碎　亦六經之支與流裔
獨化於陶鈞之上　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突窾其
民淮南子云堯之時突窾封豨鑿齒皆爲民害　莫敢枝梧　齮齕首用事
者墳墓矣　出令則如反汗　黽錯智囊　犬牙相制
所謂盤石之宗也　無異使羊將狼　其治如狼牧羊
所謂探虎口者也　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譬猶騰
駒之瘈狗孤豚之咋虎　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
可得　蟜翼厲翮恣意所存　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

參伴開闔　逐麋之狗當顧兎邪　夫摶牛之蝱不
可以破蝨　古與今如一丘之貉（言其同類也）　假令僕伏
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　括擨及米（括古䂭字）　楊惲傳雒
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　猶如阪上走丸也　不絕如
帶　不絕如綫　危亾之禍不隊如髮　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　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突奧之熒
燭　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武嘉區區以一簣障
江河　朱買臣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是有狐
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局趣效轅下駒　鄭當昔及廢
門外可設爵羅　趙充國傳從枕席上過師（橋成軍行安易）
安於覆盂　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　譬腐
肉之齒利劒　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　遣將必

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　譬猶踐薄冰
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從旄敦而度高虖泰山　懷洗
盜而測深虖重淵　毋持布鼓過雷門　野禽殫走犬
亨　與牛驥同皁　章父薦履漸不可久　將軍為國
柱石　克盈幄內與鱗左右　無毛髮之幸　董賢傳
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君不幸罹霜露之疾

鴻濛篇

鴻濛沆茫碣以崇山　陋三王之阸薛（薛辭）　涉三皇
之登閎　萬物權輿於內　章皇周流　鮮扁陸離
徽車輕武鴻絧緁獵（鴻絧直馳貌緁獵相差次）　羽騎營營昈分殊

事　轠轤不絕　飛廉雲師吸嚊潚率　猋泣雷厲驞
駍駖磕　武騎聿皇　蹷竦讋怖　隨珠和氏焯爍其
陂　玉石嶜崟　上下砰磕聲若雷霆　蠁曶如神
飛蒙茸而走陸梁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
（柴虒參差不齊貌）　蠖略蕤綏灕乎襂纚　陵高衍之嵱嵷
超紆譎之清澄　馳閶闔而入凌兢　下陰潛以慘廩
崇丘陵之駊騀　璧馬犀之瞵㻞（瞵㻞文貌）　雷鬱律而
巖突　蛟龍連蜷於東厓　白虎敦圉虖昆侖　覽樛
流於高光（樛流曲折）　香芬茀以窮隆　薌呹肸以棍根
惟弸環其拂汨兮　梁弱水之濎濙　躡不周之逶蛇
摧嶉而成觀　玄瓚觩髎　秬鬯泔淡（淡滿也）　登降峛

崺單埢垣（峛崺上下之道也埢垣圓貌也）　岭巆嶙峋洞亾厓　徘徊
招搖靈遲遲兮　河靈矍踢　璽與安步周流容與
泙弗宓汩（宓汩疾也）　偪側泌瀄（泌瀄相揳也）　轉騰潎洌（潎洌
相撇也）　溰滑霣隊　潏潏淈淈　湁渫冉沸　瀩濊濆
漾（皆水無涯際貌）　崴磈㟪㠑　陂池貏豸（貏音庳陂之陂）　平原廣
澤　登降陁靡　案衍壇曼　倏胂倚䨽（皆疾貌）　宛潬膠
盭　岩陁嶢錡　谽呀豁閜　肸蠁布寫　柴池茈虒
旋還乎後宮　劉莅㽉歙　布濩閎澤　郁郁菲菲衆
香發越　晻藹咇茀（皆芳香意）　緸紛軋芴（軋芴密也）　實葉
葰楙（楙古茂字）　連卷欐佹（欐佹支柱）　崔錯癹骫（癹骫屈也）　坑
衡閜砢（閜砢相扶持）　落英幡纚　紛溶萷蔘（萷蔘支擢也）　猗柅

從風　消搖乎襄羊　翩幡互經　鏗鎗闛鞈(鼓聲)　嫢
積褰縐蔚橈谿谷　繆繞玉綏　明月珠子的皪江靡
唼喋菁藻(唼喋銜食也)　青龍蚴蟉於東箱　瑉玉旁唐
玢豳文磷　輦道纚屬　窮極倦𠍽　衯衯裶裶揚袘
戌削　扶輿猗靡(言鄭女曼姬爲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　翕呷萃蔡
嫳姍勃窣上金隄　便嬛綽約　紅杳眇以玄湣兮
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
躩以連卷(連卷句蹄也)　沛艾赳螑　驤以孱顏(不齊也)
跮踱輵螛容以骫麗　蜩蟉偃寋怵㚟以梁倚　雜遝
膠輵以方馳　騷擾衝蓯其紛挐兮　麗以林離(摻攦也)
叢以龍茸　殥以陸離　下崢嶸而無地　上嵺廓

而無天　莅颯卉歙(卉音諱歙音翕)　謗詡衆庶　美連娟以
修嫮兮　佳俠函光(佳俠猶佳麗)　惟幼眇之相羊　㦒慄
不言(哀愴之意)　實妙麗善舞　妾不敢以燕婧見帝　有
周氏之蟬嫣兮(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　紛纍以其洪忍兮
紛粹縩兮紈素聲(衣聲)　汩減歘以永逝(疾貌)　觀衆樹之
翁薆　承靈訓其虛徐　畔回穴其若茲　律歷志姑
洗洗絜也言揚氣洗物辜絜之也　萬物棣通(棣通意)
昌茆於卯(卯謂叢生)　昧薆於未豐楙於戌　五音六律依
韋饗　猗違者連歲　纖微燋瘁之音作　雲景杳冥
宵窔桂華　卑與萬物　志俶儻(惆□)奇　飛常羊
國亡捐瘠　操其奇羸　收奇羨　百姓抗敝以巧法

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
失則區霿無識　奧弗鬱兮柏冬日　河湯湯兮激潺
湲　漫羨而無所畝心　庶得麤㺃　支渠扶踈　驪
衍以頡亢而取世資　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浮滃
雲而散歊烝　爲其泰曼滮而不可知　浸淫衍溢
敞罔靡徙　泐滴曼羨　旭卉閔悸　休熬淢洽　不
爲進越　茲液滲漉　汜布護之　後飾厥文　雜遝
衆賢　水旱饑蝝螽螟午並起　從大王後車方洋天
下　營或天子(或惑)　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　奐
鱗雜襲　無不猥大　異有小大希稠　瘉於蠛蠓
季布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　張良所與從容言天下

事甚衆　子獨壹鬱其誰語　深惟鬱悼　玄靈決鬱
心結愲兮傷肝　塗者漸洳徑也　行步偶旅　泐
穆亡閒　坱圠無垠　忽然爲人何足控揣　真人恬
漠　細故蔕芥　滿讕誣天　欲末殺災異　閔免遁
樂(猶勉)　廣盱營表(盱大)　狂夫嘐譊於東崖　熛訾其
閒者　陸子優繇新語以興　不得騁移萌牙之時
爲數從中　嘔喻受之　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
者　戚夫人歔欷流涕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
下　不得舒憤懣　因物興舍　伺臆約結　日夜縱
史　呫囁耳語　道里遠近翔實矣　廢公淫末　欲
以熏轑天下　項氏畔換　諸將讋服　群臣震懾

豪強懃服　亂相轢蹈　百姓奔走相蹂躪　雖欲驟
轉柰失重利　爲人婉瘱　男氏遼蒢口柔㮣人顏色而爲諂佞者
盪臧古汰　奄忽如神　事薄遽薄迫遽速　赤鴈集大
紛員多貌員音云　攢立叢倚

匈匈篇

天下匈匈　以眇眇之身　粥粥敬懼貌　清思聊聊
桂華馮馮翼翼　美芳礶礶　即即　光以兩般裔裔飛流
之貌相如傳般乎裔裔　孳生喤喤　雲舞翔翔　泛泛滇滇從
高游　總總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巳也　大倉之粟
陳陳相因　天下䜋䜋　不敢察察言　中國諸侯累
累從逸　印何纍纍　星隕繹繹　洙泗之間斷斷如

也　惓惓之義　録録未有奇節　齱齱廉謹　僮僕
訢訢如也　張釋之傳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汲黯傳吾欲云云　魏其沾沾自喜耳　纍壘不得
意　國中口語籍籍　祄祄徘徘揚祂戍恻　眇眇忽
忽若神之髣髴　翯乎滈滈　崇山巖巖　煌煌扈扈
柔橈嫚嫚柔橈貌音于圓　巖巖深山之谾谾　唯唯否否
不然　勤勤懇懇　卒卒無須臾之閒　脛脛者未必
全　五鹿嶽嶽　毋若火始庸庸　極蜎晜晜之思
喻喻詔夫　咢咢黄髮　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
屬屬小心畏忌　隆隆者絶　仲尼之亦魯兮婁婁遑
遲而周遊　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　逆逆離宮般以

相熠　乘炎炎之炘炘　撒北極之嶟嶟　閛閶閶其
寥廓　風從從而扶轄　雲霏霏而遠近　秋秋蹌蹌
廓廓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　居它惛惛不辯　緩
若若邪　匈奴傳顧無喋喋佔佔佔佔衣冠貌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
佔佔耳　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　翩何姍姍其來遲
我頭岑岑也痺悶意　咎敗灼灼若此　燕燕尾涎涎光澤
之貌　風流民化湎湎紛紛　其欲攸攸音滌　長倩懊懊
安舒　樂安褒褎古之文學　姼姼公主詩葛屨好人提提音義同耳

三精篇

三精霧塞　天苑星名　日舒月速當其同度謂之合
朔　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

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
辰謂之日月之行　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
洞竅至　營頭行振天誅也　東井爲水衡　以投天
隙　振大漢之天聲　翠雲而倘佯　含元包一甄陶
品類　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或襃回藩屏或躑躅帝
宮藩屏兩旁之星　或熛南北或盈縮成鉤　流星狀似蚩尤
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　求雨亦即降澍　天地之道
其猶鼓籥　鮮顥氣之清英　雨師洗灑風伯清塵
百王榮鏡宇宙　明主嚴天元之尊　吁嗟紫宮之門
恒星艶珠朝霞潤玉　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
氣霓虹以横厲　羲和忽以潛轡　將建天樞執斗柄

吾欲往於西嫭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皡也嫭戲也　豐

隆軒其震霆兮列鉄畢其照夜　左青瑂以捷芝青文龍也

右素威以司鉦白虎也　建罔車之幕幕猶青林之苡

苡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　覩壁壘于北落伐河鼓之磅硠　倚

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　元首寬則望舒朓矦王肅則

月側匿　緯候之部緯七緯尚書中候　尚書職在機衡

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巖更之署　王績自稱柱天都部

春秋讖曰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非闚天者不可以

圖遠　斗斛酌元氣　諸侯上象四七　演歷久長孔

爲赤制　仰探遠乎九乾九乾九重

戒節篇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　曾不浹辰罪人斯殄　陳

咸父子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　百六有會過剝

成災　強起行春　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

日安能違期十歲乎　歲月舊過　謝甄與邊讓共候

林宗未嘗不達日達夜　自幸柴車冒辰先使者發

處允華之顯時日月光華且復旦兮　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

羨伊傅之遻時遻遇也

長聚篇

九縣飆回九州飆亂　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舂陵氣佳哉欝

欝葱葱　共攻離鄉聚藏于綠林中　起塢候　宫第

相望久磐京邑　關梁之險多所衿帶　光照六幽

方春幅裂　高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　越有

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

墝埆之地　寄不毛之荒極　李成儒宗　墉官之餘

地也

壞墳篇

陶工之北漸就壞墳　漭瀁廣溢莫測圻岸　秦分裂

郡國斷截地絡　規錮山澤奪民本業　神雀翔于鴻

崖玄武潛于嬰寘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　防禦

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　西盪河源東潞桀濟　陛下

有晉泉之地晉之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蹈玉階之嶢崢　王元

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旹也

支闕篇

河西斗絕在羌胡中　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閒城溢郭

湧泒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

其足　疆埸綺分溝塍刻鏤　土地墝埆　鹵望昆明

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覘平樂建豫章

如炎篇

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雨肉如羊肺或大如手　時則

有服妖服貌之飾也　旹則有龜孽　時則有鷄禍　旹則

有下體生上之痾　時則有青眚青祥　金沴木言視聽思

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沴之　時則有羊禍

時則有鼓妖　時則有魚孽　時則有豕禍　時則

有耳痾　時則有脂夜之妖　時則有射妖　時則有
龍蛇之孽　時則有馬禍　六極之要危於累卵　比
日容雲遂無大潤　時則有詩妖　章帝末鳳凰百四
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孽　是歲陳留雨穀形如
稗實　上忝下辱亂象于度　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

天垂妖象地見災符

積精篇

積精禱求　山川鬼神悉興禮者尚未咸秩　京師大
雩左傳曰龍見而雩　天郊越紼而祭地　禮儀志貙劉之禮
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巳烹鮮　何汚七十二代之編錄
將有事太山先有事配林　今因舊封竄寄王牒

虞典曰隨格於藝祖用特　六宗　高帝令天下立靈
星祠后稷又配食星　貙獸以立秋日祭獸　搮損犧牲不備
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一事悉毀壞旁祀　祖日爲
之廢燕樂　告謚南郊

大行篇

天子神器不可力爭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女史篇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漢法常八月筭人　恩隆好合
遂忘淄蠹　孝章以下漸用色授　若竝時進見則不
敢正坐離立則傴身自卑　姜后脫簪　衛姬不音不聽
鄭衛之音　述宣陰化修成內則　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

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

靑蓋篇

以王靑蓋車迎帝齋于殿中　封禪儀曰國家御首犛
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　天子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
木路　錫樊纓十有再就樊讀如鞶馬大帶　建太常十有二斿
九仞曳地　殷人以爲大路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
芝車置轙耒耜之箙　闟豬車親校獵乘之魏文帝改曰闟虎車
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　封君油畫軿車　皇孫綠
車以從　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　井泉鹵簿　前驅
有九斿雲罕　鳳凰闟戟闟之言函也　皮軒鸞旗皆大夫
載　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　後有

金鉦黃鉞　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　於是后宮乘輚
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　究皇儀而展帝容　冠羿
映蓋　登於駹鏤之金路六騶駮之玄龍鐵雄虹之旌
夏揭鳴鳶之修橦　葆車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
周廬千列　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屏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
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　凡中宮漏夜盡鼓鳴則起
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　胡廣曰
皮軒　大駕法駕最後一車懸豹尾侍御史載之　卒皆赤
幘絳韝　飾帷帳於皁囊　揚金夔拖玉瓖夔馬冠瓖馬帶

竹使篇

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劉盆子乃

符札爲符　刀筆書　以明丹青之信　與諸郡相救

皆如符要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尺一拜閤　赤眉

君臣面縛奉光武以爲帝璽綬（皇帝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　取祭

侑閉諸禁門　李雲素剛憂國將危乃露布上書　羽

檄　奏記　梁松怨望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豫州

刺史周景辟陳蕃爲別駕從事蕃以諫爭不合投傳而

公　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

學掾功曹陳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　冀并二州民訛

言相驚其各敕所部長史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部在所

爲封長檄不欲勿強　條書

正屏篇

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　德横天地　光武沉

幾先物深略緯文　永念慙疚無忘厥心　豈非祖宗

廸哲重光之鴻烈　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

敷宣景耀　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　堯舜不

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　人主責躬修德使正事平衡

流化興政也　謙恭慈順在孺而勤　兢兢業業貶成

抑定　系唐統接漢緒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

行（貫行謂一皆遵奉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　陛下聖德柾洽曲平

衆内肅清天下密如　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追崇

五宗之美蹤　天命幾墜危朝更安　有司勉順時氣

勸督農桑　予一人空虛久疚棐承尊明　覽德大麓

經營天物（言大錄萬幾之職書曰納于大麓暴殄天物）　隨形裁剖要措斯

世於安寧之域　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

塞下無憂開之警　出郊之昔不復内御　將

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　栢靈之間君

道秕僻　文加殊俗武暢方表　遭天下反覆而覇陵

完受其福　神祇睠顧　遣吏上壽盛稱虛美　終非

天力

委身篇

須史有黃氣從上下半乃解遂委身就館　以肺附之

故敝臣　隗囂援旗糾族　父老童稚垂髮帶白　但

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　今幸得全體樹類（謂有嗣）　不勝

師資之倩（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　故朝多瞽瞽之

良華首之老　屯朋篤論之士（屯衆朋群）　閭路叟之所憂

臣奕世受恩　疲瘁三屬　爲人后者爲之子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　□童入學白首空歸　前皇太子

身絶血嗣非孝也　周燮始在髫髫而知廉讓　士

食舊德之名氏　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　將

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

典城篇

典城長相　特進（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執金吾

緹騎　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　里有里魁　與

諸將絶席（謂尊顯之）　侍中内幹機密　三九之位未見其

人(公卿) 官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史吏一介之才 有柱石之寄 玄武司馬 內者令 桓典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纍滯日官(史官) 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里各有攸司 敗斥鼎臣 門者 直指 登槐鼎之任晨門有抱關之失 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鴻都學士 門下掾 司隸校尉 設爲壘壁

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庾乘少給事縣庭爲門士 右職(謂樞要之官) 一人犯罪禁止三屬與得垂纓 命夫命婦 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三公上

應台階 鄭玄回賜之徒不稱官閥邵有慚色 臣在近密 梁冀以阿衡之任翼讚日月 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 不可假以雄職 賈逵傳帝敕蘭臺給筆札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

關掌篇

關掌郡事 大王齋禁皆使史休 察政不得下和孔子曰人至察則無徒 楊震傳使後世稱爲清白吏雖幹吏早末皆課令習讀程式 長休百日 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剋羸弱 禁民二業 官者辜校百姓與盜賊無異 政畏張急(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 理善烹鮮 帝道不綱秕政日亂 朱浮年少有才欲厲風迹 劉平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 吏得生因緣 政令猶汗往而不返

元功篇

元功之族三讓彌高 告類薦功(書曰類于上帝) 循其遠節景風紹封以彰厥功(考異郵日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 最後親遺計吏賜之佩帶 吾披荆棘定關中 若悉簿上所得賜物 未敢時上 常爲邊最 辛蒙威靈遂振國命 幕府無德於交土而有大造於掾也 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于往哉或謂良平之蹟復興於當時今雖皆有忠公而竟見排斥 竹帛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 大鴻臚趨上朕將差而錄之 朝有世及之臣下多抱關之怨 鏤石燕然 程式殿最隨能升授

恩施篇

祖宗舊事或班恩施 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 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損耗國資 官人隸役皆加恩借 稍酬受恩接

殿最篇

獲賊多少爲殿最 有開匱反風之應(武王有疾周公作請命之書藏于金匱後管蔡流言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禾木盡偃成王啓金匱得書乃郊天謝過天乃反風起禾) 東后蕃衛 忠臣不顧爭引之患 將軍之先爲漢信

臣　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實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奉主上以從
人望大順也　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　扶弘義以
致英俊大德也　將軍出身舉宗爲國　感其茹毛蘇武
蘇武囚于大窖中齧雪與旃毛并咽之　昔壘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連胝
存楚　慮不念生志在思死　豈有員园委曲可以毋
其生哉园即邪字謂頭圓無稜角也毋貪也言宜正直以傾覆無委曲以貪生也　懸節于
上東門　王纂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　骨鯁　宜擢
之右職以勸忠謇　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
乃情帝室

倜說篇

諸文倜說較畧不究　故以手書暢意　專心墳典
桓譚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　昔以禿摩研編
削之才　孔丘秘經爲漢赤制　何休好公羊遂著公
羊墨守　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　白
黑備心求善無厭　校野秘文　案六經而校德　盛
三雍之上儀謂明堂辟雍靈臺　敷洪藻　闡繹組天　啓恭
館之金滕　御東序之秘寶　二班懷文裁成帝墳裁成
典墳以示范曄改爲帝墳　馬遷尚有盈辭多不齊一　超與母
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投筆歎
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
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　騁六經之奧府　張綱

書御京師震悚　南史不曲筆以求存　爛然有弟子
長謀之　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　御六藝之
珍餚遊道德之平林　結典籍而爲罟敺儒墨而爲禽
執事秘館操管　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
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探抽冥賾參驗人
區　晉爲內學謂圖讖　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
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　宜得名儒典綜禮
記　衞衡作文無加點辭甚采麗　盧植上書曰今之
禮記特多回穴謂紆曲也　周禮諸經發起秕謬　尺牘
一家之學建初四年詔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日承師亦別名家　塗分
派別專門竝與　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各令隨家

法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到官恢欲殺靑簡以寫經
書諫止之　張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　處士
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　靈篇河洛
之書也　東觀讎校傳記　作登歌正雅樂情貫六經
令郡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
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面牆術學不識臧否　桓榮
傳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　帝幸其家
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　上稱乾則降承寵異而
炳諸典謨冠德卑□□者莫崇乎陶唐　二班懷文裁
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
後人皮傳無所容集　收檢遺文畢力補綴　互引

典文代邪事據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分爭王廷樹朋私里　繫其章條穿求崖穴　吹唾成珠　經典反至撿括參合　矦瑾緩爇柴以讀書（爇古燃字）　五經紛綸井大春　倚席不講　學舍頹敝鞠爲園蔬　大則連爲帷蓋小則制爲幐囊

閒語篇

耶戰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共吾聊應言然　辭言嫺雅　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　口吟舌言　覆以謠鑠豈其爲身而有顯辭也　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　詆欺爲先文慘言醜　指切時弊言辨而确　辨者馳說　讜言　幅巾奮褏談辭如雲　孔公者清談

高論噓枯吹生　僥和　如彼兼聽則溷于音　不敢班班顯言　抵掌而談　隗囂不欲漢共上隴辭說解故　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　因侍中金還口達至誠　鄭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賢清淨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茄言結於忠舌　延篤傳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禍衝飛辯騁辭溢氣盆湧　忠言逆耳駮議致爭

刺探篇

遣吏逢迎刺探起居　彭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　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　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　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

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　桓譚罷遣常客　再拜謝道　趙孝傳問孝高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　前日不遺比辱雅況　中因行後特掌傾蓋孔子之郯程子相遇于塗傾蓋而語也　李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　累世台司賓客所趨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　趙壹傳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　以釋遙悚　屏蹟門下　旋轅兼道渴于言侍沐浴屐與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夙退自引畏使君勞　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損而遠辱手筆　有客便通待之極殷　大夫無境（之外）交束修之饋　李固誅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

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　寂無音驛　郅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自冀興盛腹背相親　吳祐與公孫穆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又於鳴豫亦無恩紀　仇覽傳林宗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　掾屬悉投刺者　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以貴下賤握髮垂接　恨不見吾死友若二子者吾生友爾（死友范巨卿所謂死友也郅章殷子徵二子生友也）　盟詛（大禮曰盟小禮曰詛）彈冠結綬　幸得充下館列後陳

日昃篇

龍準日昃　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帝生而豐下　權

門請託殘吏放手　姿顏姝麗　所以吟嘯捉腕垂涕登車　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　可爲酸鼻　舉手邪揄之　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馬援傳陳臧鄙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人手從族乎　鬢髮厲志白首不衰　寒者袒跣　子在吾憂而不手（不張手自搏鑠）　子張但目擊而已　征營惶怖靡知厝身　梁冀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　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　倪天必有異表　臣超犬馬齒載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　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靦姡面姡然無媿）　生而頷頤折頞醜狀駭人　振手而

厺不復與言　呫身以繳幸　舒妙婧之纖腰　既婷麗而鮮雙　使天下擳耳而聽也　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　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融見其有窘色　動義槩而忤雄心　孤容竊軍仰我鼻息　譬若覆手　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曼麗之容不悅于目　攜西子之弱腕援毛嬙之素肘　鵠髮　朱博夻吏間步至廷尉下雪陳咸事　李固貌狀有奇伏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出是見者皆屬心焉戒惟人面無思不服　元元叩心　莫不屬耳忘倦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　進拜恒目禮焉　古人

所以致諭於目睫也　姜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　唐且舉顛以悟秦　甘羅童牙而報趙　因其耳語　不得踵係　區區破心徒然而已　俛僶承睫徼進明皆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猶識畜思内以書心　達趾不步局　冶容

輕客篇

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　思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　朕將親覽待以不次　羽翮比肩（桓公謂管仲日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翮耳）　孔融敬玄屣履造門　粟食公車　將髦（士中之俊猶毛中之髦）　卑辭厚禮求爲已目（命品藻爲題目）　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　折節下

士門無留客　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搜選高能以授其業　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于蓬萊公車再召比牒併名　不邀負薪之譏　進有羽翮奮翔之用（說苑曰趙簡子遊西河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多非德選側席之望　宜絶橫拜以塞覬覦之端　今天下纓緌搢紳　士或委畚築而據文軒　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鷲應也（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日鼃鳴岐野鷲應于外也）　寬其負算　澇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浹爲民害豈以汚簡札哉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激楚揚阿至妙之

容臺牧者之所貪　飛兎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詔曰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　無拘官簿　隱親悉心勿取浮華令三公以下各舉所知皆隱審盡心　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財抑絕　或冐詢以干進詢辱也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　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

張晧王龔稱爲推士　好通級善明發升荐仁人之情也　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梟猶勝也　好獎訓士類

識深甄藻　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笈抵掌

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　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荐左右爲容之助

爲閒篇

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　諸將皆庸人屈起　竇融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　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亦何可支哉　唐堯在上羣龍爲用　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　收士心召州中名宿　丁鴻士人嗟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英人乘斯時也　崇英逸偉不墜於地

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　今所考案皆衆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　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

角立傑出　處士漢中李固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　二方承則八慈繼塵元方季方叔八子皆以慈字　英俊之域冠蓋如

雲

非道篇

又倚以爲非道主人　執事無恙　李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　明府　郭伋爲幷州牧行郡有童兒騎竹馬迎之曰聞使君到喜故來也　遣問人　令反側子自安　蒼頭　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　遂役屬數百家　客不堪之罵曰畜産　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保役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等　濁宗右姓　臧獲之誅上安主父　敕守舍兒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巳叫呼之矣　扳夫陪隸之中　牧兒蕘豎　豈徒凡偶近器而巳　京師貴戚奢過王制其嫁娶騎奴

侍童夾轂竝引　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侲子之半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　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乃如是哉

避吏篇

避吏新野伯升賓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鄧晨家　趙典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　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　乃后覺悟棲遲衰德　休足於內郡　鄭玄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　張楷隱居華陽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躬浮雲之志豈云貴乎鄙者東帛戔戔賁于丘園　或掩目而淵潛北人無擇與舜爲友

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淸泠之淵終身不反也 或鑿耳而山棲 或木茹
而僅飽 昔人之隱遁皆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 縣
旌自表非隋和之珍也 累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
之道也 皇甫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仕途
榮華正埀其足枯槁 野王二老見二老即禽 即鹿無虞
逢萌倚牛自隱 文不能演義武不能匡君釣采華名
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 足下
寧能騎龍天鳳翔嬉雲閒 蕭史夫婦隨鳳飛去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沖天須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而去之也
陳留老父共班艸而言 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廳司
徒侯霸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遂投劾

去 其行也濡足蒙垢出身以劾 新序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雍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其止也窟棲茹菽
藏寶以迷國 孫卿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恐也是節然也 下有陂田常勤肆
以自給 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 以滑泥
揚波同其流 譏去就之槩 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
青門 徵君 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 申屠蟠帽伏明
姿其是埋暖 沈精重淵抗志高冥 霧露不除踴躍
艸萊 陵夷則濡跡以匡時 陳寔累見徵命遂不起
閉門懸車棲遲養老 滯涸窮路 仇覽若身投老
忠義之流耻見纓紼 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 蒙
耻之實屢黜不去其國 蟬蛻囂埃之中 旌帛蒲車

之所徵賁 即人者人亦即之 公是韓伯休那乃不
二價乎 王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孔奮率同妻
子躬其菜茹 桓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
羆參搏手困窮無望來秋 趙壹獨柴車艸屏 自
無擔石之儲 羊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
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 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新 叔敖死子貧負薪達優孟言之于王封寢丘四百戶 藿食之人 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于廟堂若臣等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于中原之野

間諜篇

大王留皆逆衆不正號位 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感輕
隗囂多疑故久尤豫不決 首施兩端 猶首鼠 考其

隱括 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 所以譎衆
未知所出 去從義為横謀 燕將據遼而不下豈其
其心未規哉 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辯通人之雅謀
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 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內聽驕婦之失計 慮無遺計
舉無過事 如其管穴姿有譏刺 臨事戰懼不敢穴
見 同斷金之玄策 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
劒自船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也舟已
行而劒不行若此求劒不亦惑乎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
田中有株兎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
為宋國笑也 隸首策亂陳子籌昏 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子陳不善

于露策者也言獻多不可萬計劍　畫一策緡萬金　連衡者六印磊

落　合縱者駢組流離　詢其計畫　廊廟之計圖本必先

謀于廟之所也　緣木求奧升山采珠　高祖之廟勝　君

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弦高以牛犒退敵弦高以牛十二

滿秦師秦孟明日鄭有構矣遂滅滑而還　墨翟以縈帶全城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墨

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　蜀武縣綆而

泰伯追師鄭伯聞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秦伯為之追師　魯連繫箭而

聊城弛析　先生弘此違謨　趙繆王好奇數任俠於

越魏閒奇術　入則衆對而議政事　識命者郎中令李

晏卿與俱至蜀　已自有度　或明有意數　伯翳綜

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伯翳能與鳥語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聞牛鳴曰是

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　臨危吐決智勇邁人　曠若發矇

明達變□

養威篇

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

斤斤謹質　為天下表的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硜硜

如玉落落如石　桓榮被儒衣溫恭有蘊藉　辨明經

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桓譚

每至京師未嘗貞忮忮堅　玉潤金聲孔子君子比德于玉烏溫潤而澤

仁也　五倫峭覈為方　朱穆其父常以為專愚　正德

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

幅以成其度焉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竇氏

之興以淳淑守道成名先竇太后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叔度汪汪若千頃之陂　楊賜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傅燮胡廷重其方格　回塗要至回同言發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　禰衡跌蕩放言　閒幼

主明智聰敏有成之德　張升少好學多聞而任情

不羈　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礫　不盡其慺慺之心

馬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

夏　馬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　年少勵鋒氣　彼天

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　周舉性侔夷奧伯夷史魚

忠踰陶管陶會管仲　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　劉鈞

口陳肝膽自以底爽上露長無纖介　孝子忿不慮難

動不累親　謇愕之操華首彌固

忿心篇

二千石曾不承奉忿心從好　險情贅行贅就也行之無當為贅

汝今輸張怙汝兄邪猶彊梁　依公結私侵乘君子　小

人席勝　恚憤而疕　安漢公擅國權群臣莫不回從

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

相詿誤耳　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　忿悁　竇穆不

能修尚　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宰府

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猶依違　蹲夷踞肆與

鳥獸無別　政調于時而躁人可定　文吏去法律而

學詆欺　性矜急自多　令天下觖望　寵亦根強桀

負其功　班固傳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
奴醉罵兢大怒畏竇憲不敢發　今以一已之言劋戾
以章　轉相誇咤　不震厥教　出入頗覆風淫於家
沮毀國威挑取功譽　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
也　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　或見言之任括嬖守祿
政令垢翫　其迂者或矜名妒能　多行實政卒以
墮損　靡不服深遠公玭吝　損辱清朝塵黷日月
欲因際會觖望非冀　智者騁詐　董卓多自佷用案文
多自佷用不成　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稱俠　徂詐萌起
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　發辭偏宕　操本無令德
僄狡鋒俠我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鋒之利也　沮怍

不能仰視　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儺者則雄張閭里
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　榮納由于閃榆執知辨
其虫姘閃榆傾佞貌　姑息　丁鴻上封事曰左官外附之
臣依托權門左官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選懦
之恩　貪叨　王莽不顧大忌詭亂天街　主有專已
之惑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　咨妒嫭之難
竝兮楚詞曰嫭日宜笑言妒嫭者惜惡美人故難與並也　坐食加穀消損白日
虛造聲譽妄生羽毛　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
自高難見如神　放越軌奢敗制　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
不宂豫奪常者也宂人行貌音淫宂豫不能自定　恐其小道破義空
譽違實　山陽郗慮承望風旨　本初坐作聲價好養

疕士　素性惟忺　操欲迷奪時明　盧華盛而忠信
微刻薄稠而純篤稀

無分篇

臣兄弟污穢無分可採　退自惟念不寒而慄　進止
皆有表識　其後匈奴懲乂　心悁憶而紛紜兮猶鬱結
紛紜猶亂　終悇憛而洞疑楚詞云心悇憛而懷感廣若云悇憛禍福求定　耿俠
也　意掛湛而不澹兮佚回風而容與掛湛猶遲疑
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開帝至皆自翦剔剔髮　進不得
參名於二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僕不能參跡于古人故挹璞
而優游　屏營延企　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司馬相如曰上猶謙
讓而未俞也　悒邑　不勝憤懣征營罪當萬死　陛下情

存損挹推而不居　宮房慄息慄懼　如其管穴妄有譏
刺　當以前人為鏡戒　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
亦可乎　用後勳雪前吝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外令兄弟求其纖過　王龔傳
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　夕惕若厲以省督　識能
匡欲者鮮矣　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
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　先生修德守約　柰何惡宿
志而慚兒女子乎　縮綷惆矜思弭憂纍　征營悄悸
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
上　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　加意含覆冀可彌縫
進不黨以讚己讚猶稱　黨錮結衆內希風之流又遂

共相標榜　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　正平
大雅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　長委農野永絶榮望

長飾篇

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奈　祭遵傳得賞賜輒盡
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　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
兼副顯宗旣嘉其功　木器無文 孝文帝時其木無刃衣組無文 昭
節儉示大素　禁人喪葬不得侈長　鄧后即位禁絶
方國貢獻歲時但供紙墨　劉虞拜甘陵相以疏儉率
下　損益異運文朴遞行 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 叔末澆訛王
道陵鈌

陰喝篇

惡陰喝不得對 猶噎塞 君困厄昏亂耳　西都竇嬰然
失容　爲王塞心累息　稱妮前行 稱妮猶齊整 公其偃
僂勿露所救　未嘗一日蓐寢 蓐寢也 相近 近遇 累氣
屏息 夷踞相對　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 言不妄視
車駕即日發邁　令人憤毒　上方診視　欲即詣造
覗聽陝輸 不足貌 瞻望鵠立　眩瞀　坦步恩雪 悲慽
窣山坦步言不以爲艱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 猶寐寐 修翼無畢
棲

儀遵篇

儀適 猶言儀莊 就車磬折而入　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
伏待事　天官景從祲威盛容 祲亦威也 繁手超於非旦

玅舞麗於陽阿 左傳曰繁手淫聲慆堙心耳 被輕袿曳華文 方言曰袿
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
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　體迅輕鴻榮曜春
華　進如浮雲　退如激波　激楚揚風 舊歌激楚舞風
美儀操之佼麗兮忽遵生而忘老　岑牟單絞之服 通史
志曰岑牟鼓角士衣也　禰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 文士傳曰衡擊
鼓作漁陽參撾踏地來前躡鼓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

曲度篇

曲度 謂曲之節度 鐘鼓鏗鏘管絃曄煜　勤景襄之鐘 國語
曰晉魏絳以其身退楚師于輸氏共勳銘于景鐘此業言襄也　怪石浮磬 浮磬若泗水中石可
以爲磬也　伐鼛鼓撞華鐘 鼛大鼓　豈有焦尾皆名器也　拜

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 詔減黃
門鼓吹以補羽林 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
人　桓榮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絳衣篇

上時絳衣大冠　諸于繡镼 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條名福被繡此即是
諸于上加繡镼如今之半臂也　下至黃綬 漢制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也 氷紈
方空縠　吹綸絮 方空者紗薄如空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 元
服　倉頭衣綠幘領袖正白 幘音冊衣今之背襠以傅左右手于事便也 爲紘子羅絳單
襦丹朱 襦纁以爲中衣領緣也素衣朱襮襮繡領也
衣半頭赤幘 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
直綦屨 綦屨文也　女工之業覆衣天下　施衿結褵

（袷文袿襦婦襦）綈袭（綈厚繒）孝文皇帝綈袍革舄（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輿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 鄭玄傳吾雖無紱冕之緒顏有讓爵之高 紅羅颯纚 綺組繽紛 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疊布）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 縫掖 爲作紡績織紝練組之具（組臬也）美臂積以酷裂分（臂積襞也）揚襟錯之袿徽（袿襪婦人之上服郭璞云即今之香纓）毋常滯病未嘗解襟帶 濟濟多士端委縉綎（縉赤白色綎綬也）臣自杜宰府及備朱衣（朱衣）（閣祭官）獲嘉侯馮石安帝寵之賜紫艾綬 郭泰身長八尺裒衣博帶嘗于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公孫述不

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 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周盤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懷袂而正讓 周黨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 公孫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答諭書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皇子賴天能勝衣 桂裳鮮明 公卿諸大夫行大射禮衣委貌冠衣玄端素裳 爵弁（前小後大其上似爵頭衆人服之）龔溫恭之黼衣披禮義之繡裳 范式曳長裾遊息帝學 緹緗十重 儒林又從而繡其鞶帨

綺縠篇

奴婢被綺縠著珠璣 京師號郭況家爲金穴 陛下敗財傷錦所宜至慮 交趾土多珠產明璣翠羽犀象之屬 詳覽群言響如振玉 隋侯明月錯落其間琳珉青熒 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矣必像盈尺也）寬鐵澥之禁 佩夜光與瑛枝（驗堅貞也）獻環琨與琠納（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通偽即佩琨也）脩瑤藥以爲糇 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帝王紀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環）審配上書袁譚曰願將軍熟詳吉凶以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 竭四裔之妙珍蠢生之秘玩 馬太后賜諸貴白越三千（越布）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華陽國志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火鼊（即火浣布）蚌珠（徐衷南方艸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架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三品珠也）縞索 玉搔頭（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 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山海經曰犀似牛而豬頭黑色交州記曰犀有毛如豕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爲通犀）兼金 翡翠火齊流耀含英（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火齊珠也）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戰國策秦王曰梁有懸黎）精誠所加金石爲開（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況人乎）

兼珍篇

食無兼珍 患不能脫粟瓢飲而已晏子相齊食脫粟

之飯顏回一瓢飲　閒以酒糧省辭不受　飲六醴之
淸液（六醴六氣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　餓者毛食（毛字作無）　野王歲獻
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爲利　喻靑岑之玉醴　蘭
肴山竦椒酒淵流（楚詞曰蕙肴兮蘭藉桂酒兮椒漿）　后紀含飴弄孫
不能復關政矣　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　牢直不
畢廩賜斷絕

臺門篇

臺門旅樹（所謂樹屏以蔽行道）　帝令縣廚賜食　帝親御阿閣
（阿曲）　伏朱樓而四望（前書曰仙人好樓居）　牕牖皆有綺疏靑瑣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
於泰紫之方圓（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維岡空旋日背啟坤靈倣天作合放象）

也（泰紫謂太微紫星也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　樹中天之華闕
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
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瓌珍奇也有）
（翼曰應龍梁作飛龍之形而又蝃女虹也旋文曰棼複屋之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　彫玉瑱
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爛明以景彰
（瑱礩也音因璸與礩通上休賦曰華榱璧璫璫椽頭）　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
（城者爲階級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　立金人於端闈　仍增崖而衡閾
臨峻路而啓扉　徇以離殿別寢　承以崇臺閒館
乘茵步輦唯所息晏　棄若椒風披香發越（椒風披香二殿名）
金釭銜璧是謂列錢（釭衛閒以黃金爲釭其中衛璧納之于壁帶爲行列歷歷如錢）
也　玄墀釦切（昭陽殿中廷彤朱而殿上髹漆故曰玄墀）　玉階彤廷　天

子乃登屬玉之館（屬玉水鳥以鵁鶄）　虹霓迴帶于棼楣（爾雅曰楣
謂之梁）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廷　修涂飛閣　設璧
門之鳳闕　上觚稜而棲金雀　集羽族於觀魏（觀謂闕門）
邸第　甲第　文帝即位使太僕嬰東平侯與居先淸
宮　啓恭館之金縢（恭肅之館謂廟中）　衆賢良正諸公車（門名）
南宮內殿罘罳白壞　兩觀（闕也）　陛級懸遠祿位限絕

廝舍篇

京師廝舍死者相枕　及因郵奏　溺社稷汚井竈
又造十層赤樓帛闌船　郭丹傳以丹事編署黃堂爲
後浴　廣開門衛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妖童美妾
塡乎綺室　瀾軒廚屋　大漠之棟甍　佗覽過邑人

陳元之舍曰廬落整頓耕耘以時　覽入太學諸生同
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
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詰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
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
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
而去不復與言　徇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　杜詩歲
中三遷爲侍御史世祖召見賜以棨戟（漢雜字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
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通用之）　郭
泰番孤妉欲使給事縣廷　姜肱與弟季江謁郡遇盜
肱兄弟爭死遂兩釋焉旣至郡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
悔後乃就精廬來見徵君謝罪　夏馥行貨貞同縣高

氏蔡氏竝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

飛梁　連房洞戸　司馬浛曰古者武軍三季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 偃休也伯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　彌明兗而絚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 墱道陛級　彌睹畦苑　坐於容堂

口算篇

口算 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也　口賦　方今桒比之時 桒驗戸次比　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　斧藏　殷歛　相貿以等相讎以貨　捲握之物足富十世　驢馬負載僦五致一 謂用五石貨而致一石　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　吾多出斧藏財物以餌士何如　靈帝寵任宦官又于西園造萬金堂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 仞滿　樊宏傳君子之富也假人不德不責　樊宏傳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　糗糒　梁統傳歲皆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冀　鄉曲無苞苴之嫌　動資巨萬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 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　崔寔傳靈帝時開鴻都門牓賣官爵是時段熲等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卑衡賜之皁貨　亾失官錢典負者坐死

先嘯篇

農服先嘯之畎畆　田田相如鐇钁株林 相如言地以美相顯犁者云鐇鉏也公林株槃　火耕 以火燒所伐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　瞻腴　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 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排當作橐　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　王丹傳其惰孏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

給稟篇

給稟　貧者單財　疲費過所　人無宿儲下生愁墊 墊溺　章紀藥田賦與貧人 藥禁苑　疾如疢首　著胎養之令 妊者賜穀人三斛　瞻仰昊天何辜今人　舉實流冗 冗散也流散者舉按其實而給之　簡稅　蓋勲時人饑相淫食勲調穀稟之　鍾離意獨自隱親經絡醫藥 謂親自隱恤之經營濟急之　民用溫給

候騎篇

會候騎還　雲車 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　或爲地道衝棚橦城　衝其中堅 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　築亭候　過更 天下人皆戍邊三日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言過其本更之日故曰過更　發奔命二萬人攻之　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　移書屬縣講兵肄射　吳漢至莫府上兵簿　鷹揚之校　蝸虎之士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 皆匈奴王號　黃鉞　運欃槍以震掃 欃槍彗也　求鏌鋣于明智 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劒一曰干將二曰鏌鋣鏌鋣者干將之妻名也　虞詡傳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　撫弦搦

矢 金華之作昏明昏明之術皆其之由也 皆棠楯而行 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即今之礮車也 鈐決之符其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法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謂若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破軍擒敵之符符長九寸之類 遣叟兵五千助之漢世謂蜀爲叟 武帝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漢官儀曰[illegible]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 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突騎言能衝軍陣 矢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 蹴蹋劉向別傳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蹴踘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犀舟勁檝兗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犀堅也 幽冀舊壤 鎧馬所出鎧甲也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 追捕龍蛇之章 橫刀長揖竟出

生得篇

王邑圖翟讓坐不生得以見責讓 戰臨城中 奔殪百餘里 虎豹皆股戰 趣鶩南轍 賊追急短兵接 今此誰賊而馳鶩擊之乎直騁曰馳亂馳曰鶩 乏軍興備也 役不再籍萬里清蕩 旌旆之所撝及撝同麾 其士飄剽奇之 吏士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 格殺馮異得以數千百人蹴蹋 衆庶引領四方瓦解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 使後人得承吾敝戰勝則其敝我承其敝 部分諸將各有配隸 于是被羽先登 鄧禹竝剽

甲兵崇儒學 徵一切之勝一切猶權時 衆兵既追獵守衝離 塞外震讐 謀如湧泉勢如轉規孫子曰戰如轉圓石于萬仞之山者勢也 六師發冑 湯武無忿鷙之師 將帥和睦士卒凫藻言其和睦歡悅如凫之戲于水藻也 廉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 令軍士蓐食晨往赴之早起食于寢蓐中也 虜自相轔籍 王青身有金夷夷傷也 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 久辱盛怒恭威于吾城之下 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成功懸師之賞懸猶停也 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誅役并納受多少之數目 令軍中張鐵 三日三夜士皆重繭足下傷起形如繭 數百流矢雨集 堅營固守徵其軍實 軍士皆束蓬乘 旬月之閒神兵電掃 因危抵頹抵擊 牢禀道懸皆畔還本國牢賈直也稟食也言單稱不積也 袁紹抽戈承明疎翦翼室山陽公載紀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于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翼室謂路寢也 援旍擐甲席卷赴征左傳曰擐甲執兵擐貫也 舉炎火以焚飛蓬楚詞曰維憂患而乃察若縱火于秋蓬 覆滄渠而注 熛炭王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克必也 擲楯亭長生捕盜賊攻執楯也 方叔翰飛翰飛戾天謂飛乃至天翰士卒至勇 能深入攻敵 一卒舉礧、千夫沈滯匈奴乘隔下礧石 五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屯騎等五校尉 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故事也 乘勝追北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謂之北 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 光武北征軍食

急之恂冠守河内以韓車驪駕轉輪前後不絕驪駕併駕輦車

人挽行也 鼓行而前 弩弓队攻 造戰車可駕數牛上

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賢名以樓絲屋爲櫓 豈有雲如環

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厭伏也 翹義

乘勝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牙門旗竿軍之精也 環城一帀而

飈 黠羌欲旅距 班超更從他道厲度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

爲搗 堅壁清野以待將軍 猝鋒厲刃死者過半 城

中負戸而汲 以騰烏合之衆 光武奔擊二公併力

猋發號呼聲動天地 使塞下無宴開之警有警急則開門覺也

長轂篇

長轂雷野高鋒彗雲 騑馬可轍解之夾轂者爲服馬服馬外爲騑馬

乘鮮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于軾前 續漢志曰小

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 蒼蠅之飛不過

數步即托驥尾得以絕群無損于驥驥得使蒼頭絕群也 李軼守洛

陽將軍鎮孟津各據機軸 寔爲龍驤鄭陽日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

出泥 御欸段馬欸猶緩也言形段遲緩 鹿車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申

屠綱諫不聽遂以頭軔乘輿 漢使有騶馬騶竝作驥說文騶馬

淺黑色也 方將拼勒鞬軿以救之 甘服鳴和鸞清節秦哉

公羊傳曰拼以木衛其口也勒馬轡也輪車鞬猶束也 舉函牛之鼎 騁要褭

以服箱 窳伏扔輪發作梧軘梧支梧謂支著車軸車軸頭謂車輪軸而殺也

則載之兼兩以寫經書車兩 輜軿柴轂填接街陌陌同

曰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 文姬曰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

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一命乎 穆王得騏騄之

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赤驥盜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 布有良

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 輕車 輜重 樓車 濛

出果下馬使來獻之 祭遵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綸

容車介士軍陳送葬 第五倫爲蜀郡太守蜀地肥饒

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遣

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馬之肥壯其氣憤怒 段干木晉國之大

駔也駔儈 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 八乘

遽而超驟竜謂入 貴戚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 驚

馬鍁刀不可強扶 冒突露橈數千艘 棹卒持棹行船也

連舸舟舸小舟淮南子曰越舸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任文公獨儲大船

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

方舟竝騖竝兩舟 微風爲袘

衡石篇

卉衡石而意量兮 相公步武 中世之選三公也務

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

耳惡足以居斯位邪 宜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 廢

典明堂辟雍之禮不行也 州郡輕慢憲防兢逞殘暴 恐卒有

纖介難爲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 奏上二十三條爲

決事比 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顧山篇

女徒顧山歸家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顧人于山伐木名曰顧山 詳刪

愼罰明察單辭　理冤獄錄輕繫　男子爲鬼薪取薪
以給宗廟女子爲白粲使擇米白粲粲然　榜笞 廣雅曰笞
繫也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　令丙 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令　鉆鑽 說文
曰鉆鋏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鉆其肌膚也　若盧獄官 若盧獄屬少府　巧法
析律飾文增辭 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　太守魏郡程超皆爲鉤
黨下獄　嬰纍紲于圄犴之下[illegible]庖 縣宇在掖庭內　覆按口
語　來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　一門七人竝不以命
尚書背繩墨案空劾　不復質确其過　寘于嚴棘
之下　臣使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
之罪　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　其諸贓過者望風解
印綬去　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　近臣尚書以下

至見提拽　律令條法溢于南刑者除之 尚書曰呂刑后爲甫侯故
或稱甫刑也　法當傳考 傳謂遞而考之也　刑罰者人之銜轡
下獲熏胥之辜 史遷熏胥以刑謂相熏衍得罪　不宜聽納小吏雕琢
大臣　投繯而死　執法之平以爲小介 介纖芥也公法纖不私
情爲蔕芥者也　犯法者先加三原　舊典大臣不有大罪不
至重問　鍜鍊之吏持心近薄　建武二十二年詔赦
徒皆弛解鉗衣絲絮 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　獄犴塡滿
黥首繫趾 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釱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釱　請讞 讞疑也
李膺等遭黨事當考實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
所考案皆衆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
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平署猶連署

糾擿　廉范傳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　鍾離意就
格請過　愼無與人重比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
冬之月　口說罪繫姓名　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
飲伏匿章者今之表也　烏程長有臧釁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
也 重文橫入爲窮怨之所遷

鬼區篇

威霆行於鬼區　衆馳一介爭禮攫幄 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
于寡君　瞰四裔而抗稜 四夾稜威也　莫不陸讋水慄奔走
而來賓　伶侏兜離罔不具集 伶作禁侏作株兜作株　言兜離
兮狀窮傳 兜離句奴言語之貌　席卷漠北叩勒祁連　橫分單
于屠裂百蠻　燒罽帳　椎鳴鏑 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髐箭也

釘鹿蠡 匈奴有左右鹿蠡　馳阬岸獲昆彌 昆彌西域國名　虜儆侲
方言侲養馬人也諸家竝曰儆侲爲果顧西域國名　驅騾驢馭宛馬 大宛出汗血馬
鞭駃騠 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　捶驅氏僰窾猥邛筰 窾猥擊種也　擄
烏桓蹂轔濊貊 白濊貊東夷號　南羈鉤町水劍強越 鉤町西南夷也
水劍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　郡縣日南漂槩朱崖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
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摽近之也　部尉東南兼有
黃支 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曰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朱崖相類　連緩耳
瑣雕題 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雕題題額刻其身以丹青涅之　摧天督 天督即竺　相
結左衽鑲鍝之君 鑲鍝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　匈奴壯徙幕南地
空　安定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白龍堆沙漠也
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冐彨 彨多毛貌音西

蒙月故舉以爲言 馬韓人人率皆魁頭露紒 紒科頭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
紒音計 敝腸狗態　招降擴敵　時人謂黃巾爲
蛾賊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

兆人篇

兆人塗炭　奔騰阻險死者繼路　百姓更相噉食
一日敗壞大王幾無所厝　共人疲饉　首尾相資綏
急迭用罪執排乍不得進退　天下蠢動社稷顛隕
惡叢巧之亂世 叢細 與制非一勞割自下　聚奪民物
以營無用之銅人損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謂始皇鑄銅人
十二卒致亡 赤眉蹂踐長安　順帝末楊徐盜賊群起磐
牙連歲　議弄神器　實惡兼官重紱　羣醜芟刈小

民離散諸夏雇流遠近　桑落无解其勢可見　盜賊
糜沸　圯剝至親　人饑相澳食　白山之解不絶如
綖 白山即天山言形同俱擊白奴同至天山形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日如綖 禍挐未解共
連不息　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
日鍼頭如芒氣出如筐

批抵篇

批抵 抵側擊　青蠅之人所共構會　隗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　仲舒言道德見妒于公孫弘　非惜身之
掐軻　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　梁節王
暢傳陛下[illegible]收汚天下 汚惡也天下以帝敕王爲惡故言收汚天下 靑
蠅點素同茲枉濫 蠅喻佞人 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惟忠盡

節而羞薄詔除　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
經過 謂迫促之令不得經過風塵 萬夫怖禍而木舌 淡日金口木舌 不知
眨毀之於巳猶蛟虻之暫過未以爲害　韓信不忍一
筴之過而失三分之業利劒巳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
者機失而謀乖也　郡邪膏脣拭舌　造作飛條 [illegible]
蛇其心從毒不辜　詿誤　帝與隗囂書曰自今巳後
手書相聞勿用人解構之言 揃偷間構 彭寵盛言浮枉狀
朱浮傳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　抉瑕摘釁掩其弘
美　□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　黨事大
起天下名賢多兒染逮　委體淵沙　鳴弦揆日 孫康臨淵
顧日景而弦琴也 變化非是故相反駁　所好則鑽皮出其

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

呼趯篇

瞋目大呼左右曰趯衆皆披靡　攝憤復戰遂大破之
攝猶正也劉攽曰按憤爲馬扇汗朝被鞍中額則是憤字 釁鑠哉是翁也　以健
俠知名爲州共馬　虓闞 大雅曰闞如虓虎　紹勃然曰天下
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悍夫爭命　劉備有
梟名 梟即驍 常少失卓意卓扳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
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　舉動同山粲呼吸變霜露
宦者傳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
剝割氓黎競恣奢欲　構害明賢專樹黨類　其有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

濟故其徒有繫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　聲榮無暉
于門閥　肌膚莫傳於來體　少主憑譴舊之膚　女
君資出內之命　顧訪無猜憚之心　恩狎有可悅之
色　質邪並行情貌相越　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
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房御
彌廣　溫舒有虎冠之吏　延年受屠伯之名　故知
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

玄混篇

同乎艸昧玄混之中　西斯之世遍變神化函允而未
曠　世非胥庭人乖鷇飲（赫胥大庭古之帝號夫聖人鶉居而鷇飲言鶉鳥無常居鷇飲不假物）　樸以皇質雕以唐文　遂乃　踰繩越契寂

寥而亾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遺跡篇

仲長統詩曰飛鳥遺跡蟬蛻亾殼騰蛇弃鱗神龍喪角
雖度紀之道非績骨之書　結精遠遊使心攜　畫
神養和　費長房傳壺中樓下有少酒長房使十人杠
之猶不舉（兩人對舉爲杠）　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
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
其行之斷穀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之中嗽音朔）　夫熊經鳥伸延生之術　元氣爲
开　聘王毋於銀臺　不以榮利滑其生術　解形河
濱

儲跱篇

郡縣無得設儲跱（時帝欲巡狩戒不須有蓄備）　罘網連紘籠山絡
野列卒周帀星羅雲布　百獸駭殫　蹂躪其十二三
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縱鳥驚觸絲獸駭
値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
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挾師豹拖（師師子也貔也）
熊螭　制同乎義合乎梁騶（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　戈鋋
彗雲（颷小才彗揚）　擊歛九藪之動物（擊聚）　綴聚四野之飛
征（霋飛征飛走也）　山軼雲移　鄙駭譟讓（軼者也麋積聚也鄙駭獸畜迅）
罘罝羅羅彌綸阬澤（維網阬壑）　誓六師披偽艮（偽艮馬）
傈狡課才　勁勇程氣　競驍騎旁佐輕車橫厲

相與陸梁聿皇於中原　隗長庚之飛髾（飛髾旗羽毛即旌）
司徒勒卒司空平行　飛鋋電激流矢雨墜　倨牙黔
口（爾雅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黔黑也）　譽然雲起　雪爾霓落（爾雅曰雪雨也）
（言鳥中繳如雹之落）　虞人植旌　獵者効具（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樹也）
（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　張罿帆施蜺幬　禽相鎮厭　獸相
抗籍　田獵不宿（不宿食也）

釜鬵篇

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質（鬵音尋方言曰鍑自關而東謂之鬵）　有赤蛇盤
于牀第之間　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示必死也
列金鼎班玉觴　坏冶十陶（爾雅曰坏胎陶之始也）　首戴尾畚
（被金）　通中枕（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直入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晝夜更宿帷帳通中枕）

(母淆奉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奏食下天子一等)　酒鑪(鑪累土爲之以居酒甕)

董卓移都之際典策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則制爲縢囊　鏤鍚　隗囂初起兵設盟祀畢有司穿坎于庭牽馬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

龍鱗篇

淤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　張步遣使隨伏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鰒似蛤無鱗有殼細孔襍或七或九)　駟素蚪而馳騁升黃暉采鱗于沼(謂黃龍)　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云蛇鱣卿大夫之服象也)　八方分崩中夏奧潰大德泥蟠　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魚出聽　玄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　涉冬則淈泥而潜蟠避

害也　私以螻螘竊觀國政　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詔曰公其蝗蝝以及蟊賊　隱情惜巳自同寒蟬　運螳螂之斧

大爵篇

安息國獻師子及條枝大爵(條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大雀郭義恭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以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馬也)　罷曼龍曼延百戲(曼延獸名)　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　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鸞鷟枉岐　發皓羽奮翹英　三足軒翥於茂樹(三足鳥集沛國)　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鳥　當爲秋霜無爲檻羊　孰雕虎兮試象(雕虎有文)　是使跛牂欲窺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爾雅曰羊牝曰牂)

淤言曰羊質虎皮見艸而悅見豺而戰也　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　鮮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爲名裘始雛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　刻鵠不成尚類鶩頗爲狐豚　虎兕一奮卒不可制　虎豹窟於麑場(麑鹿子曰麑乳產也)　馬如游龍　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用如瞞栗言小也)　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鳥伸身不動而迴顧也

旅生篇

野穀旅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　朱草萌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艸木即生朱草也)　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人庶入野澤掘鳧茈而

食之(芍鳧茈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　開歲發春百卉含英　採三秀之華英　食五芝之茂英(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　攄六枳而爲籬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于中庭列杜衡於外術(喻己立身行道體仁履義)　陵樹株櫱皆諳其數(櫱伐木更生)　千雲蔽日之木起于蔥菁　五穀垂穎桑麻敷棻茂盛蔭蔚芳艸被堤　猗猗若擒錦布繡燭燿乎其陂　擢雙玄之金莖　玄秬黃鬯(玄秬黑黍也詩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鬯麰麥也謂赤烏銜牟麥而至也)　紛纖塞路　縞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　珍蕭艾於重笥　阻石蘭之流英　天地烟熅百草含蘤　茈萁芸藾昌本深蒲(茈音紫即紫綦藾音賴爾雅曰蘢藾也)　芝而堇荁　蘘荷芋渠(堇菜花紫葉可食而滑蘘荷苗似薑根色紅紫)

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 桂荏鬼葵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茀鬼葵葉圖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 其植物則玄林包竹篛陵薇京珍林嘉樕建木叢生 豐彤對蔚 崟頷槮爽並木林貌也崟音吟槮音所 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蓶扈蘺㷀爾雅曰草木花初出爲并與蓶通說文云蓶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㷀光也 葩萃滂布不可勝計禰踔𧾷枝 杪標端尾禰音莫寒反踔音跳𧾷長枝杪標並木末 赤草生于水崖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三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 木實繁者披枝害心 衆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

挽滿篇

梁冀能挽滿 梁冀彈棋格五格五音義云簺 六博楚詞曰琨蔽象

棋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 蹴踘傳言黃帝所作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或以游博持掩爲事前書傳曰又見掩緊博掩犯姦成富也 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鈎致精 弈秋以棊局取譽 王豹以清謳流聲堪輿日相 大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核 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數言偶中也莊子云博塞以遊鑽束龜以觀禎束龜曰果屬其色青也 張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

屬者篇

屬者 天罰有罪所苦僂篤 等道猶今言何勿論也 杜篤曰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槩 父子之情重久違之 大較 竇融上言國陵廣柔無慮所用 詔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 灾害發起彌彌茲甚 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 恐漸冉而無成兮猶荏苒 帝曰審然者常侍審圖之 嚴光傳帝曰朕何如昔 昔對曰陛下差增於往 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歋瘉手相笑歋弋支反瘉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三公之賞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于懷槩音屑

耿耿篇

耿耿小子屬當聖業 予小子徒悇悇而已 依依

戀心京京大也 樊崇將劉盆子及丞相徐宣已下三十餘人肉袒降光武光武謂徐宣樊崇等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負負無可言者 將軍操執欵欵扶傾救危 天下喁喁謂之太平 今更共陸陸仰視飛鴻跕跕墮水中 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冉冉 燕會則論難衎衎 習譏譏之辭 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消消 俎豆莘莘多也 不盡懷懷之心 悾悾推情言不足採 曳雲旗之離離 鳴玉鸞之譻譻泯泯庶類 有何悄悄 錄其章章效于事者 郭憲傳關東觥觥郭子橫剛直貌

抵破篇

抵破青案（抵擊）　欲殺孫子以累貴者無所離疢　兒大
黠宗室無虫者（虫疑）　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淺急　托身
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　旁共臨境忸忕小利（忸忕猶慣習閑）
（悄習前事而復爲之）　宜小挺緩（挺解）　內网發其抵突　一旦緩
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言道可以保全不良賊絕）　賓客猥多　劉寬傳市酒
思鳴之無晨（失日之鷄復思一鳴也）　風騰波涌更相駘籍　盜賊克
迂久大醉而還（久猶良）
斥　洮汰學者之累惑（汰猶洗）　是以鱗鳳有數嘉瑞襍
遝　占護其妻子（護猶守）　懷用悼灼庶欲有全王身
奮臂大呼天下鼎沸　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　其
相壓迮（迮迫也）　思輔弼以媮存（媮苟且也）　智士鬱伊于下

賊得寬挺（挺解）　微漑溷而爲淸　臨舊鄉之牂藹
黃塵勃滃闇若霧昏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
以情相軀　足下仁篤毀其辛苦　章表署用輒聞首
名　譬如寄物甁中　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朱儁傳
竊毋繒帛爲規解對（規被錄占對飾爲僞錄以解其事）　剽膚資物謂
之搜牢　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撮持）　嫗煦名勢（嫗猶偃）
（傳）　孔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
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猶從牧兒遨　有損事
望（望物）　是以饕食之人謬征遝及　究假轡策勿令有
所拘閡　子雲妙極道數　躍絕世俗飄颻神舉　部
書前後切郤州郡（郤急切退）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今日

相見與解膝矣　就繩約而無悔心　吳漢傳吳公差
彊人意　錯愕不能對（錯倉辛）

讀史漢翹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施端教編端教字匪莪泗州人是書取史漢中字句新異者編錄成帙蓋仿林越漢雋洪邁史記法語例然卷帙無多分類繁瑣殊無益於考証

二十一史論贊三十六卷

（一）

〔明〕沈國元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大來堂刻本

序

方外司馬畢懋康孟侯譔

自紀載興而編年易事詞勝而道法衰讀史者病之若采微文以存大義則論贊其居要者猶易之彖而詩之緯也讀史而舍論贊其道無繇已蓋無有一物不可識則無一物非吾之識而

後可以語義疏也有造化之問有造化之數有眞玄之經有眞玄之注辟其猶以標明本流通源安取異耶不然瞽視者黈赤俱溷惟耳之恃而又寡聞豈得五色而幪之自孔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是訓故之殊孔門以固然況隔地曠世

而欲得之哉昔張思光有云鴻飛天首積遠難諒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鳦人有楚越鴻常一耳我輩讀天下書持論縱橫不必同不必異而不必不同而不必不異要以理中之談事定之見承釋鳧鳦之疑卽窮高以立表極遠以啓疆豈俾是道場險

成軍路乎。彼媛姝一先生言者。反謂寄籬貼宅。便足因循。何至搖襞紙札。此所謂山中人不見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見有木

大如魚耳。若乃腹富萬卷。了無主裁。此又陸公書厨所取譏于文憲也。夫沿境者易泝。像者難迹。復者易神。解者難聞。見于一

室者易。而之垌之都之秦之楚莽乎其莫置耳目矣。故有物有理。黎人見物不見理。惑于名者也。賢人見理不見物。析于趣者

也。至人不見物自見物。不見理自見理。合於天者也。義疏之學其可易言哉。嘗見史有錯亂。是非報復恩怨。者所好生羽毛。所

憎成創痏此其人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然人非至不肖未敢肆爲誣罔也且諱桀紂必不爲惡進秦楚必不爲暴不能也昔孔

文舉謂武王伐商以妲己賜周公曹孟德問所出曰以意度之想當然耳是又無故而開人疑竇其病在不據正史耳夫史有

天道焉人主不能奪柄臣不能改曹好曹惡不能亂史者萬世之耳目也荀卿氏有言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以俟

王公諸史自龍門而下扶風整裁平陽簡質順陽婉縟永康葱蒨鉅鹿離披唐室君臣駢儷蘭陵廬陵諸子各有所長皆能謹

守其數者然而匪義弗可爲史也匪義而史冀歛之簿書而已乃若古人生脉騣騣浮動乎楮間時有發潛德之光使衮褒不致溢美抉遺奸之隱使鉞誅不至含誣者即不必董狐之筆南史之簡而權衡所在往往於論贊中可以領取誠千古得失之

林也沈文學飛仲博綜百家肆力史學其於二十一史固已窮網羅而洞端委而獨束之以論贊俾人簡之不過一簽攜之不過一襆借之不過一緘咄嗟一覽而解頤三長轉盼片時而指掌百代益諸史所以操千古人物飛仲復以其眼其手操諸史

之後。若琥珀攝芥。宛轉集之氣恬膽厲。皆足起九原而孚兩造。是諸史爲載物車。而論贊爲照人鏡也。豈非素王之法嗣史氏之功臣也歟哉。嘵乎萬人之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也。十人之車各適岐徑後者必獲也。今惟取精于論贊。不降席而可遇於

千百世之上若旦莫矣。

敘二十一史論贊

古人讀史貴精不貴多。貴覈不貴襲。務得其大意所在。引經義以斷往事而已。嗣來史學灝淼。宏綱鮮舉。自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與班氏父子著述外。

涂序一

他如譙周所譔古史考二十五篇。馮陽陵所續太史公七篇。俱滅沒不可證據。厥後劉歆衞衡揚雄史岑韋融蕭奮馮衍王沉之徒相次譔續。文幾汗牛充棟。信贋徵半。而史乘之盛。莫逾唐之開元著錄。垂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已凋苓磨泐不可勝紀。洎乎有宋溫公奉詔開局著成通鑑。各代攷次。犁然詳明。紫陽夫子折衷諸氏勒爲綱目。彷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史稱大備。若夫時所崇考。必推二

涂序二

十一史。此史之海也。殊源异派。條貫靡遺。然淵瀚繁博。猝難卒業。且其間許緣專翮之譌訛。黑白稪支之錯雜。是是非非。治治亂亂。孰能綜其得失。考其畸正。每念世乏良史才。安得大徵百家譜狀。節省斟

酌標撮大旨案以衮鉞爰示勸懲日月著明哉文學沈子手一編示余乃彙緝名公所著二十一史論賛去其本紀冗文止錄斷制敏中慧手搜隱昭微事取已然義多未發眞可訓治戒亂存是鳌非於以

裨益世道紹隆史源豈小補乎邇者

天子弘開史席闡論今古蘭臺石室之間定不乏裴松范曄其人得是書以備綜核未必非金鑑之一助且因玆牖掖儒流俾知讀史之一

法果貴精不貴多貴覈不貴襲各引經義以斷往事則又司馬公班掾之功臣也余故樂爲臆評弁贊數語以弁其首

崇禎丙子之夏豫章涂必泓題於茂苑之署

二十一史總敘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世之持論者。或岐而二之。不知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閒。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之所係。綦重矣。顧有記言書事之分。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左史記言。尚書。是右史記事。春秋是也。史官之備。莫盛於周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

史。周禮所稱五史皆天子史也。故史佚居三公之次。博聞强記。以備天子遺忘。諸侯亦各有史以分掌其職。如晉之董狐齊之太史。南史。楚之左史倚相。其人不可勝紀。攬夫遺文。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可類而推矣。漢置太史公司馬談父子世其職。遷作史記一百三十篇。斷自軒黃逮於孝武。詳其體制。蓋舊

史之遺也。呂伯恭稱爲太史之學。非漢儒所及知言哉。班彪嘗續司馬遷史記。其子班固因之以成前漢書。范曄又奮其才力盡變班馬之例。作東漢書。班同

范誕世儒所以致譏者此也。其後陳壽之志三國。雖有帝魏退蜀之疵。要不能掩其所長。唐太宗以何德盛等十八家所著晉書未善。命房喬等再加撰次。親

爲裁序焉。然辭多駢麗。非史體所尚。南北史成於李延壽。溫公不妄許人。至以佳史稱之。洵有見矣。時當分割。國自立史。南朝則沈約撰宋書。蕭子顯撰齊書。

而梁陳二史。又成於姚察思廉。父子北朝。則魏收有魏書。李百藥有齊書。令孤棻修周史。名曰後周書。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修述者。顔師古孔穎達也。歐

陽修撰新唐書進表有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今世多用歐本蓋溺於其說也梁唐晉漢周皆有史文忠以其煩猥失實重修之謂之新五代史宋

史之作不一其人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而修於脫脫當國之日說者議其不知正閏非無謂也元史修於胡粹中

洪武中宋濂等實董其成分紀傳以著其君后臣工善惡之寔列表志以見其位號制度事爲之詳亦粲焉幾矣及余稽乙部書目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迺自二十一種之外尚

有魏澹後魏書紀張太素後魏天文志呂夷簡有宋三朝國史王珪有宋兩朝國史又有宋四朝國史二百五十卷睠懷古昔不勝淪隱之嗟余旣裒集

皇明通紀

兩朝崇信錄暨四大錄十三經廣義等書每於息屏夢迴之際旁搜古史錄其嘉言善行積帙盈笥弱息錡輩請從事二十一史余勉之曰讀史而得其用方謂善讀如陳唯室讀史法猶是書生章句習氣全史固宜覽但持未定之識而游廣牘中安能遽晰其指歸博而寡要前史所陋譬之萬派歸海則四瀆可分繁星麗天經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夫子贊易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作史之法貴詞簡而事明史之論贊簡而又簡猶易之有彖古人所謂文約而義見者是也一寓目而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曉其所以然從此而上溯史緒要歸道妙所謂

浮舟千仞縱轡萬尋。寧有呂梁懸車之懼哉。因付梨棗就正海內之知道者是為序。

崇禎十年小春穀旦

古吳沈國元飛仲。漫書於翠濤閣。

凡例

家嚴授經之餘間為琦凡弟講論二十一史大義見繆帙皆批評圈點或取人取事取文所主不一要必揄揚大意區悉幽隱讀之如輕刀入海搖搖然莫窮其涯涘因請彙擇簡要集諸論贊成帙文省事明辭約意廣開卷而義例犁然品隲則諸家比美即歷代之文辭任質窮工隨才異製亦足盡與時高下之概矣

文有規脉不容妄刪紀傳表志悉各詳收其間或重出互見稍為裁節如論詳而贊可畧者論偏舉而贊櫽括者各存其一以别異同而珪銖方圓之度故在也

讀書貴善用韓淮陰多多之論此千古文字訣也昔石林先生看書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是知文字佳處作者之得意有限而用者之推會靡窮故家嚴看史有丶者取其文章為脩詞瀹〇者耻其人事為師表法△者取其眼目筋節

蜿轉變化為觀摹沐薰精備巧允為石林繼響

讀史者好尚互異一人而褒貶殊一事而去取別一言而是非懸顯淑衆寡之際若非斷以獨清之識力安能大服乎摩心家嚴於原評之外旁搜博採以引其勝復於義竊例斷墨銷楮腐之餘炳其心光注往發越一段奇論偉議揭覆盆於見日入涵綱於嚴條此褒鉞人事之大畧也若夫字裡玄珠句中玉屑圖以其丹鉛作珊網錦囊矣時多借觀之繁乃刻傳之以公夫有志乎古今者至其簡閱之精纂集之勞則家嚴之苦心不敢忽也因述之如右云

男沈琦韓來謹述

例

二十一史總目

古吳 沈國元飛仲 閱

弟 沈映日 沈曙日
子 沈琦 沈玠 較

史記

漢 司馬遷 譔

按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自周以來世為太史○遷生十歲誦古文弱冠游江淮浮沅湘涉汶泗過梁楚故河山之[illegible]攟葉麻[illegible]之都泰初中為太史令論故事○[illegible]幽而發憤修史記

漢書

漢 班固 譔

按固字孟堅○安陵人○父彪家有賜書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舉茂才為徐令○固九歲能文○博覽載籍奏東平王蒼明帝時典校秘書續成父所著西漢書○及兩都賦若干卷除蘭臺令史○

後漢書

宋 范曄 譔

按曄字蔚宗順陽人父泰仕劉宋為中書郎繼領國子祭酒少帝多失泰上封事苦諫進位侍中博覽篇籍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曄為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刪後漢書

目 一

三國志

晉 陳壽 譔

按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張華奇其才舉孝廉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才著書舊傳十餘篇撰三國志六十五篇

晉書

唐太宗御著

按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史贊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尚矣至其英資通敏善屬文工書法以文舘招致天下賢士講求治道博稽前典迺陋晉史令房喬等更加撰次號為叢觀

宋書

梁 沈約 譔

按約字休文武康人少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博通羣籍善屬文蔡興宗為郢州時引為安西外兵參軍記室及為荊州又辟為征西記室事齊文惠太子為步兵校尉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被親遇每日入見景斜方出竟陵王東政以文學見知與范雲等待稱八友梁興引為司馬及受禪拜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雖特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序其事久之加侍中遷中軍將軍丹陽尹天監十二年卒於官謚曰隱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序書至二萬餘卷撰四聲韻譜在昔詩人未及作而獨得其妙帝問曰何謂四聲答曰天子聖哲

南齊書

梁 蕭子顯 譔

按子顯字景陽蘭陵人子雲弟壯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大同三年為吳興太守

梁書 陳書

唐 姚思廉 譔

按思廉萬年人父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十二能屬文梁文帝在東宮時即引于宣猷堂聽講論雖後事隋為秘書丞修梁陳二史及刪定朝式思廉初事隋為代王侍讀後仕唐為弘文舘學士與魏徵同撰梁陳書

魏書

北齊 魏收 譔

按收字伯起鉅鹿人季景之子少機警能文北齊受禪詔冊諸文及魏史皆收所撰稱為權史官至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謚文貞

北齊書

隋 李百藥 譔

按百藥字重規安平人德林子文行為天下推重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竟止之累官至

宋正卿好奬篤後進詔賜分觀族

後周書

唐　令狐德棻　撰

按德棻華原人博貫文史初爲秘書丞高宗時爲崇文館學士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南史　北史

唐　李延壽　撰

按延壽相州人爲崇文館學士嘗述父志作南北史百八十篇上之又撰太宗政典高宗嘉美直筆賜帛褒焉

隋書

唐　魏徵　撰

按徵字元成曲陽人初爲建成僚太宗引爲詹事主簿歷諫議大夫奏疏剴切遷秘書監參預朝政纂修諸史

唐書　五代史

宋　歐陽脩　撰

按脩字永叔廬陵人觀之子幼孤母鄭氏守節撫教舉進士甲科神宗時爲諫官論事切直盡心輔弼與韓琦策立英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兗國公謚文忠撰唐書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　脫脫　脩

按脫脫儀狀俊偉器識宏遠留心政治之本爲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故事脩史就于官尊者故宋遼金三史皆署其名焉

元史

明　宋濂　脩

按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元至正乙丑以布衣入翰林編脩親老固辭隱居龍門山上數至嘉嘆之剏有潛溪集及卒謚文憲

是刻也披選閱較手眼迥異常倫矣至于書法之美咸倣古帖而剞劂之妙亦罕出其右書張問政字衮一吳中之佳士也刻劉志仁字元卿旌邑之良工也皆卓絕一時不與衆同觀者俱無畧焉

大來堂識

史記

史記小引

史體有三子長始爲紀傳此一刱獲巨手也古史譏其淺陋而不學疏畧而輕信嗟乎何其敢于議前人哉自祖龍一熖典籍掃地皆盡至漢武遺書始出遷因殘就簡力爲章明撰十二紀十表八書七十列傳誠足羽翼聖經而爲史家之領袖矣彼夫先黄老序游俠進貨殖葢其心有所激而寓之于書故其用意甚遠固襲父彪餘緒每欲駕子長而上之至其推尊之辭又何遜也如所云遷善叙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此其是非長短之明有纖毫不能自蔽者嗟乎稱物平施世鮮其哲余取蔣子禮漢史陳傅良西漢史抄劉巨濟西漢發揮王致君西漢決疑徐仲祥西漢會要等書比而觀之遷史之定價久而愈彰矣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録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于　沈　琦韓來　較

天中　朱蔡飈篤培　仝閲　鄣邑　雋英萬　仝叅

萊海　宋繼澄澄嵐　豫章　陳士驤逸少

史記

本紀

五帝

夏

殷

周

秦

秦二世

項羽

高帝

呂后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書

禮書

樂書

律書

曆書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世家

吳

齊

魯

燕

管蔡

曹

陳杞

衛

宋

晉

楚

越

鄭

趙

魏

韓

田敬仲

孔子

外戚總叙

楚元王

荊燕

齊悼惠王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陳丞相

絳侯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列傳

伯夷

管仲晏嬰

申不害韓非

傳

二十一史論贊　史記

本紀

漢　司馬遷　著

明　沈國元　閱

五帝　少昊已姓名摯黃帝子即金天氏顓頊少昊侄即高陽氏高辛嚳姓名夋諱嚳少昊孫堯祁姓諱放勛帝嚳子即陶唐氏舜姚姓諱重華黃帝八代孫即有虞氏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吳草廬曰此為贊語之首古贊與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凡為九節前四節著其事後五節斷其義第一節言學者多稱五帝已久遠矣其可徵而信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載黃帝顓頊高辛則所徵者猶有藉於他書也第二節言百家雖言黃帝而其言不雅馴故薦紳先生難言之則不可取以

為徵也第三節言五帝德帝繫姓二篇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稱孔子傳於宰我而儒者或不傳則似未可全徵而信也第四節言身所涉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則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此四節皆著其事也第五節應第一節言總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尚書也謂大要以不背尚書所載者為近於是然太拘泥則不載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近是也第六節言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或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說為甚章著顧儒者但不深考而或不傳耳其二篇所發明章著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皆實而不虛則亦或可徵矣第七節言況尚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遺佚若黃帝已下之事乃時時見於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縉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取乎第八節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為之言也此四節斷其義也第九節則結之曰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言非止據尚書論次堯以下且并黃帝顓頊高辛而論次之於五帝德等書擇其言尤雅者次之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

鍾伯敬曰五帝本紀贊不作一了語其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

意往往於運筆虛活承轉處見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
讀未終而先得之其引證原委又似歷歷有據正其不敢自信
處蓋多聞而後能闕疑多見而後能闕殆也好學深思心知其
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記要領盡
此矣

孔玉衡曰學問之氣達乎內外曲折處咸有神理相從龍門文
多奇放此又何其矜隆也意者冠章之篇昔人亦多所用心焉
寧必借重玄晏

作者固難讀者亦不易讀臨為作地也故余既取吳說以為讀
史之準又取鍾說以為作史之法噫備矣

夏　姒姓名禹鯀子黃帝孫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
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
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
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會計從禹貢想出大有根據

殷　子姓契之後約國稱商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素王作春秋、為史中之經、故史公多引其言、亦祖述之遺意也。

文極瀏遠。

周　姬姓帝嚳子稷之後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陳仲醇曰、似今人跋語。

顧九疇曰、定都、王者大事。故贊中特明之。不數言而盛衰廢興之跡、憬然如有見焉。何其善感人也。

秦 嬴姓非子之後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瀟瀟落落。末綴一語。便有生花之致。

秦二世 名胡亥 始皇少子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王允寧曰、太史公總斷、用賈誼過秦論全文、但字眼界為截換耳、故不具錄。

項羽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劉辰翁曰一傳伯力已極傷從重瞳著異聞贊自跌宕曰難矣曰過矣曰豈不謬哉一步緊一步直如老吏斷獄批駁到底真史筆也

高帝　姓劉名邦字季帝先後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陳明卿曰從帝王損益處立論得其大旨

陳伯玉曰不言撥亂反正之功而謂其得天統亦仲尼尊周之意其文華乎如恆華浩乎如江河

沈長升曰情況文明

呂后惠帝（后名雉帝名盈高帝長子）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尺廿一字直貫上下筆力高簡）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巳開文景之治）

張天如曰惠帝在位之日淺其行事微有所見太史公哀呂氏之亂而欲甚其罪故為呂氏專紀而以帝附之所以傷天下之無君也然念帝之仁慈孝友足以致治而其年不享徒形之贊辭以海內之晏安鍾之於帝本指見矣

讀此贊乃知王道本乎人情之語不為虛設惠亦賢主也哉

文帝（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郎）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字法）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鍾伯敬曰味末語武帝於何處安身嗚呼二字感深矣

唐美承曰孝文精於黃老深得退一步法廩廩撝讓未遑真寫照之語

漢文帝是子長極得意者一種嘆慕追賞光景往往溢於言表特其氣象渾穆不似今文容易入眼耳

景帝 名啓 文帝子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倶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眞西山曰、論七國事、以一言斷之曰、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則其初之過制與後之當抑損而不善共見、非後世史筆可及、

錯爲家令時、曾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偶太子善錯計策、及景嗣位、錯用事、則爲之不以漸、非偶錯失也、言外隱然或稱子長作武帝本紀、大概與景紀一例、武帝見之以爲謗書而削之、有以也夫、

武帝 名徹 景帝子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余元侯曰、漢文聽方士新垣平說、作渭陽五帝廟、治汾陰廟、改十七年爲元年、使博士諸生議封禪、貴平爲上大夫、則武帝之信封禪、求神僊、文實開其端也、

贊語總括靡遺、而意象極閒吟、乃其句含字醞、非深思無以得其風刺之妙、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楊升庵曰、自殷二句為一篇之綱、詳慎二字、関鍵、

陳明卿曰、慎之又慎、他史必繁稱怪引、所以陋、

文有登歌揖讓之容、令人低徊而不能已已、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其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簒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於七

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

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
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
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
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
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茅鹿門曰古雅可誦
句法參差盡變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
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
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
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
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
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
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
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
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
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
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
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
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
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

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楊升菴曰六國具為秦所并故以諸秦記發端述秦之興至有天下一由於暴戾及言非必形勢便利若天所助焉或曰云云形勢便利之謚也又言諸侯史記焚滅唯秦記獨存雖畧而有可采者何必上古以終讀秦記起下文法後王之語及秦取天下至篇終則申言以繳一篇之旨漢文多此法其曰取天下多暴繳前先暴戾後仁義及不如魯衛暴戾之語也曰世異變成功大繳前六國盛衰更變而秦之卒并天下也曰不察終始者又繳秦記可采何必上古之意也曰興壞之端則合秦與六國而為法云

茅鹿門曰予覽觀太史所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而秦記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迺知古史藏周室為秦所滅而秦紀獨得不廢故太史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本末尤肇畫可誦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凌約言曰此表字不滿五百態度無限委蛇如黄河之水百折百迴比於景升晉紀論之祖

鍾伯敬曰雖是作本朝文字不無推尊然有體有法不似後人一味屈筆

天字為立言之主銷折無限怏怏關係世道之文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

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孼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楊升庵曰此篇欲述漢事先以周事發之同姓九國親親之義也異姓功臣尊勞之義也大者五六郡連城數十則過於周之

四百其後抑損之則諸侯微而王室之形勢強矣未言損益之時雖應前過損二字其意則以漢初之強庶孼者為益后之抑削者為損而形勢強之句又與形勢弱之句相應

漢初同姓諸王無戰功而有分土唐初同姓諸王有戰功而無分土代更制異所謂益損以時也仁義為本作結方不是泛論往事有識有膽之文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楊升菴曰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文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起下文子孫驕溢亡國之意曰察其首封曰所以失之中固根本及枝葉陵夷之語異哉所聞舉古槩今以貫一篇之語脈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句與下文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密之苛下篤仁義而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矣故曰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今古二字該貫全篇語脈末云得尊寵及廢辱及得失之林終上二意闔徒開合極密

茅鹿門曰爾雅

惠景閒侯者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絶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閒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董用均曰獨以長沙發端即賈生所謂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太史公反覆論叙以見其國小而得完見疆土之不可盛而侯王之不可不忠也起一忠字直貫下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鍾伯敬曰畧無貶詞而深有感慨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陳仁子曰分王諠之遺策也遷之言似頌似諷讀者可以洞悟

鍾伯敬曰序于古感慨往往在微言之内

禮書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

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茅鹿門曰此段文多顯子書中來而太史公所自為文往往跌宕遒逸而此獨簡古豈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釆荀卿書為禮書輒摹畫之耶

樂書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由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禮樂分

鍾惺曰此段深邃

孫意白曰一論太史公究樂之精意思淵微詞法婉至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
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幷而音尚宮同聲
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
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
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
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
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

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
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
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
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
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
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
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
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

會高祖猒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
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
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
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
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
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
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
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
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

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
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
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曆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
從斯之謂也

胡氏曰太史公舍六律而求之罷兵息民之間可謂識其本者
矣

沈去疑曰聲以達氣氣和而後聲和故不言樂而言兵此律書
微義也

曆書

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鴂先滜，物乃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孫月峯曰，紀事簡核，而文體質。

鍾伯敬曰，亦錄舊文，然古而奧。

天官書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

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皐，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六，慧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

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商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

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於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

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麤則天官備矣

鍾伯敬曰古而靈奥而動慭而變奇而則

陳明卿曰太史公世掌天文故於累代各國星變占驗言之歷歷分明如家常事正所謂了然於心與手者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運思遊筆有出淵入冥之致頓挫瀟宕此敘爲極

河渠書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王元美曰皆志其所見也故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

平準書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柯奇純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富彊之術下及蕞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然無原由其贊不敘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頗採此文條理甚明乃知俗本非太史公舊也所敘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於烹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為書末之贊不恤其文之無章也

或曰平準之法所以救告緡之禍不知告緡行而富室壞平準行而商賈窮其致亂一耳子長不平之意見於言外用筆謂曲而有直體信矣

吳世家

太史公曰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王覺斯曰季札之賢見重孔子劉絢乃譏札辭國生亂胡安國諸人勦說雷同殊不可解蓋父子相繼國家常理間有兄終無後而弟及者禮之變也吳之事則異乎是壽夢之欲致國乎季子其意雖善其事則逆亂之道也季子於此蓋見之明而處之當矣然與光皆嘗致國乎季子季子卒不之受者匪惟守吾之節蓋以知彼之有爭心也何也僚固不悍於殺光固不悍於弑而何有於季子耶惟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外讓之以為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故無事耳使季子不度而儼然當之則覬覦攘奪之禍起是誠為國生亂矣雖然此即讓國一事言之也季子之賢則不止此今子蓋有道者下聖人一等而已耳伯夷叔齊行其心之所安孔子許之以為仁孟子稱為聖之清者若季子者仁似夷齊而道過之蓋兼清任和而有之矣觀其銜命出使翱翔上國取前代聖人之禮樂而題品之不異錙銖而又所至之處羣賢景附心悅誠服俯首受教若子弟然雖以孫文子之無禮一聞鐘聲之論終身不御琴瑟此豈可以襲取而強為之者要其所至殆庶乎目擊道存與天為徒者矣迨其晚年壽考維祺知魯靈光巋然為天下之望而竟不知其所終蘇子瞻以為仙去蓋誠仙也愚以為季子以出世人行世間法而無遺憾其黃帝老子之徒歟

吳代有讓德太史公嘆美之所以勉世之篡奪相尋者細味又何其三字則知仁義為重而閎博乃餘緒耳讀史要知立言之意所在

齊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董用均曰以遷稱齊議論回叙齊之盛以太公桓公並舉文字奇絕

劉會孟曰贊語亦闊達可愛

魯周公世家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陳仲醇曰疎斜不整政其妙處

兩個何其令人多少感慨

燕召公世家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仁字直貫到底）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内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仁之餘猶遠）

陳仁子曰、姬姓後亡、惟燕召公、其賢家所謂祗肅壽考歟、是可觀所養矣、勢固不必強也、

中間挿入幾滅者數矣、搖宕縈繞姿態橫生、

管蔡世家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贊十人以甚管蔡之惡、今是反客為主、不幾語而操縱抑揚之法已備、

曹叔世家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為國以禮。無禮則覆亡隨之。曹共輕重耳。欲觀其骿脅。已種下滅絕之禍。至宋景代曹。晉不救。則知亡曹者非宋也。晉也。看贊中起結二語。便見文極深悍。

陳杞世家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王濟之曰。其後越王勾踐興。則禹之祀。亦弗遂絕也。而聖之後。皆為楚滅。此其所以為春秋也。太史公著明之。有深惡也夫。有深戒也夫。

衛康叔世家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鄭文潔曰、感嘆中含不然意。

考古史云、伋壽勇於義、惜不為吳泰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此意全從然卒死亡二句內推出。

宋微子世家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黃東發曰、襄公初欲讓國庶兄目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於己也、而卒不用其言、襄蓋妄人耳、史多其禮讓何歟、

既敗於泓數語、若斷若續、曲折多致、文情之特妙者。

晉世家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單指一事作贊）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捭得開大）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孫月峯曰末語徹有致

不明於待功臣其後必有權臣之禍太史公昭往戒來其意深遠矣

楚世家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曲而動）幾再亡國

董用均曰獨舉楚靈棄疾為衰亡之鑒無多字而語語鄭重

陳仲醇曰肆口而談

越世家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州。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許子春曰、大禹勞心焦思。句踐苦身焦思。范蠡苦身戮力。皆見本紀世家中。故贊語如此。

鄭世家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越世家後即次鄭國。非無意也。范蠡名成身隱、後世稱其賢、不衷甫瑕戀不忍割、自矜其功、望報念侈、適足以殺其軀而已、兩贊一揚一抑。風戒之義備矣。

趙世家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此句足上意以見亡大夫之不昧忠情適子）

鍾伯敬曰數語無限哽塞

陳明卿曰信讒殺將史公惡之故特揭出凡世家立論俱有着精神處此類是

語意削匝一絲不亂亦一點不漏平順甫謂於其立論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接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接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便如於匹練中欲抽一縷自難下手

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劉子玄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於天予以為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

鍾伯敬曰此王患能不用信陵以亡其國而為此捉語也讀木傳自知之古人文字反說處今人多不解

韓世家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蘇子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然與韓魏皆據地千里扁報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根固當然哉

劉會孟曰獨重韓厥是也韓有土乃厥起之

宋先之曰有韓氏之功一轉文情始委曲而不迫

田敬仲世家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楊用修曰贊亦多風指一事有餘韻

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陳仁子曰居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似亦篤於說者而乃升孔於世家置老子於列傳其見不害卑乎先黃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特以時好觀遷史耳

董用均曰此篇僅百餘字而意獨精到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六經錯綜）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凌以棟曰敘事有體筆力簡勁

鍾伯敬曰總敘中突出一命字逆作全篇主意使宮闈恩倖之間各有以自安而無所覬幸無限妄想消無限隱憂固作史之苦心也

楚元王世家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纂殺之謀爲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柯奇純曰序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與申公事相類有賢不用卒化大戮均可爲世戒也

荆燕世家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爲王塡江淮之閒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

權激呂氏罪之也蓋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及禍發而入討卒定漢祚功亦不可泯沒太史公以廿八字括其始終是何等筆力

齊悼惠王世家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秦之郡縣漢之封建皆矯前代偏重之弊卒至防設於此而患生於彼抑獨何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有國家者宜致思焉

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楊用脩曰贊體慨然末比閎夭散宜生或譏其無謂不知太史斷蕭何諸將咄咄語正在此等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耳

蕭相國人傑也豈愚於秦而智於漢哉特因有用與不用耳錄錄正是善藏其用處太史公款款然出可稱千古知己

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董用均曰、太史結贊語極有意味、蓋黃老雖非正道、然休息瘡痍、尤得政體。太史公豈專進黃老者哉。

劉會孟曰、本攻城野戰材也、及為相國、循道用蓋公語、遂能養漢幼氣脉、在亡秦之後、文景之前。此漢之所以為漢也。

留侯世家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劉會孟曰、將極言有鬼神、卻從無鬼神說、滿傳奇怪、亦不淨不霸、引而進之、正及論其形貌、未奏、然自失言、笑有情。

陳同甫曰、始以天斷見漢之締創也、不偶、終以貌論見高帝之用人也、不錯。

項仲昭贊曰、勇乂屣綻、怯哉臥履、黃波應龍、居仲慈己、華知沢心、不為劉氏出其緒餘、椒安樹子、高揖赤松、自此遠矣、俯瞰蕭韓、渺然一髮。

婦人好女一言、非獨論留侯之貌、蓋漢得留侯之心何也、夫君道剛、剛不盡則患不除、臣道柔、柔不盡則禍猶在。高帝之興、必殲項而後可、必盡殲彭韓之後而後可、究其盡殲韓彭之心、雖蕭與曹、豈能少假、進退榮辱、惟吾掌握、而心猶怨怨慮焉、惟子房知之、故柔其心以至於盡、而無幾微不可制之形、豈惟免身

蓋古人臣之型也蕭何韓信張良一體也保危之患宜如何者
而信之死何有力焉何無論已良蜀爲無一言益律之以功成
身退之義當非其臣律之以議功報德之義當非其君而良皆
無言良柔盡其心而不少讓也且帝獨與平謀耳后亦獨與何
謀耳而皆不及良良之素不說從令此言不至於乎尤徹良之
難矣此論發之沈痛吾相國倘亦大臣之道宜如是乎故并録
之

陳丞相世家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
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
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
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楊用脩曰黃老之術其流爲申韓之智謀此贊字字有意而筆
力極勁

王濂之曰知謀二字斷盡陳平一生

周勃世家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顏九疇曰、亞夫立朝、有大臣之風、以爭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因官甲楯之事、下獄以死、噫、此景帝之過也、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景何爲以私恨殺之、爲史者當有以正其事、而史遷乃不稱其能守官、而訴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非大公至正之論、何以信於後世、宜乎方正學譏遷之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是也、

項仲昭曰、王元美謂亞夫之禍、不在於持王信蓋侯之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爲百端以譖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譖、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世亦以條侯長七國、重讓梁、以嘗之、而爲向背之地進耶、不然、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即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之望鍾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然、爲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得此推見千年幽隱、

亞夫當文帝而名顯、遇景帝而殺身、可見人主之能容與不能容、臣下之幸不幸係焉、其可易得也哉、悲夫二字、有不勝憑弔之意、

梁孝王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愛生驕、驕生奢、奢生僭、此相因之勢也。然事無驟成、繇漸而極。

廣宮室以上、是漸字光景、車服二句、是極字光景、寫得次第從容、可詠可思。

五宗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陳同甫曰、景帝之待五王、奪之權者、全之也。於是可見漢初之無制矣。

玩漢獨為、漢為兩句、可得增減字法之妙。

三王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疑然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諸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進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辭也

文如承宿蘸天瑩貫可指

二十一史論贊　史記

漢　司馬遷　著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伯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唐應德曰鋪極曲折調極工緻若斷若續絕去入妙

陳明卿曰疑有疑無作史慎重而傍復退貴立論高奇

紀處似論太史公極得意之文亦極變體之文楊升庵極推與此文李温陵云論贊須具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班氏且不許而況以下

管仲晏嬰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楊升菴曰、管晏前一段總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抑揚反覆、各極其妙。

舒梓甫曰、執鞭之說、乃史遷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遡激仰羨之詞耳。

申不害韓非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楊用脩曰、此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正文字之妙。

司馬穰苴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戰國紛爭先詐力而後仁義烏知有所謂揖讓也者太史公特借穰苴以著其惡兵之念焉耳觀其屬辭之多寡用筆之屈信一贊已見大意

孫武吳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凌稚隆曰太史公作贊一言一針砭只如此贊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一句便析得孫吳心服

伍子胥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楊用脩曰、有感憤鬱勃之氣、太史公蓋以自見耶。

仲尼弟子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闕者疑焉。

真實二字、論人之準則、作史之正法也、以故太史公兢兢於闕疑、而況聖門諸賢乎、悉取考政、居已於述而無敢以臆為毀譽。尊聖之意懋矣。

商君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一句斷盡）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董用均曰此贊總結傳中意直貶到底所以深黜夫刑名之學也太史公識議馴正故其言足以翼衛六經

蘇秦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代為不諱也）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千古論人通病）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沈青崖曰公平之論有良史遺風

全自寫其憤世嫉俗之懷諱學附之二語生動如畫此太史公機鋒文字也

張儀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周一韓曰戰國時君臣道微朋友義絕儀欺死以成其私無足責者獨怪秦昌為乎有是友也未題同睐是太史公嚴慎交道處一往筆鋒峭厲令人悚然起畏秦為其難儀為其易太史公斷語足以服兩人之心寵可玩味

樗里子甘茂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徃請黃黃訓論曰世恒奇甘羅十二相秦吾觀文信侯不能使張唐相燕共伐趙以廣河間唐懼趙怨不行羅以應侯殺白武安君事行之恭懼之以死也死孰不懼羅蓋得之彼始相燕欲共伐趙廣河間卒說趙廣河間乃共伐燕是以廣河間之地為主也蓋盜主得財其謀類如此嗚呼翻覆欺人戰國游說小人恒態羅十二未能之性歟習歟羅茂孫游說家子弟早慧養於父兄能知知是能言言是是豈人之性也哉習之移人也大矣足與太史公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詐謀二語參玩簡潔道挺有蒼爽之氣撲人眉宇

穰侯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范贊公曰范雎之能代穰侯相者勢也蔡澤之能代范雎相者時也穰侯不知勢范雎知時是故穰侯困終范雎終將來者進成功者退數言括盡盛衰之勢結語推開一步了而不了愈宕愈警文態極振極矣

王翦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歿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楊用脩曰此贊與孫吳傳贊同一機局同一文法可以參看

孟子荀卿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李卓吾曰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非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滑之矣

顧九疇曰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即有坑儒之禍夫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包丘子同事荀卿而包丘子修道白屋之下若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包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大旨解嘲

孟荀本合傳者也敘中置荀而首稱孟子又置孟子而推縁孔子全是從循學語發出太史公不獨為文士之雄誠聖人之徒也氣概衰衰應落小敘中龍象也

孟嘗君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董用均曰贊其好客美刺俱顯只結得傳中無所揮三字要見一人好尚遂成風俗可不謹哉

平原君虞卿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楊用修曰言在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言外

鍾伯敬曰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為而不遂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即虞卿窮愁其拈此二字者太深

末一轉太史公自寓救李陵之意亦幾于窮愁矣

信陵君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王元美曰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稱吳起以智稱孫臏以巧稱田單以勇稱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試公子者以為年少虛得士急於救名而猶見其賢差勝於孟嘗平原草爾悉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國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騎劫頹削罷疲而救自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殷單廉李來殺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志固中河內之卒誠趙人四十五萬而墜其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變嘗懦耕之所數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遣者貳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衆堅而為戰轉的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來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其魏旦暮亦唯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因五其將將五其師

此非可以憤劃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勝散以爲愁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爲秦虜耳悲哉魏王之爲秦亡魏也哉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肰公子發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是謨高矣如已）而令民奉祠不絶有以也

陳明卿曰太史贊美之意已於篇中備極摹寫故贊中止以虛令之致傳其仰企之神

春申君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呂介孺曰李園女弟有身春申君之身也身有太子王楚春申不殺園滅口園殺春申滅口何哉豈楚之先王憤黃歇熊假手園耶嗚呼毋望之福毋望之禍有道者憂焉可不避諸

陳如崗曰語含一嘆一息

昔之爲奸大類不韋而行之于爲相之後尤不義王元美謂春申君不當稱四公子賤其貴跌聞觀與文信侯並而稱可也有旨哉

范雎蔡澤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楊用修曰、此贊有筆力有氣勢。三個然字為轉語當看。

鄧文潔曰、末兩轉甚矯健有力。

樂毅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茅順甫曰、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戲處。於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好黃老本旨。

藺相如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
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
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王元美曰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
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
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
予弗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
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

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
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
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
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
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
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
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奈何使舍人
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
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
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
其劲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
成之哉
孔玉衡曰此與季布贊彼誠知所處句皆太史公寫胸臆處可
以參看
篇中若無士或怯懦句便少委折有直遂易竭之病矣以此形
趣力厚勢便所謂文之波瀾是也

田單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宋先之曰單善用兵故以孫子兵法以贊之末句正應前善之者文極精密

魯仲連鄒陽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王覺斯曰兩人各有本末看太史公贊語輕重自見或以為擬非其倫何哉

劉念先曰蕩然肆志四語只容形浮一個氣字

屈原賈誼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肰自失矣。

楊用修曰、贊意凡四轉、而語奇峻。

茅順甫曰、轉摺幽渺。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此等足也。宗國顛覆、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王元美曰、賈子上下二篇、其上篇皆誦說時務、其事與辭皆載治安策中、不知其書成自擇而上之耶、抑以其書上之而為班固之所裁節耶。下篇則無論德政、援據古昔肰、論德則弗足矣。人言文帝不能用賈生者妄、言賈生不能用文帝者亦妄。梁大國也、懷王上愛子也、以賈生居之、蓋非久而入為公卿矣。生死而文帝次第行其言、孰謂賈生不用哉。夫賈生用而不相、陸贄相而不用、則其為有命也。

讀書而不能見道、雖博無益。太史公屈賈一贊、政自寫其得力淺深之境、味而讀字、恍肰可見。大抵性情之文、使人流連、學問之文、動人警悟、此則兼之矣。

呂不韋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俠人之）者、其呂子乎、

文無可取、傳中所不詳、此特補之耳、

刺客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一篤言服）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熊雪堂曰、不欺二字、敘布全傳間、人讀而不及知、知而不能言。

贊中一經點明、使五人至今凜凜有生氣。

方裴庵曰、勃崒中無數頓挫跌宕、愈曲愈勁、葉與中謂其為文中之雄傳矣。

李斯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茅用均曰確論

戴石泉曰辭義嚴正為慕爵祿不知止者下一痛砭

蒙恬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鍾伯敬曰輕百姓力易見也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錢牧齋曰使彊諫而秦不聽子長決不苛責之矣史筆如平衡授之輕重則立見

張耳陳餘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陳明卿曰讀此贊使名士深有感發太史公善媿人處

魏豹彭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楊用修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蓋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黃用昀曰太史公腐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見去故於此委曲致意如此

英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陳木叔曰。興暴滅速。可見功大禍亦大之報。嗟乎。人果可易殺也哉。

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楊用脩曰。多見評者以一兩語櫽括鄭重。或取其大者為贊。不知贊在傳外。直補所未足。或寄嘆焉。非必如後人專法與史評也。

戴石泉曰。葬母一段似無謂。然讀至滅宗。則辱及先人矣。廣地之意謂何。史家閒中伏案。妙在不覺。

韓王信盧綰陳豨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陳明卿曰太史公以周昌為邪人深惡致亂之罪也

沈何山曰名之一字最難消受讀陳豨贊語處極盛之勢者可不猛省

蔡實怡曰君子不蹈不測之淵夫疑者不測之淵也疑則思思則謗禍患種種隨之而至見幾知止豈容後時贊中兩疑字指出一條生路與富貴人看

田儋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金丙仲曰史不為通立傳而論著於此

鍾伯敬曰無謂而妙

姚來言曰筆燄燦波瀾瀾層節密關鎖嚴小篇中有此奇觀

橫始末詳盡傳中贊語從何處着手太史公於賓客五百人上生出想頭見蒯通以一人做出翻天覆地手段而五百人束手從死何益於齊喪敗已在言外中間牽扯个安期生淮陰侯項羽而於田橫只用一語點過結處露出精神全是避實擊虛反客為主稱為文併宜矣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楊用脩曰文簡而意雋永

黃海岸曰見聞不廣不真未可以議論古今人物此贊太史公分明自寫作史都是傳信詳慎之意可掬

張蒼周昌任敖申屠嘉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畢東郊曰有守矣又當有學有守有學矣又當有識量相之難如此擇之安可不慎贊語甚分曉

宰丞相

漢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宰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故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眾甚也。

李太虛曰才不勝命。古今同悲感慨欲絕。

酈食其陸賈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宋宗玉曰賈之大功不在說尉佗為漢服遠人。奏新語為漢開文治。而在乎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為漢克復舊物。勲在社稷而不居。鍾伯敬歎比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始以辯士自晦者也。卷漢得龍門之意。

許玉史曰未入關三字。見酈生發識真主。有策漢入秦之謀。全是太史公筆法。可謂字中有眼。

錢其人曰于酈生明其出處之本末。於陸生表其學問之原流。此贊有關於人品心術。不宜草草看過。

傅寬靳歙周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劉辰翁曰、以傷心語者、愛。故不得不深褒之。

錢大鶴曰、雅練。可誦。

劉敬叔孫通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李卓吾曰、言欲遵何約束、而言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作禮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為用者也。夫禮樂何處無之、若必俟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擊壤而歌者、真盛世之歌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爭戰之苦、而歡呼慶幸於殿陛之間、皆自以為至樂矣。稍縣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安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裂焰之中矣。其為手舞足蹈、雖有衰變、可得而復加之耶。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耳。為漢儒宗。不亦宜與。

沈長升曰、定都議禮、皆典制之大者。贊辭旨深語婉。令人褊心腐氣。不知銷鏟何處。

袁盎鼂錯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指敘非叅事）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指使吏抵盎罪）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王元美曰鼂錯匡匡欲國袁盎自逞反噬無足怪也然而漢景之忍亦已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錯之對其父曰固也不如此宗廟不尊劉氏不安其父曰劉氏安矣鼂氏危矣予嘗痛哭此言曰究哉錯之以忠受戮也鼂賈同時人嘗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十而一二也豈如鼂之鑿鑿可行者哉故宜總相諸䟽多從鼂賈以致中興也然言鼂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

金兩仲曰不急匡救二語罪中錯病

鍾伯敬曰盎有智數觀其直諫中節即寓獻媚之意自結人主人知其直而不知其謟善傅會三字窺見王隱

何觀我曰蒼朴深厚想見西京之盛

二子不顧時忌犯難而行總是名心太重若想到結果豈不迷

消霧釋此太史公爲開人痛加提棒莫僅作盎錯贊讀

張釋之馮唐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翁一桓曰諷諫之益原不遜乎事功二公言以人重太史公自寫之意遠矣

沈去疑曰似板拙卻極雋永

萬石張叔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徐看雲曰抑揚盡致可悟方人之法

田叔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一贊精神全在仁與余善四字仁方以縱夾太子誅死變受當諱之迹其却祠金諫東巡無塊乃翁慮直之風至於閉門絲縱亦欲全人骨肉之情尤與田叔梁獄辭同一忠厚其父雖賢有令子而名益章故世德相承安得以法掩其美故特表而出之以見生平不以成敗論人之意辭雖婉有無限悲感在龍門筆法偏於吟虞傳神

扁鵲倉公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雀以翠禽蚌以珠剖讀此贊使人得用晦善藏之術

吳王濞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争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説。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利器不可假人）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楊用脩曰此賛總敘總斷。與别傳不同。

劉辰翁曰有惜錯恨盎之意。

仲孟容曰斷辭栗然。可見事之始終。處之皆不可不以其慎也。

竇嬰灌夫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用酒）陷彼兩賢。（有改）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茅順甫曰言質而情懷。可為實録。

陸玉井曰斷案確不可移。足令三人心折。

韓安國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曆、觀（脊轉又一句）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楊用脩曰、此論亦惜長孺之不得相。却以長孺之所舉而亦不得相者以為恨。有味哉。其言之也。

蔣賓容曰、長孺傳乃論壺遂。太史公時有此變格。

李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朱全古曰、不論其將畧。論其人品。深有傷於李將軍。

項仲昭曰、子長好立異、而憤時俗。故筆端鼓舞。往往抑衛霍以揚李。又抑程以揚李。以寄其牢騷不平之志。而非論將之準也。

彼其忠實心一既。太史公所以深責衛青也。夫物猶以誠感誠應。而況於人乎。殆比之於頑冥不足數者矣。且青既受命、毋令廣當單于、而又責其失道、致自殺。全是忌。以成愁。此豈士大夫所為哉。再觀青贊中引蘇建賢士無稱之語。其旨益明矣。

季布欒布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頓住)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茅順甫曰太史公極苦心處却是描寫自家

鄧文潔曰極跌宕有味

贊反復發明以重其死不自重其死二句相應蓋有所為而言也漢書削去不自重其死便覺少力

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茅順甫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論而託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讀至世俗之言以下文字奇崛如斷崖殘峽又如蘖而未信茅而未茁有無限鬱結之意

衛青霍去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劉子玄曰敘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此篇引出蘇建問答一段而以己意一句斷結者是也

如此二字有無限鄙夷無數感慨漢世士大夫率貴薦士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此自傷無可薦之權也大將軍青貴在日月不肯引進賢才而以遠主之忌卸己之罪文己之陋此自失其有可薦之機也夫欲薦而無其勢有其勢而不肯薦真足令千古短氣

公孫弘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人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李卓吾曰轅固以弘為阿世仲舒以弘為從諛汲黯以弘為不忠似也予謂臣而忠可也獨不思難乎其為上歟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信也必也其至忠乎至忠者不忠平津侯是已夫帝素憚汲汲亦素而折帝帝之多欲如故也汲以忠求帝帝又以戇與汲是故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矣平津侯不然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詘服使朱買臣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蓋讓其能於主而居己於不能上下之道當如是耳然天子卒用優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不孰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其意忌而復引二人以為謗夫主父之橫志於郭解可勿誅耶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與弘何與也況膠西之相惟仲舒能以禮匡王為上敬重畢能其官又可過乎

主父偃一則。描盡世情。可謂冷。刺。勝於毒罵。王允寧云。此太史公有感之言。蓋暗指李陵事也。其然乎。

南越尉佗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茅順甫曰、小論用韻語。奇甚。

鍾伯敬曰、與甚似銘。

東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中間畧叙然層折有古力

朝鮮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叙情徵罪凛如獄詞可為開釁爭功之鑒

西南夷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王元美曰予嘗竊見枸醬於大夏見邛竹杖而文法錯綜如此

司馬相如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此下係後人續書）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王元美曰司馬長卿不虞其淫奔之卓女而自紀其事使史家傳之以譏後人其文辭之美麗固不係相救而予長復謂其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似未盡得其意者長卿固智人也方其一出使而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婦翁史之易趾以為榮而又成開土之功名於其已滿矣既知武帝之易封而亦易倦故避而史隱于文園擁圍邑發揮文詞以自娛樂不亦泰哉彼其材已試於西南夷武帝固心慕之矣使小與公卿國家之事取通侯之印擁公卿之組固不難其與主父吾丘買臣嚴助輩騈首於東市亦易易耳王子斂蓋知之是故不取井丹之高潔而取長卿之玩世所謂智也

李卓吾曰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

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諷矣既不知諷宜其劇秦而美新也
按楊雄後於子長其爲班史所增無疑

淮南衡山王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王元美曰史稱淮南子撰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今其存者内篇而已而又亡其三篇讀之知其非一手一書也其理出於文子莊子列子其辭出於呂氏春秋玉林繁露惶子鄧析二海周經爾雅其人則左吳蘇飛李尚田雷被伍被之徒各取其長而未及衷以故多錯綜重複不受檢束而淮南王之材甚高其筆甚勁是以能成一家言蓋自先秦以後之文未有過淮南子者也其書爲劉向所纂集中篇之亡當亦自劉向爲更生時故當得其枕中之鴻寶而黃金不成幾陷大辟父得恶議是以諱而去之夫淮南王好神僊身坐死而遺禍及更生亦幸而存哉或曰淮南王真僊去不死者也漢以法誅王求不得而諱之

錢疑菴曰按國志云荊警也軫星散爲荊州分爲楚國陽盛物

故氣極急悍故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强太史公論淮南衡山謀為叛逆而疑之荊楚俗薄僄勇輕悍蓋有所本云有異志者不可予之以利器封建之制當為民擇賢不當為親擇地非獨王過一語俯仰有深情

循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揭用修曰贊語叶韻而句法奇

汲黯鄭當時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王澥之曰、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

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
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
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
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
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
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

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
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
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
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
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

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
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
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
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
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
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
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
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

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
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
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
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
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
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全侃祥曰、荀以讀功令廣厲學官之路而發嘆、蓋嘆六藝之廢而興之難也、六藝興於孔子、至秦而廢、漢興之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尚儒學、招文學之士、而公孫弘能承輔以興之。於是儒哉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路者、於末應篇首、發揮文字有照應。

王允寧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備之矣、他敘數千百年事、備無滲漏、

鄧文潔曰、史公諸文、俱雄肆、乃此篇獨醇雅甚、儼然儒者之風。

陳白庵曰、胸有定局、振筆疾書、備極古雅、而秦於尚有餘韻、所謂題目既大、非發揮健力、不足以勝之、集中有數文字。

酷吏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

其任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
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
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董用均曰敘言尚德薄刑見酷吏必不可為矣而贊語又表著
其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而首尾相應不露於詞

鄧文潔曰模寫一時尚酷之風曲盡情勢可痛可嘆筆力極馳
騁

贊末團聚數人如閻羅對案奇鬼森獰千載下使人魂驚心戰
何況身當其世者哉史公不獨暴其心術行事并其官階地里

而詳著之使人知所炯戒史筆之嚴如此

大宛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
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
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庚雍睹曰漢武好大喜功而張騫得以虛誕之說售曰惡覩曰
不敢言其譏微矣

贊語凡三折其中雜駁之巧跌宕之奇含蘊之遠與筆力相回
薄文久而彌新

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其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嫗嫵、宛轉曲至、百代之絕矣、議論正而氣勢闊達、

佞幸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孫月峯曰、神色意態亦頗具。造語多工。

鄙賤之意、然言外蓋有心於警世者。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楊用脩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韓文公銘樊宗師、亦學樊宗師。實祖此也。

鍾伯敬曰、前三段各二句、合得無謂。豈不亦偉哉、結得無謂。滑稽精神見於語言骨字之間、只在一序一贊着意便失之矣。

日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敘次世代，簡劾中具，有排宕錯綜之致，贊亦古潔。

龜策

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宏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

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

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鄧文潔曰、平直整容、五堅諸傳敘、大率類此、弘博微渺、非太史公不能辨、後世以為厲何歟、

貨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

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

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

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王濟之曰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忽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理財是天下真實作用經權變化原有不易之道得之則生失之則耗故貨殖非細故貨殖之人非庸人鍾伯敬謂史公借以補平準之所未備非羞貧發憤之言有識哉

司馬遷自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樓曰：此篇自叙，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鄒嶷之曰：還之才，黃於史記，而大意盡見於自序之中。學者讀之，可以見貫串之識矣。

唐應德曰：是韓退之進學解文字之祖。

學問博大，識力甚深，接統正史，端有其本。

漢書

漢書小引

獻帝以班固書文煩命荀悅著漢紀悅倣左傳之體詞約事詳識者稱其良焉雖然固亦非苟作者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文人類忌刻然曄亦不能以私意而掩其長也惟史通謂古今人物表無益漢史此論良是及細推之要亦非固之罪曄不詳味其贊多微辭譏謂固飾主缺何其誕哉使微東萊容齋徐堅諸君子定論烏能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貪之病乎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苕水　嚴滮昌蔚宗　仝閱　新安　畢熙載奮庸　仝參

豫章　余日登岸少　萊海　宋　瑚子夏

前漢

本紀

表

志

霍光金日磾
趙充國辛慶忌
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雋不疑疏廣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王貢兩龔鮑宣
韋賢
魏相丙吉
眭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李尋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毋將隆何並
蕭望之
馮奉世
宣元六王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商史丹
薛宣朱博
翟方進
谷永杜鄴

何武王嘉師丹
揚雄

傳

儒林
循吏
酷吏
貨殖
游俠
佞幸

匈奴
西南夷兩粵朝鮮
西域
外戚
元后
王莽
叙傳

前漢書目畢

二十一史論贊　前漢書

漢　班固　著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高祖　姓劉名邦字季帝先後沛人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六字是韵語〕

劉彥冲曰、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衞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它則片善寸長、替皆書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異敘德曰、司馬相如作荊軻讚、世已不傳、厥後孟堅漢書以論為贊、至范曄更以韵語、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韵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

徐月峯曰、帝紀宜先世系、篇首未叙、故此補說、襍引傳記、體法甚備、

蔡雲怡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文皇帝、此漢臣之議也、周以德推高、知尊而不知所以尊矣、疏朴不修、懲乎大家舉止、世稱子長好奇、如贊中攙龍斬蛇首尾、點掇照應、何嘗不奇、

惠帝 名盈高帝長子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欲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沈去疑曰史遷稱孝惠與民休息開文景太平之業為漢家培養數百年元氣而不及其孝友敬信之美孟堅歷歷補出可云簡至

議者狃於從子之文以惠帝不能如舜之蒸格又不能如潁之諷諫使呂雉得逞其悍妒凶虐不知惠所處母子之際不復人閒恒理故始推友愛之誠以感之後近辟邑之娛以激之而竟不能得后之一悟則惟有死而後已推此志也惠蓋有大不得已於其中者矣而豈以此時[illegible]耶孟堅虧損至德之說偏辭也非通論也

文帝 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劉彥冲曰固史贊非獨詳於記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畧於記過也又婉其辭其記善也雖小善必錄其記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德贊中總列十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善又重美之乎武帝窮兵奢侈其贊曰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以加焉非畧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禕令溫雅成帝務綏之容皆見稱述不以一失廢其他長也故曰雖小善必

鄙呂后之寵產祿、景帝之殺周亞夫、皆累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

楊用脩曰、綱羅類叙、凡九贊、或斷或連。

仁哉二字、班椽斷辭也。餘皆錄史記紀尾之文耳。

景帝　名啓　文帝子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陳子埴曰、文武天資粹美、却能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吳朝卿曰、論民風國勢、則文景齊驅。若論道德功業、景不逮文遠矣。

孔玉衡曰、孝景不改文帝恭儉、便是賢主。贊中遵業二字、直貫到底、美矣。政緒此也。義脉敦厚融洽、不獨以機局稱妙而已。

武帝　為欽景帝子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劉彥沖曰、武帝好大喜功、故一時羣臣皆務為高言闊論、以中人主意、希求寵祿、甚若可笑、公孫洪曰、周公期年而化、臣竊遲之、王恢曰、匈奴侵盜不已者、以不忍之故耳、東方朔自謂天子大臣、吾丘壽王自謂海內寡二、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春卿謂神仙可見、延年欲盡嵩河以限虜、其言不經、受之欣然、乃知孝宣議核名責實、漢家所以中興也。

王覺斯曰、漢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開口數語、大義皦如、蓋武帝之明斷、見諸此矣、此所以為武、為漢世宗也。

武帝語衛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四夷交侵、不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討伐、中國不安、是知當世之要務、而奮發為所欲為、真千古之英主也、論者謂其欲更制度、則左道論諛之臣、必不可用、欲安中國、則刻深小吏、鹽冶賈人、毋任九卿、而營財利、斯言蓋有當矣。

昭帝名弗陵武帝子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鍾伯敬曰、昭帝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聰斷如此、使享永年、能堪霍氏之專乎。其禍不待宣帝而發及之矣。光悉忠、身在旗澈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託孤於光、用其忠、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慮、既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為之所矣、宣帝安得而族之哉。

朱全古曰、贊中欲串入光、又敘委任霍光一段、後復題贊到昭帝上、此行文大手筆處、

為光難、為帝尤難、燕蓋既敗、光紛益專、惟是解武帝除煩苛之政、務與斯民休息、雖得致治之要、然疑集誹生、而帝終不以此介意、豈非寬仁大度之主乎。贊中委任知務、曲寫君臣各得其理、為千古泰交盛事。

宣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曾孫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鍾伯敬曰、漢宣綜覈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刻於馭吏、非刻於馭民也、近於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至宰宣室、齋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具作用也。

方孩未曰、單于稽首稱臣、一洗白登嫚書之恥、足為千古美談、而不知、皆武帝之餘威稚勢有以致之也、故以讀武宣帝者皆不識時務之人也。

元帝名奭宣帝子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臣是固父彪自謂以元成帝紀出其手也）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也。

鍾伯敬曰、言有聽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亡國者、如漢元帝之仁柔文雅是也、王氏奪漢、實元帝釀成之、元帝為太子時、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亂吾家者、必太子也、蓋深見其柔闇而不足以有為耳、不然、諫寬刑用儒臣、寧非美談、何害於治、乃至作色而繼之以歎乎、晉簡文清言玄遠、王導比之懷愍、其意正如此、

何觀我曰、帝年十二、始通孝經論語、二疏上書請老、二十七、猶不省召致廷尉之語、雖有儒生、將安所用之、甚矣帝之闇也、

元史稱帝也谷藝、太子鼓鈸、一時書之、貽羞後世、茲於孝宣贊其技巧工匠、於孝元、贊其吹簫鼓瑟、風刺隱然、有龍門筆意、

成帝名驁元帝子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鍾伯敬曰、成帝失德、莫大於寵任趙氏王氏二端、班贊言之詳矣、第趙氏之禍、止於絕後、王氏之禍、至於亡國、趙氏為戚溺內寵、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崇舅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言、所以益易入耳、

張泰先曰、與元帝贊俱別出一致、可謂風流瀟灑、得作史之遺緒矣、

語云、外有餘者內不足、成帝工於修容、則其實可知已、

哀帝 名欣元帝庶孫

贊曰、孝哀自爲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即位痿痺、末年寖劇、饗國不永、哀哉、

張天如曰、哀帝之尊丁傅、所以抑王氏也、故以傅太后之怨、而罷莽司馬、以解光之奏、而遣根就國、免況庶人、若王氏陵遲衰微、可不復振焉、抑知丁傅之盛、王莽所以代漢、蓋繇此也、莽之就第、得以爲名、優游於家、飾聲望、通賓客、而帝後寵息夫躬孫寵董賢、以甚其過、免何武師丹孔光、以破其衆、中山東平之獄、鄭崇王嘉之死、天下非之、大臣棄於外、宗室怨於内、而莽黙不一言、以觀其敗、使過日歸上、善日歸下、則莽之得以代漢、致上書獻頌者、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皆自丁傅之盛時爲之也、新莽雖奸、然終帝之世、不敢大逞、懼於屢誅大臣之威也、哀以哀之柔闇、而大阿未倒、赤紱不能困之、況其他乎、甚矣、君權之不可旁落也、

平帝 名衎元帝庶孫

贊曰、孝平之世、政由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鍾伯敬曰、不及鴆弑大節、所以爲君親諱之義、

周一韓曰、湮事增華、史臣之分也、以班掾豐艷之筆、不能爲元成哀平粉飾太平、君道可不謹哉、

以莽之情事、作孝平贊、深誅王氏之不臣也、

異姓諸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董用均曰木秦楚月表而治錄之稍凝重矣

楊用脩曰文極高古論亦正大當是諸序之冠

序異姓諸王而反覆於漢有天下之易本漢所直又旋踵覆滅天下一統是以論其勢也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為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一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

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

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董用均曰剖分之通失之漢高削弱之禍基於景武至哀平之際諸侯單弱莫能振救矣想見周制之可法

唐應德曰敘事中景帝議論

陳大士曰利害昭晰非後世封建論所及

史記合異姓同姓為一年經國緯一寓目而漢初親疏相錯之晉明矣固剖而為二論者謂無以究天下之大勢洵然歟

王子侯表上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促點下為分字）

鍾伯敬曰：深意在首二句。

偉羲斷詞無一冗字。

王子侯表下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成哀終始並非命，故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偽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

劉奭仲曰：誅奸斥僭，語不在多，只非其正故弗錄二句，一以見史筆之嚴，一以見史權之重，世道不然，賴有此耳。

分封之典，始於武帝建元，元始間王氏擅竹封之權，而恩澤不自朝廷，世變至此，可勝慨愴。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亡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竝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享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

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寵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竝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襃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亂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

印雪浪曰敘事典雅

陳大士曰開基之主安享王業佐命之臣出身萬死雖有尺土之傳旋受誅夷之禍漢真少恩哉讀此序行道為之隕涕

東漢之文去西都不遠一時作者率皆質直閎深而纖婉寫焉得躬道矣時使然也此表所稱杜業之說即使同為之亦何以加是矣其餘雖蔚宗諸人皆儗之罔鮮能儷也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佽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倈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茅用均曰簡勁

楊伯祥曰非功臣不侯漢令甲如是其防遠矣自周呂建成之封孝景始欲侯王氏自亏高襄城之封景帝始欲侯降者自平

津之封而宰相畢侯於時廷臣雖有守約而爭者莫能勝此豈其勢然哉所從來者漸矣周呂建成以有功不論然潞子之爵春秋所書申伯之恩大雅攸載後世勞臣寖廣得據為例而世主好尚又各不同勢之所在孰得而抗之哉故功臣之外別有所謂外戚恩澤者皆得列云

陳大士曰漢書序論皆祖子長類多豪邁此獨委蛇整頓是蓋堅自出機杼也

外戚恩澤侯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脩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於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次而援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己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畧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

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侯犯色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是以別而敘之

茅順夫曰調方而整已開東漢後風氣

陳如崗曰諸表惟慮元功易盡恩澤易濫故篇中累引祖制為言主爵者可不慎歟

百官公卿表

易敘宓羲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為宓羲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自顓頊以來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卨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

朱如柱曰。標格明整。而寓意深遠。固所取大抵漢初之制為善耳。

論歷代官制之沿革。是非燦然。文之極有規局者。

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諡輔佐不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孔氏然猶著在篇籍疑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為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於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要略云

意取勸戒語本經傳立言之旨誠無愧乎良史

律歷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志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於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盧舜治曰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所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數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核之此班氏律曆志有見於一本之學者

朱升之曰律曆之來尚矣固所為志皆取義於劉歆未之深攷歆在元始中稱通曉鐘律故班氏多舉其辭然歆之論又出於太史以互有治歷豈遷當元封七年奉詔治曆改正朔據夏時順水德之勝又方士鄒閭雜治之後歆得演其成說更為推法邪然遷分律曆為二志固乃合之為一蓋以律起曆義則然耳

律曆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七政二十八舍之分十母十二子之支所以作事厚生而三統之紀禮樂之制出焉何可以不攷也後世書亡太史失職不能推本天元以承統運迄乎音樂發訛梁餘兵次機祥編所於統很曰五勝之推當相續不絕豈知本末者歟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論禮樂）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此禮樂之本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論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

為秦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廼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秦之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稍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

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弦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燿眾庶遂興辟雍因而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廼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

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
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
與律令同錄臧(古藏字)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
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
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
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王(下有論樂)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作樂以教化百
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
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

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
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
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
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
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
音之和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
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
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
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

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
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
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
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
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叙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
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
或入河海夫樂本性情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
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

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
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是時周室大壞諸
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
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
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
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
於六國魏文侯最為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
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
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未得有知)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

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

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

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是時、河間獻王有

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原、卨、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

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樂宮。希濶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脩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文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

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壞於王莽。今海內更始。人民歸本。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唐順之曰、史記分禮樂為二書。班固合之。家為淨體。其文弘博治術。差次整齊。條理井然。開合詳整之法極備。

茅坤曰、禮樂之制。宜詳於史。而於禮多闕而不詳。長樂朝儀。此漢初興禮之大者。但言其大概而已。又何耶。

○○○刑法志

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冣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

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唐應德曰刑法禮樂地理是固溝意之文若藝文志則史所未備讀漢書者故獨取於四志

茅用坤曰兵刑合一之旨本之周官

鍾伯敬曰論刑法乃從耆欲生養說來甚有原委世間苦趣未有不生於耆欲者

議論源於易理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欲爭鬬相因而起所以論刑而必合之以兵也旨哉

食貨志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於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鍾伯敬曰常平倉為萬世利其說自耿壽昌發之實倣平準之意蕭望之引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不出云云又言築倉治船有勸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隱濟事果便則望之之為壽昌訕朋矣不知壽昌之策酌于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漸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於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慮遠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議也

曰其次也又曰次矣感嘆之意隱然言下

郊祀志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吕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吕土德間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變以楝曰贊雖直敘體格到順時宜三字該盡漢家郊祀之制

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袄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茅順甫曰當與史記天官書參看始詳星占之法

政失變見思咎禍除天心仁愛人君無有已時而為君者安可無敬畏之實事景響之喻最為警切

五行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迺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

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

又頗不同。是以檻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劉子威曰五行藝文班史補子長之缺，蒼與古稷，有見乎天人之際，故指畫銘然。

地里志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國，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

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
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
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二十
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
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
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
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
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
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
下壹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
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
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凌以棟曰漢初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其後劉向略言
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贛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以作地里志敘

置古雅與禹貢周官相埒
呂介孺曰情致錯落視貨殖傳尤為整齊

溝洫志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羨溢二字無為中國曰羨利害字相反）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廼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凌以揀回利害二字乃一志關鍵然不還太史公河渠之贊天馬橫放而善駐足

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班固刪而存之止得其六而輯略已不可考矣一序遒勁典雅琳瑯可誦

列傳

陳勝項籍

漢 班固 著

明 沈國元 閱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

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頫首係頸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仟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過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適戍之眾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舜蓋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以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矣廼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贊陳涉則錄長沙之文贊項羽則仍龍門之舊識力已至非後人所可滑加今之作者可以思所自處矣

張耳陳餘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史記異）埶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讀以棣曰五經益埶利之交二句所以深譏之也

魏豹田儋韓王信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二○烈字闕疑）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虖○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惠○前○烈字）周烈近與

鍾熙甫曰、無限感慨○

韓信英布彭越盧綰吳芮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彊大○懷不自安○[illegible]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illegible]○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illegible]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illegible]著於甲令○而稱忠也○

分三層說去○比勘有情○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劉賈劉澤吳王濞

贊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竣以棣曰、此贊合史記荊燕世家吳王濞列傳而潤色之者也。

劉交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竣以棣曰、傳中歷著向之忠。而此贊又極美劉氏之學。生色堪杷。

季布欒布田叔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黃勉之曰、季布俠士、欒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

蔡雲怡曰、直可作太公史贊。點竄一二字、可稱頰上三毛。

高五王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湊以棟曰、此贊敘諸侯先後強弱之異、而漢封之過制。與諸王之自取滅亡、亦因以見。

蕭何曹參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淩以棟曰、漢高五載成帝業。其所以據關中。安劉氏者。蕭之規。曹之隨也。合傳宜。

合史記蕭曹二贊成之。改奉字為秦字。實有金鐵之分矣。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植廿一故作、術、絶、有、識力）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四賢各有所長。使知之帝審用之。未當安望其功伐如是乎。遡到高祖稱量人物之妙。手眼高絶。豈庸史可及。

樊噲酈商滕公灌嬰傳寬周緤

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鎡基、不如遇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氣槩磊落。饒有餘地。

張蒼周昌趙堯任敖申屠嘉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有瑜有瑕。曲盡異判之方。筆法一句一轉。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賛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註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二○字○有誠）

凌季默曰、五人皆當時智辯之士○而各以誅類成功名○以故合爲一傳云○

語意深微○時若羨慕○時若慨嘆○各有婉致○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賛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剸懷邪辟之計、謀爲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荊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指詩言）

全用史記之文○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譽誅、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死。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黃吉甫曰、江充以巫蠱危太子、息夫以巫蠱危東平、以疏陷親。固之論當矣。從來邪說之陷人、皆乘間而入。故居人者不可不以明理為務。禍福各以其類至。天下安有巫蠱之理。

文勢洪洞危急。是贊中奇觀。

石奮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歐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此下與史記異。）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劉會孟曰、片言如約。而諸義甚滿。

文三王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怙親亡厭數語、揣還之所未發、而所以僭之端、與所以亡之故、總不出此、可稱簡遠之詞。

賈誼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茅順夫曰、深褒中含諷。

鍾伯敬曰、陳政事疏、君父之前、開口便云痛哭、云流涕、云長太息、想見文帝寬容、不諱通達、不拘處。逐段數來、隨筆成變、不爲文章家分解之法、其胸中眼中看往事、落落然、歷歷然、間架節目、確成一片。說來有情有理、有機有鋒、旋力原委、深厚廣遠、其言有驗於目前者、有驗於易世者。故傳末云、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此段結局、與誼之言先後相應、正明其見之確、而處之當也。今全文讀之、如削諸侯、制匈奴之說、鼂錯輩猶能言之、至其所論紀綱風俗、根本元氣、則大儒之養、大臣之識、其本末來路、與一切才士

不同讀之愈遠愈切愈切愈遠惟其心熟意滿氣盛語遠所以
人知其銳不知其鍊知其鍊不知其厚也
絳灌武人詆賈誼正謂其文士無用耳誼却以繫單于頸一
事勝之耻以文士自了真書生習氣也然其論敬禮大臣又若
爲絳灌地者能無愧於賈生耶古人論事見其大體而不及其
私如此

爰盎鼂錯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
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及吳壹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爲
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
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鍾伯敬曰錯三奏其一論以夷攻夷主於應變其二其三皆論
募民徙塞下主於持久則其所恃在募民積粟而不專在以夷
攻夷明矣其妙皆在於核蓋邊情遠而兵事急一有不核非惟
難行亦近於欺手畫口陳歷歷在目所謂不敢以疑事嘗試於
上告君之道也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楊用修曰、委宛似史記。

陳許庭曰、班氏一書。闕其牌字。皆流金堂之華。標其題章。亦是昆明之碣。寧弟以千門萬戸為西京之靈光乎。若此短製是已。

賈山鄒陽枚乘路温舒

贊曰、春秋（引春秋作案起、起句有力）紀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賈山自下劘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温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

首尾呼應貫徹。局勢巍然。中間都以陳說點綴串合。有眼目。有脈絡。文之極精密者。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蚡負重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

詞致錯落

景十三王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中山靖王未可輕尚河閒獻王近之矣

董用均曰惟係於習俗是以驕淫失道惟驕淫失道是以至危亡辭簡而意錯綜有味乎其言之也

意則激昂而雍容之度自在

李廣蘇武

贊曰、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凌以棟曰、贊中惜陵而與武、其不滿陵之意、於言外見之、

徐永澄曰、士大夫皆為李將軍流涕、所以深致恨於青也、陵畏死降虜、又欲說降武以分謗、其人品可同日語耶、稱武為志士仁人、而以殄宗罪陵、持論極當、

董仲舒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張泰先曰、只以劉向父子孫語相較、不自下一斷語、而斷意已備奇妙、

倣太史公霍衛贊體、即劉子玄所謂假論贊而自見者矣、

公孫弘卜式兒寬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蓺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劉彥沖曰鄭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朴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比史遷作汲鄭傳班固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

史道隣曰因三人而推論漢時得人之盛贊中變格也

張湯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蘇老泉曰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

茅順甫曰班掾出湯於酷吏其旌意亦在此

杜周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絶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陒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凌以棟曰孟堅與欽而少業不知業不事權貴較之附鳳者不猶賢乎

孫月峯曰雅峭有節奏

鍾伯敬曰王氏亂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訟言之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亂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間掩其目以制漢之數嗚呼二子亦為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為王氏取漢遂莫有工於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為名宜漢之入其殼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風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

心懸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懸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並死衆寃之鳳又懸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於是章死而不以爲寃而漢益不可爲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於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傑犬耳

司馬遷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先叙孔子長所祖尚書）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天字奇）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董用均曰褒貶抑揚三致意焉得太史公法

嗚呼數語匪識遷也固亦罹黨竇之禍其意以才同而遭遇亦

同無限鬱憤託此以自寫耳

武五王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

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鍾伯敬曰、巫蠱之禍、中於骨肉、班氏以為武帝用兵、弗戢自焚之故、因果報應說、得悚然、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一語、天人透悟之言、

劉辰翁曰、全以慨嘆為風神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王褒賈捐之嚴安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鍾伯敬曰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自宣帝之於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檄。非一切妄語。蓋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間。其譴恚調護。別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尋常蹊徑之外。

東方朔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茅順夫曰漢書贊此篇第一。

董用均曰范曄稱漢書不激詭。此鄙朔為滑稽之雄。政見其不激詭處。

鍾伯敬曰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饑飽自然置身無地朔紿侏儒以若曹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此韓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通患朔借侏儒發之。朔陳農戰彊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朔滑稽與商韓似不相入。學問實用。不測如此。朔直諫皆擇其大者。餘皆其游戲之時。所謂養其全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主名者哉。不屑屑然

以諫主名此朔之所以不妨於游戲也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惲蔡義陳萬年鄭弘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凌以棟曰贊以鹽鐵議發論自千秋傳中梓宋彼開其端此竟
其說也
孫月峯曰不評諸公却只述鹽鐵一事亦係變格然固是子長
家數
鍾伯敬曰陳萬年性謟諂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觸
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諂也初丙吉病時萬
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留昏夜乃還吉病甚宣帝臨
問大臣行能吉薦萬年遂為御史大夫嗚呼以吉之賢備樂使
人信乎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悔又欲世
濟其術悲夫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
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基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
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
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
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太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鍾伯敬曰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
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專政福
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卒纂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
者

霍光金日磾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遺襁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張南軒曰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為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短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鍾伯敬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為漢所獲遂與霍光同受顧命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卓識過光萬倍何止篤慎也嘗怪武帝連年代匈奴得不償失乃得一日磾為社稷臣奇甚昆邪率衆內附以數萬計所獲雖多不可與此並論也然唐明皇寵信安祿山又是此等識解誤之

王勉齋曰褒貶光處極當

趙充國辛慶忌

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句爲綱領）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褎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脩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脩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張南軒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冢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遠度願馳至於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慮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我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圍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權鋒析數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詳贍典雅如讀百將傳如按九邊圖如攷風俗譜如聆采薇歎使人神往

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蕩、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鍾伯敬曰、陳湯之矯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後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

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捲髮僥倖、捷取於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從節二、及谷吉等所貴弟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性、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姦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家、機牢惟恐不深、厭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直衛經術牢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於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爲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

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縶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詘申、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愧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直衛輩立其前、聞且見之、其醜顏汗背、何啻鈇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從邊、湯一生勲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借口、不出於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

不貪者代之、祭形、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於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劾、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決之識、竟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雋不疑疏廣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東語已見大旨。

王貢兩龔鮑宣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

溫公曰、王莽蓋襲君實之名、誅以尊崇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薫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為辯之者也。可不大哀與。

薛方蔣栩之流。漢高士也。附於他傳。徒見姓名。東方朔一傳。幾萬餘言。何詳畧之失中耶。

卒贊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凌以棟曰此贊止論變制一節主意在因時施宜上博而篤是西京本領而孟堅尤為近之

魏相丙吉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

鍾伯敬曰吉起獄小吏文采不及魏相而德量過之其為相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救時才相也微帶陰刻巧而善宦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用其巧以自營宦獄者也

議論正大虛恭有謂相有體傳相業亦有體得之矣

眭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李尋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鍾伯敬曰。災異之對。以一端為合。大道之儒。所以務曉其言。不專其旨。

多否少可。大意在起手數語。便已說達。以下總敘而分結之。只是申明傳旨要戒凜然。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己。為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惰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鍾伯敬曰。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廣漢聰明。全是精神所至。他人效者。莫能及。才能可強。精神不可強也。

劉康侯曰。裁制屹屹。情致斐亹。瑜瑕不相掩。褒貶因之。有合節之美。無失實之辭。人倫妙鑒。孟堅之謂歟。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毋將隆何竝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汙於冀州孫寶挠於定陵況俗人乎何竝之節亞尹翁歸云

林以棟曰諸人皆以剛直名故贊詞引剛直二字以實之意概翔翥制斷悠然起伏斷續之際莫測其所以斯稱心手相得之文

蕭望之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爲便嬖宦竪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爲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凌以棟曰辭簡意足

鍾伯敬曰霍光輔政失魏相張敞蕭望之三賢三人皆持論抑霍氏不無私鄙總不如魏相白去副封下手甚毒藏機甚祕望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意隱而近正相與微抹霍氏在光死靜哀之後其詞著而近陰望之固君子也

馮奉世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洪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岳章收曰報不酬功位未稱才奉世野王良可恤也贊置不道而獨致意於參譏死一節豈獨昭示廊廟之鑒亦所以動高明之思寓意深遠

出入經史亦云風雅矣然繹其志思又何憤激也今蒯伍江息夫諸贊讀之則沔水青蠅之什未為詳也

宣元六王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絶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始言天絶後言人敗大可參省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孫月峯曰語婉刺深甚可諷

陸玉井曰孔光爭定陶三朝及傅太后尊號議論差強人意匡衡之附石顯張禹之黨王氏經術大臣至此亦可羞矣贊中持祿保位四字說盡此輩溫飽俗情俗之為害如此哉黃庭堅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真不俗人也可謂千古快論

王商史丹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導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茅順甫曰大都纂史還而論宮不趣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為丞相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成帝歎曰真漢相矣王商聞望見重一時單于豈能知哉特畏其貌耳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之言始以為真漢相則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不亦悲哉傳中不及此事何耶

薛宣朱博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兩人皆非宰相才○德業不彰於世○而有靈陳之譏○所以致戒人君擇理之際○不可不慎焉耳○詞氣高朗○有秀挺之韻○

翟方進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鍾伯敬曰、翟義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無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施為節節俱錯○此、揚、玄、成、徐、敬業、之徒、所以、不終、也○

意氣感慨○使人擊案而歌慨○

谷永杜鄴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鍾伯敬曰班氏每於杜欽谷永陳言處或前或後將數語抹盡二子與王氏一段交關隱情眼力甚高讀來覺有精神作史者於此等處看得不如此深透逐句成文此鈔謄手也有何關係

語語刺骨

何武王嘉師丹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於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宋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孫月峯曰此語有不盡之味范史多用此法

師丹與傅喜俱議傅后稱尊號不肯阿順於大臣之義甚正即從黜何愧而為王莽所褒顯成一純足真不幸也

楊雄

贊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楊廉夫曰客齋洪氏以楊雄比晏子深以世儒貶其劇秦美新為非以為雄不得已之作也雄頌新莽之德正能美於桀秦其深意可知所言配五冠三開闢以來未之有者其以之戲莽耳使雄善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徼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其論深是予謂朱子莽大夫之書亦以雄之大夫非有意於求之強之者耳

鍾伯敬曰作文章以求名於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詩極譚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害數語為千古著作人寒心雄解嘲篇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四句極力摹寫出太玄之妙知後人決

不能會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於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為之於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淨是也

儒林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感、慨、深、矣、）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芊順夫曰、按漢當秦燔經後、廣立學官、以開六藝之傳、故武昭宣元成哀之際、始以明經顯、而師各守其說、以相授受、故史遷

始序之。班固漢書又從而詳之。然特條次其官爵與授受之系而已。而於六藝中之得失大旨。固不能別而言之也。嗟乎、昔人謂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豈亦稍見其概者歟。

論儒林爲愛祿利之路。上以是爲勸。下以是爲應。言外之感甚深。

循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

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

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馬〇五〇傳〇天〇書）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十〇段）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張泰先曰竟以漢興起論西京一代吏治詳愨可覽

酷吏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寖以耗散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封〇時〇之〇寸）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不稱其位者多即不酷何益有無限譏何在

貨殖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畢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櫱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

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閑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

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含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

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茅順甫曰班掾傳貨殖而推本於國家之經制所見出太史公之上一等矣

孫月峯曰此敘是矯子長之論論甚正然子長奇肆孟堅嚴整容稚近世所謂廟堂館閣之文大都本此

貧富之間盛衰之際太史公為裂眦孟堅為雪涕

游俠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皐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皐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皐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皐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絶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黃東發曰、此等豪傑、欲使人不愛之重之、勢不可得、欲不使人死之、亦不可得、班氏譏太史公退處士而進姦雄、此又何説也。

劉會孟曰、叙甚嚴正、有本末、一反子長、然為子長立言甚難。

古之正法以下一段、收前總論、語有抑揚。

佞幸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鍾伯敬曰、韓嫣與石顯、皆佞倖也、武帝好兵、而嫣以習兵中之、宣帝綜核吏治、而顯以明習法令中之、見佞倖手段、不然、二帝雄主、寧可以無故取邪、宣帝如此、元帝不勞餘力矣、以顯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此千古任宦官入骨病根、秦所以為趙高用也、觀顯之才、亦近於高、而顯小用之、故秦之亡速、而漢亡稍遲耳。

陳大士曰、即無董賢、無救王氏、雖有二孺鄧韓諸人、不為高惠文武禍也、賢亦不幸而事值哀帝者矣。

議論嚴正。

匈奴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與嚴正論）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illegible]）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唐應德曰漢書大文字

孫月峯曰文勢甚洪宕有起伏是孟堅最得意之作此篇模軸與子雲不受單朝書彷彿相似

西南夷兩粵朝鮮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凌以棟曰、不滿五臣之意溢於言外。

西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

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
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
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
思漢威德咸樂内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
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洪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
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
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陳許廷曰此贊如象龍汗血蹴踏生風蔚宗西域論亦猶夫人
之錦節也

鍾伯敬曰西域傳一序看地界分合草法脈絡井井然有成局
于胸中文甚簡妙閒整不亂不枝而許多邊事處分經緯不出
其中乃知不達世務不能作史

孔玉衡曰孝武之盛開闢以來中國未有也輪臺一詔功遂業
成以示不可爲法於後世耳豈知聖人之心哉

讀盛德在我無取於彼使人主好大喜功之念渙然冰釋

外戚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
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
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
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
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
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黃東發曰班氏以外戚列匈奴之後非以漢世外戚之禍慘於
匈奴歟既後以孝元皇后別爲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
烏呼亦可悲矣

楊用脩曰文約而又度自中

元后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辛、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校莽。婦人之仁。悲夫。

黄東發曰、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誑耳。事雖不同。要亦同歸於覆其族。吁、可懼哉。

孫氏曰立論好傳中全是發明此意。

元后自為傳。不入外戚。明王氏代漢之案也。

王莽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復出也。廼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

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董用均曰、此贊作兩截。看莽之篡逆。及莽之受禍。議論正當。文詞古雅。漢贊之絕唱也。

鍾伯敬曰、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跡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畧、皆有絕人處、觀王莽

始末一任駁雜樸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闒茸也其言辭則病者之囈囈夢之譫也其面目則優伶之粧塗而登場也所為矯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謙下士誑婦女三而篡竊登極以然太邑若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為始終可笑可厭可惡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蓋其諸父專權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雖老為之主勢淡而氣厚而杜欽谷永張禹之徒為之羽翼塗飾使漢之君臣恬不為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寵子孫屑越隨地棄置幸而遺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牆邃宇堅扃深鑰健黠者先為

之穿穴開發其中之所有重器備服皆能負縋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掉裂挂攞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真主相觀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予之非莽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叙傳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倣太史公自叙也其意在接續史記本朝實錄著筆修宜詳慎

綜其行事三語將作史要領說盡矣

二十一史論贊目録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挑選　于沈　琦粹來　較

豫章　朱　建子展　仝閱　永壽都吉士　仝參

武林　陸鳴時夢明　北地　蕭　啟賡九

第五倫

鍾離意宋均

東平王東海王

朱穆

樂恢何敞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袁安

郭躬

陳寵

班超

應奉應劭爰延徐璆

王充王符仲長統

孝明八王

龐參橋玄

崔駰瑗實

周黄徐姜申屠傳總論

黄憲

周燮黄憲徐稺姜肱申屠蟠

楊震

章帝八王

張晧王龔

李雲

臧洪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周舉黄瓊黄琬

荀爽

陳寔

李固

吳祐史弼

盧植

皇甫規

張奂

陳蕃

王允

黨錮

李膺范滂

張儉

郭太

竇武何進

孔融

荀彧

皇甫嵩朱儁

董卓

劉虞公孫瓚

袁紹劉表

劉焉

袁術

傳

循吏

酷吏

宦者

儒林

文苑

獨行

方術

樊英

逸民

高鳳

列女

東夷

南蠻西南夷

西羌

西域

南匈奴

烏桓鮮卑

後漢書目畢

宋 范曄 著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光武 劉姓名秀景帝第十子長沙定王之後郡涿陽

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乘時龍而御天哉

鍾伯敬曰此論補傳中所不及。通國多有之。

史漢高帝本紀亦引雲氣以着其異而此通稱符瑞不及行事正見王者得天非係鳴魚帛可假託史家立意深遠豈徇奇好怪故神其說讀者當善會之宋楊誠齋有論妙絕千古。

明帝 初名陽更名莊光武少子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陳明卿曰可謂得情

修卓清遠儼如懸崖秀竹。

章帝 名炟 明帝子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群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千百所烏呼懋哉

陸御天曰范史諸論其秀逸雋永之致較前史又爲開新

妙在字字貼着長者一結更出色

和帝 名肇 章帝子

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數字妙含好功喜事之人短氣

安帝 名祐 章帝孫

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孫月峯曰、意妙。

結語有趣有味。

順帝 名保 安帝子

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與。

陳明卿曰、寂要在知人。

語語警悚。

桓帝 名志章帝曾孫

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

抑揚盡致

霊帝 名宏章帝玄孫桓帝無子迎立之

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霊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霊帝之為霊也優哉

鍾伯敬曰韻簡則盡俏則宕

獻帝 名協靈帝少子

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鍾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直追左國凜凜寒鐵氣

皇后紀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蹤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亦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鍾伯敬曰匡衡劉向杜欽諸論前史載之詳矣此文敘論而整理之可謂裁約於贍博者矣

藉蘊萬不得已何至因以為利耶此論提唱處一字一汗義例詳慎具見篇末數語

郭后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榮替去來之甚者。必惟寵嬖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蕪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不亦光於古乎。

鍾伯敬曰、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此一絕。妙。宰相。可惜作女子。肰女子自固。善後之道。卻不出此。凡此世間大度量人。即大權術人也。

前幅描盡世情。頗見諷諫。末處又極蘊藉。久情變動至此。

鄧后和熹

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生懷懣。書於象魏。借之僞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敗之來。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己。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

孫月峯曰、婉而腴

鍾伯敬曰、鄧和熹與馬明德、明慧畧同、其恭儉典則。皆從學問經術中來。而鄧有一段機權作用。進退操縱。處處有心。着着有法。稱制終身。是其主意。而不露骨撥之迹。其節約謙讓。正其久於權勢者也。錄之善宦大臣。不愛錢。不害物。而不可一日不作高官。若含、飴、弄孫。和、熹、不、徐、作、此、退、步矣。明德大。和熹深。原委故自不同也。

琢鍊已極。瑯珊乎有金石之音

后紀總論

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稱。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稱。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鍾伯敬曰、總敘不復置論。

簡則明。悯則深。后因帝謚。堪垂不磨。增加之陋。流傳聽聞。於實不稱。又何取焉。篇中深致不足。意識甚正。

律曆總論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違以五三。這於來今。各有附。作不通。用統。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秦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施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

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違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元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鐘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述數累舉。是以集絲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孫月峯曰、有意為古。峭簡用韻。是學史漢。然筆力終拘而不暢。

唐表臣曰、元緯疏密之論。前所未悉。

禮儀志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就末節言之。然自切實痛快。

祭祀志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於王莽、典祀或有未脩。而爰居之類眾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脩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脩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所。難以為誠矣。

鍾伯敬曰、自是持正之論○
祭義甚廣、祀典非一、獨取封泰山、反覆著論、蓋有梁松一段文
字在胸中作証耳、要之天道質誠、帝王在德、立義已○不○可○朽○矣○

天文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
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含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
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
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三皇
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
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
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

唐虞之時、義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
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
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
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
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闘
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
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
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
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詳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不見過人處。只似由自然民不祀悪八字。可想古初盛風。

五行志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簡而不寂。寂有筆意。

百官志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奢廣財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雖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於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孫月峯曰是周禮遺法雖不若彼之古鍊有精義然自不蕪靡

沈天如曰編錄彙類漸近自然

輿服志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夭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為之盡其情也棄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受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微弱諸侯脇矣於是相貴以等相讎以貨相賂以利天

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詩刺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楶藻梲。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䡨。以相夸上。爭鋒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革剗。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於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陸御天曰。讀禮記考工之文。亦多冗濫可裁處。

錢大鶴曰。清剛而能紆婉。琱琢而能藻縟。故自成家。

列傳

劉玄

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旂之所擕。及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孫月峯曰。典潤有味。蓋自錦中出。

飄颻。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固之遂圖哉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備以附假宗室餘[illegible]強歲月之閒覦其智果同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鍾伯敬曰音調清俊亦復朕鍊

正論侃侃可為考世定案

隗囂

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埶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殁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孫月峯曰此等取對不知何法既非排語又非雙意而讀之却順亦是一格調六朝文多有此

鍾伯敬曰囂不聽方望之言輕於事更始更始卒敗乃又聽王元之言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以至於敗其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此無識之忠也

沈用侄曰不以成敗論人是遠識高議可令英雄心死

公孫述

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淺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主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從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計遣來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懟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無語不興無字不韻天生俊物

齊王縯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基遠矣若大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歆人赦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烽蔓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鍾伯敬曰音調絕佳

繳數語無限感慨無限風戒史公立言之旨正在此動英雄多少顧慮可謂情深辭直

李通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掘任無妄之福汙滅親宗以觖一切之功哉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印墨用齊義雪燕恥從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海岸曰天命既在人力何為鍾伯敬謂通為范少伯之流亞過矣直詰顛㦗斷斷如也

來歙

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獄詐謀哉而能傷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鍾伯敬曰來歙千古鐵人其一生為漢精神似與隗囂一人相始終始請使說囂降漢囂許而中變則質責之囂終不可降則攻之攻之而降而又叛叛而踵蜀則又攻蜀凡以終其降囂之局而已質責囂而囂不能殺歙有不可死者也攻蜀而死於刺歙有可以死者也不可死與可以死者誠也歙被刺馳召蓋延延見歙悲哀歙叱延曰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自表謝上投筆抽刃而絕寫出生氣蓋一片忠誠所結能使血肉化為元氣兵戈在身如刺空虛膚與骨不足以言之矣豈一切輕生人可強作邪

錢瑞星曰語足千鈞

鄧禹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寵。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嬴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門。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鍾伯敬曰。光武稱禹知人。知人二字。帝王受用不盡。況佐命功臣乎。任使諸將。多訪於禹。正謂禹知人耳。嗚呼。禹豈惟知諸將。光知光武矣。

唐聖俞曰。無隙縫。縣其慎始故。情事真絶。

鄧訓鄧騭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執謝。讒亦勝之。悲哉騭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孫月峯曰。論精透而語亦簡錄。此四之字句法頗排而之變。而以運意深至。乃更覺神采飛溢。

沈霜山曰。盡情摹寫。可作外戚炯鑑。

寇恂

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大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錢廷庵曰。累寇公守洛之功。獨以君子許之。是傳紀所不及。不比思難此非有得於心學者不能。時以自察。豈難致乎。盡性贊化之域二語當書座右。

馮異岑彭賈復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楊用脩曰。末幅殊有烟波。

熊雪堂曰。三將實為全瑜。范史繳不足於岑公者。亦求之過刻。要之文人筆舌兩可畏耳。

吳漢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彊。方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鍾伯敬曰。自古佐命功臣。明於取天下者。常多。而明於治天下者。常少。故治定功成。往往別出一等學問道術之人。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是質直語　方社卿）此一語。深長。功臣說不出。治天下之道。不出此得之。

題本仁義有道之言。

臧宮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甑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illegible]）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陳明卿曰。在光武之時則可。在宋藝祖太宗之時則不可。

范質公曰。有驅駕氣概上。

論宮而以世祖意防結局。見定太平者非一將之任。識力高絕。

耿弇

淮陰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弇自越拔全齊而無讓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銅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係陰也。

以弇比淮陰寂雄信及身戮耿獨長世。孫弇見策自我定功不必自我收正善處功名之際。信有進無退不留餘地予人其不及弇遠矣。此等議論未可多得。

耿恭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齧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與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鮀之章以為嘆息。

陸御天曰語致俱能移人之情。

沈石夫曰感憤之言抑何秀整而蘊藉。

祭形

祭形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誡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青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清芬青人。

邳形

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形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沈豈凱曰。以幾字予邳公。甚當。文則語語修辛。不作細响。

二十八將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無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橈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禄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於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孫月峯曰此略明所收特論平正遣辭稚細然大約是排體之缺宕之致

徜覽其故自得駕馭之策真經世名言

竇融

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任此亦徼功趣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鍾伯敬曰居亂世非惟自主為難即依人亦自不易去就關識棄瓜關才竇融自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因出河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正為東疑光武之地看有心人一段規為着着筭定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即是英雄宋錢傚華正祖此一派行議

黄五湖曰抑揚轉折無不投節合拍真正試墻

竇憲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邉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鍾伯敬曰餘波淋漓更頓挫有風度

唐美承曰激昂歷落尚有龍門之遺

馬援

馬援騰鼓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屬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察其情亦明矣

人情物理說詩通洞深至遂成快論

卓茂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舘何異哉於是縉情經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牲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率斯道也悠悔昂其至乎

楊用脩曰潔雖木更炯波自生

重發厚茂以致衆賢議論絕有本領補出仁恕文更完家

宋弘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遠次惠於卿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范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國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鍾伯敬曰、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觀宋弘諫桓譚、可見薦賢為國干係甚重甚遠、不是一薦之後便可了事、必其久終身自愛、使國家得一士之用而後已、不獨師友間直道古心而已、若穆紹在齋、王問坐左右進琴、紹推不受、便可省舉主一番後患矣、蔡邕文行中常侍、以其善鼓琴徵之、恥為儒者褻之、累人如此、狀處亂世用之而善、以此自晦、未可知也。

沈君房曰、名識達論、培養人心世道不小。

伏湛侯霸宋弘蔡茂馮勤趙憙牟融韋彪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淮人儒慕、徐宼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憙政多違、彪明理損、年公蔺帝、身終上衮。

沈小明曰、理損二字、可為炫明者嚴廷。

宣秉王良

夫利仁者，或儒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糲，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偽之誚，斯不偽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吳天居曰、清本於誠，斯為真節。持此程人，今之矯偽者無從著手。

痛快之論

杜林

夫威強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郄獲之誅，仍不違物，故佳。

馮衍

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畧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餘得矣夫納妻背知亂害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想義情雖光武雖浮之鮑永備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阨注守節故以觸阻於來情嗚呼

鍾伯敬曰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爲光武所忌於身奇窮是文人中家有品者至顯宗時忌者猶以文過其實短之勝臏一語使文士禁錮清朝此古今妬才大題目大陷穽然觀敬通文詞蹇産乖寡亨通之氣郭丹嘗爲更始保平氏不下死爲發發鮑永哭更始叅上尚諫家二子所爲過於衍而皆不害爲通顯可見窮達有命衍之不遇不關義事更始晩髮光武之故士宜以命自安勿枉作無義人也

義事多亢亢則軼所以往往取用是非明居哲后剝方迹而容之鮮克終矣讀此論我不爲馮衍惜而深爲光武惜

鮑永

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偉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雖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鍾伯敬曰佳論議多合道可與漢儒相表裏

郎顗襄楷

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觀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數好亟、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吳雪崖曰、柳楊之間、補救甚微、無愧名史。

張堪廉范

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忠、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以延其寵、聞義能從、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極、亦有開塞之感焉。

鍾伯敬曰、廉范父死、萬里負喪、父吏張穆持資追范、范不受、及為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下獄、范求作獄卒、調護生死、可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矣、忠臣良吏、當於此中求之、

沈彥威曰、引抗慨切、真立誠之業也。

樊宏

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得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析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廪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長者何殊間哉。

言趣雋遠。

朱浮

吳延興曰、文論功、又不及者三。朱買臣雖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絲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銳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退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譏諷苛察。欲速之弊。肰矣。為得長者之言哉。

陳木叔曰、大臣以知體為要。真長者言。

周章

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須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妥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國之託德之篤夫之望主無絶天之壹地有既安之訣而創處於難國希功於理絶不已悖乎如令君䢜易以下議即斗筲必能叨天藻則狂夫堅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責實而誅淸峙嚴凝筆端故有斧鉞

梁商

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居充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鄉患未閑上術燋悴之音載話人口雖與秉盈門何救阻饑之虎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況乃傾側尊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從肰哉天人歎語括盡相遺勸戒係之矣

責商當惰千古稱快

曹褒

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
時有救崩敝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
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
故知自然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
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算議黙異端斯道竟湮墜
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況
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
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皐蘇而制

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乎
孫月峯曰雍容有度與緯有調
采班志之遺雖無創見而詞令修舉渢渢乎可誦矣

鄭玄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蓺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
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
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
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
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
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鍾伯敬曰古人著書篇籍之富其中固不必盡妙亦不必盡不
妙要其所為必傳之道則利於少而不利於多多者鐫印難一

也購求難二也齊操難三也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講之苦
逐晦其義終以流布之衆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於
盡多之為患也觀鄭玄書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矣
筱敬齋曰不難於羅括而難於刪改玄功在正經固宜俎豆文
宣廡下

鄭興賈逵

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道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極諱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茅鹿門曰簡淨

深識之言却復蘊藉庶幾風雅不墜

張佚

張佚訐切險佞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異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忠士為之懷恥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歎而佚遂議感咤自居全德恣者以廉不足乎苛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而西巴放麑以罪作傅蓋推仁審備本乎其情居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諱矣

茅鹿門曰究轉可誦

李太虛曰借佚著規人妙論有裨衮藻

桓榮

伏氏自東西京相繼爲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已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已乎、

思理悠長、可希漢人之席、

丁鴻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遠、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愼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鍾伯敬曰、丁鴻讓父爵於弟盛、一爲友人鮑駿所責、即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有此一着、益見前讓國之非、僞古人服義如此、世上好事、豈一讓國可盡、

申青門曰、用之論虛過下有靜無迹、

沈君房曰、原心立論、俾從義徇名之流、别若蒼素、霜清電肅、史家嚴文、

張宗法雄滕撫馮緄度尚楊璇

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聞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並宜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茅鹿門曰、文惟典縟者易徙。

宋潛溪曰、提一隙字、令人瞿然自反、此易之所以責冶容慢藏者也。

劉般傳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通也、條器以和巖、樂之成也、樂養以傷行、孝之累也、務已以致祿、孝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畢東郊曰、先論而後入傳、別致也。

彷二穀

班固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孫月峯曰亦通鬯

周觀吾曰稱論之家喜立所見每苛人而恕己況同而伐異班馬猶其多合者耳未如今日之甚也讀此為之一慨

第五倫

第五倫峭覈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矩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鍾伯敬曰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言鄧閣所舉頗多辨識俗吏俗吏上加辨識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用俗吏與為俗吏用者全在於此一經點破把柄已失便不覓其雲霧中矣非峭直人未免惜其辭職為之護短不肯盡情說透也

楊用修曰旋調遒逸六朝之雅筆也

沈何山曰中和難致與其為鄉愿無寧為廉隅如五倫者自當以節取也論未免過刻

鍾離意寒朗

左立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寃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爭則懇切、誠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誠即天也。變動用之。文不叛複。至若推原所本。不出蘇家心術之說。

東平王東海王

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唐荊川曰、正大明淨。

文不必務為深奇。只一開合反覆間。若有華嶽峙其前。九曲繞其後。引人諦視不已。蓋神理優為之也。

朱穆

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數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嚶鳴之謙。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御、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固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唐荊川曰、嗚咽而雅潤。

黨比成風。斯取貞孤。有所激而云然也。穆豈不及情者哉。論中頗有陳言。而持義自正。

欒恢何敞

承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扶幼主之斷、勦姦回之偪。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閒、惟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唐表臣曰、惟大臣正色立朝、則言官可以抗議柱下。立意之妙在乎筆墨之先。未可草草讀過。

鄭虔 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夜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紓於物則非已立於志則紀俗辭其艱則乖義殉其節則失身統之方執易因陰塗難御故皆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遑遑於岐路之間也如今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古人以妥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

李鹿門曰雅淨

彫刻已極有氣引之仍復流動充腴是順陽譔志之作

袁安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

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亦言其心耳事未必盡然也）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持兩端固涉浮游執一又非通論史筆操縱之難如此然而要歸大致一語雖孔左不能違也

郭躬

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蓋由此也、

唐表臣曰、得若乃一宗、文不害削、

陳寵

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枉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鍾伯敬曰、陳寵當王莽簒位、父子解組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此忠臣孝子也、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至言甚妙、可為邦無道危行言孫之法、

朱篤培曰、駁代死一事、議可不磨、

班超

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張騁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敵匈奴之權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勲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鍾伯敬曰超之投筆人皆知之不知超不難於投筆而難於備書無論超才畧絶世不屑為此今有父兄作近臣而其子弟為官寫書受直以養母者乎其志節已過人矣超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固豪傑人有心用世以此為鍊性之資也

方伯遠曰疑詳緜孫收詩俏逕

應奉應劭愛延徐璆

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險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歟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難之不可以已也

嚴蔚宗曰濟華隱秀文有矜異之色

王充王符仲長統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畧疑乎寧固根柢畢易時敝也夫遠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乘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奇庭人非穀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難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與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濫事雜以索係如使用審其道則珠塗同貪才與其分則一毫以非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絶含之道宜無殊與而損益異運文朴進行用明居晦回洗於襄時與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豈導不稱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黙國僃寬憸巨陽而防非必同此其分誠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遇故葛屨履霜數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徹減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今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之涕至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激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既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句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畧可得而言與

孫月峯曰亦是排體平調惟畧加鎔鍛遂覺色濃而力勁

沿溯政跡洞權治理無難徹寡要之病

孝明八王傳

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御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稅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奢之無欲。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蔣賓容曰。意顯而語贊。

厖參橋玄

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厖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鍾伯敬曰。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任棠隱者也。以郡民見問於太守。又以郡人言郡事。旬有難於顯言者。以形影相喻。法應如此。可悟身世語默之道。厖參思而得之言外。其捷悟。又從虛心得來。

唐表臣曰。顛欲多奇。

崔駰瑗實

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有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以結好、由此知名、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鍾伯敬曰、安帝以中常侍江京陳達等構惑、廢太子為濟陰王、閻太后稱制、閻顯入參政事、瑗欲與長史陳禪求見顯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禪猶豫未敢從、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使從瑗之計、何至使廢立之事、復出宦豎之手、得扶社稷之功、為亡漢之根栽、復此種騰識、豈文士可到、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禪諦為撥鐃閣而遂止之、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處亂世闇主、借此為脫身之地、尤上上妙著也、

王幼章曰、文雖四折、而有百轉之勢、運用絕佳、

周黃徐姜申屠傳總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其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

志也。今使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許對曰、不可。極乃慨然歎曰、使極生行死壓於諸子何有（廿段蕭斛爲時極據當之想）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幾、能時而處矣。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唐荊川曰、叙三君事、婀娜有致、前史中之佳者。

沈及莪曰、君子出處、誠以主其志、時以妙其用、道之所歸也。起繳自標、撮論中敘諸子行默、文極古茂、欲追子長

黄憲

黄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孫月峯曰、此傳又加濃、風度有餘。

鄒千仞曰、不輕置斷、引先論為析衷、是史公精細處。

周燮黄憲徐穉姜肱申屠蟠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縗。悽悽碩人、陵阿窮退、韜伏明姿、甘是堙曖。

沈君房曰、與而藻風期自別。

楊震

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榮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兼〇書〇三〇五〇）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

敦慈復損性、

章帝八王

傳稱吳子夷昧、甚賢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有苗裔、古人之言、信哉、（只二一、多、作、稱、六〇絶）

楊用修曰、雅厚、

宋先之曰、引合不幸、端確絕似遷固、

張皓王龔

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淳于長受稱於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況君房曰、新韻不凡。

李雲

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書者不可不知）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

君友之間可直不可狂。以此責雲。亦復何辭。

臧洪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衆誠足悱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穀洪徒指外敵之衛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剟則未聞也

劉辰翁曰論斷婉切悠揚可味

沈彦威曰壯士有懷義不反顧洪志在請師節有可取以存剟律之苛矣

張衡

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命賓之辭其不病諡

蔡邕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樂。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鍾伯敬曰、雅婉有含蓄。

沈調衆曰、時代屢謝。公論始出。然何救於刖刑。是以君子貴慎初之識也。

馬融

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屈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讒。固知識能言欲者鮮矣。夫事苟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鍾伯敬曰。馬融經師非人師也。其一生學問精神。全在注。飽受用。遭亂饑困。乃悔而歎息。此一悔與李斯倉鼠之歎。何異。便為絳帳豪侈之根。失身外戚。亦生於此。此士所以貴堅忍也。鄭康成正師其經耳。非師其人也。

潘雲航曰、深中人情得之歷練。

左雄周擧黃瓊黃琬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邪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淸白敦厚之屬榮路旣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閒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擧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晧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擧措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左雄　九十五　大來堂

荀爽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鍾伯敬曰婉勁有味

桂茂之曰易地原心此等議論有裨天壤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荀爽　九十七　大來堂

原缺第九十六葉

陳寔

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沈君房曰寫得生氣凜凜嗚呼先生呼之欲出

李固

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將以明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騫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閒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正論風舉大節星昭社稷是臣千載心在

吳佑史粥

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書烝烝、似夫儒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胡頑嚴吏、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

吳氷泉曰、發論英妙、可觀可興、

盧植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鍾伯敬曰、語勁而有斂調、

姚承言曰、筆端皆風霜氣、

皇甫規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鍾伯敬曰，皇甫威明佳士，而恥不與黨人一節，自是鈍足豪傑在自處耳，豈以黨人為重耶。漢末自有此一種好名習氣，彼敍名未著，及盛名之下無其實者，引附標榜，固不足怪，亦有才品卓然佳，足自信，含己而借人者，真惑之甚也。范滂之母別其子曰，子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婦人好名亦如此。當此時而有范丹鄙賈偉節郭林宗之為人者，見雖旬儁，不可無此一人，立衰俗之中。

黃居齋曰，環旋無端。

張奐

自鄉卿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義慷而情悲。

陳蕃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

鍾伯敬曰斷論曲盡公道兩京以前便無此等議論

沈君房曰不恐遺世獨立議論闖切可醒幽人之夢

王允

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閒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權以濟正心事揭於日月司徒有知能不首肯

列傳

宋 范曄 著
明 沈國元 閱

黨錮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定性之本）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

德既衰狙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列論世風相越處亦請原書）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顧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人為謠曰汝南太守范

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不注）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

國建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鏑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

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墠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

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中常侍呂强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竝載乎篇

孫月峯曰平平鋪去亦頗有漢飾辭腴而氣暢後綜括黨事始末更有筆力是蔚宗得意之文字

千古奇禍中消成之中消解之甚矣其可畏也此文儘佳不知昭明何以不取

李膺范滂

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鍾伯敬曰：不點出益博，文勢無痕。

韓張甫曰：振筆而注，積憤激壯之概，與墨波相為回薄，讀之生我廉立。

張儉

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過亡，朱家甘罪；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備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楊用修曰：已調供工。

唐來臣曰：為其難者，心固可取，未應以此相疵。

郭太

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微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黎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𦡀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絶也

沈無誅曰性特有主原是林宗涉世本領論者循致疑焉何哉

明李諸公其趣不同所題則一未易斷也

竇武何進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摩英乗風之埶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頹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鍾伯敬曰漢患外戚梁氏用宦官除之患宦官用董卓除之患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漸難醫漸難而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擇一患除而除患者留為患因病求藥而藥復為病更數病而以身從之善為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勢而已

唐聖俞曰以智責二子切中膏肓文亦有餘感

孔融

昔陳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鍾伯敬曰：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疎耳。疎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着。然又恥不能經世，殆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舉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磔網綜羅，其自理甚疎。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疎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元龍與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喻，弄一勇夫於掌股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俱喜不得，妙舌妙手也。北海延抑劉曹之際，節直而心苦，此論綜推其實，音徽如見。

荀彧

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遮遷，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彊，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孫月峯曰：層層見奇，有婉致，有腴味。

鍾伯敬曰：甚矣，荀彧之意僞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覬覦久矣。當時許攸嘗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袁曹相拒官渡，攸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猶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遂，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累同哉。苟發此謀，為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苦苦欲肆之者，何也？蓋彧

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為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挾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或僞然身為漢臣。此或之隱情。為操實以自為也。操久亦或竊見之。及九錫之舉。或猶恐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或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為漢臣。而或欲不為曹氏功臣。其可得乎。或以大義恐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恐或。而取其實。或已死。而操猶以恐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為周文王。有為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或之意傷而勞也。

侯廣成曰。原心以立論。存恕以號觀。得史家之體要矣

皇甫嵩朱儁

皇甫嵩朱儁。註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孫月峯曰。應起跌宕有勢。三轉亦有筆力

深著不伐之美。可稱格論。功名熱中人聞之。不減冰壺一濯

董卓

董卓初以虺鬬、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唐表臣曰、俊遙。

末二語傷心之極。挑燈三復。不知其涕泗之何從也。

劉虞公孫瓚

自帝室王公之冑。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賢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稸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沈湖衆曰、漢季羣英。皆以疑忌自相吞滅。無間二字。彼固未之講也。論中代為籌畫。所以深惜其迷復耳。可勝唏嘘。

袁紹劉表

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觀刺詢笑。戚中情貴。行文亦復索宕自喜。

劉焉

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庶乎見幾而作。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姚仙期曰。華致。潛永。

爲焉璋設謀。實皆先著。使果出此。豈天所以奪其鑒之意哉。存其說以備考可也。

袁術

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驅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複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誅絶變詐義凜辭嚴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絶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孫月峯曰、平平叙去。亦自雅淨。

上有恭儉之風。下有循良之績。真如響之赴桴。影之從形。此論自光武躬行說到化効源流井井。文之極有體要者

酷吏傳

漢承戰國餘烈。（濟世本）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至於重文橫入。（華縱橫）為窮怨之所逮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十里。致溫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總持有力）豈虛也哉。若其揣挫彊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欲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孫月峯曰、鍛語工。故色濃。鍊調圓。故味永。

漢吏酷於豪强。後世酷於良善。洵已私與快衆憤者。固自別也。

篇中若抑若揚。文情誠詭。

酷吏傳二

古者敦厖。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道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邪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以怨思行其刻筆。幾於劉四之罪。

宦者傳二

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兩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波按楨激。鄙照應所漸有由一語。深細醇懇。外暴內詐。腈腴之文也。

儒林傳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傳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鍾伯敬曰、雍容不迫、以典贍見態、構法極工。故筆疏潤、不為鞶帨之言。

文苑傳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般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總是容告不盡數語融括心胸有裏神明之業也

獨行傳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爲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爲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尅扞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作者苦心耿耿若揭其以撫厲爲善者當非悖良之品

方術傳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

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硋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孫月峯曰典則亦有春容之度

沈天如曰宋景之文疑乎端愨斯真不迷聖統者也

樊英傳

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及其陶縉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有用無用分表的確名士風流古今一轍讀此論者懋耶笑耶

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孫月峯曰、雅淨有婉致。淡而味永。

沈長升曰、論極峻潔。遙饗其公。

高鳳（范曄）

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寫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孤竹長饑。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決、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心名不顯。寫得逼真。白露蒹葭之外。有此知己。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末語殊見採取之懷，倘識猶贍，未可與於著述之林也。

東夷總論

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箕子入而風淳，燕人擾而俗異，作法之原可不慎哉。挫宕轉化之妙，只在一二字間，運用奇絕。

南蠻西南夷

漢討征伐戎夷有事遼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教之所周流燉煌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畧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獻居島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軨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荊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狡筭薄於羗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抑揚之妙不數五音海市蜃樓未為奇麗斯論之大致也若其斂風聲節駸駸乎登班馬之堂矣

西羌

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張燁如曰江統徙戎論識者所錄嘆其先知也

貪暫安忘遠略邊備自古而然聞之增慨

西域

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一致遠之畧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讋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顙而蠹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

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茅鹿門曰語排而態能宕所以為佳

鍾伯敬曰妙兼山海古寫華梵足秦徵言匪誰實錄

史通評曰若存其通則佛教原非可外措疑取同方見吾道之大此論出兩家徒無庸較長一尺

南匈奴

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隣刑措不雪憤辱之耻逮孝武亟興邊畧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矣宣帝値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爲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讐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劒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慴屛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漢北空矣若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中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疾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習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孫月峯曰腴寥不及西羌論而筆勢却雄宕

汪雨若曰叙得淋漓激切使人悲喜橫集

匈奴勢合則強分則弱當其強則和柔以制其敝當其弱則移從以清內地禦戎之法窺其將然而預爲之所斯不窮之道也退覽二漢得失之策豈非後世之權輿哉

烏桓鮮卑

四夷之暴、其孰互疆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冥言四裔之〕之實數以至於是乎。

孫月峯曰、此論似是。卒歸之終、草草殊不加意。天數難推。人謀可據。邈之冥冥、盡乎責人之辭也。豈為彼開一委卸地耶。

三國志小引

是志也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溫公善其叙事勁而有體范穎亦稱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艷不及而質直過之第其帝魏退蜀昧于大統于是習鑿齒作漢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三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蕭常亦著續後漢書指壽所見之舛至謂其啣孔明髡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而不立傳則苛矣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歐文忠論正統而不僞魏其

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議之或云國各有史何蜀之不自振也朱子曰孔明治蜀不曾立史陳壽簡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不暇及此耳此論極確然陳評語語簡切非他人所能贊一辭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評　子 沈琦韓來 較
虎谿 姚佺僊期 仝閱　弟 姚琪孚尹 仝較
禾上 朱國材幼柱　侄 朱杰非庸

鍾繇華歆王朗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淯閻溫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武文世王公
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傅嘏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辛毗楊阜高堂隆
滿寵田豫牽招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王淩毌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方術
烏丸鮮卑東夷

蜀書
二牧劉焉劉璋
先主
後主
二主后妃
諸葛亮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龐統法正
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劉封彭羕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周郤正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蔣琬費禕姜維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吳書
孫破虜討逆

三國志目畢

晉　陳壽　著　　明　沈國元　閱

魏志

武帝 姓曹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漢相國參之後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彊盛莫敵太祖（起手着此數語與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意同為操出脫前最辛耳觀其立說與紀不意可見）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四字是操本色）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收大亂意）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以釋與曹魏則人心不服以纂坐之則操心又不服總之一屬回護一屬苛責苛責所以存萬古綱常之重回護所以通一時世變之權雖各有其是而要皆非公平之論也善乎王弇洲之言曰當獻帝時董李肇釁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推陷廓清寰宇奠人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戴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欲其態屠僇忠舊數廢僇節至於弒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此論出可以服古今之人心可以服阿瞞之心惟其當而已

通尾似無貶辭而只以矯情任算一語寫出一箇魏武小像此史家點睛妙手所謂揚中之抑是也細看自得其用筆之法骨力整峻而渾龐之氣眇矣此時運為之也

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按魏傳僅五葉而止丕享祚稍長然行同禽獸絕無中國禮義之風操肉未寒丕即偕竊納帝二女臨喪設樂遠求珍物而子道乖始悅袁熙妻甄氏擁以為妃後寵郭貴嬪甫受禪即殺甄氏而夫綱絕貽謀如此而欲久安長治得乎貴道德而卑文學識淫辭婉猶有良史之遺

明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於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初平原王叡甄氏之嫡子也射鹿感父其辭悽怛彼其身遭父之偏聽哀母之幽死主而改德孰有先於閨房之辨者乃寵毛貴嬪即廢虞妃寵郭氏即殺毛后胡為乎文帝武宣后崩皆不遂葬幼女淑卒則為追謚立廟取甄后從孫合葬南陵厚薄倒置甚矣郭后雖譖殺甄氏實養叡為子迫之暴崩報施舛錯極矣齊王芳非子而子之司馬懿曹爽非同心之佐而淺以霍光今日瑾望之顧可得乎哉無怪乎革古今篡弒悖逆之禍而莽發於魏也此自然之勢也直寫驕侈之狀筆極疑挺

三少帝　芳　髦　奐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於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張太史曰司馬氏既殺爽勢必廢芳芳既廢勢必弒髦既弒髦勢必廢奐而自立語不云乎其父行刼其子殺人司馬懿行刼者也司馬昭與夫殺人者也可謂確論

高貴公丕之長孫也禮宜入承大統見昭專恣憤甚召王沈王經王業謀討之沈業奔告昭戰於闕下乃被弒而史譏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嗟乎亦可謂不知義者矣當是時昭逆節已著路人無不知之髦討之亦弒不討亦弒雖高雖不斬於宗廟子嬰之義足告先王矣故論者以為髦之拔劍升輦賢於齊王奐泣涕藩陳留王出舍金墉也殊足為髦出氣

以議論起以叙事終文章正格也惟是說到魏祚之短全繇明帝令人致慎於承統之重垂教之意深矣

后妃傳　一卞氏　甄氏　郭氏　毛氏　郭氏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史所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故評中置而不道但言鑒漢之轍不假貴戚以權為曹氏家法之正亦知體識本者矣

五后中卞后最賢觀其辭賞賜取中瑞謹事太祖稚倩之主可為開國母儀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評曰董卓很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亂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蔡雲怡曰隨敍隨斷又總敍總斷條理井然末抽紹殺豐一事以實內忌無決之驗照應關鎖具有精思

單提含指中有抑揚之意而筆筆深嚴遂成千古鉄案末拈殺豐一節以着從來舉事無成揚搉感慨淋漓使人恨紹無用人之明并恤豐無擇木之智也

呂布張邈臧洪傳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中間忽發知人爲難一段大議論如霞標亘霄聳人觀眎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傳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枝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虜歸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文瑩按曰、剝其聞。美其朗。一予一奪、斷斷如也。逐販類叙而總斷之。句法峻甚。

諸夏侯曹傳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二語括盡以下皆從此出）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効勞、與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繼継、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辭致曲折、悠揚有味、是平陽用意之筆。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時文批語

賈詡薦李郭入長安實為禍階蓋欲自脫於李郭之手而寄其身於張繡因挾繡歸曹公而因以自託其身譎詐如是安可與二荀同日而論惟文若抱救世之才自度無尺寸之柄何以興復漢室撥亂世而反之正環觀豪英祇操可與有為滿望其以伊周之心行桓文之事欲用操以平時難耳詎知操為命世奸雄眼力每居人先知非彧不可與共事傾心下之使彧反為吾用而不覺故迎衆之請亟從之又言題為漢征西將軍之墓又言為周文王凡此皆所以安頓彧之身心也及劉據漸平手滑心忍為所欲為謂無所藉於彧為矣元錫之進彧沮之不能禁志以殁寧不傷哉議者紛紛亦未設身處其地耳合裴松之蘇軾鍾惺諸論參之彧之為彧可概見矣子長史記引孔子之語為多此評風字志字全是學子與氏昔人作文必有根據正自占地步處

二十十文論贊　卷之五　自民　十一　大東堂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傳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臶、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管幼安、王彥方、張子明、胡孔明、當共一傳皆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而幼安獨備潛龍之德確乎不拔聖人之徒也其餘節行雖高、壽畫雖奇、然而非此、其選矣、邴原品格亞於王管、而竟委質於曹氏之朝惜哉

二十一文論贊　卷之七　袁民　十二　大東堂

括全傳之旨使十一人行誼約略可見而位置合節頓挫多風對之如濯魄於冰壺良愜清抱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勛司馬芝傳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鍾伯敬曰、曹操殺崔琰、最是千古可恨人、而世多不譯及、陳壽以孔融附琰傳末、琰地位身分儘高矣

漢末右節義、而偽德之士、顯然不見於中畏之義、任性而往、多膺禍戮、讀恨哉一段、真藥石至言、當奉以爲居身涉世之準

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實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嗇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鍾伯敬曰、漢末名士、惟歆寃劣、除却弒伏后一事不論、詳其本末、一頑老子耳、孫策狗豫章、豈有爲人守土、而幅中迎歛者、而猶以年德受孫郎子弟之禮、豈不愧死、孫郎借歆收衆、歆爲所用而不知、或知之而甘爲之用、若爲不知也

三反議論、深刻新奇、尤妙在引言以結之、不復自斷一語、可稱老手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畧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愼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神姿清燦融括極為苦心一結悠揚是曲終奏雅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於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於後也

濟陽王思與梁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魏武指魏武大怒教名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魏武義習之不言思之識分皆釋之裴松之讀史至此議曰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或曰習知思必至決不死之耳噫是豈知習者哉思事出倉卒舉朝失措習慨然代往獨行其意前無所懼後無所顧斯天下之至烈也夫以寅誼為可緩而不前固未可以言勇若以為知其來而姑應之假使繁至即刑思不及白將柰何為此之論者亦大傷仁人義士之用心矣豈可勸示乎後世哉

不置部署只言惟時事權既隆而所任皆民譽顯重朝廷操制之善議論有識有體筆力亦駘宕又是一格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杜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蔡雲怡曰諸人各有本末而皆以守得名可見上所重在民巖則下必有起而應之者漢之名卿碩輔業出入為相守是時去漢未遠猶有盛代之懿風

思深力厚琢鍊之極韻致亦復飄折雋永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抑揚微婉悠然可思其著神都在幾箇轉折虛字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淯閻溫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淯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語○語○精○采○然○在○諸○君○當○之○亦○非○溢○量○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鍾伯敬曰、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菑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嫡、之、志、明、矣、

羅有持曰○丕之忌怯、植之疎傲、兩者交譏矣、然其隙之開、蓋○在○乎○操○之○不○斷○操愛少子植、問於賈詡、詡不對、曰適○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而罷○夫植雖不得立○而丕之忌植當何如哉○人之貽謀○何可不善○一以武折○一以文禍○不○競○不○絿○宜○君○宜○王○評○語○之○所○寓○者○遠○已○

武文世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於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苦情未真情）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鍾伯敬曰中山王袞恭謹退讓極能韜晦而文道一道必欲與子建爭去矣名根之難化也

子建爲文帝所疾中山借文字相軋爲逢迎政是一老奸詐

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傅嘏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

鍾伯敬曰王粲策袁曹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伍勇皆明於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擯之也

王順渠曰詳覽紀傳不見仲宣與制之詳也其與陳阮應劉俱文士之靡耳至於衛覬劉劭傅嘏諸賢謀猷足以裨國明達足以達事皆有用之才也乃很與諸浮薄同傳而又次於其後陳氏之鑒別陋矣

起手數語將應求之妙説透六人之才得所主而益彰令我愈深知己之感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短文寬難措手弊易板實散易冗浮故或於起處作步或於中間出奇或於收處擻韵原無定格此評忽叙到國家典制之善寬為近古無中生有一洗平鋪直叙之陋矣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宋元之曰表林為勇退之勸可當冥夜清鐘

章法原不必句句照應此獨以林不戀要職為純素之証從其重者大者而結之也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宦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疾矣。

讀此使人重引年之誼知止之戒。

辛毗楊阜高堂隆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三人直言敢諫、有古大臣之風。而阜全其進退、其義烈尤偉。隆欲改正朔、此請法舜禹之事、不必相反、可稱雅量。史傳有此等、非有國者之光歟。

滿寵田豫牽招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用而不盡、與不用同。令人不勝扼腕。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骨節珊然。

王淩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戾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陳木叔曰司馬昭廢立不臣故儉欽舉兵討之事雖不克亦可以仲大義於天下矣晉史黨於所事皆以反書逆使忠義之士反被亂賊之名惜哉

沈赤縣曰斷制合節

方術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鍾伯敬曰管公明負絕才絕情而聞道者也以術數掩史入方技晦哉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安漢自表顯學之意分明以史統為己任然亦見前人虛心模彷不敢儼然自附於作者不似今人一味滿假

烏丸鮮卑東夷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筆法古拙置之史記中不復可辨

蜀書

紀傳

二牧劉焉劉璋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王弇洲曰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都何偽乎且吳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逆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鍾伯敬曰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經曹張松以益州賣於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因失一益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於先主也固其第二義矣

評語議論激昂而旨則歸乎大正消多少呼肥之心

先主名備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各有所長未可深非）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避害二字識透先主本心曹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方自晦韜而使曹公有此語已被他看破安得不驚而失措乎閉門種菜借荊入巴皆是高飛深逝之念或言操非不欲殺備不能殺備恐失人望耳非也天下無可殺之英推使必可殺則亦非上天生之之意沒井而出微服而過豈非避害之明鑒歟陳氏於評中特揭之可謂史眼

後主（名禪 昭烈子）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裴松之曰，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又不然也。

昭烈臨終，令後主以父事亮，故建興十餘年間，軍國大權，盡屬孔明，後主拱默，仰成而已。此在中人必有所不堪者，而後主寨無芥蒂之隙。及孔明不幸，一聞李邈離譖之言，赫然誅絕，無少疑貳。繼志述事之孝，尊師重傅之誠，後主蓋兩得之。嗚呼，其賢矣哉。

起手數語，說得警醒，為千古君人之鏡。要不出孔明親賢臣一段議論。

二主后妃（甘后 吳后 先主配 後主二張后 永 理 先主子 後主子 璿 瑤 琮 瓚 諶 恂 璩 凡七人）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按孫盛蜀世譜云，璿弟六人，蜀敗，諶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滅絕，惟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昭烈之後，猶有存者，豈非天乎。

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王順渠曰、孔明、賢者也、然不聽楊顒之諫、而親較簿書、卒為敵人所窺、不用魏延之策、而誤信馬謖、卒致街亭之敗、二事皆其所短、所謂智者千慮之一失也、後人止見孔明之賢、不宜有過、遂一切從而為之辭、所見陋矣、

鍾伯敬曰、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入妙、今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還以法家少之耳、

陳氏譏亮短於將略、可謂失言矣、世俗以壽前人為亮所誅、故志中多所詆抑、余讀其評、至用心平而勸戒明一語、則知不足亮處、是其識力不濟、非有心之貶也、諸賢互有可否、惟張南軒一斷、獨見武侯之大、可謂千古知己、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諸葛　三十七　大衆堂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高帝初定天下、而群臣以醉爭功殿上、拔劍擊柱、帝心厭之、叔孫通請定朝儀、而朝廷始尊、先主鼎峙之業未成、方在草創擾攘之秋、而羽飛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宏遠矣、至如飛議以禮服馬超、而雲之辭田宅、諫滅魏、皆有古大臣識量、寧得僅以名將律之、陳明卿譏評語未實、豈誣也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關羽　三十八　大衆堂

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於時荊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儗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蔡雲怡曰士元信度頗多不暇細論只其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嗟乎存此心也雖

日誠否人無愆矣

先主伐吳敗蹟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觀孔明推許如此正之智術優已評兩人亦確但多儗之一段反不緊拔耳

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鄭鴻逵曰靖避孫氏而傷意曹公者其心猶不忘乎漢室也觀其通書曹公拳拳以太公霍光望之蓋可見矣或曰不識操之不可以爲太公霍光也而欲附之不可謂知是不然以文若之賢周旋左右尚不知操之不可以爲桓至議九錫而後悔恨

以殺身焉況文休遠在萬里之外乎且終身不失爲劉氏臣子其視傾悠佹圖恬不爲恥辱不謂之賢哉

悠揚流動且見風雅之遺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韓之流亞矣

鍾伯敬曰張飛就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粗作漢末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於我巴輸飛遠矣巴在蜀以嫌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羅有持曰舉體清爽

劉封彭羕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蔡雲怡曰諸人皆非大器而魏楊尤爲梟詐貽禍於蜀參破明眼人看破矣蜀臣費禕使吳孫權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後來如其言

句法蒼勁峭潔對之如覩寒壁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末路宕出、別想寄託、甚遠感慨、多在言外。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周郤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燦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多、故著於篇。

經緯錯綜、有動宕歷落之致。一洗方整枯寂諸病。

黄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黄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末語悠然有味、可爲長貧賤者解嘲。

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宋宗玉曰、議論切中利病、真識達治道之言。

裴松之謂蔣費爲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如此駁陳氏、信爲正矣、姜維死於鍾會之亂、王順渠以爲此業、毋報應禍之天道、良非遠也、然每議論可來推之於治、必有可觀之効、非獨退勇任事而已也。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善維之銳、宗預樂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氣勁節堅、擲地作金石之聲

吳書

孫破虜討逆傳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子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絶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自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豈氣之閒然、有以頸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

鑒、豈吝名稱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盛之歡、而慎其名冠者乎、夫正本定名、爲國之大防、杜絶疑貳、消衆之良謀、是故、魯隱矜篤、緣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衆、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載之國、昭遺則來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

使青眯昧邀然後國無變肆之責後嗣間猜忌之嫌厚情純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倫至於括囊遠圖未保維城可謂為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卓操二人漢之賊中夏之大盜也堅父子志欲除之興復漢室而皆以享年未永弗成績業惜哉評特舉之以表其忠傑之氣識亦偉矣

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權以易嫡起亂舉父兄開創之業一生勤苦之積付之一擲初終之際烏可不慎哉

吳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僻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紘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文極明悉、寫三君所以致喪亡之故。歷歷可戒。不當諉於氣數。

列傳

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柳揚合節。恍聞洞庭之奏。

妃嬪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劉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審好惡則平矣、明貴賤則一矣、正家之道不易乎此、可見經史相爲表裏

宗室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武賛、興翊基、式鎮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傳中所載吳之支庶、凡十餘人、惟靜以通害不克終、餘皆能發奮成其志業、譜牒、增光、多矣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宋宗玉曰、策師禮張昭、昭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即昭烈令武侯之意、然從父事武侯、初終不改、而權性忌、旋見疏遠、豈非章顧於一言耶、與泰東負芒之疑相同、但云崇斷不及、非知權之心者也、偕仲謀待昭不及策、形容昭之賢、是文家撲缺妙法、○叙置蕭散、而語意有涵永昔人、

張紘嚴畯程秉闞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脩、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王順渠曰、語曰、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瑩三世事吳、身為諸臣、一旦恐心反而暴揚舊君之短、略無顧忌、其有愧於李仁多矣、

宋澄嵐曰、詞極工苦、而無格厄之迹、通體瑩俊、

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蕩荊城、仗威東夏、於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羅有持曰、品人論事、在得其大主腦、赤壁之役、白衣之計、蜀吳離合所自起、存亡得失、全係乎此、陳氏雖知其然、而猶未睹其終也、故寬蒙責耳、

起勢突兀、一瀉而下、其頓挫之妙、皆藏於者也焉乎、關鍵字裡面、未可忽過、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潘璋丁奉徐盛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周一韓曰、都用虛字吸領氣脈、故寫述紀倫、獨取陳表、亦是文人篤好矜氣之習、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陳木叔曰世途吉凶儘有不可得而知者然君子益致其敬脩未可盡委之於時遇也

末一則勢截而致正筆力矯矯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揚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怒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王順渠曰權既疾張溫名盛而駱統方縣言其美予由駁張安道救東坡事正與此相類

文燈岩曰觀此評則知權之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明矣然諸子用晦之智純未之聞也非所謂各執其咎者乎披覽再過凄其之色滿楮使吾潸然流涕

陸遜陸抗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固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王愼渠曰、伯言與關公書、詞語甚哉、心計極矯、雲長坦懐推心竟爲所覧、遜之滅族、禍實基此、至於梅殺石陽族誅、步闡又其次者耳

禍起於微、患成於所忽、讀威名未著二語、使人傲物輕世之念渙然氷釋

吳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登和二子、繼承之良、保業之主也、咸不克終、而乃留皓之凶豎以促其祀、孫氏之祖父、必有大得罪於天者矣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賛諸臣先提出權之智畧、可謂得擬襄之法。

潘濬陸凱陸胤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離折授攘之際、民生之不幸也。非得良牧、孰能出之水火而予以衽席乎。史公所以三致意云。

吳儀胡綜徐詳

評曰、吳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沈長升曰、吳儀功業不及呂岱、而清約純和、與之相似、故福壽亦相次云、毎覽其事、令人羨慕無已也、

慈以眠、風格亭亭、

吳範劉惇趙達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錢與立曰、裴松之駁孫盛議、亦未當也、夫極數方可以知來、一算寧可以盡數、此必別有覆射之術、而假算以誑人耳、魏吳在運、供、鼎、峙、而魏據中原、規模先定、故當時英豪趨附北之二方術先、且知達欲全身避亂、雖綴迹於二荀郗郭諸吳之末、亦不為忍也、何必遠涉江湖、溷跡偶朝、卒被發棺之禍耶、繇此觀之、東南王氣、亦一時附會云耳、

此評又一變格、詞調清新諧人、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畧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王順渠曰元遜之才無媿乃叔所不足者無德以將之耳北伐之論實與出師表同出一揆援引証據極盡古今事勢之變不可以其無成而遂此言之也新成之敗亦頗[illegible]乎[illegible]孔明反躬自責故人忘其敗而元遜愎諫自賢故衆庶失望片敗之幾實決於此陳氏驕吝之說雖改評矣

閒挨在手操縱自如而輕重詳畧之間皆有神行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道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岳舜牧曰裴註曲折有雲深林杳之致

引兩人之言為案而以己意斷之筆高識[illegible]